

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

第 四 卷

出 版 社

珍

宫闱之部

唐代宫廷演义

许啸天 著

第一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绣户微启，湘帘半卷。那戴黑头巾的男仆，在门外来来往往，手中托着盘儿，把一碗一碗热气熏腾的山珍海味，尽向门边送去。帘内伸出纤细洁白的手儿来，把肴馔接进去。屋子里一阵娇嫩的欢笑声，夹着一个男子的哈哈大笑声，飞出屋子外来，原来今日是中秋佳节，范阳太守朱承礼，在内室中会集他的妻妾儿女，举行家宴。

这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年纪，长着白净脸儿，三绺长须。他夫人荣氏，只生有一个女儿；长得娇嫩不过，取名便是娇娜两字。今年十八岁，正是女孩儿发长的时候。加上她花一般的容貌，玉一样的肌肤，腰肢袅娜，身材苗条，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看一眼也使人魂销。这是朱太守夫妇二人的掌上明珠，娇生惯养，轻怜热爱。这位小姐也读得满腹诗书，行坐端庄，全不见半点轻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小名飞红，年纪二十四岁，性格儿完全和娇娜相反，谈吐锋利，行为敏捷；一张嘴说得莺声呖语，满屋子只听得她的说笑声音。她说的话，又有趣味，又叫人喜欢。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什么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却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外加飞红在六年前又生下了一位公子哥儿，取名安邦；这一下，莫说朱太守把个飞红宠上了天去，便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有后，也便把个飞红另眼相看。这飞红原也有可宠的地方，面庞儿俊俏，眉眼清秀，固然可以颠倒夫主；便是她知书识字，能算会写，偌大一座太守府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这位如夫人看管照料。那合家三四十个丫鬟小厮，外至门公奴仆，不敢扯一句诳，漏一点水儿，这是何等的才干！哪由得朱太守不宠爱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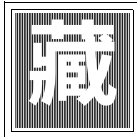
如今在内室家宴，朱太守在正中坐着，左肩下是安邦公子，右肩下是娇娜小姐，荣氏坐在上

首，飞红坐在下横头，那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五位姬人，一字儿陪坐在下面，传杯递盏，说说笑笑。吃过几巡酒，上过几道菜，那楚岫便抱过琵琶来，眠云吹笙，漱霞吹箫，巫云拍板，醉绿便顿开了珠喉唱道：

清明寒食踏青游，生小娇怜未解愁；
买得扬州花线髻，时新样子斗梳头。
曲栏低垂湘竹帘，分明窥月见纤纤；
丛头鞋子红三寸，金线编成小凤尖。
丛桂中秋始作花，一宵香露浸冰纱；
不嫌风露中庭冷，坐向三更看月华。
小庭雨过碧萋萋，采痾群芳各自携；
斗草归来香径里，裙花深处瘳芹泥。

她唱一段，朱太守赞一声：“好鲜艳的句子！”醉绿把四阙唱完，太守便问：“是谁做的新诗？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醉绿见问，不敢隐瞒，便站起来说道：“这是娇娜的新诗，谱在曲子里，婢子们在三日前才唱得上嘴呢。”太守听说是自己女儿做的诗，喜得他笑逐颜开；忙伸过臂儿去，握住娇娜的手，笑说道：“好孩子！难为你做出这好句子来。”说着，回过头去对飞红说道：“你去把那悲翠砚儿拿来。”那飞红听说，便带了一个丫鬟，转身进房去了。停了一会，见果然捧出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匣子来，交在太守手里。随手交给娇娜。娇娜接过去，打开包裹来看时，见里面一个玉匣，匣子里面端端正正地嵌着一方翡翠砚儿，光润翠绿。娇娜把纤指去抚摸着说道：“这可爱的砚儿，爹爹赏了孩儿吧！”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好孩子！你拿去好好地用着，多做几首好诗吧。这是咱在五年前，从海南得来的；虽算不得稀世活宝，也可算得贵重的物品了。藏在箱子里，几年来不舍得拿出来，如今便赏了你吧。”娇娜听了，喜得忙袅袅婷婷地站起身来，向他父亲道了万福。飞红在一旁接着说道：“小姐得了这砚儿，从今以后做起诗来，不但是句子精，意思新；将来嫁了姑爷，眼见你两口儿酬和到天明呢！”娇娜听了，羞红满面，低低啐了一声。朱太守撑不住哈哈地笑起来。在这笑声里，便走上一个大丫头来说道：“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荣氏听了，由不得欢喜起来，一迭连声地说：“快请进来吃酒！想他千里迢迢地跑来，肚子也饿了。”那大丫头听了，急转身传话出去。这里五位姬人和娇娜小组，听说有陌生人来，忙回避进去。

停了一会，软帘一动，只见玉立亭亭的一位哥儿，趑进屋子来；抢步上前，向朱太守夫妇两人请下安去。荣氏伸手去拉在怀里，一边捏着手，一边唤着：“好孩子！”又问他：“路上辛苦吗？家里父母都健康吗？”那哥儿一一都回了话。飞红送上椅子来，便在荣氏肩下坐着。丫鬟送上杯筷来，荣氏不住地劝酒劝菜。吃过几杯，朱太守说：“甥儿在此，都是一家人，快唤他姐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吃酒。”飞红听了，急进里屋去，把安邦拉了出来。他表兄弟二人拜见了。荣氏指着飞红对他外甥说道：“这是你舅父的爱宠，也便是我家的泼辣货！好孩儿，你也见识见识。”这哥儿听说，原知是庶舅母，便也上去行了半礼；慌得飞红忙拉住袖子，连说：“哥儿折杀我了！快莫这样。”又笑着说：“六年不见，哥儿出落得这样风光了！可记得六年前在我家作客的时候，常常爱溜进屋子来瞧人梳头，又在镜子里看人搽胭脂，我那时初来，见了哥儿还十分怕羞呢；现在我孩儿也养得这般大了，哥儿若再来瞧我梳头儿，我便把哥儿和抱自己孩儿一般抱在怀里呢！”荣氏听了笑说道：“了不得！泼辣货又显原形了！”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笑声未住，只见两个丫鬟捧着一位娇娜小姐出来；上下穿着锦绣衫裙，打扮得珠围翠绕，粉光红艳，把人耀得眼花。荣氏说：“快过来拜见了申家哥哥！”那申厚卿听说，早不觉站起身来，抢步上前，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地作下揖去，他两人对拜着。这一对玉人儿，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厚卿抬起头来，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地溜了一眼；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忙去在母亲肩头坐下。厚



珍

卿也归了座，说道：“俺们五六年不见，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怪不得我家三妹子天天在家里少也要念三五回娇娜妹妹呢！”飞红接着说：“哥儿既说我家小姐是天仙，方才你为什么不多拜她几拜呢！”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也撑不住笑了。娇娜羞得坐不住身子，悄悄地扶了丫鬟退进内房去了。

这里朱太守问些路上的情形，厚卿说：“此番出门，一来是奉父母亲的命，特意到舅父舅母前来请安的；二来待到明年春天，就近去赶一趟考。但是甥儿一路下来，看了种种情形，把我肚子中的功名之念，也灰去了大半！”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忙问：“外甥，你为什么要灰心？”厚卿回答说：“舅父谅来也是知道的。如今圣天子，一味耽玩声色，任凭那班奸臣，播乱朝政，把国事弄得糟而又糟。这还不算，从来说的，‘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如今据甥儿沿途目击的情形，那百姓们吃的苦，胜过落在十八层地狱里。这样地糟蹋人民，不是甥儿说一句放肆的话，恐怕这隋朝的天下，也是不久长呢！”朱太守听了，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情形，老夫做到命官，岂有不明白之理？无奈上有杨素、虞世基一般奸臣，横行当道，愚弄天子；老夫区区一个太守，也是无能为力。但说虽如此，朝廷昏乱由他昏乱，外甥功名也是要紧；将来得了一官半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厚卿听了，只是摇头。

荣氏伸手抚着厚卿的肩头说道：“好孩儿！你路上到底见了些什么，叫你灰心到这步田地？”厚卿说道：“舅母却不知道，甥儿住在汴梁，耳目甚近，所有皇上一举一动，甥儿都知道。当今炀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回宫去日夜不忘记扬州的风景，再加一班后妃奸臣的怂恿，便要第二次游幸江南。又因皇帝受不得路上的寂寞，要尽将宫中妃嫔带去，预备尽情游玩。又因嫌京城到扬州一条旱路，来往辛苦，便打算从水路走去。从京城到扬州，并没有河道可通；若要走水路，除非漂海过去。皇帝带了后妃漂海，究竟是一件危险事体，便有那凑趣的国舅萧怀静出了一个主意说：大梁西北方原有一条旧河道，秦朝时候大将王离曾在这地方掘引孟津的水，直灌大梁，年深日久，如今壅塞不通。现在只须多招人夫，从大梁起首，由河阴、陈留、雍兵、宁陵、睢阳一带地方重新开掘，引通孟津的水，东接淮河，不过千里路程，便可以直达扬州。炀帝心中正因司天监台官耿纯臣报称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上冲房星，须天子亲临压制。如今听说可掘通睢阳地方，可以掘断王气，将来临幸到睢阳，又不愁不把王气压住；便立刻下诏，传征北大总管麻叔谋做开河都护，又传荡寇将军李渊做开河副使。这位李将军，是正直君子，他知道开河的事是要坑害生灵的，便推病辞职。皇上又补传了左屯卫将军令狐达，充了副使，在汴梁地方立了开河公署。各处颁发文书，号召人夫。不到半年工夫，已招得丁夫三百六十万人；另选少年有力的人，充节级队长，监督工程。可怜连那老人小孩和好人家的妇女，都被官家拉去，专做烧饭、挑水、缝衣、洗濯等事务，一共掠去五百四十三万人，一齐动工。那班丁夫，既被官家捉去，有那节级队长手里提着刀棍督看着，早夜不休地做着苦工，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掘去，一天到夜，不敢偷懒。个个弄得腰酸背折，力尽筋疲。若稍稍迟延，不是捆了重打，便是绑去斩首。看他们在那里做工，人人脸上露着惊慌的颜色。每日天未大亮，便要动工，直掘到天色乌漆也一般黑，才许住手。夜间又没有房屋居住，河边草地，随处安身。晴天日暖，还勉强可耐；若遇到雨雪天气，那班工人便直立在大雨地下，不住地向烂泥地上爬挖，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好似泥鳅一般。

不多几天，那般工人究竟都是血肉之躯，如何敌得风寒雨雪？早不觉一个一个地病倒了。无奈那管工的官员，凶狠万分，任你病倒像鬼一般，也不能逃避工作。而且越是害病的工人，越是无功工作。那班队长见了无功工作的，越是打得凶恶，皮鞭下去，一条一条的血痕，打得那班工人和鬼一般地嘶叫着。那河道里，每天倒下死去的人，横七竖八，满眼都是。这情形看在过路人的眼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下泪的。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只顾官家工程，不顾百姓性命；那班丁夫死了一批，又补拉上一批。后来死的越多，拉的人也越多了。一处地方，能有几多精壮的男子？看看那男子拉完了，只得将那老幼妇女一齐拉来搬泥运土；便是住在乡僻小地里的小家妇女，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得。那班老弱妇女，越发熬不起苦；不多几日，便死了无数。那尸身填街

塞巷，到处哭声不绝。甥儿一路下来，只在死人堆里走去。有那心肠软些的县官，便另雇人夫，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先将尸骸搬运到荒野地方去埋葬。一天里边，还是埋的少，死的多。一路来，北起河阴，南至雍丘，那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相伴而行。舅母请想想，这种凄惨的情形，果然是那些做官员的凶狠暴戾；但若遇到圣明当道，不贪游乐，虽有奸臣，也不可凭借了。如今昏君在上，奸臣在下，甥儿是生性憨直的，便是考取了功名，得到一官半职，在奸臣手下讨生活，也决弄不出什么好处来的；倒不如埋头读书，不求功名，养得才华，待他日去辅佐圣明。不然，仗着书生的本色，去上他一本万言书，尽言竭谏，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

朱太守听了，拍着他外甥的肩头，说道：“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只怕举世浑浊，一人独清。你上了万言书，非但得不到好处，反惹下大祸来，倒不是玩的。我劝你还是莫问是非，多喝几杯酒吧！”说着，招呼丫鬟替厚卿斟上酒，舅甥两人，传杯递盏，欢笑痛饮起来。

朱太守这时有七分醉意，便吩咐把五位姬人唤出来，说：“今日甥儿在此，不可不求一乐。甥舅和父子一般，原不用什么避忌，你们快拣那好的曲儿弹唱起来。”一句话未了，那巫云、楚岫、醉绿、漱霞因一班姬人一齐调弄乐器。眠云趁着珠喉，唱一曲《醉花枝》，楚云也唱了一折《凌波曲》。这《凌波曲》是说甄后的故事，朱太守作了，亲自教给眠云的。曲词道：

“燃豆萁，釜中泣；乘飞凫，波中立。有心得，无心失。杀贼今年
为此奴，沉水神交梦有无？父兄子弟争一偶，独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妇！”

一句一折，折到高处，余音娓娓，绕梁不断。朱太守听唱自己做的词儿，衬着娇喉，愈觉得意，早不觉连喝着三大觥，酩酊大醉。飞红上来，扶着太守进卧房睡去。

这里荣氏见丈夫出了席，便招呼五位姬人一齐坐下吃酒。这五个姬人，个个都是绮年玉貌，爱说笑游玩的；见了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品貌又美，性情又和顺，谁不要和他去兜搭！大家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劝他的酒。厚卿原是大酒量，越是多吃了酒，越是爱多说话儿。那班姬人问他：“哥儿在京城地方，可有宫里的新鲜故事讲几桩给我们听？”

厚卿听了，忙丢下酒杯，连说：“有，有！如今的炀帝，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体多呢！文帝原有两个儿子，都是独孤太后所生。大儿子杨勇，早年立为太子；第二个儿子，就是当今皇帝。当时取名杨广，先封晋王，出居晋阳；无奈炀帝久有谋夺皇位的心思，他虽封藩在外，却时时行些贿赂，尽些小心在文帝的近臣身上。那班近臣都替炀帝说好话。炀帝也时时进宫去，在父王跟前尽些孝道。独孤皇太后原是宠爱小儿子的，又时时在文帝跟前替炀帝说话。炀帝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里外合力，生生地把一位无罪的东宫废了，改立如今的皇上做太子。那炀帝改住东宫，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原是先帝所宠爱的，夜夜招幸。先帝已是年老了，又在色欲上面，不免有些过度。不多几天，弄出一身病来。宣华夫人和先帝正在情浓，见先帝有病，便日夜不离，侍奉汤药；那炀帝也要博一个纯孝的名儿，时刻在父皇龙床前周旋。这时炀帝和宣华夫人天天见面，他见宣华夫人的打扮：黛绿双娥，鸦黄半额。蝶练裙不长不短，凤绡衣宜宽宜窄。腰肢似柳，金步摇曳翠鸣珠；鬓发如云，玉搔头掠青拖碧。雪乍回色，依依不语；春山脉脉，幽妍清倩。依稀是越国的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合德，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个是‘回头一看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荣氏听了笑说道：“痴孩子！美便罢了，念这一段酸词儿做什么？”厚卿自己也觉好笑，说道：“甥儿也是随嘴念念罢了。总之一句话，炀帝是一个好色的人，他在宫里天天和美人厮混，岂有不动心的道理？有一天，炀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正在分宫路口，遇到宣华夫人，他便抢上前去深深一揖，趁势把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裙底下露出宣华夫人的小脚儿来。宣华夫人见这情形，知道炀帝来意不善，急回身找路走时，早被炀帝上前来把身子拦住。嘴里说什么：‘俺杨广久慕夫人仙姿，今日相逢，实是天缘，倘蒙夫人错爱，我杨广生死不忘！’这些丑话。他竟涎皮涎脸地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吓得宣华夫人不敢从分宫路走，依旧转身向文帝的寝宫中逃

藏



去。

文帝这时正病得气息奄奄，昏昏沉沉地睡着；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急匆匆地逃进寝宫，不料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巧巧落在一只金盆上面，癯的一声响，猛可的把文帝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这时宣华夫人已走近龙床，只见她气喘吁吁，红晕满脸；文帝是久病的人，易动肝火，见了这情形，便怒声喝问。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便低着脖子不敢作声。文帝看了，愈加怒不可抑，颤着声音喝道：‘什么事儿如此惊慌？快快说来！你若不说，便当传内侍立刻赐死！’宣华夫人见自己到了生死关头，没办法只得跪倒在龙床前，一面淌着眼泪，慢慢地把炀帝调戏她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文帝不听犹可，听了这个话，气得他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挣了多时，才挣出一句：‘这淫贱的畜生！’一口气转不过来，便晕倒在龙床上。宣华夫人慌得忙抱住文帝的身体，大声哭喊起来。一时里那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统统赶进寝宫去。炀帝也得了风声，只是不敢去见父皇，却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

这里文帝隔了多时，才转过一丝悠悠的气来。见了独孤太后，便拿手指着太后的脸，气急败坏地说道：‘全是皇后误我，枉废了吾儿杨勇！’又一迭连声说：‘快传旨宣杨素进宫！’厚卿说到这里，觉得口干了，便擎起酒杯要向嘴里倒。荣氏忙拦住说：“冷酒吃不得的，快换热酒来！”这才把他的话题打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

范阳太守府的内室里，正排家宴，一群姬妾们，正围住一个少年哥儿坐着，听那哥儿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隋炀帝风流故事，说得有声有色。那姬妾们都听怔了，满桌面排列着好酒好菜，也忘记去吃它；那两帝站立着的奴仆丫鬟，也听出了神，忘了传酒递菜。直到这少年厚卿说得嘴干了，才把话头打断，荣氏劝他吃些酒菜。内中一个醉绿，最是急性人，她正听到好处，如何肯罢休，便一迭连声地央告着道：“好哥儿，快讲给我们听！那文帝要传杨素，后来便怎么样呢？”

厚卿吃干了一杯热酒，眠云凑趣儿，夹过一片麋肉儿送在厚卿跟前，厚卿忙站起来道了谢，拿筷子夹起吃了。又接下去说道：“这里炀帝在偏殿候信，文帝传唤杨素，自有他的心腹太监前去报信；炀帝便吩咐他去候在朝门外，若见杨素到来，千万先引他到偏殿里见我。此时文帝卧病日久，百官无主，日日齐集在朝房中问安；忽见皇帝有旨意宣召越国公杨素，便一齐到午门外来探听消息。那杨素早已和炀帝通了声气，听得一声宣传，便随两个内史官走进宫来。到大兴殿前，早有几个太监上前来围住。嘴里说：‘东宫有请。’杨素何等奸雄，他岂有不明白之理！待到得偏殿，见炀帝满脸慌张之色，见了杨素，便上去抓住袖子，低低地说道：‘公倘能使孤得遂大志，定当终身报答大德！’杨素听了，只说得‘殿下放心’四个字，便匆匆随着内史官走进文帝寝宫去。

“文帝一见杨素，便大声说道：‘卿误我大事！悔不该立杨广这个畜生！’杨素听了，故作诧异的神色道：‘太子一向仁孝恭俭，并无缺德，今何故忽违圣心？’文帝气愤愤地说道：‘好一个仁孝恭俭！这全是平日的假惺惺。如今他欺朕抱病，竟潜伏宫中，逼占庶母；似这样的禽兽，岂可托付国家大事？朕病势甚重，眼见不能生存；卿是朕的心腹老臣，谅来决不负朕。朕死以后，必须仍立吾儿杨勇为嗣皇帝，千万勿误！’杨素听到这里，陡然变了脸上的颜色，冷冷地说道：‘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国本岂可屡易？老臣死不敢奉诏！’文帝听杨素说出这个话来，早气得浑身打战，戟指骂道：‘老贼明明与畜生同谋，叛逆君父；朕被你们欺瞒，生不能处你们于极刑，死去变成厉鬼，也不饶你们的性命！’听他喉间一丝气儿，越说越促。说到末一句，声嘶力疾，喘不过气来。他还死挣着大呼：‘快唤吾儿杨勇来！快唤吾儿杨勇来！’一口血喷到罗帐上，猛把两眼一翻，便把身子挺直，不言不语了。

“文帝死过以后，杨素真地帮助炀帝登了皇帝大位。从此杨素的权势，便压在炀帝上面，他引进了许多奸臣，什么萧怀静、麻叔谋一班人，横行不法，闹成如此的局面。好在这炀帝自从即了皇帝位以后，从来不问朝政；他这时有三宫六院，八十一御妻，尽够他淫乐的了，但他总念念不忘那位宣华夫人。他做天子的第三天，见各处宫院妃嫔夫人都来朝贺过，独不见那宣华夫人前来朝贺。他便忍不得了，把预备下的一个金盒儿，外面封了口，御笔亲自签了字，打发一个太监去赐与宣华夫人。

“那宣华夫人，自从那天违拗了炀帝，不肯和炀帝做苟且之事。如今见文帝死了，炀帝又接了皇帝位，知道自己得罪了新皇帝，将来不知要受怎的罪，独自坐在深宫里愁肠百结，又羞又恼。后来她横了心肠，准备一死，便也不去朝贺。他又想自己究竟是新皇帝的庶母，谅也奈何我不得。

藏



正是回肠九曲的时候，忽见一个内侍，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说道：‘新皇帝赐娘娘的，盒内还有物件，皇上吩咐须娘娘亲手开看。’宫女上去接来。宣华夫人看时，见盒子四周都是皇封封着，那盒口处，又有御笔画押。宣华夫人疑心是炀帝赐他自尽的毒药，想自己绮年玉貌，被文帝选进宫来，陪伴年老皇上，已是万分委屈的了；如今却因为要保全名节，得罪了新皇帝，不想便因此断送性命。一阵心酸，早不觉两行珠泪，直向粉腮儿上落下来。宫中许多侍女，见宣华夫人哭得凄凉，便也忍不住陪着她淌眼泪。合个宫中，哭得天昏地暗。那送金盒来的太监，守候得不耐烦了，便一迭连声地催她开盒。宣华夫人，延挨一回，哭泣一回；到末一次，她被内侍催逼不过，把牙齿咬一咬，小脚儿一顿，嗤地一声，揭破封皮，打开盒子来一看。转不觉把个宣华夫人看怔了。这金盒里，原来不是什么毒药，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同心结子。左右宫女，都围上去一看，一齐欢喜起来，说道：“娘娘千喜万喜！”倒把个宣华夫人，弄得娇羞无地。她把盒儿一推，转身去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语。那内侍见宣华夫人既不收结子，又不谢恩，便又催她说：‘娘娘快谢了恩，奴才好去复旨！’两旁的宫女，谁不巴望夫人得宠，大家也可以得点好处，便你一句我一句，劝她说：‘娘娘正在妙年，难道就竟在长门深巷中中断送了终身？如今难得新天子多情，不但不恼恨娘娘，还要和娘娘结个同心，娘娘正可以趁着盛年，享几时荣华富贵。’这宣华夫人原是个风流自赏的美人，如今听了众人的劝，由不得叹了一口气说道：‘新天子如此多情，我也顾不得了！’当下袅袅婷婷地站起来伸着纤指把结子取出，又向金盒拜了几拜。那内侍接过盒子，复旨去了。

“这里宣华宫的侍女，知今天新皇上要临幸太妃，便急急忙忙把宫中打扫起来；放下绣幕，撤下御香，那一张牙床上，更收拾得花团锦簇，大家静悄悄地候着。看看初更时分，不见御辇到来；过了二更时分，也不见动静。快到三更了，大家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得远远阵阵喝道的声音。大家惊醒过来，一齐抢到宫门外去守候着。只见御道上一簇红灯，照着一位风流天子，步行而来。

“原来炀帝初登帝位，六宫新宠，真是应接不暇，在萧后跟前，又须周旋周旋。又因子占父妾，给旁人看见，究属不妥；故意延挨到夜静更深时候，悄悄地来会宣华。这宣华夫人在宫中，又惊又喜，又羞又愧，弄得情思昏昏，不觉和衣在床上瞌睡去；忽被宫女上来悄悄地推醒，也不由分说，簇拥着走出宫来，在滴水檐前，和炀帝相遇，身旁的太监，高擎着红灯，照在宣华夫人脸上。宣华夫人不由得匍匐在地，低低地称了一声‘万岁’。炀帝见了，慌忙上前用手搀住，领着走进宫去。这时屋内红烛高烧，阶前月色横空，映在宣华夫人脸上，娇滴滴越显红白。炀帝把宣华的手儿一引，引在怀前，低低地说道：‘今夜朕好似刘阮入天台！’宣华夫人只侧着颈儿，不言不语。炀帝又说道：‘朕为夫人寸心如狂，前日之事，几蹈不测，算来都只为夫人长得美丽风流，使朕心荡。如今天缘凑合，疏灯明月，又见仙容，夫人却如何慰藉朕心？’炀帝连问数次，宣华不觉流下泪来，说道：‘贱妾不幸，已侍先皇，名分所在，势难再荐。前日冒犯之处，原出于不得已，万望万岁怜恕，况陛下三千粉黛，岂无国色？何必下顾残花败柳？既污圣身，又丧贱节，还望陛下三思。’炀帝听了，笑道：‘夫人话原是好话，无奈朕自见夫人以后，早已魂销魄散，寝食俱忘；夫人倘不见怜，谁能治得朕的心病？’好个隋炀帝，他说到这里，便深深地向宣华夫人作下揖去，慌得宣华夫人忙把炀帝的袖儿拉住，便情不自禁，抬头向炀帝脸上一看，月光正照在皇帝脸上，见他眉清目秀，好一个风流少年。自古嫦娥爱少年，炀帝如此软求哀恳，宣华夫人心中早已下了一个‘肯’字，只是羞答答说不出口来。

正当这当儿，左右送上筵宴来。炀帝吩咐：‘把筵席移在檐前，今夜陪伴娘娘赏月。’便搀了夫人的手，同步出帘幕来。此时宫禁寂静，月光如水；花影树阴，参差庭院。炀帝和宣华夫人相对坐在席上，真好似月宫神女，蓬岛仙郎。炀帝满斟一杯，递与夫人道：‘好景难逢，良缘不再；今夜相亲，愿以一杯为寿。’宣华接着，含羞说道：‘天颜咫尺，恩威并重；今夜定情，但愿陛下保始终耳！’说着，也斟了一杯，送在炀帝手里。他两人一言一笑，渐渐亲热起来。宣华夫人薄醉以后，风情毕露，轻盈旖旎，把个炀帝弄得神魂颠倒，一时里搔不着痒处。浅斟低笑，看看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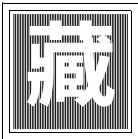
是月移斗换，宫漏深沉，炀帝站起来，握住宣华夫人的手，在月光下闲步了一回，方才并肩携手，同进寝宫去。一个坠欢重拾，一个琵琶新抱，他两人你怜我爱，早把先帝的恩情一生的名义置之度外。那时甥儿在京里听得有人传下来两首诗儿，专说炀帝和宣华夫人的故事道：

月窟云房清世界，天姝帝子好风流。
香翻蝶翅花心碎，妖嫩莺声柳眼羞。
红紫痴迷春不管，雨云狼藉梦难收。
醉乡无限温柔处，一夜魂消已遍游。
不是桃夭与合欢，野鸳强认作关雎。
宫中自喜情初热，殿上谁怜肉未寒？
谈论风情直畅快，寻思名义便辛酸！
不须三复伤遗事，但作繁华一梦看。”

荣氏听他甥儿说完了，笑说道：“孩子这样好记性，罗罗嗦嗦说了一大套，又把词儿也记上了。”眠云接着说道：“这一段故事，敢是哥儿编排出来的？怎么说来活灵活现，好似亲眼目睹的一般？听哥儿说来，当今天子如此荒唐，我却不信。”醉绿也接着说道：“俺老爷常有宫里的人来往，怎么却不听得说有这个？”厚卿说道：“诸位姨娘有所不知，舅父这里来往的，都是宫中官员，怎么能知道内宫的情事？便是略略知道，于自己前程有碍，也决不肯说给外边人知道。俺家新近来了一个老宫人，他是伺候过宣华夫人来的，空闲无事的时候，他便把皇帝的风流故事，一桩一桩地讲给俺听。这情景虽不能说是俺亲眼看见的，却也和亲眼见的差得不远。”大姨娘说：“不信当今天子有如此荒唐。”厚卿笑道：“你不知道当今天子荒唐的事儿正多着呢！这样糊涂的天子，满朝都是奸臣，俺便赶得功名，有何用处？”说着，不觉叹了一口气。楚岫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当今天子荒唐的事体多，左右老爷不在跟前，再讲究一二件给我们听听吧。”

说话之间，飞红也悄悄出来，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的什么，我也不曾听得呢。如今求你快再说一个给我听听，我替哥儿斟一杯酒吧。”说着，从丫鬟手里接过酒壶来，走到厚卿跟前，亲手把整杯中的冷酒倒去，斟上一杯热酒，把酒杯擎在厚卿唇前。慌得厚卿忙站起身来，接过酒杯去，连说：“不敢！”荣氏拦着说道：“你们莫和哥儿胡缠了，哥儿一路风霜，想也辛苦了；再他话也说多了，哥儿在我家日子正长呢，有话过几天再谈，你们劝哥儿多吃几杯酒，却是正经。”飞红听了，把红袖一掠，说道：“劝酒吗？还是让我呢。”说着，回头唤丫鬟在荣氏肩下排一个座儿坐下，趁着娇喉，三啊六啊和厚卿猜起拳来。看她一边说笑着，一边猜着拳儿，鬟儿底下的两挂耳坠儿似打秋千似地乱晃着。那臂上的玉钏儿，磕碰着叮叮咚咚地响起来。看看飞红连输了三拳，吃下三杯酒去，一时酒吃急了，那粉腮上顿时飞起了两朵红云来；一双水盈盈的眼珠，却不住地向厚卿脸上溜去。荣氏在一旁说道：“大姨儿总是这样蛮干的，要劝酒也须斯斯文文地行一个令儿，慢慢地吃着，才有意思。”

眠云听说行令，她第一个高兴，忙说道：“太太快想，俺们行一个什么令儿，才有趣呢？”荣氏略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俺们来行一个‘女儿令’吧。第一句要说女儿的性情和言行举止，都可以，接一句，要用诗书成句。说不出成句的，罚一大觥；说成句不对景的，罚一中杯；说得不错的，饮一小杯，门杯缴过令，挨次说出。”飞红听了说道：“太太快饮一杯发令，俺预备着罚一大觥呢！”丫鬟上来，先替荣氏斟一杯。荣氏拿起酒杯来饮干了，说道：“女儿欢，花须终发月须圆。”接着便是厚卿说道：“女儿妆，满月兰麝扑人香。”说着便饮过门杯。坐在厚卿肩下的，便是安邦；他年纪小，不懂得这个。厚卿说道：“我代安弟弟说一个罢。”眠云抢着道：“我有一个了，代安哥儿说了罢。”荣氏点头道：“你说！你说！”眠云道：“女儿裳，文采双鸳鸯。”安邦听眠云说了，也饮了门杯缴令。安邦肩下，便是飞红。听她说道：女儿娇，鬟云松，系裙腰。”下去便是醉绿，说道：“女儿家，绿杨深巷马头斜。”紧接着醉绿坐的，便是漱霞，说道：“女儿





悲，横卧乌龙作妒媒。”接着巫云说道：“女儿离，化作鸳鸯一只飞。”荣氏听了，不觉向漱霞、巫云脸上看了一眼。巫云肩下才是眠云，她想了一个替安邦说了，轮到自己，却一时想不出好的来了；只见他低着脖子思索了半天，说道：“女儿嫁，娥皇女英双姊妹。”飞红第一个嚷道：“三姨儿该罚一大觥！”眠云听了，怔了一怔，说道：“我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罚呢？”飞红把嘴一撇，说道：“亏你还说好好的呢？你自己听听，那嫁字和妹字，敢能押得住韵吗？”眠云这才恍然大悟，连说道：“我错我错，该罚该罚。”荣氏说道：“罚一中杯吧。”说着，丫鬟斟上酒来，眠云捧着酒杯，咕嘟咕嘟地吃干了。这时席面上只剩了一个楚岫，飞红催她快说。楚岫便说道：“女儿怨，选入名门神仙眷。”眠云听了笑说道：“五姨儿也该罚。我说的，只是不押韵罢了，五姨儿说的，竟是不对景了。”楚岫问她：“怎的不对景？”眠云说道：“你自己想吧，做女孩子选入了名门，又做了神仙眷，还要怨什么来？”一句话说得楚岫自己也笑起来，连说：“我罚！我罚！”自己拿了一个中杯，递给丫鬟，满满地斟了一杯吃了，又合座饮了一杯完令。

忽然飞红跳起来说道：“这法子不妙，我们原是劝外甥哥儿的酒来的。如今闹了半天，外甥哥儿只饮了一小杯门杯，俺倒和他猜拳输了，反吃哥儿灌了三大杯，这不是中了反间计吗？”说得满桌的人，都不觉好笑起来。眠云接着说道：“这也怨不得人，是你自己没本领败了下来；你有志气，还该再找外甥哥儿报仇去。”飞红忙摇着手说：“我可不敢了！”眠云说道：“你不敢，我却敢呢！”说着，唤丫鬟斟上两杯酒来，笑说道：“外甥哥儿请！”这三姨儿的指甲，是拿凤仙瓣染得点点鲜红；她伸着指儿猜拳，一晃一晃地煞是好看。

正娇声叱咤，嚷得热闹的时候，忽见一个大丫鬟走进屋子里来，说道：“老爷醒了，唤三姨儿和六姨儿呢！”那眠云听了，只得丢下厚卿，和巫云两人手拉手儿地离席进去了。这里安邦也矇着眼皮儿，拉着他妈的袖子，说要睡去了。丫鬟正送上汤果来，荣氏说道：“也是时候了，外甥哥儿一路辛苦了，吃些汤果，早些睡去，有话明天再谈吧。”一场家宴，直吃到黄昏人静；厚卿站起来告辞，退回客房去安睡。

从此厚卿便久居在他舅父朱承礼家里作客，有他舅父的六位如夫人和他作伴，天天说笑着，倒也不觉寂寞。

朱太守的六位如夫人，飞红进门最早，合府上唤她大姨儿，唤醉绿做二姨儿，眠云做三姨儿，漱霞做四姨儿，楚岫做五姨儿，巫云做六姨儿。大姨儿为人最是锋利，模样儿也最是风骚，只因朱太守日久生厌，只把家务交给她管理。那床第之欢，却唤三姨儿和六姨儿专夕去。只因三姨儿弄得一手好丝弦，唱得一腔好曲子；朱太守到沉闷的时候，却非她不可。六姨儿进门最迟，年纪也最小，旧爱果然夺不得新欢，因此六姨儿房中时时有朱太守的欢笑之声，不知不觉却把那其余的如夫人冷落了下来。如今却半天里落下一个申厚卿来，大家见他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性情又和顺，又会说笑，便终日围着他说说笑笑，解着闷儿。内中那位大姨儿，更是爱斗嘴儿的。她见了厚卿，风里语里，总带着三分取笑的话儿。厚卿终日埋在脂粉堆里，心中却念念不忘那位表妹娇娜小姐。

原来这厚卿自幼儿在舅家养大的，他和娇娜小姐，只差得两岁年纪。厚卿只因生母死了，九岁上便寄住在舅家，直到十四岁上，他父亲调任岭海节度使，便道把厚卿带在任上，亲自课读。如今厚卿的父亲年老多病，告老在家，厚卿和娇娜小姐足足有六年不见面了。在这六年里面，厚卿虽说小孩儿心性，但他却无日不记念娇娜。只因两地隔得又远，无事又不能到舅父家里来。厚卿屡次想借探望舅父为名，来和娇娜见面，却屡次不敢和他父亲说明；如今幸得他父亲做主，打发他出门赶考，顺路来探望舅父，把个厚卿欢喜得忙着赶路。

却巧遇到沿路上万的人夫开掘河道，他眼见那人夫的困苦情形，又处处受工人的拦阻，害他不得和娇娜早日见面，因此他心中把个隋炀帝恨入骨髓。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冒霜犯露，赶到了范阳城。他不曾见得娇娜的面，想起六年前和娇娜在一块儿那种娇憨的样子，真叫人永远忘不了。后来在筵席前见娇娜打扮得端端正正出来，看她越发出落得花玉精神，天仙模样。不说别的，只看她一点珠唇，粉腮上两点笑涡，真叫人心醉神迷。只可惜当着舅父舅母的跟前，不便说

什么心腹话儿，他满想趁没人在跟前的机会，把别后的相思尽情地吐露一番；谁知自从当筵一见以后，五七日来，不能再见一面。反是那些什么大姨儿啊三姨儿啊，终日被他们缠得头昏脑胀。只因厚卿在娘儿们身上是最有功夫的，他心中虽挂念着娇娜，那嘴里却一般地和她们有说有笑。

直到第十天上，厚卿走进内堂去，正陪着他舅父舅母谈话，娇娜小姐也伴坐在一旁。她见了厚卿，也只是淡淡地招呼了一声，低着脖子在她母亲肩下坐了一会，便起身回房去了。厚卿见了这情形，真是一肚子冤屈，无可告诉；便即立刻向他舅父舅母告辞，说明天便要动身回家去了。娇娜正走到门帘下面，听厚卿说要回去的话，不由得把小脚儿略停了一停。只听她父亲对厚卿说道：“甥儿多年不来，老夫常常记念。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地赶来，正可以多住几天。况你父亲也嘱咐你，顺便明春赴了考再回去，也不算迟。怎么说住了不多几天，便要回去了？敢是我家简慢了你，使你动了归家的念头。甥舅原是和父子一般的，甥儿你肚子有什么委屈，不妨直说出来。好孩子！你在我家千万挨过了明春的考期回去，使我在你父亲面上也对得起。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老实对我和你舅母说出来，俺们总可以依你的。再者，朝廷新近打发内官许廷辅南下办差，老夫在这几天里面，要赶上前站迎接钦差去。这衙署里还得托甥儿代为照看，怎么可以说归家去的话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三回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

申厚卿住在他舅父内衙里，一连十多天不得和他表妹说一句知心话儿，心中郁郁不乐，便起了归家之念；当时向他舅父告辞，被他舅父说了许多挽留他的话，又说自己要赶上前站迎接钦差去，托他甥儿照看衙署。这一番话，不容厚卿不留下了。他舅母荣氏，也把厚卿揽在自己怀里，一手摸着他的脖子，嘴里好孩儿长好孩儿短地哄着他。又说：“外甥哥儿住在外面客房里，清静寂寞，怨不得你要想家了。”说着，便回过头去对一班丫头说道：“你们快把外甥哥儿的铺盖搬到花园里西书房去！住在里面，俺娘儿也得常见面热闹些，没得冷落了我这孩子。”只听得一班丫鬟噢地答应了一声。

当天晚上，厚卿果然搬在内厅的西书房里住。到二更时分，忽听得纱窗上有剥啄的声息。厚卿急开门出去看时，见娇娜小姐扶着一个丫鬟，站在月光地下。看她含着笑向厚卿点头儿，月色映在她粉庞儿上，娇滴滴越显红白。厚卿痴痴地看出了神，也忘了邀她们屋里坐。倒是那丫鬟嘻嘻地笑了说道：“客来了，也不知道邀俺们屋里坐，只是目灼灼贼似地瞧着人！”一句话提醒了厚卿，道：“啊哟！该死，该死！”忙让娇娜屋里坐下。这时厚卿坐在书桌前，娇娜背着灯儿坐，两人默然相对，满肚子的话抓不住一个话头儿。半晌，厚卿便就案头纸笔写成七绝两首。娇娜转过身去，倚在桌旁，看他一句一句地写道：

乱惹祥烟倚粉墙，绛罗斜卷映朝阳。
芳心一点千重束，肯念凭栏人断肠？

娇姿艳质不胜春，何意无言恨转深。
惆怅东君不相顾，空留一片惜花心！

厚卿才把诗句写完，娇娜急伸着手去把笺儿夺在手里，笑说道：“这是说的什么？”厚卿道：“这是我昨天在花园里倚着栏杆看花，随嘴诌的烂诗。如今妹妹来了，我便不怕见笑，写出来请妹妹修改修改。”娇娜听了，由不得把她的珠唇一撇，说道：“哥哥哄谁呢？这上面的话，明明是怨俺冷落了你。”一句话说得厚卿低头无语。停了一会，厚卿便说道：“妹妹自己想吧，六年前我住在妹妹家里，陪妹妹一块儿读书的时候，俺两人何等亲热？如今六年不见，谁知妹妹人大志大，见了我来了，给你个五日不理，十日不睬，这叫我如何能忍得？妹妹知道的，我母亲早已死了，父亲自从娶了继母以后，渐渐地把我冷淡下来。我在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这六年里面所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个妹妹。如今妹妹又不理我，我没得别的望了，只有回家去闷死罢了！”厚卿说到这里，不由得他音声酸楚起来。娇娜听了，只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俺冷淡哥哥，原是俺不是；但哥哥也须替俺想想：一来，俺做女孩儿的年纪大了，处处须避着嫌疑；二来，俺如今家里也不比从前了，自从爹爹娶了几位新姨儿在家，人多嘴杂，俺平日一举一动，处处留神，还免不了她们说长道短。如今哥哥来了，她们打听俺和哥哥是自幼儿亲热惯的，便处处看冷眼留心着，倘有什么看在她们眼里，不说别的，只是那六姨儿，是俺爹爹最得宠的，只须她在俺爹爹

跟前吐出一言半语，那我便休想再活在上上了！哥哥却不知道，如今俺家里已是颠倒过来了：俺母亲虽说是一家的主母，却拉不住一点权柄。大姨儿当了家，俺母女二人，便须在别人手下讨生活；那六姨儿又爱在俺爹爹跟前拿俺母女凑趣儿。自从她进了门，满家里搅得六神不安。俺父亲和俺母亲，常为这个生了意见；他俩老人家，面和心不和。撇得俺母女二人，冷清清的！”娇娜小姐说到这里，也便把脖子低了下去，停住了说话。屋子里静悄悄地半晌，那丫头催着道：“小姐来得时候久了，怕老夫人查问，俺们回房去吧。”娇娜小姐才站起来，说了一句：“明天会。”慢慢地走出房去。厚卿好似丢了什么，急站起身来要上去留住，心想又不好意思。娇娜小姐已走出屋子去了，他还痴痴地对着灯光站在屋子中间，动也不动。

从这一晚以后，娇娜小姐便常常瞒着她母亲，丫头伴着在黄昏人静时候，悄悄地到书房里来会厚卿。他二人见了面，不是谈一会从前年幼时候的情景，便是谈谈家务。谈来谈去，他二人总觉得不曾谈到心坎儿上。娇娜小姐又是多愁善悲的人，她谈起自己在家孤单和生世来，便惨凄凄的十分可怜；厚卿听了，也找不出话来说劝她，只是大家默默地坐一会便撒去了。厚卿见娇娜去了，便万分牵挂；待到一见了面，又找不到话说。娇娜又怕母亲知道，只略坐一坐，便告辞回房去了。

厚卿偶然到内堂或花园里走走，遇到了飞红或是眠云、漱霞这一班姨娘，大家便和一盆火似地向着他，拉住他便向他打听隋炀帝的事情。厚卿便说隋炀帝西域开市的故事道：

“炀帝自从夺了皇帝座儿，强占了宣华夫人以后，日夜穷奢极欲，在宫中行乐。无奈他做晋王的时候，在外面游荡惯了；如今他困住在深宫里，任你成群的美人终日陪伴他嬉笑狎蝶，他总觉得拘束得心慌。这时隋朝正在兴旺的时候，西域各路镇守的将军，齐上文书，报说西域诸国，欲和中国交市。炀帝打听得西域地方出产奇珍异宝，又欲亲自带着妃嫔到西域地方去游玩一趟。只因皇帝这个念头，便平地糟蹋了千万条性命。京城离西域地方，足有三千余里。一路沙草连天，荆棘遍地。天子的乘舆，如何过得？便由沿路各州县拉捉人夫，开成御道。从京城出雁门、榆林、云中、金河，不知费了多少钱粮，送了多少人命。又有吏部侍郎宇文恺凑趣，打造一座观风行殿。御道虽造成，路上却没有行宫别馆。山城草县，如何容得圣驾？这观风行殿，是建造在极大的车轮上。那行殿里足可容得五七百人，四围俱用珠玉锦绣，一般的有寝宫内殿，洞房曲户。妃嫔宫女，一齐住在车里。车在路上行着，车内歌舞的歌舞，车外吹打的吹打；一天行不上二三十里，便靠山傍水地停下。随行军士五十多万人，一路上金鼓喧天，旌旗蔽日。到了夜里，连营数百里，灯火遍野，都围绕着观风行殿扎下。炀帝一路游去，到一处便召集群臣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若见有山川秀美形势奇胜的地方，便留连着几天不行。后面辎重粮草，和各处郡县所贡献的物产，堆山积海，拉捉了上万的人夫搬运着。

“看看走到金河地方，正是一片沙漠，一阵大风吹来，尘飞沙涌。炀帝避入行殿中，许多妃嫔，在四周围住，居然风息全无。炀帝坐在肉屏风里，一边看着美人，一边饮着酒，十分快乐。无奈那班美人，都是怯生生的身体，遇见沙漠北狂风，不独是翠袖衣单，那灰沙尘土，依着风势，穿帘入幕，那班妃嫔满头都罩着黄沙，粉腮珠唇，都堆积起尘垢来。炀帝看了，心中不快，便有内侍郎虞世基出主意，在行殿外造一座行城：高有十丈，一般地开着四座城门，下面装着车轮，把行殿围在中央，用大队兵士，前推后挽。果然风沙全无。逢到天气晴和，炀帝便走上城楼去，和百官饮酒望远；那行殿和行城在御道上缓缓走着，一路远山近林，都向城边抹过。炀帝到快活的时候，便提笔赋诗，百官们都抢着和韵，皇帝便各赐黄金彩缎。

“如此快乐过着日子，不觉到了西域地方。由吏部侍郎裴矩，带领着各路边将，前来朝贺。接着许多外国可汗，前来朝贡。第一个是突利可汗，他和炀帝是郎舅至亲，在文帝开皇年间，把义安公主下嫁给突利可汗，因此和隋朝格外亲近。当时炀帝见了义安公主，便宣她上殿赐坐，突利可汗也赐坐在阶下。排上筵宴，殿上传杯递盏，殿下鼓吹铙歌，煞是威武。接着又有室韦靺鞨、休邑女真、龟兹伊吾、高昌、苏门答腊、撒马儿罕、波斯等大小二十余国，逐日挨次前来朝贡，炀帝一一赏他酒宴。

藏



“饮酒中间，只见苏门答腊走出位来匍匐在地，献上一只咬鹃儿。那咬鹃身高七尺，能作人言，原是西域地方的灵鹊。炀帝受了，赐酒三大杯。苏门答腊才下去，那于阗可汗，又上来献方圆美玉两方：那美玉各长五寸，光润可爱。圆玉名叫龙玉，浸在水中，便现出虹霓来，顷刻可以致雨；方的称作虎玉，拿虎毛拂拭着，便见紫光四射，百兽都逃避。炀帝得了这异宝，十分欢喜，吩咐一声赏，那几百万的金银绸缎顷刻分完。

“隔了几天，炀帝便传旨亲临突利可汗行帐。当时带领了两班文武，炀帝亲自跨马，向突利营中走去，看看走了二十里路，望见前面路上突利可汗和义安公主花帽锦衣，挂金披玉，骑了两头骏马，率领各部落小酋长，一队一队鸣金打鼓，前来迎驾。迎到可汗营门口，义安公主上来，亲自扶皇帝下马，直升牛皮帐。帐中早已设备下一张蟠龙泥金交椅，椅前安着一张碧玉嵌万寿的沉香龙案。炀帝升了宝座，文武百官，分作两行侍立。帐中公主和可汗上去行了大礼。这突利虽说是外国，却也十分豪富，绣帐中排设的都是精金美玉，珠光灿烂，十分美丽。一刹时献上酒来，公主和可汗二人，亲自斟酒，劝炀帝饮下三杯。炀帝赐他们在一旁陪席。突利可汗和义安公主，方敢坐下。炀帝看席面上金盘玉碗，列鼎而食；虽没有龙肝凤髓，却尽多海错山珍。毳幕外筋乐频吹，金炉内兽烟轻袅。

“饮过数巡，突利可汗又唤一班女乐来。炀帝看时，却一个个生得明眸皓齿，长身丰体。个个袒着怀儿，露着臂儿，腰上围着五彩兽皮，挂上一串小金铃儿，歌一阵，舞一阵，在炀帝身体前后围绕着。炀帝目迷艳色，耳醉蛮歌，早不觉神魂怡荡，睁大了眼，嬉开了嘴，不知不觉地露出百种丑态来。大将军贺若弼站在一旁，见光景不雅，恐有不测，便以目视高颖。高颖会意，立刻出班奏道：‘乐不可极，欲不可纵，请天子从早回銮。’炀帝心中依依不舍，只是沉吟不语。贺若弼接着奏道：‘日已西斜，天色不早，在塞外断无夜宴之理。’炀帝没奈何，传旨回驾，一面吩咐多以金帛赏赐舞女。

“他回到行殿去，还是想念那突利可汗帐中歌舞的蛮女。后来打发内侍官悄悄地到突利可汗帐中挑选了十个蛮女来，藏在寝殿里，日夜追欢，竟把原来的宫嫔，丢在脑后。这座行城行殿，停在塞外地方，足有半载，却不见皇帝下回京的诏旨。

“看看天气寒冷，漫天盖野地飘下雪来，文武百官，雪片似的奏章，劝皇上回銮。炀帝拗不过众人的意思，便在八月时节，启驾回京。那各国的可汗，打听得炀帝回驾，便一齐送行，直送到蓟门。

“炀帝忽然转了一个念头，他要沿路游览边地的景色，却不愿依来时的御道回去；越是山林密的地方，炀帝越是爱去。众官员再三苦谏，他只是不听。从榆林地方去，有一条小路，称做大斗拔谷，两旁全是壁立的高山，中间山路，只有丈余宽阔，又是崎岖不平。莫说这硕大无朋的行殿行城通不过去，便是那平常的车驾，也是难走。但是炀帝一定要打这大斗拔谷中走去，他也不顾后面的一班官员嫔娥，如何走法，便丢下了行殿行城，独自一人骑着马向前走去。慌得那班护驾的侍卫，和亲随的大臣，都颠颠扑扑地跟随着。可怜那班宫娥彩女，没了行殿行城容身，或三五个在前，或七八个落后，都啼啼哭哭，纷纷杂杂，和军士们混在一起走着。到晚出不得谷的，也便随着军士们在一处歇宿。时值深秋，山谷中北风尖峭，嫔娥军士，相抱而死的，不计其数。

“满朝中大臣，只有高颖和贺若弼二人正直些。高颖看了这凄惨情形，对贺若弼叹道：‘如此情况，朝廷纲纪丧失尽矣！’贺若弼也说道：‘奢侈至极，便当受报。’他二人说话，早有讨好的奸臣去对炀帝说知。炀帝因为在路上不好发作得，后来圣驾回到西京，又吩咐宇文恺、封德彝两人，到洛阳去监造显仁宫。因洛阳居天下之中，便改称东京，以便不时临幸。那不知趣的贺若弼和高颖二人，又来多嘴；趁早朝的时候，便出班奏道：‘臣等闻圣主治世，节俭为先；昔先帝教杨素造仁寿宫，见制度奢丽，便欲斩素，以为结怨天下。以后痛加节省，二十余年，故有今日之富。陛下正宜继先帝之志，何得造起宫室，劳民伤财？’炀帝听了大怒，喝道：‘这老贼又来多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谅造一座宫殿，费得几个钱财？前日在大斗拔谷中，因死了几个军

士，便一个谤朕丧失纲纪，一个谤朕奢侈过分。朕念先朝老臣，不忍加罪。今又在大庭之上，百官之前，狂言辱朕，全无君臣体统。不斩汝二贼之首，何以整饬朝纲！’二人又奏道：‘臣等死不足惜，但可惜先帝锦绣江山，一旦休也！’炀帝愈怒道：‘江山便休，也不容你这样毁谤君父的人！’说着，喝令殿下带刀指挥，推出斩首示众。

“众官员见天子动怒，吓得面如土色，抖衣战栗，哪个敢上去讨一声保。只有尚书左仆射苏威，和刑部尚书御史大夫梁昆，同出班奏道：‘高颖、贺若弼两人，都是朝廷大臣；极忠敢谏，无非为陛下社稷之计。纵使有罪，只可降调削职，万不可处以极刑，令天下后世，加陛下以杀大臣之名。’炀帝冷笑着说道：‘大臣不可杀，天子反可受辱吗？尔等与二贼，都仗着是先朝大臣，每每互相标榜，朋比为奸。朕不斩汝，已是万幸，还敢来花言巧语，保留他人。’便喝令削去二人职位，乱棍打出。苏威和梁昆二人，又得了罪名，还有什么人敢来劝谏。眼看着高颖和贺若弼两人相对受刑。

“这里宇文恺、封德彝二人，领了造仁寿宫的旨意，竟到洛阳地方开设匠局，大兴土木。一面相度地势，一面差人分行天下，选取奇材异木，和各种珍宝。水路用船，陆路用车，都运送前来。骚扰天下，日夜不得安息。不用说几十围的大树，三五丈的大石，搬运费事；便是那一草一木，也不知花费多少钱粮，害死多少人命，方能到得洛阳。不用说经过的地方，百姓受害；便是在深山穷谷里面，因为寻觅奇花异兽，也搅得鸡犬不宁。弄得百姓怨恨，府库空虚，只换得一座金碧辉煌和九天仙阙一般的显仁宫。

“显仁宫造成以后，炀帝车驾，便向东京进发。宇文恺、封德彝二人领着皇帝，走到显仁宫前。果然造得楼台富丽，殿阁峥嵘。御苑中百花开放，红一团，绿一簇，都不是平常颜色。炀帝便问：‘这些花木，却从何处移来，这般鲜妍可爱？’宇文恺在一旁奏道：‘花木四方皆有，只那碧莲、丹桂、银杏、金梅、垂丝柳、夹竹桃，诸品艳丽的花草，都是扬州出产的。’炀帝听说‘扬州’二字，心中已是万分艳羡，说道：‘怪不得古人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诗句儿。’接着封德彝又奏道：‘御苑中这许多花木，还算不得扬州的上品；臣闻得扬州蕃厘观，有一株琼花，开花似雪，香飘数十里，远近遍天下再无第二株，这才是扬州的第一名花呢！’炀帝说道：‘既有这样的神品，何不把它移植到禁苑中来？’封德彝奏道：‘这琼花原是扬州的秀气所钟，不能移动，一移便枯。’炀帝听得高兴，便问：‘东京离扬州共有多少路程？’宇文恺说：‘约有一千余里。’炀帝听了，踌躇起来，说道：‘朕欲往游，只苦道路遥远，不能多带宫妃，恐途中寂寞，这便奈何！’封德彝道：‘这却不难，以臣愚见，只须三十里造一宫，五十里造一馆；造得四十余座离宫别馆，便可从东京直达扬州了。那宫馆里多选些美女佳人住着，分拨几个太监，掌管宫馆里的事务；陛下要临幸扬州，也不必行军马，动粮草，只消轻车减从，一路上处处有宫有馆，有妃有嫔，陛下可以随心受用，任意逍遥，胜如在宫禁中苦闷，何愁寂寞？’炀帝听了大喜道：‘既如此，朕决意往游。二卿莫辞劳苦，那些离宫别馆，还须二卿督造，不限年月，却须尽善尽美。’当时炀帝赏宇文恺、封德彝二人在宫筵宴。

“宴罢，便各各领了圣旨，依旧号召了一班奇工巧匠，拉捉了几万人民夫役，往扬州地方，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或隔三十里一处，或离五十里一处，或是靠山，或是临水，都选形胜的地方，立下基础。从东京到扬州，共选了四十九处地方，行文到就地郡县，备办材料催点人工。可怜那些郡县，为一所显仁宫，已拖累得仓空库尽，官疲民死。怎当他又造起四十九所宫馆来，早见得四境之内，哭声遍野。宇文恺和封德彝二人，却装作耳聋眼瞎一般，一味地催督郡县，一毫不肯宽假。在东京点出二百名官员来，专去催督地方；如有迟误，即指名参奏处死。那郡县官，看自己的功名性命要紧，便死逼着百姓，日夜赶造；不上半年工夫，百姓的性命，却逼死了十万条。你道惨也不惨！那隋炀帝却安居在显仁宫里，新选了几位美人，昼夜行乐。”

“这隋家天下，全亏文帝在日节省，各处兵精粮足，外国人都畏威怀德，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炀帝到东京的时候，又值各国使臣前来朝贡。炀帝要夸张他的富足，便暗暗传旨，不论城里城外，凡是酒馆饭店，但外国人来饮食的，都要拿上好酒肴哄他，不许取钱。又吩咐地方官员，



把御街上的树木，全拿锦绣结成五彩。在通宫门的大街一带，处处都有娇歌艳舞，杂陈百戏。使外国人见天朝的富盛，便不敢起藐视的心思。百官们领了旨意，真的在大街一带搭起了无数的锦棚，排列了许多的绣帐，令众乐人或是蛮歌，或是队舞。有一处装社火，有一处打秋千，有几个舞柘板，有几个玩法。滚绣球的，团团能转；耍长杆的，高入青云。软索横空，弄丸夹道，百般样技巧，都攒簇在凤楼前。虽不是圣世风光，却也算是点缀升平；把一条宽大的御街，热闹得拥挤不开。

“那班外国人一路看来，果然个个惊诧，都说‘中华天朝，真是富丽！’引得他们三五成群，四五结伴的在大街上游赏不厌。也有到酒肆中饮酒的，也有到饭馆里吃饭的；拿出来都是美酒佳肴，吃完了给钱时，都说道：‘我们中国是富饶的地方，这些酒食，都是不要钱的。’外国人见有白吃白耍的地方，都欢喜起来；便来来去去，酒饮了又饮，饭吃了又吃，这几个醉了，那几个又来，那几个饱了，这几个又来，好似走马灯一般，不得个断头。

“后来炀帝又在殿上赐各国使臣御宴，便问波斯国使臣道：‘汝外国也有俺中华这等富盛吗？’虽知这使臣，却十分狡猾，他当时回奏道：‘外臣国里虽无这样富盛，那百姓们却个个都是饱食暖衣，不像上国还有没衣穿没饭吃的穷人！’又随手指着树上的彩绸说道：‘这绸子施舍与那穷人穿穿也好；拴在树上，有何用处？’炀帝听了大怒，便要杀外国人，众官员慌忙劝谏道：‘这班外国人，生长蛮夷，原不懂得什么礼节；但他们万里跋涉而来，若因一言不合，便将他杀死，只道陛下无容人之量，恐阻他向化的心思。’炀帝才把气平了，传旨一律打发他们回国去。”

厚卿只因心中瞧不起炀帝，所以把这些淫恶的故事，尽情说出来，那大姨儿、三姨儿、五姨儿、六姨儿、和一班丫鬟，在一旁听一阵笑一阵，她们越听越有精神。正讲到热闹的时候，忽见荣夫人身旁的一个大丫头，名叫喜儿的，匆匆跑来说道：“太太请诸位姨娘快去替老爷饯行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眼波当筵会心默默 火光匝地群盗凶凶

一抹斜阳，挂住在杨树梢头；轻风吹来，那柳叶儿摆动着。在柳阴下站着一个英俊少年，他两眼注定在一涯池水里出神。柳丝儿在他脸上抹来抹去，他也化作临风玉树，兀立不动。池水面上一对一对的鸳鸯，游泳自如；岸旁一丛一丛的秋菊，争红斗绿的正开得茂盛。这少年便是申厚卿，他到花园里来闲步，原指望遇到他表妹娇娜小姐，可以彼此谈谈心曲；他两人虽在灯前月下，见过几面，只因有丫鬟在一旁，也不便说什么话。又因瞒着母亲，来去匆匆，便到底也不曾谈到深处。不想他到得花园中，却遇了一群什么大姨儿、三姨儿，被他们捉住了，围着他要他讲隋炀帝的风流故事。厚卿没奈何，只得把炀帝西域开市的故事，一情一切的讲给她们听。五七个娘儿们围坐在湖山石上，足足听了有一个时辰。直待荣夫人打发大丫头喜儿出来传唤，她们才一哄散去。

这里丢下厚卿一个人，站在池边出神。他嘴里虽和一班姨娘讲究，心中却念念不忘那娇娜小姐。他想出了神，不觉耳背后飞过一粒石子来，打在池面上，惊得那一群鸳鸯，张着翅儿，拍着水面，啪啪地飞着逃去。厚卿急回过脸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娇娜小姐身边的小丫头；她在柳树背面抛过石子去，惊散鸳鸯，猛不妨柳树前面却转出一个人来。小丫头见了厚卿，只是开着嘴嘻嘻地笑。厚卿问她：“小姐在什么地方？”那小丫头把手指着前面的亭子，厚卿会意，便沿着柳荫下的花径走去。果然见前面亭子里，娇娜小姐倚着栏杆，低着脖子，在那里看栏外的芙蓉。厚卿走上亭子去，笑着说道：“这才是名花倾国呢！”娇娜小姐听了，愠地变了颜色，低着头，半晌，说道：“这样的娇花，却开在西风冷露的时节；它的命，却和俺一般的薄呢！”说着，又不自觉泪光溶眼。厚卿忙拿别的话去搅乱她。

他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出亭子来，顺着园西小径，慢慢地走去。迎面一座假山，露出一个山洞来。厚卿先走进去，娇娜扶着小丫头，后面走来。洞中只有外面空隙中放射几缕微光进来，脚下却是黑黝黝的。厚卿只怕娇娜滑倒，走一步便叮嘱一声：“妹妹脚下小心。”娇娜笑说道：“你不用婆婆妈妈的，这洞里夏天来乘凉，是俺们走熟的路。哥哥却是陌生路，须自己小心着。”一句话不曾说完，只听得厚卿嚷着啊唷一声，他两手捧着头，急急奔出洞去。娇娜小姐也跟在后面，连问：“怎么了？”厚卿说：“不相干，只顾和妹妹说话，冷不防山石子磕了额角。”娇娜小姐走近身去，意思要去攀他掩在额角的一只手。嘴里说道：“让我看，磕碰得怎么样了？”厚卿放开了手，让娇娜看。只见他左面额角上，高高地磕起了一大块疙瘩。娇娜连声问道：“哥哥痛吗？”她从袖里掏出一方罗帕来，上去按在厚卿额角上才揉了一下，便觉粉腮儿羞得绯红，忙把那罗帕递给厚卿，叫他自己揉去。

厚卿这时，被娇娜脂光粉面，耀得眼花；又闻得一缕甜香，从娇娜袖口里飞出来，把个厚卿迷住了。他接了罗帕，也不搓揉，只是笑微微地看着娇娜的粉腮儿。娇娜羞得急低了粉颈，转过身去，看着路旁花儿。正一往情深的时候，忽见娇娜身边的大丫头，正分花拂柳地走来。说道：“我找寻得小姐好苦，谁知却躲在这里！”娇娜小姐听了，啐了一声，说道：“谁躲来？”那大丫头说道：“老爷明天要起身接钦差去，今天夫人排下筵席，替老爷饯行。六位姨娘都到齐了，独缺了小姐一个，快去快去！”娇娜听了，也便转身走去。走不上几步，便回脸儿去，对厚卿说

藏



道：“哥哥回房去歇歇再来。”厚卿站着点点头儿。

这里大丫头扶着娇娜小姐，走出内堂去；只见他父亲和母亲，带着六位姨娘，团团地坐了一桌。见娇娜来了，荣氏拉去坐在她肩下。朱太守便问：“怎不见外甥哥儿出来？”那大丫头，重复走进花园去，把个厚卿唤了出来。大家看时，见他额角上起了一个大疙瘩。荣氏忙拉住手问：“我的好孩子，怎么弄了这个大疙瘩？”厚卿推说：“是走得匆忙了，在门框子上磕碰起的。”荣氏把厚卿揽在怀里，着实揉搓了一会，便拉他坐在自己的左首肩下。厚卿和娇娜两人中间，只隔了一位荣氏。厚卿偷眼看娇娜时，见她只是含羞低头。荣氏对厚卿说：“你头上磕碰坏了，快多吃几杯酒活活血。”说着，擎起酒杯来，劝大家吃酒。

今天这桌席，是饯朱太守行的，所以叫六位姨娘，也坐在一起，是取团圆的意思。朱太守对厚卿说道：“老夫明天便要赶到前站去迎接钦差，此去有一个月的耽搁。衙署里的公事，自有外面诸位相公管理；内衙里，只有一个安邦是男孩子，他年纪太小，不中用的，其余都是女娘们，我实在放心不下。好孩子，还是你年纪大些，懂得人事。我去了以后，你须替我好好地看管内衙里，门户火烛，千万小心！”当时厚卿一一答应了。

丫鬟送上热酒热菜来，大家吃喝了一阵。朱太守见今天吃酒人多，便想行令。吩咐丫头传话出去，把外书房里一个酒令匣儿拿来。停了一会，帘外的书童捧着一个锦缎包的大匣来，交给帘内的丫鬟，送在朱太守跟前。打开匣子，厚卿看时，见里面横睡着五个碧玉的签筒；此外便是一个一个小檀木令签盒儿，上面雕着篆字的酒令名儿。朱太守随手拿了一个“寻花令”签盒儿，打开盒儿，拿出一个象牙令签来，点了一点人数，见是十一个人，便把十一支牙签，放入签筒里，又把签筒安在桌子中央。先由朱太守起，挨着次儿，每人抽一支令签去缩在袖里。大家低头看签上刻的字，知道自己是什么，便含着笑，不告诉人。

忽然听得飞红娇声嚷着道：“这可坑死我了！怎么叫我这个莽撞鬼寻起花来了呢！”大家看她牙签上，刻着“寻花”两字。荣氏便笑说：“你快寻，寻到谁是花园的，便和花园对饮一杯令；倘寻错了人，便须照那签上刻的字意儿吃罚酒呢！”飞红听了，只是皱着眉头，摇着头，拿手摸着腮儿，向各人脸上看去。大家都看着她暗暗地好笑。飞红看了半晌，忽然伸着指儿向娇娜小姐指着说道：“花园在小姐手里！”娇娜拿出牙签来给大家看时，见上面刻着“东阁”二字，下面又刻着一行小字道：“无因得入，罚饮一杯。”飞红看了，便拿起一杯酒来，一口饮干。漱霞在一旁拿筷子夹了些鸡丝儿，送到她嘴里去。她一边吃着，一边又向别人脸上找寻去。厚卿看她乌溜溜的两道眼光，不住地向众人脸上乱转，真是神采奕奕，那面庞儿越觉得俊美了，忍不住嗤地笑了一声。飞红听得了，急回过脸来，拿手指着厚卿笑说道：“好外甥歌儿！不打自招，这一下可给我找到花园了。”厚卿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大姨儿你找到醉人，这可尽你吃个烂醉的了！”说着，把手里一支牙签送在飞红眼前，给她看，只见上面有“醉人”两字，下面又刻着一行小字道：“拉寻花人猜拳无算，饮爵无算。”荣氏看了说道：“这够你们闹的了！”

飞红见说猜拳，这是她第一件高兴事体，当下便唤丫鬟一字儿斟上十杯酒来，揎拳撸袖地和厚卿对猜起拳来。只听她娇声娇气地一阵五啊六啊嚷了半天，谁知她手气真坏，十拳里面却整整输了十拳，这十杯酒却都要飞红一个人消受。飞红看了，不由得蛾眉紧锁，向厚卿央告道：“好外甥哥儿！你素来知道你大姨儿量浅，受不住这许多酒的，请你醉人饶了我吧！我还要往下找寻去呢。若找寻不到花园，还不知道要罚我吃多少酒呢！好外甥哥儿你也疼疼你大姨儿吧！”几句话说得合座大笑起来。眠云在一旁也帮着说道：“外甥哥儿，你听你大姨儿说得怪可怜的，便饶了她，一杯也不叫她吃吧。”厚卿说道：“一杯不吃，令官面上也交代不过去。这样办吧，吃个对数儿吧。这对数儿里面俺再帮助大姨儿吃两杯，三姨儿帮着吃一杯，大姨儿自己两杯，也便交过令去了。”飞红听了，忙合着掌说道：“阿弥陀佛！谢谢外甥哥儿的好心肠！”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两杯酒吃下肚去。接着又寻花园去。

这一遭，她不瞧人的脸色了，便随手一指，指着楚岫说道：“五姨儿一定是花园了！”那楚岫笑说：“我不是花园，我却是个柴门。”她拿出手中的牙签儿来一看，见上面果然有“柴门”两

字，下面也有一行小字道：“胜一拳，方开门。”楚岫便擎着粉也似的拳儿，豁过去，一拳竟被飞红猜赢了。没得说，楚岫饮干了一杯酒。飞红这时又猜醉绿是花园，醉绿拿的牙签上，却刻着“深院”两字，又注着：无花饮一杯。飞红依令饮了一杯。接着又猜荣氏是花园。荣氏拿出牙签来，却写着“小山”两字，又注着招饮一杯。飞红又饮了，去拉着安邦说：“好哥儿！你可是花园了？”去拿过安邦手里牙签来看，上面是“酒店”两字，小字是“拉寻花人饮酒”。安邦说：“我还要拉姨娘吃三杯酒去呢！”飞红笑说道：“糟了！连哥儿也要捉弄你自己妈起来了！好哥儿！你店里的酒太凶了！我这个酒客量浅了，和你做一杯酒的买卖吧！”大家听了她的话，忍不住拨笑起来。飞红吃干了一杯酒，安邦便拿筷子夹一片火腿去送在她妈的嘴里。飞红一边咀嚼着一边说道：“出得酒店来，去找一处花园游玩游玩！”说得众人又哄堂大笑起来。在这笑声里，飞红便走出席来，去拉住朱太守的袖子说道：“花园一定在老爷手里，拿出来放大家进去游玩游玩！”朱太守笑说道：“我帮你去寻花吧！”说着，把手里的牙签拿出来一看，见上面是“仙蝶”两字，下面小字注着“请其寻花”。飞红说道：“天可见怜我也找到替身了。”眠云接着说道：“老爷最疼你，老爷不替你，谁来替你呢！”飞红回座儿去，正走过眠云身旁，听她说这个话，便悄悄伸手去在她粉腮儿上轻轻地拧了一把，急急逃回座位去了。眠云狠狠地向飞红溜了一眼。

接着听朱太守在那里说道：“我做仙蝶的寻花，一寻便着——花在六姨儿身上。”果然巫云拿出牙签来一看，上面是“花园”两字，下面一行小字是“寻得者，对酌完令”。朱太守便和六姨娘对饮了一杯酒。飞红在一旁笑说道：“怪道老爷常常到六姨娘房里去，原来六姨娘身上是一座花园！老爷又是一只仙蝶，怎不要唱起蝶恋花来呢！”一句话说得合座大笑。荣氏笑指着飞红说道：“也不见你这个贫嘴薄舌的促狭鬼。”笑住了，眠云、漱霞交出令签来。眠云的令签上是“石径”两字，下面小字是“无花饮一杯”；漱霞的令签上是“水亭”两字，也注着“无花饮一杯”。朱太守说：“你们各饮一杯吧。”

完了令，这一场热闹，只有飞红酒吃得独多。看她两腮和苹果似的鲜红，眼珠儿水汪汪的，看一眼愈觉勾人。听她拍着手说道：“有趣有趣！老爷再找一个令出来行。”荣氏笑说道：“你还不曾醉死吗？”说着，朱太守又拣出一个“捉曹操”令来。大家说：“这个令又热闹，又有趣。”朱太守依旧拣了十一支牙签，放在签筒里，依次抽去。各人把牙签藏在袖子里不作声，荣氏却抽得了一支诸葛亮，便寻捉曹操。荣氏笑道：“曹操是大胡子的，老爷也是大胡子，老爷是曹操了。”朱太守拿出牙签来看时，是“张辽”两字，下面注着“七拳”。荣氏便和朱太守三啊五啊的猜起拳来。七拳里，朱太守却输了五拳，荣氏只输两拳，各人依数吃了酒。接着又找了厚卿，拿出牙签来看，上面是“汉寿亭侯”，下面注着“代捉曹操”，又注着“遇张辽对饮，余具猜拳。”荣氏笑说道：“好了！我也找到替身了！”厚卿笑说道：“俺奉丞相军令，来到华容道上，拿捉曹操。曹操，曹操！你还不快快跑出来下马投降，更待何时？”说得众人又大笑了。飞红接着说道：“外甥哥儿，我便是曹操，你为什么不来捉我？”厚卿道：“我便捉你这个曹操。”待拿出令签来看时，上面写着“赵子龙”，下面注“代捉曹操”，又注“猜过桥拳”。

厚卿先找他舅父充张辽的对饮了一杯以后，和飞红猜起过桥拳来。飞红又输了，饮过了酒，两人便一起去代捉曹操。飞红说道：“我知道，曹操再没有别人，定是小姐拿着。”娇娜笑说道：“你们找错了，我是老将黄忠！”那牙签上注着“代捉曹操，遇夏侯渊加倍猜拳。”厚卿说道：“这倒有趣，三个人一块儿捉曹操，不怕曹操飞到天上去！”娇娜说道：“这屋子里的曹操，年纪还小呢！”厚卿接着说道：“我也这般想，一定是安弟弟。”安邦听了，先脸红了；娇娜把他的牙签抢过来一看，果然是曹操。小字注道“被获，饮酒三杯；一捉即获，饮五杯。诸葛亮与五虎将，各饮一杯庆功。”飞红替安邦讨饶说：“哥儿年纪小，酒量浅，三杯改作三口吧。”朱太守也点头答应。安邦便吃了三口酒。这里荣氏点五虎将，除厚卿拿的“汉寿亭侯”，飞红拿的“赵子龙”，娇娜拿的“黄忠”，大家已知道了以外，眠云拿的“张飞”，巫云拿的“马超”，六个人各饮了一杯庆功酒。签子上写明：张飞遇到夏侯惇，是要加倍猜拳的；这时漱霞拿的“夏侯惇”，他两人便对猜起拳来。一连猜了六拳，漱霞却输了四拳。她不肯服气，还要找眠云猜拳。是荣氏拦住了

藏



说：“猜拳的时候多着呢。马超和许褚是要猜十二拳的。”这时醉绿拿的“许褚”；这醉绿的酒量很大，巫云的酒量很小，听说要猜十二拳，吃十二杯酒，早已捏着一把汗。待到猜拳，谁知巫云却完全输了。丫鬟酌上酒来，十二杯一字儿排在巫云跟前，把个巫云急得紧锁眉心，说不出话来。

醉绿满意要吃几杯酒，却不得吃；见巫云跟前摆着许多酒，她便抢过去，一杯一杯的十二杯酒一齐倒下肚去。安邦在一旁说道：“许褚投降到蜀国去了！他帮着马超吃酒呢！”说得巫云和醉绿两人也大笑起来。

黄忠遇到夏侯渊，是要加倍猜拳的；这时楚岫拿的是夏侯渊，便和娇娜对猜起拳来。一连五拳，娇娜却输了三拳。丫头斟上三杯酒，娇娜是不能吃酒的，正在踌躇的时候，厚卿便伸过手去，把三杯酒拿来，统统替她吃下了。安邦看见，在一旁拍着手道：“关公在那里替黄忠吃酒呢！”把个娇娜羞得低下头去，一边却溜过眼去，看了厚卿一眼。厚卿笑着对安邦说道：“黄忠年老了，吃不得酒；关公原是酒量很大的，替人吃几杯酒，算不得什么事。”安邦说道：“怪道关公把一张脸吃得通红。”飞红接着说道：“如今关公的脸不曾红，却红了不吃酒的黄忠！”大家向娇娜脸上看时，果然粉腮上起了两朵红云。

荣氏怕她女儿着恼，便催着朱太守道：“老爷看还有什么好的令儿，俺们再行一个？”朱太守见说，便随手在令签盒子里拿出一个访西施令来，把十一支牙签，放在碧玉筒里，各人依次抽去一支藏着。这令儿抽得范蠡的，便声张出来，去找寻西施。这时厚卿却抽得了范蠡，朱太守便催他快寻西施。厚卿便在满桌面上看人的脸色，娇娜小姐怕厚卿找不着西施，要吃罚酒，他两人坐得很近，便低着头向厚卿递过眼色去，又把那支牙签在桌下面摇着。厚卿会意，却故意沉吟了一会，先故意猜错，拉着荣氏的手，说道：“舅母是西施了。”荣氏笑说道：“你看我这样年老，还像得西施吗？”拿出牙签来一看，上面是“越王”两字，又注着“赐酒慰劳范大夫立饮”一行小字。厚卿看了，心里欢喜，便站起身来。荣氏把酒送在他嘴边，便在荣氏手里饮干了酒，坐下来，指着娇娜说道：“妹妹美得和西施一般，妹妹一定是西施了！”羞得娇娜把手里的牙签向桌上一丢，转过脖子去，看着别处。大家看桌子上，果然是西施，那小字道：歌一曲，劝范大夫饮。众人都说：“妙妙！小姐原唱得好曲子，只是轻易不肯唱的；如今天可怜见，小姐恰巧抽得这唱曲子的签子，酒令重如军令，小姐快唱一支好的，赏给俺们听听。况且外甥哥儿是客，小姐也不好意思怠慢这位范大夫呢！”

娇娜小姐被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劝得无可推诿，便背着身子，低低地唱道：

“癡夢村里柳絮飛，几家女兒制羅衣。怪的西家有之子，亂頭粗服浣紗溪。亂頭粗服天姿絕，何物老嫗生國色？向人含顰默無言，背人揮淚嬌難匿。一朝應詔入吳宮，珠衫汗濕怯曉風。歌舞追歡樂未央，運籌癡席建奇功。奇功就，霸圖復。畫槳芙蓉瘦，胥台麋鹿走。响廂廊空館娃秋，遺香殘月黃昏候！”

唱来抑扬顿挫，十分清脆。娇娜小姐唱完了，合座的人都饮一杯酒，庆贺范大夫，厚卿也跟着吃完了一杯酒。飞红却不依，说道：“俺小姐却为范大夫唱的，你做范大夫的只吃了一杯酒便算了么？”厚卿笑问道：“依大姨儿说不算便怎么样呢？”飞红道：“依我说，范大夫还须拜谢西施。”厚卿巴不得这一句，真地站起身来，抢到娇娜小姐跟前，深深作下揖去，羞得娇娜小姐急向她母亲怀里躲去。大家看了，又笑起来。

荣氏把厚卿拉回座去，朱太守叫大家拿出牙签来看：见朱太守自己拿的是“文种”，小字注着：和范大夫对饮，厚卿便和他舅父对饮了一杯酒；安邦拿的是“诸稽郢”，小字注着：对饮各一杯，便也和厚卿对饮了一杯酒；飞红拿的是“吴王”，注明“犒赏范大夫立饮，劝子胥酒，酌定拳数。”飞红笑对厚卿道：“大夫站起来，待寡人赐酒！”说得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厚卿真的

站起来，饮了一杯酒。飞红又看着娇娜小姐道：“小姐从此做了我的妃子呢！这样的美人，怎不叫寡人爱煞！”一句话说得满桌的人大笑。娇娜小姐啐了一声，低下头去，又偷溜过眼波去向厚卿笑了一笑。眠云拿的是“伯喈”，注明“范大夫说笑话，奉酒太宰饮。”眠云笑说道：“大夫快酌酒来，待老夫痛饮一杯！”朱太守听了，也撑不住大笑起来。厚卿真的亲自执壶，走到眠云的跟前，满满地斟了一杯，双手捧着，说道：“丞相饮酒！”荣氏看了，笑说：“都是老爷引得大家都成了痴人呢！”

眠云饮过了酒，还催着厚卿说笑话。朱太守说道：“今天大家也笑够了，不说吧，还是罚他喝一支曲子吧。”厚卿听了，也低低唱道：

“六宫谁第一？天下负情痴。耽闷岂独癖？为看不多时。卧而思，影何翩翩而垂垂？立而望，步何姗姗而迟迟？真耶幻？是耶非？瑟瑟兮帷风吹，盼彼美兮魂归，细认还疑不是伊。”

大定听他唱完了，都说好，独有娇娜在暗地里溜了他一眼。

接下去漱霞拿的是“东施”，注明“作媒吃谢媒酒，回敬范大夫”，厚卿和漱霞都依着饮了一杯；楚岫拿的是“王孙雄”，注着“拇战一字清五拳”；巫云拿的是“华登”，注着“一认五，一认对，哑战三拳”；大家都照例行了。醉绿拿的“伍子胥”，注明“拇战无算，由子胥定数”；醉绿原是爱猜拳的，当下她便娇声叫着嚷着，和合席的人猜拳，满屋子嚷得十分热闹。厚卿的酒量原是浅的，这天他又多吃了几杯酒，便觉得头昏眼花，胸颈一阵作恶，便哇地吐了出来，大丫头心来扶住。荣氏说：“快扶哥儿回房睡去！”这里大家也散了席。

厚卿这一睡，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清醒过来。急急到他舅父房里去送行，他舅父早已在清早动身去了。厚卿陪他舅母谈了一会话，精神还觉十分疲倦，便入房睡去。到了晚上，荣氏便吩咐把外甥哥的晚饭送进房去，丫鬟伺候着。厚卿吃完了饭，见窗外月色十分明亮，便独自一人步出院子去，在一株梧桐树下，仰着脸看天上的月儿；只见一个十分明净的月儿，四周衬着五色的薄云，飞也似地移向西去，照得院子里外透彻。正静悄悄的时候，忽听得身后有衣裙窸窣的声儿。厚卿急转过身去看时，见娇娜小姐，正傍花径走来。看她身旁也不带丫鬟，厚卿心中一喜，忙抢上前去，两人并着肩。娇娜小姐靠近了厚卿的肩头，迎着脸儿，拿一手指着天上，低低地问道：“哥哥！天上的牵牛织女星在什么地方？”厚卿看月光照在她脸上，美丽清洁，竟和白玉雕成的美人一般。夹着那一阵一阵的幽香，度进鼻管来，不由得痴痴地看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出神的时候，忽见娇娜又向西面天上指着，只嚷得一声：“啊哟！”早已晕倒在厚卿肩头。厚卿急抱住她的腰肢，看四周天上时，早已满天星火，那火光直冲霄汉，反映在院子里，照得半个院子通红，连他两人的头脸上也通红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五回

燕子入怀娇魂初定 才郎列座慧眼频亲

范阳太守府里，忽然失了火。一刹时，火光烛天，人声鼎沸。起火的地方，在后衙马槽。那马槽四面紧贴监狱，东面紧贴花园围墙。那火头一球一球和潮水似地向花园墙里直扑进来，正当那厚卿和娇娜小姐站立的地方。可怜娇娜小姐，自幼娇生惯养，深居在闺房里的，如何见过这阵仗儿？早吓得她倒在厚卿怀里，玉容失色，不住地唤着“哎哟！”厚卿一条臂儿，扶定她的腰肢。伸手到她罗袖里去，握住她的手，说道：“妹妹莫慌！俺送妹妹到母亲跟前去。”他两人正向通内堂的廊下走去，耳中只听得天崩地裂价似的一声响亮，那西面的一垛围墙，坍下一丈多宽的缺口来，恰恰把那座通内堂的月洞门儿堵住。那火炎滚滚，一齐向这墙缺里直拥进来。接着墙外一阵一阵喊杀连天，越喊越响。看看喊到墙根外面了，娇娜实在惊慌得撑不住了，她一转身，伸着两条玉也似的臂儿，抱住厚卿的颈子。只唤得一声：“哥哥救我！”早已晕绝过去了。这时火已烧到花园里的走廊，那喊杀的声音，越逼越近；厚卿也顾不得了，把娇娜小姐拦腰一抱，转身向园东面奔去。直奔过荷花池，向那假山洞里直钻进去。

那洞里原是有石凳石桌的，厚卿坐在石凳上，把娇娜坐在自己怀里。又低低地凑着娇娜耳边唤着：“妹妹快醒来！”娇娜慢慢地转过气来，两行珠泪，向粉腮上直淌下来，点点滴滴落在厚卿的唇边。厚卿忙搂紧了娇娜的身体，脸贴着脸儿，低低地说了许多劝慰的话，又连唤着“好妹妹”。这时，听山洞外兀自汹汹涌涌的人声火声，十分喧闹。厚卿抱定了娇娜的娇躯，一个一声一声唤着“哥哥”，一个一声一声唤着“妹妹莫慌，有哥哥在呢。”他两人静悄悄地，躲在山洞里，足过了半个多时辰。听那外面的声息，渐渐地平静下来。厚卿才放下娇娜的身躯，扶着走出了假山洞。看时，四围寂静无声，只那西边半天里，红光未退。那一轮凉月，照得满地花荫。树脚墙根，虫声叽叽。再看娇娜时，云髻半偏，泪光溶面。月色照在她脸上，真好似泣露的海棠，饮霜的李花。不由厚卿万分怜爱起来，拢住她的手，又伸手替她整着鬓儿，嘴里又不住地唤着妹妹。他两人手拉着手儿，肩并着肩儿，缓缓地在月下走去。

看看走到小红桥边，娇娜说道：“俺腿儿软呢！”厚卿便扶她去坐在桥栏上，自己却站在她跟前。那月光正照在娇娜脸上，真觉秀色可餐，厚卿不觉对娇娜脸上怔怔地看着。娇娜这时惊定欢来，见厚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便忍不住噗哧一笑，低下头去。厚卿这时，真是忍不得了，便大着胆，上去搂定玉肩，伸手去扶起娇娜的脸儿来；娇娜也乘势软绵绵地倚在厚卿怀里，厚卿俯下脖子去，在她珠唇上甜甜接了一个吻。接着紧贴着腮儿，四只眼儿对看着；在月光下面，越觉得盈盈清澈。彼此静悄悄的，只觉得她酥胸跳动。半晌，娇娜把厚卿的身体一推，两人对笑了一笑。

正情浓的时候，忽听得池那边有唤小姐的声儿，厚卿替娇娜答应着；那四五个丫鬟和娇娜的奶妈，慌慌张张地寻来。见了娇娜，气喘吁吁地说道：“小姐快去，险些儿不曾把个夫人急死呢！”便有两个丫鬟，上来扶着娇娜。这时月洞门口已挖出一条路来，他们都爬着瓦砾堆儿，走进内堂去。荣氏见了娇娜，唤了一声：“我的肉！”一把拉进怀里。娇娜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荣氏再三抚弄劝慰着，娇娜才住了哭。停了一会，丫鬟传进来说：“外面伍相公候着。”那飞红、醉绿、眠云、漱霞一班姬妾，正在淌眼抹泪；一听说伍相公来了，大家便躲进屏后去，那奶妈也上

去把娇娜扶进房去。

这里荣氏才说一声“请”，丫鬟出去把伍相公领进屋子来。荣氏见了，站起身来让坐。那伍相公上来请过了安，才退下去打偏着身儿坐下，说道：“夫人和小姐哥儿二夫人都请万安，外边没有事了。那班死囚徒，也已一齐捉住，不曾漏走得一个。只是累得夫人们吃了这一场大惊吓，全是学生们防范不周的罪，还要求夫人们饶恕这个。”说罢，又站起来请下安去。荣氏忙唤老妈子拉住，说道：“如今火已救熄，囚犯不曾走得一个，这都是相公的大功，和老爷的宏福。内宅女眷，虽说受些惊慌，亏得不曾给囚徒打进来，这真是一天之喜。只是如今须打发一个妥当的人，赶到前站去通报老爷，请老爷公事完毕，赶快回来。再者，这花园是通内宅的，那墙垣坍塌了，赶快须传唤匠人来修理完好，方可放心。这几天须点拨几名兵丁来，早晚看守这个缺口，是要紧的。”荣氏说一句，那伍相公答应一个“是”；吩咐完了，便站起身来，请了一个安，倒走着退出去了。

这里众姬妾和娇娜小姐，见伍相公去了，便又走出内堂来。厚卿向他舅母打听，是怎样起火的。荣氏说：“全是那看守囚徒的节级不小心闹出来的。那班囚徒，买通了小牢头，打听得俺老爷要出门去，他们便约在今夜。先点派小牢头在马槽里放一把火，接着那班囚徒打破了狱门，一齐冲出牢来。到那时，这个节级看事体闹大了，手下虽有几个士兵，如何抵挡得住？便急去报知伍相公。在这个时候，已有三十多个囚徒，逃出在外面。他们若只图逃去性命，原可以脱得身了；不料内里有一个领头的囚徒，他打听得老爷姬妾众多，便起了不良之念，重复打进衙门来。趁火势拥进马槽院里，意思要打从花园外面推翻墙头，冲进内宅来。当时三、四十个囚徒，扛着大木柱子，拼命地撞着墙，嘴里乱嚷乱喊，这是何等可怕的事？”荣氏说到这里，娇娜不由得向厚卿偷偷地看了一眼。那飞红也接着说道：“那时吓得我搂住安哥儿，只有打战的份儿。后来还是太太出了个主意，吩咐俺们一齐钻进地窖去躲着。太太又因不见了小姐，急得她四处乱找。亏得皇天保佑，那都尉官得了消息，立刻带了人马，赶进衙门来。这时那班囚徒，正撞翻了花园的墙垣，当头已有几个凶悍的囚徒，从火窟里爬进园来。那都尉手下的兵丁，把个马槽院子团团围住，又把那爬进墙来的几个囚徒捉了回去，才算把一天大祸，平服了下来。”荣氏说道：“这一场功劳，全亏那都尉，和俺衙门里的几位相公；明天吩咐厨房里，须办上好的酒席，把都尉请来，请伍相公陪着，好好管待一天。便是俺内宅里，也须摆一席酒压压惊呢。”

那班姬妾，听说要办酒席，便把愁容泪眼收去，个个欢喜起来。那安邦听了，快活得在屋子里打旋儿。荣氏说：“时候不早了，大家睡去吧；明天早点起来，俺还要痛痛快快地喝一天酒呢。”说着，一眼见了厚卿，又笑说道：“我几乎忘了，如今花园的墙垣打破了，园子里也住不得人了。外甥哥儿快搬进来，在我后院睡吧！”厚卿巴不得这一句话，当时许多丫鬟听了，便到西书房里七手八脚的一阵，把厚卿的铺陈书籍，一齐搬到荣氏的后院的东屋子里。

当夜各自散去，厚卿也回房去。听更楼上已打过四更，他兀自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他做梦也想不到今晚一场乱子，却给了他一个亲近娇娜的机会。他爱娇娜的心，原不是一朝一夕，此番见他心上人出落得异样风神，更惹得他魂梦难安。他在灯前月下，常常想着，今生今世不知可有和他握一握手亲一亲肌肤的机缘？他万想不到在今天这一夜里面都得到了。当他在月光下和娇娜小姐唇儿相接，腮儿相□的时候，早已神魂飘荡。如今静悄悄地一个人睡在被窝里，细细地咀嚼着，越想越有味儿，心里甜腻腻的，心花也朵朵地开了，却叫他如何得睡？

他这个好梦，直到第二天日高三丈，还不曾睡醒。直待外边摆下酒席，荣氏打发丫鬟到后院去请，才把他的好梦惊醒。丫鬟去揭起他的帐门看时，只见他抱住了枕角儿兀自矻矻地睡着。丫鬟伸手推醒他，他第一句便问：“小姐呢？”丫鬟说：“小姐和几位姨儿，都在内堂候哥儿入席去呢。”厚卿听说小姐候着，忙跳下地来，急匆匆地梳洗完了，跟着丫鬟走出内堂来，果然见荣氏带了姬妾们团团地坐了一桌，看娇娜小姐时，坐在荣氏右首肩下，左首肩下却空着一个位儿。荣氏拉厚卿过去坐下了。他第一句话问着娇娜妹妹道：“妹妹夜来安睡吗？”娇娜向他溜了一眼，一阵红云上了粉腮儿，答不出话来。荣氏也问着厚卿：“哥儿夜来想不得安睡，所以直睡到

藏



中午才起身？”一句话也不觉把厚卿说臊了，回不出话来。这个心事，只有他二人会意，大家一时也不留意他。一时丫鬟送上酒菜来，荣氏劝众人吃喝了一阵。那三姨儿便又催着厚卿，要他讲隋炀帝故事消遣。

厚卿见有娇娜在座，心中也便高兴。他思索了一会，说道：

“我如今讲的，却是当朝宰相杨素家里一个姬人的事体。那杨素自从帮着炀帝谋夺了太子以后，便自以为有大功的人，常常在宫中进出，见了炀帝也是大模大样的。见宫里有标致的宫女，他便向炀帝要回家去，陪他饮酒作乐。炀帝也因他是先朝的老臣，又是同谋篡位的人，自然诸事尽让他些；谁知杨素骄横之气，日甚一日。

“这一日，是长夏天气，炀帝驾临太液池纳凉，便派两个内相，传旨宣杨素进宫。杨素得宠的两位姬妾，一个是张美人，一个是陈美人，这时正伴着杨素在长杨馆下棋避暑。听得有旨宣召，便坐了一肩凉轿，带几个跟人，直进内殿来。到了太液池边，他还不下轿，反是炀帝迎下殿来，两人并肩走上殿去。炀帝赐他坐，杨素也不拜谢，只把手略略地拱了一拱，大模大样地坐下。两人略略谈了几句，杨素开口老臣，闭口老臣，老气横秋，说的全是自己称功的话。炀帝甚觉无趣，便说：‘朕和卿赴太液池钓鱼如何？’杨素只把头点了一点，两人起身，慢慢地向太液池边走来。这太液池水，直通外面江河，鱼类原是很多的。池身足有五七里开阔，一湾小港，绕过殿来，港面上驾着白石大桥，绕岸齐齐的杨柳，临风飘拂。这时他君臣二人，并坐在柳荫下面，清风徐来，柳丝拂面；看那水面游鱼结队，来去自如。炀帝说道：‘游鱼活泼可爱，朕为卿亲钓一尾下酒可好？’杨素说：‘怎敢劳动陛下，待老臣钓一尾献与陛下。’炀帝又说道：‘俺君臣二人，同时下钓。谁先钓得为胜；迟钓得的，回殿去罚饮一大杯。’说着，内侍们送上钓竿来，又把君臣二人坐的金椅紧紧移在岸边。这时岸边柳荫稀薄，从柳梢头微微地射下一层阳光来。那宫女忙取两柄黄罗御伞，一柄罩了炀帝，一柄罩了杨素。两旁簇拥着无数的官员，围定看着。宫人上去把香饵装上钓钩，两缕钓线，一齐投下水去。炀帝专心一意地看着水面，那杨素手中虽擎着鱼竿，那脑袋却好似拨浪鼓的向东西前后摇晃着。

“原来炀帝是好色之徒，在他身旁伺候侍奉的，全是选那绝色的女子。这时他君臣两人身后，足足有一百个宫女围绕着。那班宫女，都施着香脂艳粉，一阵阵的甜香飞来，裹住了他二人的身体。恰恰这杨素也是一个好色之徒，这时他见站在他身体左面一个捧茶盘紫色袖口的宫女，长得玲珑面貌，小巧身材，那十个指儿，和春葱儿似的，白洁纤细。杨素恨不得伸手去摸她一摸。只因碍着炀帝的面，不好意思动得手。但他的两只眼睛也够忙的了，看了这个，又看那个。鱼在水里把他钓钩上的香饵偷吃了去，他也不曾知道。倒是炀帝才把钓竿垂下去，便钓得一尾三寸来长的小金鲫鱼。炀帝十分欢喜，笑对着杨素说道：‘朕钓得一尾了，丞相可记一觔。’杨素正看得出神的时候，听炀帝说钓得一尾，只道是自己钓得了一尾，急把钓线扯起看时，却是一个空钩儿，那香饵早已没有了。宫女上去再替他装上香饵。在这当儿，炀帝又钓得了一尾小鲤鱼。那两旁的官员，齐呼万岁。炀帝笑对杨素说道：‘朕钓得二尾了，丞相可记二觔。’这时杨素的钓丝在水面上微微地正动着，他十分性急，扯起钓竿来看时，又是一个空钩儿。众官员都掩着嘴在那里窃笑，不觉把杨素羞恼了，他满脸怒容。说道：‘燕雀安知鸿鹄志？这两个小鱼，不足辱王者之纶，待老臣试展钓鳌手段，钓一尾金色大鲤鱼为陛下称万寿之觔。’炀帝听杨素说话无礼，心中十分不乐，便把竿儿放下，只推净手，遂起身直进内宫去。杨素竟装作不曾看见一般，只把手支着头坐着钓鱼。

“那炀帝走回内宫，萧皇后见他脸有怒色，忙问时，炀帝道：‘杨素这老贼！骄傲无礼，在朕面前，十分放肆。朕意欲传旨出去，就宫中杀劫，以泄胸中之气。’萧皇后忙劝道：‘这却使不得。杨素是先朝老臣，又有功于陛下；今宣他进宫来，无故杀了，外官必然不服。况他又是个猛将，几个宫人，如何敌得他住？一时弄巧成拙，他兵权在手，猖狂起来，社稷不可保矣！’炀帝被皇后说得怒气和缓了下去，更了衣服，依旧来到太液池边；见杨素一个鱼也不曾钓得，却故意问道：‘丞相可钓得了几个鱼？’杨素却冷冷地说道：‘化龙的鱼，原能有几个！’一句话不曾说

完，他把手一提，一尾金色大鲤鱼，却随钓丝提了上来。看时，足有一尺二三寸长，杨素大笑着，把钓竿丢在地上，说道：‘有志者，事竟成！陛下以老臣为何如？’炀帝只得忍着气说道：‘有臣如此，朕复何忧？’说着，便传旨看宴。

“君臣二人，回上便殿，宴席早已预备下了。他二人坐定，饮过数巡，左右便把方才钓得的鲤鱼做成羹，献上桌来。炀帝便吩咐宫女斟了一巨觥，赐杨素饮。说道：‘钓鱼有约，朕幸先得，丞相请满饮此杯，庶不负嘉鱼美味。’杨素接着酒慢慢地饮干了，也吩咐他近侍，斟上一杯酒，奉与炀帝道：‘老臣得鱼虽迟，那鱼却比陛下的大。陛下也该饮一杯赏臣之功。’君臣二人，你一杯，我一杯，吃得都有些醉醺醺的。炀帝吩咐宫女再斟上一巨觥赐丞相相饮道：‘朕钓得的鱼，却有二尾，丞相也该补饮一杯罚酒。’

“杨素酒已足了，见了这大杯，却不肯饮。又见那捧酒杯的宫女，正是在池旁捧茶盘紫色袖口的那个绝色的宫女；他依着酒醉，带推带让的，隔着袖子去捏那宫女的手。那宫女虽说在皇帝跟前伺候酒饭的，却也是好人家的女儿，见杨素摸她的手，忙把手一缩，不提防“扑”的一声响，金杯儿打翻，沾了杨素满身满脸，把一件淡青暗蟒纱袍都湿透了。杨素见那宫女不肯依从，他便老羞成怒，大声道：‘这些蠢婢子如此无状，怎敢在天子面前戏侮大臣，要朝廷的法度何用！’喝叫左右：‘揪下去重责！’炀帝见宫女泼翻了酒，正要发作；不想杨素全不顾君臣面子，竟自高声喝打。炀帝转不好发作，又不好拦阻，只得默默不语。那左右见炀帝不言不语，杨素又一迭连声地喝打，无奈何把那泼翻酒的宫女揪下殿去，打了几棍。杨素转过身来，对炀帝说道：‘这些女子小人，最是可恶。古来帝王稍加姑息，便每每被他们坏事。今日不是老臣粗鲁惩治她们一番，使她们知道陛下虽是仁爱，却还有老臣执法，以后自然不敢放肆了。’炀帝虽是昏愦，他却是极爱惜女子的；他在宫中，只有和宫女玩笑的事，却没有责打宫女的事。如今见杨素擅自责打宫女，又剥了天子的脸面，又怜惜那个宫女，心中便万分不乐。杨素找炀帝说话，炀帝只是默默无言。停了半晌，冷笑着说道：‘丞相为朕外治天下，内清宫禁，真功臣也！’杨素听了，也知道炀帝有些小不乐，起来谢了宴，由他的跟人扶掖着出去。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呐呐地骂着宫女，直骂出朝门，才上轿回去。

“从此以后，他君臣二人，各自在宫中府中寻欢作乐；那炀帝也永不宣召杨素进宫，杨素也永不入朝。他自从调戏宫女以后，回府去，便也广备姬妾，托人在扬州、荆襄一带地方选购小女进府去，教她歌舞。内中有绝色的，他便自己取做姬妾。行动坐卧，都有十多个姬人围随着他。有捧巾的，有托盘的，有执拂的，有掌扇的，有拿吐壶的，有拿坐褥的，真是粉白黛绿，鬓影钗光，耀得人眼花，看得人心醉。杨素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在众姬妾里边，好似一丛红杏林子围着一株梨花，怎不叫他颠倒痴迷呢？

“有一天，他在内院，正和姬妾快乐饮酒的时候，忽然外面传进来说：‘有一个少年求见。’杨素便问：‘那少年有什么事须见老夫？’左右报说有机密话，要面见丞相才肯说。杨素一听说有机密话，便吩咐把那少年传进内院来相见。停了一会，果然见家丁领进一个清秀的少年来。杨素盘腿儿坐在大椅子上，见了那少年，也不起身，也不招呼。便问道：‘你这个娃娃有什么机密话对老夫讲？’那少年见杨素这一副骄傲的样子，便转过脸去，向庭心里看着，冷冷地说道：‘我常听人说，丞相礼贤下士，上比周公；然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决没有如此居傲能得天下贤士的。’杨素被他这几句话说得酒也醒了，心也清了，忙站起来，离了坐椅，吩咐给来客看座。那少年才转过身来，下了一个长揖，坐了下来。杨素又问：‘有什么机密话？’那少年劈头一句便问道：‘丞相愿做乱世的奸雄，还是做救世的仁人？’杨素问：‘奸雄怎么样？仁人又是怎么样？’少年道：‘奸雄如西汉的王莽，后汉的曹操，一味篡夺，受后世千万人的唾骂；仁人却如商朝的汤王，周朝的文王，仁心爱民，天下自然归之。如今隋炀帝荒淫无道，万民吁怨。丞相位极人臣，权侵百僚，既不行吊伐之事，也不尽辅佐之力，只是朝酒暮色，苟图淫乐。上昏下情，隋家天下灭亡固不足惜，独可怜生灵涂炭，万劫难复！丞相莫以为百姓可欺，一朝暴怒，不但隋家天下不保，还怕丞相做了人民的怨府。那时丞相的性命，也是岌岌可危的了！因此小生今日为拯

藏

救百姓计，为保全丞相计，特来劝丞相上宜效法商周，做一个万民归心的仁人；下亦须效法操莽，躬行篡夺之事，早登斯民于明席。’

一席话说得杨素闭口无言，只是垂着头，默默地想着。这时杨素左右有许多姬妾围绕着，只因有生客在座，大家一齐把粉颈子低着。独有一个手执红拂的姬人，在那少年侃侃而谈的时候，时时溜过眼去偷看着。那少年说完了话，便抬起头来，他两道眼光，和那姬人的眼光碰个正着。那少年心头一动，心想天下怎么有这般绝色的女子。正含情脉脉的时候，忽听那杨素说道：‘先生且去，待老夫慢慢地思量。’那少年知道杨素不能用他的话，便也站起身来，打一躬告退。转身正走出院子，杨素忽然想起不曾问得他的姓名住处，忙吩咐出去问来。一句话不曾说完，那拿红拂的姬人答应着，急急追出院子去，唤住那少年问道：‘俺丞相问相公姓甚名谁？住居何方？’那少年见问，便答道：‘小生姓李名靖，暂时住在护国寺西院。’那姬人听了，说道：‘好一个冷静的所在！’说着，向那少年盈盈一笑，转身进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红拂姬人奔公子 紫髯侠客盗兵符

“李靖从相府退出来，回到护国寺里，满肚子不高兴，一纳头便倒在床上去躺下。

“原来李靖是一个有大志气的少年，他见炀帝荒淫，知道朝廷事不足为，便舍弃了功名，奔走四方，结识了许多豪杰。他们眼见国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早打算效法陈胜，揭竿起义。一面杀了昏君，一面救了百姓。还是李靖劝住了他们，亲自到相府里来下一番说辞；杨素兵权在握，若能依从他的话，吊民伐罪，易如反掌。谁知这杨素老年人，只贪目前淫乐，却无志做这个大事，倒把这李靖弄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且他数千里跋涉，到得西京，已是把盘川用尽；如今失意回来，顿觉行李萧条，有落拓穷途之叹。

“那护国寺的方丈，起初听说是来见丞相的，认他是个贵客，便早晚拿好酒好菜供奉。又因外间客房门户不全，怕得罪了贵客，便把他邀进西院去住。这西院是明窗净几，水木明瑟，十分清雅的所在。李靖住下了十天，也不曾拿出一文房饭金来。如今这方丈见李靖垂头丧气地从相府里回来，知道他房饭金是落空了，便顿时换了一副嘴脸，冷冷地对李靖说道：‘老僧看相公脸上，原没有大富贵的福命；不好好的安着本份，在家里多读些书，他日赶考，也可得一半个孝廉，在家中课读几个蒙童，也可免得饥寒。去痴心妄想地来见什么丞相！如今丞相封相公做了什么官？敢是封的官太小了，不合相公的意，所以这样闷闷不乐？相公官大也好，官小也好，都不关老僧的事。老僧这寺里的粮食房产，却全靠几个大施主人家抄化得来的。如今相公做了官，也曾打搅过小寺里几天水米，老僧今日特来求相公也布施几文。’这句话说得冷嘲热骂，又尖又辣。李靖是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如何受得住这一口肮脏气？无奈这时囊无半文，自己的事业又失败下来，没得说，在人门下过，不得不低头，只得拿好嘴好脸，对那方丈说：‘丞相改日还须传见，房饭金改日定当算还。’千师父万师父地把个方丈撵了出去。

“这里李靖一肚子牢骚，无处发泄，独自一人，走在院子里，低着头踱来踱去。秋景深了，耳中只听得一阵一阵秋风，吹得天上的孤雁一声声啼得十分凄惨。那树头的枯叶落下地来，被风卷得东飘西散。李靖看了这落叶，蓦然想起自己的生世来，好似那落叶一般，终年奔走四方，浮踪浪迹，前途茫茫，不觉心头一酸，忍不住落下几点英雄泪来。那西风一阵一阵刮在身上，顿然觉得衫袖生寒，忙缩进屋子去。这时天色昏黑，在平日那寺中沙弥早已掌上灯来，今天到这时候，西院子里还不见有灯火。李靖纳着一肚子气，在炕上暗坐着。想起幼年时候和舅父韩擒虎讲究兵书，常说：‘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小儒？’这一番夸大的说话。不想现在却落魄在此。

“他正感慨的时候，忽见一个男子推门进来，看他头上套着风兜，身上披着斗篷，手中提着一个大包，便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李靖看他诧异，忙上去问：‘是什么人？’一问再问，他总给你一个不开口。这时屋子里昏暗万分，来客的脸嘴，却一些也分辨不出来。李靖没办法，只得亲自出去，央告那沙弥，掌上一盏灯来。一看，那来客眉目却长得十分清秀。李靖看着他，他也只是看着李靖含笑。待那沙弥退出房去，那人却站起身来，袅袅婷婷地走着，去把那门儿闭上。转过身去，把头上兜儿，身上披风，一齐卸下。娇声说道：‘相公可认识我吗？’李靖看了不觉大惊。

藏



“原来她不是别人，正是日间在相府里遇到的那位越国公杨素身旁手执红拂的姬人。这时她绿裳红衣，打扮得十分鲜艳，笑嘻嘻地站在李靖面前。李靖连问：‘小娘子做什么来了？’那姬人便和雀儿投怀似地扑在李靖膝上，那粉腮儿贴在他的胸口，呜呜咽咽地说道：‘相公日间在丞相跟前说爱国爱民，多么仁慈的话，难道说相公便不能庇一弱女子吗？’说时，那一点一点热泪，落在李靖的手背儿上。李靖心中不觉大动起来，扶起那女子的脸儿来一看，只见她长眉入鬓，凤眼含羞，玉容细腻，珠唇红艳，竟是一个天人。慌得忙把她扶起来，说道：‘丞相权侵天下，小娘子如何能逃出他的手掌？美人空自多情，只恐小生福薄！’那女子听了，笑说道：‘天下都惧惮丞相，独有俺不畏丞相。杨素尸居余气，死在旦暮，何足畏哉！’李靖听了，也不觉胆大起来。回心一想，如今一身以外无长物，如何供养美人？转不觉又愁闷起来。那女子问他：‘何事发愁？’李靖说：‘旅况萧条，只愁无以供养美人。’那女子听了，不禁噗哧一笑，拉着李靖的手，走到炕前去。把那大包裹打开来一看，只见里面黄金珠玉，大包小包铺满了一炕。李靖不禁把这女子揽在怀里，连呼妙人！他两人欢喜多时，重复把金珠收起。另拿出一锭黄金来，搁在案头，叮嘱这姬人，依旧套上兜儿，披上斗篷。李靖出去，把那方丈唤进房来，拿一锭金子赏他。乐得这和尚把光头乱晃，满嘴的大相公长，大相公短；又说大相公脸上气色转了，富贵便在眼前。李靖也不去睬他，只吩咐他快备上酒饭来。那方丈听了，喏喏连声，出去预备了一桌上好的素席，打发沙弥，送进西院去。

“李靖和这红拂姬人，促膝谈心，交杯劝酒，吃得非常甜蜜。这姬人自己说是张一娘，进丞相府已有三年，见丞相年老志昏，沉迷酒色，这场富贵，决不能久的了。自己年纪轻轻，不甘同归于尽，早有赏识英雄的意思；只因到相府来的少年，全是卑鄙龌龊，只图利禄，不知气节的。今日见李靖倜傥风流，又是有气节的少年，知道他前途远大，所以情不自禁地问了姓名住址，亲自投奔了来。这一席酒直吃到夜深人静，李靖看看这姬人娇醉可怜，便拥入罗帏去。这一夜的恩情，便成就了千古的佳话。第二天，李靖和红拂双双起得身来，并坐在窗下；捧定了这美人的脸儿，越看越爱，便亲自替她梳头，画眉敷粉，依旧套上风兜，披上斗篷，居然一个俊美的男子。李靖和她并头儿在铜镜中照着，两张脸儿居然不相上下，喜得他两人只是对拉着手，看着笑着。

“李靖忽然想起越国公家里忽然走了一个宠爱的姬人，岂有不追踪搜寻之理；杨素自封了越国公以后，威权愈大，这西京地面，遍处都有丞相的耳目，我们须快快逃出京去才是。当时便把这意思对红拂说了，红拂也称郎君见地很是。两人便匆匆地告别方丈，跨两头马急急向城关大道走去。看看快到城门口，李靖回头向红拂看了一眼，打了一鞭，两匹马直向城门飞也似跑去。待到得城下一看，李靖不觉把心冷了半截。原来城门紧闭，城脚下满站着雄赳赳的兵士，便上前来查问，李靖说道：‘俺兄弟二人，是出外经商去的，请诸位哥儿快开城放俺兄弟出去。’内中有一个兵头说道：‘昨夜奉丞相的大令，府中走失了人口，叫把四门紧闭起来，不论军民人等，非有丞相的兵符，不能放走；你哥儿两人要出城去，也很容易，只须拿出兵符来。倘然没有兵符，且回家去静候丞相挨家逐户地搜查过以后，自有开门的一日。’李靖听了这话，不觉酥呆了半边。那红拂在马上听说丞相要挨家逐户地搜查，知道自己的性命难保，一个头晕，几乎要撞下马来；亏得李靖眼快，忙赶上去扶住。两人回转马头，退回原路去；在长安大街上，找一家客店住下。

“这时满西京沸沸扬扬传说丞相府中走失了一个宠爱的姬人，如今四门锁闭，须候丞相挨家逐户搜索过以后，总准放行。李靖和红拂听了这个话，吓得他们躲在客房里不敢向外边探头儿，耳中只听得马嘶人沸，原来丞相府中，已派出无数军士，在大街上四处驱逐闲人；赶他们回家去住着，听候查点。李靖得了这个消息，只是搂住了红拂发怔，他得了这个美人，心中十分感激；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却看看这红拂天仙也似的美人，倘然给丞相搜寻了回去，少不得吃乱棍打死，也许拿白绫吊死；可怜她只图一夕欢娱，便把千古艳质，委弃尘土。想到这地方，也禁不住英雄热泪，向红拂的粉腮儿上直滚；倒是红拂投在李靖怀里，却满面笑容，毫无忧愁之色。她说：‘依得郎君一夜恩爱，虽碎身万段，亦是甘心！如今时势紧急，郎君前程远大，快丢下妾身，前去逃命要紧；倘念及妾身，只望郎君在每年昨夜，在静室中点一炷清香，妾的魂魄，

当永远随着郎君。’红拂说着，也忍不住珠泪双抛。他两人互相搂抱着，脸贴着脸儿，眼看眼儿，你替我拭着泪，我替你□着腮；一场惨泣，互诉着衷肠，诉过了又哭，哭过了又诉。红拂一声声地催着郎君快去，李靖却只是搂定了红拂的腰肢不放。听听街道上军士们驱逐行人，越赶越凶了。红拂说道：‘郎君快出去，再迟一步便行不得了！’这李靖如何肯走，红拂无奈，挣脱了身，亲自替他带上方巾，又拔下髻上的珠钗来，塞在李靖的怀里。说：‘妾的魂魄，都寄在这支钗上了！’又在包裹里拿出两大锭金子来，替李靖装上招文袋里。李靖看她这一番行动，越发不忍得走开；无奈吃红拂软语温言的劝着，又带推带送的看看送到房门口，伸着纤手替他开门。才开得一线缝时，忽见一队军士，正从门外廊下走来；慌得她忙把门儿紧紧闭上，耳中听得那军士一迭连声地传店小二，吩咐着道：‘丞相的钧旨，你店中若无丞相兵符，不许一人出门，静候丞相派人来搜查，违令者折！’那店小二便没嘴巴似地答应。那房里却苦坏了李靖和红拂二人，眼见得他二人插翅难飞，性命不保。红拂噗地跪倒在李靖的跟前，口口声声说：‘都是妾身陷害了郎君！如今俺两人准备着死吧！天可见怜，俺们死过以后愿生生世世做着夫妻。’李靖把红拂抱在怀里，打叠起千言万语安慰着。这时已是日近黄昏，听里外都人声寂静；只有这客室里，发出悲悲切切的哭诉声来。

“李靖和红拂两人，正在难拿难分的时候，忽觉眼前一晃，从窗口跳进一个人来，站在当地。红拂见了，急向李靖怀中倒躲。李靖看时，见那人是一个伟岸丈夫，皂靴直裰，颌下一部大胡子，满满地铺在两肩，睁着铜铃似的眼睛，只是向李靖脸上瞪着。把个李靖也看怔了。半晌，只听得那大汉哈哈大笑道：‘好一对痴儿女！一般的，急得也走投无路；你李靖，江湖上也颇有声名，如何遇到这小小事儿，便也急得手足无措？亏你还说什么吊民伐罪军国大事！’李靖听他口气，知道是有来历的人，便忙上前去一揖，说道：‘英雄救我！俺李靖纵横天下，原不怕什么凶险事儿；如今遇到这妇女的深情，却弄得俺束手束脚，无计可施。大英雄既能到此，想来俺二人的话都已听得了，可有什么计较救救俺二人的性命？’那大汉听了，一手捋着胡子，说道：‘这也不难，只须问小娘子，丞相府中兵符藏在何处？俺立刻去替你盗来，救你二人出城。’一句话点醒了他二人，红拂这时也不畏惧了，忙把丞相府中内宅的路径，细细地对那大汉说了；又说：‘那兵符藏在丞相卧房东面炕上一只大拜匣里。’这句话才说完，只见这大汉把双脚一顿，他身子向窗外一飞，去得无影无踪。

“这里李靖和红拂两人，半忧半喜，捏着一把汗，痴痴地候着。听听远处樵楼上，打过二更，却还不见那大汉回来。向窗口望去，只见长空一碧，万里无云，一丸冷月，照着静悄悄的大地。李靖和红拂二人，手拉着手，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不作一声。

“正寂静的时候，李靖听得远远的有一阵马蹄声，不由他从椅上直跳起来，一手搂着红拂，一手指着窗外。红拂听时，那马蹄声越走越近，听听直向窗外跑来，一阵震动，那窗户都摇撼起来。那一队骑马的人，竟一齐跑在客店门口停下，一阵马鞭刮门的声儿，吓得红拂攀住李靖的肩头，玉肩颤动着，一会儿听店小二去开了店门，拥进二十多个军士来，满嘴里嚷着：‘查人查人！’又听他打着客房门，挨次儿搜查着，直查到隔房来了。把个李靖也急得双眼直瞪，目不转睛地向那扇房门望着。接着便听得有人打着房门，李靖不由得回过脸去看着红拂，那眼泪点点滴滴地落在她粉腮上；红拂也慌得晕倒在李靖肩头。香喘微微，星眸半合。听那房门被军士打得应天价响，李靖知道躲不住了，便低下头去，在红拂的珠唇上接了一个吻，说道：‘我和他们拼命去，愿一死报答娘子的恩情！’他正要放手，忽见那大汉跳进窗来，把那兵符向案上一抛，上来把红拂抢过来，搦在肩头，只说得一句：‘俺们在东关外十里亭相见。’一耸身，去得个不见影儿。接着唿唧唧一声响亮，那扇房门被军士打倒了。十多个人，和猛虎一般地扑进房来。李靖这时见红拂去了，胆子也放大了，见了众军士，忙喝声站住！一手指着案头上的兵符道：‘现有丞相的兵符在此。这客店里俺已秘密查过，并不见有丞相的姬人，你们快到别处查去。’那军士们见了丞相的兵符，谁敢不服？早齐齐答应一声喏，一窝蜂似地退出房门，跳上马，着地卷起一阵尘土。那人马去得无影无踪。



“这里李靖却慢条斯理地收拾行囊，吩咐店家备马，骑着赶到东关。那把关军士验明了兵符，便放他出关。他在马上连打几鞭，一口气直追赶到十里亭下，下马看时，那红拂早已站在亭口盼望；那大汉哈哈大笑，走出亭来。李靖和红拂两人，不觉双双拜倒在地，那大汉把他二人扶起。在月光下面，一个美人，一个书生，一个大胡子的大汉，煞是好看。李靖连连叩问大汉姓名，那大汉笑说道：‘俺在江湖上专一爱管闲事，从不曾留下真姓名；如今成全了李相公一段婚姻，使俺看了快活也便罢了。何必定要留下姓名，闹许多怯排场，给天下英雄知道了，笑俺量浅？相公倘然少一个名儿相称，喏喏喏，这大胡子便是俺的好名儿！只称我虬髯公罢了。’李靖听了，便兜头拜下揖去说：‘髯公恩德，改日图报；你我后会有期，便此告别。’说着，他扶着红拂，转身便走。虬髯公抢上前来，一把拉住，说道：‘相公到哪里去？如今天下汹汹，群龙无主；相公前程万里，正可以找一条出路。此去三十里地面，佟家集上，有俺的好友住着。相公和娘子且跟俺去住下几时，包在俺身上，替相公找一个出身，将来飞黄腾达，也不辜负了娘子一番恩意。’李靖正苦无路投奔，听了虬髯公的话，便也点头应允。

“他三人各跨着马，在这荒山野地里，趁着月光，穿林渡涧地走去。红拂自幼深居闺阁，如何经过这荒野景象；只因心中爱着李靖，便也不觉害怕。他二人马头并着马头，人肩靠着人肩慢慢地谈着心走着。直走到月落参横，晨光四起，才到了佟家集地方。虬髯公领着去打开了一家柴门，进去见了主人；那主人眉清目秀，长着三绺长须，姓陈，号木公，也是一位饱学之士。虬髯公把来意说明了，那陈木公十分欢喜。从此李靖和红拂两人，便在佟家集住下。那虬髯公却依旧云游四海去了。

“看看秋去冬来，漫天飘下大雪。李靖和陈木公，正在围炉煮酒。忽见虬髯公踏着雪走来，一进屋子，便催着李靖：‘快去，快跟我去！有一条大大的出路。’这虬髯公生成忠义肝胆，从不打诳语的。李靖听了他的话，便立刻放下酒杯，回房去穿上雪披。说给红拂知道了，她如何肯舍得，便也把风兜和斗篷披上。依旧骑着三头马，冲风冒雪地走去。

“看看走的是向西京去的路，李靖却立住马，迟疑起来。虬髯公瞪着眼，说道：‘敢是李相公不信俺了吗？’李靖忙拱手谢过，一路上不言不语，低着头骑在马上，一直跟进了京城。看看走到越国公府门口，李靖不禁害怕起来，低低地说道：‘髯公敢是卖我？’髯公拍拍自己的胸脯说道：‘倘有差池，一死以谢！’李靖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跟他走进府去。红拂到此地步，便也说不得胆小两字，只紧紧地跟定在李靖身后。看看走进内堂，她止不住小鹿儿在胸口乱撞。他三人走到滴水檐前，便一齐站住。停了一会，只听得屋里嚷一声：‘丞相请见！’便有人上来掀起门帘，虬髯公第一个大踏步走了进去，那李靖去拉住红拂的手，也挨身进去。见杨素在上面高高坐着，他两人腿儿一软，不由得齐齐地扑倒在地。杨素一见，不由得哈哈大笑，忙走下座来，亲自把他两人扶起，说道：‘好一对美人才子！老夫如今益发成全了李相公，已在天子跟前保举你做一个殿内直长，从此一双两好地去过日子吧！’原来杨素听了虬髯公的劝，不但不罪李靖，索性拿自己的爱姬赠送给他，又推荐李靖做了官，自己博得一个大度的美名，成就了红拂的一场恩爱。如今杨素虽已死了，那李靖的功名，却青云直上，从吏部尚书外放做到马邑丞。这才是替闺中人吐气呢！”厚卿说到这里，才把话头停住，拿起酒杯来饮了一杯。

这一个故事，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讲到危险的时候，那班姨娘和娇娜小姐都替他急得柳眉双锁；讲到凄凉的地方，大家拿出手帕来□着眼泪，替他两人伤心；讲到恩爱的地方，那飞红和娇娜小姐都偷偷地向厚卿度过眼去，盈盈含笑，楚岫、巫云这一班姨娘，都低着粉颈，抵着牙儿痴痴地想去；讲到快活的地方，把满桌子人都听得扬眉吐气，大说大笑起来。一屋子连丫鬟女仆二十多个娘们的心，都让厚卿一个人调弄得如醉如痴。荣氏笑拍着厚卿道：“你真是一个可儿！自从你来我家，无日不欢欢笑笑。好孩子，你便长住在我家，我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舍不得你回去呢！”飞红的嘴最快，听了荣氏的话，笑说道：“要外甥哥儿长住在俺家，也是容易的事；只是找不出那个又美貌又多情的红拂姬人来！”一句话说得满桌子五个姨娘，一齐脸红起来。大家笑骂道：“这大姨儿可是听故事听疯了！索性把自己的心事也说了出来。”眠云也笑说道：“大姨儿

外面有什么心上人儿？想做红拂姬人尽管做去，再莫拉扯上别人！”一句话说得飞红急了，便和燕子入怀似的，抢过去拉住眠云的手不依。还是荣氏劝住了说：“给外甥哥儿看了，算什么样儿呢？”她两人这才放了手。这一席家宴，热热闹闹直吃到黄昏月上，大家都有醉意，便各自散了席。

从这一晚起，厚卿便睡在他舅母的后院，娇娜小姐睡在前院的东厢楼。前楼后院，灯火相望。他两人自从在月下花前，相亲相爱以后，心头好似有一个人坐着，一刻也忘不了的。这一晚，厚卿大醉了，回房去睡着，头脑虽昏昏沉沉，心中却忘不了娇娜这可意人儿；对着荧荧灯火，不觉瞌睡去。忽觉有人来摇他的肩头，急睁眼看时，袅袅婷婷站在他床前的，正是娇娜小姐。厚卿心中一喜，把酒也醒了，急坐起身来，只觉头脑十分眩晕，撑不住又倒下床头去。娇娜小姐上去扶住，替他拿高枕垫着背，又去浓浓地倒了一杯参汤来，凑着他唇边，服侍他一口一口地呷下去。略觉清醒了些，便又坐起身来，一倒头倚在娇娜怀里。娇娜坐在床沿上，一只左手托住厚卿的颈子，一只右手被厚卿紧紧地握住了。娇娜低声说道：“哥哥酒醉很了，静静地躺一会吧。”厚卿竟在娇娜怀里，沉沉睡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七回

茶暉架下苦雨破好事 都护帐里烹儿饕餮涎

厚卿对这一群姬人，讲说杨素姬人私奔李靖的故事，听的人也听出了神，说的人也越说越高兴；说到情浓的时候，便饮一杯，说到危险的时候，又饮一杯。一杯一杯地不觉把自己灌醉了。他不但把酒灌醉了，且把那娇娜的眼波也迷醉了。娇娜自从在月下让厚卿拥抱接吻以后，这一点芳心，早已给厚卿吊住。凡是厚卿的一言一笑，她处处关情；何况听他讲说红拂姬人和李靖，何等情致缠绵？女孩儿家听了，怎不要勾起她满腹的心事来？在厚卿原也有心说给他意中人听听。

到散席以后，娇娜小姐回房去，对着孤灯，想起厚卿的话来，她便把那厚卿比作李靖，自己甘心做一个红拂姬人。她想这才算是才子佳人的佳话呢！他两人的事，怕不是留传千古。自己对着镜子照看一会模样儿，不觉自己也动了怜惜之念，心想一样的女子，她怎么有这胆子去找得意郎君？我一般也有一个他，却怎么又不敢去找呢？想起在那夜月光下的情形，觉得被他接过了吻，嘴上还热刺刺的，一颗心早已交给他了。待我去问问他，拿了我的心去，藏在什么地方？听听楼下静悄悄地，她便大着胆，站起身来，轻轻地走出房去。才走到扶梯口，便觉寸心跳荡，忙回进房去，对着妆台坐下。看看自己镜子里的容貌，心想这不是一般地长得庞儿俊俏，自己倘不早打主意，将来听父母作主，落在一个蠢男子手里，岂不白糟蹋了一世；再者，我如今和哥哥相亲相爱，我的心早已给他拿去了，如何能再抛下他呢！待我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他商量去。

她这才大着胆，一步一步地蹑下楼去；悄悄地走进厚卿房里，见厚卿醉得个不成样儿。那厚卿见了娇娜，真是喜出望外。他几次要支撑着起来，无奈他头脑昏沉，口眼矇眬，再也挣扎不起，身不由主地倒在娇娜怀里。软玉温香，只觉得十分舒适，口眼都慵。娇娜初近男子的身体，羞得她转过脸去，酥胸跳荡，粉腮红晕。她一只臂儿被厚卿枕住了，那只手尖也被他握住了，看他两眼矇眬地只是痴痴地睡着。娇娜也不忍去搅醒他，一任他睡着。脸对着脸，娇娜这才大着胆向厚卿脸上看时，只见他长得眉清目秀，口角含笑；那两面腮儿被酒醉得红红的，好似苹果一般。娇娜越看越爱，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拿自己的粉腮在厚卿的脸上贴了一贴，觉得热灼灼地烫人皮肤。娇娜便轻轻地把他扶上枕去，替他盖上被儿，放下帐儿，走到桌边去，剔明了灯火，又撮上一把水沉香，盖上盒儿。坐在案头，随手把书本翻弄着，忽见一面花笺上面，写着诗句儿道：

“日影萦阶睡正醒，篆烟如缕半风平；
玉箫吹尽秦楼调，唯识莺声与凤声！”

娇娜把这诗句回环诵读着，知道厚卿心里十分情急，不觉点头微笑。略略思索了一回，便拿起笔来，在诗笺后面和着诗道：

“春愁压梦苦难醒，日回风流漏正平；
飘断不堪初起处，落花枝上晓莺声。”

写罢，把这诗笺依照夹在书中，退出屋来，替他掩上门，依旧蹑着脚回房睡去。

厚卿这一次病酒，在床上足足睡了三天；娇娜也曾瞒着人去偷瞧了他几次，无奈她背着人想的千言万语，待到见了面，却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直到第五天黄昏时候，荣氏在屋子里拉着三位姨娘斗纸牌玩耍，厚卿也坐在他舅母身后看着。他留神偷觑着，却不见了娇娜，便也抽身退出房来，绕过后院寻觅去。

只见娇娜倚定在栏杆边，抬头看着柳梢上挂的蛾眉月儿。厚卿蹑着脚，打她背后走过去。低低地说道：“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娇娜猛不防背后有人说起话来，急转过身来，低低地啐了一声，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吹玉箫的哥哥！”厚卿接着也说道：“原来是压梦难醒的妹妹！”两人看着笑了起来。厚卿抢上去拉着娇娜的手，步出庭心去。从那月洞门走进花园去，看那被火坏的墙垣，已拿木板遮着。他两人走到花荫深处，厚卿兜着头向娇娜作下揖去，说道：“那夜我酒醉了，辜负了妹妹的好意；如今俺当面谢过！”娇娜故作作不解的样子，说道：“什么好意？”厚卿说道：“妹妹说谁呢？如今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对着这天上皎洁的明月，还不该说句肺腑话吗？实说了吧，我这几天为了妹妹，神魂不安，梦寐难忘。恨只恨我那一夜不该吃得如此烂醉，妹妹来了，丢下了妹妹，冷冷清清地回房去，妹妹心中从此当十分怨恨我了？妹妹啊！求你饶我第一次，我如今给你磕头，你千万莫怨我吧！”他说罢，真的在草地上噗地跪了下去。慌得娇娜也跪下，扑在厚卿的肩头，呜咽着说道：“哥哥如此爱我，我也顾不得了，从此以后，我的身体活着活着都是哥哥的了！水里火里都不怨，哥哥再莫多心。”这几句话乐得厚卿捧住了娇娜的脸儿，千妹妹万妹妹地唤着，又说道：“我替妹妹死了也愿意。”说着，眼眶中流下泪来。他两人在树荫下对跪着，对拭着泪；那月光照得他两人的面庞分外分明，又密密切切地说了许多海誓山盟的话，彼此扶着站起来。厚卿踌躇着道：“我后院屋子，离舅母睡房太近，妹妹又远在楼上，夜里摸索着走上来，又怕磕碰了什么，发出声息来，惊醒了丫鬟，又是大大的不妙。这便如何是好呢？”娇娜也思量了一会，说道：“今夜三更人静，哥哥先来到这里茶蘼架下相候；此地人少花多，妹自当来寻觅哥哥也。”正说话时，只听得那大丫头在月洞门口唤着小姐找寻着，娇娜忙甩脱了厚卿的手，急急答应着走去。

那荣氏纸牌也斗完了，桌子上正开着晚饭，停了一会，厚卿也跟着来了，大家坐下来吃饭。厚卿心中有事，匆匆忙忙吃完了饭，便推说要早睡，回房去守着。他又重理了一番衣襟，在衣箱里找出一件新鲜的衫儿来穿上，再向镜子端详了一回，便对着灯火怔怔地坐着。耳中留心听那边屋子里，人声渐渐地寂静下来。接着打过二更，他便有些坐立不稳了，站起来只在屋子里绕着圈儿。一会又在灯下摊着书本，看那字里行间，都好似显出娇娜笑盈盈的嘴脸来。他心也乱了，眼也花了，如何看得下去。忙合上书本，闭着眼想过一会和娇娜月下花前相会的味儿，不由得他自己也撑不住笑了。他又站起来，推开窗去望时，见天上一轮明月，已罩上薄薄的一层浮云；一缕风吹在身上，衣袖生寒。他又闭上窗，挨了一会，再也挨不住了，便悄悄地溜出房去。

在暗淡的月光下面，摸索着出了月洞门，绕过四面厅，看着前面便是茶□架，他便去在架下回廊上恭恭敬敬地坐着，那两只眼只望着那条花径。听墙外打过三更，还不见娇娜到来；他正在出神时，忽觉一阵凉风，吹得他不住打着寒噤，夹着潇潇地落下雨来。幸而他坐的地方，上面有密密的花荫遮着，雨点也打不下来；只是那一阵一阵的凉风刮在身上，冷得他只把身体缩作一团，两条臂儿交叉着，攀住自己肩头，只是死守着。挨过半个更次，那雨点越来越大了，越是花叶子上漏下来的雨点越大，顿时把厚卿的一件夹衫，两肩上打湿了两大块。可怜他冷得上下两排牙齿捉对厮打，听听墙外又打四更，他实在挣扎不住了，只好抱着脖子，从花架上逃出来。一路雨淋着，天光又漆黑，地下又泥泞。

回得房去，向镜中一照，已是狼狈得不成个模样儿。他急急脱下湿衣，和那泥染透了的鞋袜，又怕给他舅母看见了查问，便把这衣帽鞋袜揉作一团，一齐塞在衣箱里，另外又找了衣帽鞋袜。他冷得实在禁不住了，便向被窝里一钻，兀自竖起了耳朵听着窗外，只听得淅淅沥沥的雨声，便矇矓□□地睡熟去了。一忽醒来，便觉得头昏脑胀，深身发烧。知道自己受了寒，便严严

藏



地裹住被儿睡着。看看天明，那头脑重沉沉的，兀自坐不起身来；直到他舅母知道了，忙赶进屋子来摸厚卿的皮肤，焦得烫手。说道：“我的儿，你怎么了？这病来势不轻呢！快睡着不要动。”一面传话出去，快请大夫来诊病；一面吩咐大丫头快煎姜茶来，亲自服侍他吃下。这时六位姨娘和娇娜，都进屋子来望病。那厚卿见了娇娜，想起昨夜的苦楚来，泪汪汪地望着。娇娜怕人瞧见，急转过脖子去。停一会觑人不防备的时候，又转过脸来向厚卿默默地点头来。大夫来了，他们都回避出去。

厚卿这一场病，因受足了风寒，成了伤寒病，足足病了一个月，才能起身。在这一个月里，娇娜小姐也曾瞒着人私地里来探望他几次。只因丫鬟送汤送药，和荣氏来看望他，屋子里常常不断人地走动，娇娜要避人的耳目，也不敢逗留。两人见了面，只说得不多几句话，便匆匆走开。

那朱太守早已在半个月前回家来了，吓得娇娜越发不敢到厚卿房里走动。倒是朱太守常常到他外甥屋里去说话解闷儿：说起此番炀帝开河，直通江都，沿路建造行宫别馆，预备炀帝游玩。那行宫里一般设着三宫六院，广选天下美人，又搜罗四方奇珍异宝，名花仙草，装点成锦绣乾坤。那许廷辅此番南下，便是当这个采办的差使；挖掘御河，皇上却委了麻叔谋督工。说起开河都护麻叔谋，在宁陵县闹下一桩大案来。现在皇帝派大臣去把他囚送到京，连性命也不能保。

原来麻叔谋一路督看河工，经过大城大邑，便假沿路地方官的衙署充作行辕。到那山乡荒僻的地方，连房屋也没有，只得住在营帐里面。这营帐搭盖在野地里，大风暴雨，麻叔谋一路不免感受风寒。到宁陵县下马村地方，天气奇冷，一连十多天不住地大风大雨，麻叔谋突然害起头痛病来。来势很重，看看病倒在床上，一个月不能办事，那河工也停顿起来，没办法，只得上表辞职。这麻叔谋是炀帝亲信的大臣，如何肯准他辞职？便一面下旨，令令狐达代督河工，一面派一个御医名巢元方的，星夜到宁陵去给麻叔谋诊病。

这御医开出一味药来，是用初生的嫩羔羊，蒸熟，拌药末服下。连吃了三天，果然病势全退。但从此麻叔谋便养成了一个吃羔羊的馋病，做成了定例，一天里边必要杀翻几头小羊，拿五味调合着，香甜肥腻，美不可言；便替他取一个美名，称作含酥离。这麻都护天天吃惯了含酥离，那厨子便在四乡村坊里去收买了来，预备着一处地方；或城或乡，无处不买到。麻都护爱吃羔羊的名儿，传遍了远近。起初，还要打发厨子去买，后来渐渐有人来献给他。麻叔谋因爱吃羔羊，又要收服献羊人的心，使他常常来献羊，遇到有人来献羊的，他便加倍给赏。因此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那百姓们听说献羔羊可以得厚利的，便人人都来献羊。但献羊的人多，那羔羊却产生的少。离宁陵四周围一二百里地方，渐渐断了羊种。莫说百姓无羊可献，便是那麻叔谋的厨子，赶到三四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也无羊可买。麻叔谋一天三餐不得羔羊，便十分愤怒，常常责打那个厨子。慌得那个厨子在各村各城四处收买，因此便惹出下马村的一伙强人来。

这下马村中有一个陶家，兄弟三人，大哥陶榔儿，二哥陶柳儿，三弟陶小寿，都是不良之徒，专做鸡鸣狗盗的生涯。手下养着无数好汉，都能飞檐走壁。不论远村近邻，凡是富厚之家，便把作他们的衣食所在。靠天神保佑，他兄弟三人，做了一辈子盗贼，并不曾破过一次案。据看风水的人说，他祖坟下面有一条贼龙，他子孙若做盗贼，便一生吃用不尽。只是杀不得人，若一杀人，便立刻把风水破了，这一碗逍遥饭也吃不成了。陶家三兄弟仗着祖宗风水有灵，竟渐渐地做了盗贼世家。

不想如今隋炀皇帝开河，那河道不偏不倚地恰恰要穿过陶家的祖坟。陶榔儿兄弟三人，便着了忙，日夜焦急。便商量备些礼物去求着麻叔谋，免开掘他的祖坟。转心一想，这一番开河工，王侯家的陵寝也不知挖去多少，如何肯独免我家？若要仗着兄弟们的强力，行凶拦阻，又是朝廷的势力，如何敌得过？千思万想，再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忽打听得麻叔谋爱吃羔羊，乡民们都寻了去献，陶榔儿说：“我们何不也把上好小羔儿蒸几只去献？这虽是小事，但经不得俺们今日也献，明日也献，献尽自献，赏却不受。麻叔谋心中欢喜，我们再把真情说出来，求告着他，也许能免得。”小寿听了笑道：“大哥这个话，真是一厢情愿！我听说麻叔谋这人，贪得无厌；在他门下献羊的，一日有上千上百，哪里就希罕我们这几只羊？便算我们不领赏，这几只羊

却值得多少，便轻轻依着我们改换河道？怕天下决没有这样便宜的事呢。”柳儿也接着说道：“除非是天下的羊都绝了种，只我家有羊，才能够博得他的欢心。”兄弟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着，柳儿却只是低下了头，全不理论。柳儿问道：“大哥，你为何连声也不作了？”柳儿道：“非我不作声，我正在这里打主意呢。”小寿道：“大哥想得好主意了没有？”柳儿道：“我听你二人的话，都说得有理：若不拿羊去献，却苦没有入门之路；若真的拿羊去献，几只羊却能值得多少，怎能把这大事去求他？我如今有一个主意：想麻叔谋爱吃羔羊，必是一个贪图口腹之人；我听说人肉的味儿最美，我们何不把三四岁的小孩子寻他几个来，斩了头，去了脚，蒸得透熟，煮得稀烂，将五味调得十分精美，充做羔羊，去献给他。他吃了滋味好，别人的都赶不上，那时自然要求寻我们。日久与他混熟了，再随机应变，或多送他银子，或拿着他的短处，要他保全俺们的祖坟，那时也许有几分想望。”柳儿、小寿两人听了，不禁拍手称妙。柳儿道：“事不宜迟，须今夜寻了孩子，安排端正，明天绝早献去，赶在别人前面，趁他空肚子吃下才妙。”兄弟三人计议定了，便吩咐手下几个党羽，前去偷盗小孩。那班兄弟们个个都有偷天换日的手段，这偷盗小孩，越发是寻常事体，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去不多时，早偷来两个又肥又嫩的三四岁的小孩子来，活滴滴地拿来杀死，斩去头脚，剔去骨头，切得四四方方，加上五味香料，早蒸得喷香烂熟。

次早起来，用盘盒装上，陶柳儿骑了一匹快马，竟投麻叔谋营帐中来。见过守门人役，将肉献上。那门差一面叫人把肉拿了进去，一面拿出簿册来，叫柳儿写上姓名。接着那献羔羊的百姓，又来了许多，有献活的，有献煮熟的。纷纷闹闹，挤满了一门。正热闹的时候，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官差来，高声问道：“谁是第一个献蒸熟羊肉来的？”陶柳儿便大着胆应声上去，心想这麻都护有几分着鬼了！原来麻叔谋清早起来，才梳洗完毕，便有人献蒸熟羊肉来；他肚子正空着，见了这一大盘肉，便就着盘子拿到面前去吃，只觉得香喷喷肥腻腻的，鲜美异常。心中十分欢喜，便问：“这羊肉是何人献的？如何蒸法的？快把那献肉的人唤进来面问。”因此那差官出去，把陶柳儿传唤进来。当时陶柳儿见了麻叔谋，慌忙跪下叩头。麻叔谋问明了名姓住处，又问：“这羔羊如何蒸得这等甘美可口？”柳儿只说：“这羊是小人家养的，只怕进不得贵人的口。”麻叔谋听他恭维得欢喜，便吩咐赏他十两银子，那陶柳儿却抵死不敢收受。麻叔谋道：“你若不受赏，我便不好意思再向你要吃了。”柳儿道：“大人若不嫌粗，小人愿日日孝敬。”说罢磕了一个头，自去了。

从此以后，那班强人，便天天去偷盗小儿，蒸熟来献与麻叔谋受用。麻叔谋吃得了这个美味，凡是别人献来的羔羊，他都嫌粗恶，一概不收，只爱吃陶柳儿献来的羊肉，那陶柳儿因献羊肉，天天到麻叔谋行辕中去，却和麻都护成了一个相知，常常和麻叔谋谈话；这麻叔谋因他不肯受赏，便另眼看待他。

有一天，麻叔谋对柳儿说：“我自从吃了你蒸熟的羔羊，却天天省他不得。你天天蒸着送来，又不肯受我的赏，我心中十分过意不去。你何不将这烹炮法儿传给我行辕里的厨役，叫他如法炮制，免得你天天奔波。”陶柳儿却不肯说出实情，只说：“大人不必挂心，小的愿日日蒸熟来孝敬大人。”麻都护说：“这事不妥，我如今在宁陵地方开河，你还可以送来；再过几天，我开到别处去，你如何能送得？”这几句话，逼得陶柳儿不得不说实话。当时他踌躇了一会，说道：“不是小人不肯说这蒸煮的方法，只是说破了这方法，若是提防不密，不独小人有过，便是老大人也有几分不便。”麻叔谋笑道：“一个蒸羊肉的方儿，又不是杀人放火，怎么连我也不便起来？你倒说来我听。”柳儿道：“大人毕竟要小的说出来，还求退了左右。”麻都护笑着道：“乡下人这等胆小。”便转过脸去，对左右说道：“也罢，你们便都出去，看他说些什么来。”左右听大人吩咐，急忙避出。陶柳儿劈头一句便说道：“小人只有蒸孩儿肉的方儿，那里有什么蒸羔羊肉的方儿！”麻叔谋听得“孩儿肉”三个字，便大惊失色，忙问道：“什么蒸孩儿肉？”陶柳儿忙跪下磕着头，呜呜咽咽带哭带说道：“实不瞒大人说，前日初次来献的，便是小人亲生的儿子，今年才三岁；因听说大人爱吃羔羊，便杀死蒸熟，假充羔羊来献。后来献的，都是在各乡村盗窃来的。大人若不信时，那盗得小孩人家的姓名，小人都有一本册子记着；便是孩子的骨殖头脚，都埋葬在一



起，大人只须差人去掘看便知。”麻叔谋听了，这才惊慌起来，转心又疑惑道：“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无关系，你为何干此惨毒事体？”榔儿道：“小人的苦情，到如今也隐瞒不住了。小人一族有百十名丁口，都靠着一座祖坟；祖坟上倘然动了一勺土一块砖，小人的合族，便全要遭灾。如今不幸，这座祖坟恰恰在河道界限中间，这一掘去，小人合族一百多丁口，料想全要死亡。合族人商议着，打算来恳求大人，苦于不得其门；因此小人情愿将幼子杀死，充作羔羊，以为进身之地。如今天可怜小人，得蒙大人垂青，也是佛天保佑，只求大人开天地之恩，将河道略改去三五丈地，便救了小人合族百余口蚁命。”说罢，又连连磕头。麻叔谋心中暗想，此人为我下此惨毒手段，我若不依，他是亡命之徒，猖狂起来，或是暗地伤人，却是防不胜防；又想小孩的肉味很美，若从此断绝了他，再也不得尝这个美味了。麻叔谋只因十分嘴馋，便把这改换御道的大事，轻轻答应下来。又叮嘱他，这蒸羔羊肉，却天天缺少不得。陶榔儿道：“大人既肯开恩，真是重生父母！这蒸献羔羊的事，小人便赴汤蹈火也要去寻来孝敬大人的。”麻叔谋大喜。

第二天便暗暗地传令与众夫役，下马村地方河道，须避去陶家祖坟，斜开着五丈远近。那陶榔儿见保全了祖坟，只是打发兄弟们出去四处竭力去偷盗小孩。先只是在邻近地方偷盗，近处偷完了，便到远处去偷。或托穷人去偷了来卖，或着人到四处去收买。可怜从宁陵县以至睢阳城一带地方，三四岁的小孩，也不知被他盗去多少；这家不见了儿子，那家不见了女儿。弄得做父母的，东寻西找，昼器夜号。后来他们慢慢地打听得是陶榔儿盗去献与麻叔谋蒸吃的，人人愤怒，家家怨恨，便有到邑令前去告状的，也有到郡中送呈；那强悍的，便邀集了众人，打到陶榔儿家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 眼媚宣露洗柳色无边

下马村大盗陶榔儿，只因偷盗百姓家小孩，蒸献与麻都护吃；历来被他杀死的小孩，已有一千多个。那失了小孩的人家，打听得知是陶榔儿盗去的，便邀集了众人，一面到官府里面去告状，一面却扛着棍棒刀枪，汹汹涌涌地打到陶家去。纷纷扰扰，那陶家的房屋器具，被众人烧毁的烧毁，打烂的打烂；陶家三弟兄，早已闻风逃走，赶到麻都护行辕里哭诉去。麻叔谋听了大怒道：“几个鸟百姓，怎敢如此横行！莫说榔儿偷盗小儿，无凭无据，便算是俺吃了几个小孩，那百姓待拿我怎么样！”便着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里去，只说得一个办字。那官府知道麻叔谋是隋炀帝的宠臣，谁敢说一个不字；反拿那告状的百姓，捉去打的打，夹的夹，问罪的问罪，充军的充军。弄得怨气冲天，哭声遍野。

那班百姓吃了这一场冤屈官司，越闹越愤；那宁陵和睢阳一带的百姓，乱哄哄都赶到东京告御状去。那隋炀帝驾下虎贲郎将中门使段达，原早得了麻叔谋的私情；见那状纸和雪片似地进来，众口一辞，告麻叔谋“留养大盗陶榔儿，偷盗孩子作羔羊蒸吃。历来被盗去小儿四五千，白骨如山，惨不可言”等语。那段达一总收了八百多份状子，他便亲自传齐了众百姓审问。那班小儿的父母，都啼哭着对这段达诉说麻叔谋吃小儿的惨毒情形。被段达一声喝住道：“胡说！麻都护是朝廷大臣，如何肯做此惨毒之事？皆是你们这一班刁民，有意阻挠河工，造谣毁谤；况三四岁的孩子，日间必有人看管，夜间必有父母同寝，如何能得家家偷去，且一偷便有四五千之多？这一派胡言，若不严治，刁风愈不可问！”便不由分说，将众百姓每人重责一百棍，发回原籍去问罪。

这一班百姓，吃了这个冤枉，直到隋炀帝驾幸江都，龙舟行到睢阳地方，见河道迂曲，查问起来，知道是麻叔谋作的弊，连带查出私通陶榔儿，蒸食小孩。炀帝大怒，一面传旨拿麻叔谋，打入大牢；一面差一个郎将，带领一千军校，到下马村捉住了陶家合族大小共有八十七人，一齐枭首示众。那麻叔谋问明了罪状，圣旨下来，绑出大校场腰斩，才算出了百姓的冤气。

朱太守讲过了这一席话，一般姨娘都听了吐出舌头来。厚卿病在床上，亏得他舅父常常来讲究几件外间的新闻，替他解闷；看看厚卿病势全退，他一般地行动说笑。有一日，他伴他舅父母吃过晚饭，闲谈了一会，回进屋子去；只见那娇娜伏在他书案上，凑着灯光，不知写些什么。厚卿蹑着脚走去，藏身在她身后看时，见她在玉版笺上写着一首词儿说道：

“晓窗寂寂惊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诉；低眉敛翠不胜春，娇转樱唇红半吐。匆匆已约欢娱处，可恨无情连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尽银灯天未曙。”

娇娜刚把词儿写完，厚卿便从她肩头伸过手去，把笺儿抢在手里；娇娜冷不防肩头有人伸过手来，吓得她捧住酥胸，低声道：“吓死我了！”厚卿忙上去搂住她玉肩，一手替她摸着酥胸说：“妹妹莫慌。”娇娜这时，不知不觉地软倚在厚卿怀里，笑说道：“哥哥那夜儿淋得好雨！”厚卿听了，便去打开衣箱，拿出那套泥雨污满的衣帽鞋袜来，摔在娇娜面前，说道：“妹妹你看，我那

藏



夜里苦也不苦？又看我这一病三四十天，苦也不苦！这苦楚都要妹妹偿还我呢！”说着，脸上故意含着嗔怒的神色。娇娜看了，一耸身倒在厚卿怀里，说道：“偿还哥哥的苦楚吧！”说着，羞得她把脸儿掩着，只向怀里躲去。厚卿听了，早已神魂飘荡，忙去捧过她的脸儿来，嘴对嘴地亲了又亲，脸对脸地看了又看，不住地问道：“妹妹怎么发付我呢？”娇娜和厚卿两人，当时搂抱着，说了无限若干的情话。娇娜见书桌上搁着一柄剪刀，便拿起来剪下一缕鬓发，塞在厚卿袖里；厚卿也卸下方巾，截下一握头发来，交与娇娜。娇娜把厚卿的手紧紧一握，说道：“我今夜在屋子里守候着哥哥，三更过后，哥哥定须来也。”厚卿听了，喜得眉花眼笑，连声说：“来！来！”忽然想到，到娇娜房里去，须先经过飞红的卧房门口，便说：“但是这事很险呢！”娇娜听了，粉腮儿上愠地变了颜色，说道：“事已至此，哥哥还怕什么？人生难得少年，又难得哥哥如此深情；妹志已决，事若不成，便拼着一死！”厚卿听她说到死字，忙伸手去捂她的嘴。娇娜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滚下粉腮来。厚卿替她试着泪，又打叠起千万温存劝慰着她，娇娜转悲为喜。厚卿送她走出房门，回房去想起今夜的欢会，总可以十拿九稳了，便忍不住对着镜子，对着灯光痴笑起来。

看看挨到三更过后，他便拍一拍胸脯，大着胆，走出房去，摸着扶梯，走上楼去，这时窗外射进来一层朦胧月光照着他。看看摸到了娇娜小姐的卧房门口，伸手轻轻地把房门一推，那门儿虚掩着。厚卿蹑脚走进房去，那绣幕里射出灯光来，娇娜小姐背着身儿，对灯光坐着，那两眼只是望着灯火发怔。厚卿上去，轻轻地把她身躯拥抱过来，进了罗帐，服侍她松了衣钮，解了裙带，并头睡下。这一番恩爱，有他两人的定情词为证：

夜深偷展纱窗绿，小桃枝上留莺索。花嫩不禁抽，春风卒未休。
千金身已破，脉脉愁无那！特地嘱檀郎，人前口谨防。
绿窗深仁倾城色，灯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罗帏，春心不自持！
雨云情散乱，弱体羞还颤。从此问云英，何须上玉京。

他二人了过心愿，在枕上海盟山誓，千欢万爱。直到晨鸡报晓，娇娜亲替厚卿披上衣巾，送到扶梯口，各自回房睡去。从此以后，他二人暗去明来，夜夜巫山，宵宵云雨，好不称心如意。只是白天在众人面前，却格外矜持，反没有从前那般言笑追随，行坐相亲的光景；反是那飞红、眠云、楚岫这几位姨娘，时时包围着他，要他讲故事。

那炀帝是一个风流天子，当时传在民间的故事，却也很多，只说他在东京的时候，大兴土木：在显仁宫西面，选了一大方空地，造起湖山楼阁来。在这地的南半，分着南北东西中，挖成五个大湖。每一个湖，方圆十里，四面尽种奇花异草。湖边造一圈长堤，堤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榭。桃花夹岸，杨柳笼堤。湖中又造了许多龙舟凤舸，在柳荫下面，靠定白石埠头泊着，听候皇帝随时传用。那北半地势宽大，便掘一个北海，周围四十里方圆，凿着河港，与五湖相通。海中央造起三座神山，一座是蓬莱，一座是瀛洲，一座是方丈。山上造成许多楼台殿阁，点缀得金碧辉煌。山顶高出海面一百丈，东可望箕水，西可见西京。湖海中间交界地方，造着一座一座的宫殿。海北面一带地方，委委曲曲凿成一道长溪；沿溪拣那风景幽胜的地方，建造着别院，一共十六座院宇，却选了三千美女，守候在院里。绕着湖海，造着二百里方圆的一带苑墙，上面都拿琉璃作瓦，紫脂涂壁；又拿青石筑成湖海的斜岸；拿五色石砌成长溪的深底；清泉澎湃，反射出五色光彩来。宫殿院宇，全是金装玉裹；浑如锦绣裁成，珠玑造就。那各处郡县，都把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从各驿地上献送进京来；把一座西苑，顿时填塞得桃成蹊，李列径，梅绕屋，柳垂堤，仙鹤成行，锦鸡作对，金猿共啸，青鹿交游。这全是虞世基一人之力，逼迫着四方百姓，造成了这座西苑。

炀帝游幸西苑的第一日，便带了他宠爱的妃嫔，坐着玉辇，进苑来四处游玩。由炀帝定名：那东湖因四面种的全是绿柳，两山翠色与波光相映，便名翠光湖；南湖因有高楼夹岸，倒映日

光，照在湖面上，便名迎阳湖；西湖因有芙蓉临水，黄菊满山，白鹭晴鸥，时来时往，便名为金光湖；北湖因有许多白石，形若怪兽，高下错落，横在水中，微风一动，清沁人心，便名为洁水湖；中湖因四围宽广，月光射入，宛若水天一色，便名为广明湖。那十六院：第一座是景明院，因南轩高敞，时时有薰风吹入；第二座是迎晖院，因有朱栏屈折，回压琐窗，朝日上时，百花呈媚；第三座是秋声院，因有碧梧数株，流荫满院，金风初度，叶中有声；第四座是晨光院，因将西京杨梅移入，开花时宛似朝霞；第五座是明霞院，因酸枣邑进玉李一株，开花虽白，艳胜霞彩；第六座是翠华院，因有长松数株，俱团团如盖，罩定满院；第七座是文安院，因隔水突起石壁一片，壁上的苔痕纵横，宛如天生一幅画图；第八座是积珍院，因桃李列成锦屏，花茵铺为绣褥，流水鸣琴，新莺奏管；第九座是仪凤院，因四围都是疏竹环绕，中间却突出一座丹阁，便宛以鸣凤一般；第十座是影纹院，因长溪中碎石砌底，簇起许多细细的波纹，水光反照，射入帘栊，便是枕簟上也有五色波痕；第十一座是仁智院，因左面靠山，右面临水，取孔子乐山的意思；第十二座是清修院，因峰回路断，只有小舟沿溪，才能通行，中间桃花流水，别有一天；第十三座是宝林院，因种了许多拂国祇树，尽以黄金布地，宛似寺院一般；第十四座是和明院，桃蹊桂阁，春可以纳和风，秋可以玩明月；第十五座是绮阴院，晚花细柳，凝阴如绮；第十六座是降阳院，有梅花绕屋，楼台向暖，凭栏赏雪，了不知寒。那一条长溪，婉转如龙，金碧楼台，夹岸如鳞，便定名龙鳞渠。隋炀帝穷日继夜地在这五湖十六院中游玩，不知闹出几多风流故事来。

有一天，风日晴和，炀帝下旨，召集文武大臣，在西苑中赐宴。这炀帝穿一件织万寿字的袈裟龙袍，戴一顶嵌八宝的金妙帽，高坐着七香宝辇，排开了髦毛御仗。文武官员，全穿了朝服，骑马簇拥，左右追随。真的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万国衣冠，百官护卫。炀帝到了西苑，便传旨将御宴排在船上。炀帝自坐了一只大龙船，后面跟随着五十只凤舸。船行时，龙舟当先，凤舸随后，鱼贯而行；船住时，又龙船在中，凤舸团团围定在四面。炀帝领着众官员，先游北海，登三山，才回到五湖中赏玩饮酒；觥筹交错，管弦嗷嘈，君臣们尽情痛饮。炀帝饮到高兴时候，便对群臣说道：“如今四海升平，禽鸟献瑞；君臣共乐，千秋胜事。湖上风光，万分旖旎。卿等锦绣满腹，何不各赋诗歌，纪今日之胜会？”

你道炀帝说的禽鸟献瑞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西苑中楼台金碧，桃李红艳，转觉皇帝的舆仗，不甚鲜明；便有那凑趣的大臣虞世基，替皇上出主意，降一道圣旨，令天下各处郡县，不拘水禽陆兽，凡是他羽毛，可作舆仗髦毛用的，一齐采献，全拿鸟兽髦毛制成舆仗，自然文彩辉煌，不怕他不鲜明了。这个旨意一出，谁敢不遵；忙得那许多官员，这里取翠鸟之羽，那里拔锦鸡之毛。罗网满山，矢箭遍地。这时江南易程地方有一座升山，山顶上有一株松树，亭亭直上，有百余丈高。四围一无枝桠，清阴散落，团圆如盖。树的绝顶正中，结了一个鹤巢。巢中有一对仙鹤，饮风吹露，生雏哺子。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自以为深山高树，翱翔自由，再无祸患的了。不料一日里被那伙寻羽毛的人看见，便计算他一窝儿里的鹤髦；只是这样的高树，又无枝桠，如何得攀援上去？众人商量了半天，便想出一个把松树砍倒的主意来；却又怕砍倒了树，那仙鹤要飞去。谁知这鹤巢里却养着四只小鹤，那松树倒了，老鹤心疼小鹤，在别的树尖上飞绕悲鸣；又把自己身上几根髦毛，一阵乱啄，一齐拔了下来。这是老鹤悲愤之极做出来的，那班凑趣的臣民，便说成是禽鸟献瑞。

这且不去说他，当百官奉了炀帝的旨意，便搜索枯肠，在御宴前做起诗来。炀帝也做了八首写湖上景色的词，第一首是《湖上月》，第二首是《湖上柳》，第三首是《湖上雪》，第四首是《湖上草》，第五首是《湖上花》，第六首是《湖上女》，第七首是《湖上酒》，第八首是《湖上水》。那一首《湖上柳》的词意儿十分的佳妙，道：

“湖上柳，烟里不胜摧；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播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复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藏



当时群臣传诵一遍，各有和词，又各献酒称贺。炀帝使命百官放量痛饮。君臣们饮了半日酒，俱觉大醉；便吩咐罢宴，众文武谢了恩退去。炀帝余兴未尽，便换乘了一只小龙舟，驶入龙鳞渠，到十六院去闲玩。众夫人听得炀帝驾到，便一齐焚香奏乐，迎接圣驾。龙舟沿溪行来，妃嫔夹岸相随。见到那迎晖院，早有王夫人带领着二十个美人，后随着许多宫女，笙箫歌舞，将炀帝迎进院去。院中早排列着酒席，炀帝携着王夫人的手，与二十个美人一齐入席。那美人轮流歌舞，次第进觞。忽见一个美人，献上酒来。看她时，生得绰约如娇花，清癯如弱柳，眉目之间，别有风情。炀帝便问她叫什么名字？那美人答称：“姓朱，名贵儿。”炀帝伸手去揽在怀里，对她脸上细细地玩赏。那贵儿也十分卖弄，一手擎着杯儿，送在炀帝唇边，炀帝饮了酒，亲自执着红牙，听贵儿唱道：

“人生得意小神仙，不是尊前，定是花前；休夸皓齿与眉鲜，不得君怜，枉得依怜。君要怜，莫要偏；花也堪怜，叶也堪怜。情禽不独是双鸳，莺也翻趺，燕也翻趺。”

把个炀帝听了，乐得忙把自己的金杯，命宫女斟满一杯酒，赏贵儿饮了。说道：“朕听你唱来。不独娇喉婉转，还觉词意动人。你要朕怜，朕今夜便怜惜你一番”这一夜，炀帝便留在迎晖院里，召幸了朱贵儿。

从来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炀帝在西苑里，夜夜行乐，那十六院夫人，果然长得个个千娇百媚，但她们见了炀帝，总不免拘束礼节，反不如那美人可以随意临幸。因此不多几天，那十六院中三百二十名美人，都被炀帝行幸过。他心还不足，下旨各院夫人美人，不必迎送，听圣驾来去自由。他在月下花前，和那班宫女彩娥，私自勾挑，暗中结合。他最喜的是偷香窃玉，若在花径中柳荫下巧遇娇娃，私干一回，便觉十分畅快。那班宫人，都知道了炀帝的心性，明知山有虎，故作采樵人；一个个都假作东藏西躲，守候着皇帝来偷情。

有一夜，炀帝在积珍院中饮酒，忽听得隔墙备声嘹声，不知谁家？他便悄悄地走出院去偷听着，那笛儿一声高一声低，断断续续，又像在花径外，又像在柳树边。抬起头来，见微云淡月，夜景清幽。炀帝随了笛声，沿着那花障走去。刚转过几曲朱栏，行不上二三十步，笛声却停住了，只见花荫之下一个女子，腰肢袅娜，沿着花径走来。炀帝忙侧身往太湖石畔一躲，待那女子缓缓走来，将到跟前，定睛一看，只见那女子年可十五六岁，长得梨花皎洁，杨柳轻盈，月下行来，宛似嫦娥下降。炀帝看到此时，情不自禁，突然从花荫中扑出去，一把抱住那女子。慌得那女子正要声唤，转过脖子来一看，见是炀帝，忙说道：“婢子该死！不知万岁驾到，不曾回避得。”说着，便要跪下地去。炀帝忙搂住那宫女，说道：“你长得这等标致，朕也不忍得罪你；只是你知道汉皋解珮的故事吗？朕今夜为解珮来也！”这宫女原是十分乖巧，便说道：“贱婢下人，万岁请尊重，谨防有人看见不雅。”炀帝如何有心去听她，便悄悄地将那女子抱入花丛中去。原来这宫女还是处子，月下相看，娇啼百态；炀帝又怜又惜，十分宠爱。看毕以后，将她抱在怀里，问她：“叫什么名儿？”那宫女却做弄狡谗，说道：“万岁一时高兴，问她名儿作甚？况宫中女儿三千，便问了也记不得许多！”炀帝笑骂道：“小妮子！怕朕忘了你今夜的恩情，便这等弄乖。快说来，朕决不忘你的。”那宫女才说是妥娘，原是清修院的宫人。二人正说话时，忽见远远有一簇灯笼照来，妥娘便推着炀帝说：“万岁快去吧！不要被人看见，笑万岁没正经。”二人站起身来，抖抖衣裳，从花障背面折将出来；才转过一株大树，碧桃下忽然有人伸出手来，将他二人的衣角拉住。回头看时，却是一丛茶□刺儿，钩住他二人的衣裙，炀帝握着妥娘的手，笑了一笑，妥娘自回清修院去。

炀帝出了花丛，找不到积珍院的旧路；望见隔河影纹院中灯烛辉煌，便度过小桥，悄悄地走入院去。那院中刘夫人，和文安院的狄夫人，正在那里浅斟低酌，炀帝放轻了脚步，走到他二人

跟前说道：“二妮子这等快活，何不伴朕一饮？”两位夫人见了炀帝，慌忙起身迎接，一边邀炀帝坐下，一边斟上酒去。狄夫人眼尖，瞥见炀帝龙袖上一方血痕，便笑说：“这黄昏人静，陛下来得有些古怪！”炀帝嘻嘻地笑道：“有甚古怪？”狄夫人劈手扯起炀帝的袍袖来给刘夫人看，刘夫人笑说道：“我说陛下如何肯来，原来有这样的喜事。”狄夫人道：“陛下替那个宫人破瓜？说明了待妾等会齐各院与陛下贺喜。”炀帝只是嘻嘻地笑着不说话，二位夫人和众美人轮流把盏，把个炀帝灌得烂醉如泥，当夜便在影纹院中睡下。

从此炀帝神情愈觉放荡，日日只在歌舞上留情，时时专在裙带下着脚。无一日不在西苑中游玩，偌大一座西苑，不消一年半载，竟被炀帝玩得厌了；那苑内十六院夫人，三百二十个美人，二千个宫女，也被炀帝玩得腻了。

这一天，炀帝正在北海和众妃嫔饮酒，忽有宇文恺、封德彝差人来奏称：“奉旨赴江都建造四十座离宫，俱已完备，只候圣驾临幸。”炀帝听了大喜道：“苑中风景，游览已遍，且到江南看琼花去游乐一番。”便当筵下旨：“宫馆既完，朕不日临幸江南；但一路宫馆，仍须着各处地方官广选民间美女填入，以备承应。”这个圣旨一下，朝臣中却不见有人谏阻，只是那班夫人妃嫔恐慌起来，齐来劝阻。说道：“宫中虽贱妾辈不善承应，无甚乐处，但毕竟安逸；陛下若巡幸江都，未免车马劳顿。”炀帝道：“江都锦绣之乡，又有琼花一株，艳绝天下，朕久想游览。况一路上有离宫别馆，绝无劳苦。贤妃等可安心在宫中，守过了五七个月，朕依旧回来，和诸位贤妃相见。”那几个不得时的妃嫔，听了炀帝这一番话，知道皇帝去志已决，便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那贵儿、妥娘、杳娘、俊娥一班得宠的美人，听说沿路有四十九座离宫别馆，那离宫别馆中又都有美人守着，只怕皇帝的宠爱移在别人身上，她们如何肯放手。早嚷成一片说：“愿随万岁爷出巡去。一来得去游览江南风景，二来万岁爷沿路也得人陪伴，不愁寂寞。”炀帝原也舍不得她们，便答应携她们一块儿到江都地方去。到炀帝起身的这一天，各宫院妃嫔夫人，俱设席饯行，炀帝一一领了，便打点出巡。此番也不多带人马，只带三千御林军，一路护卫着。文武官员，只带丞相宇文达和虞世基一班亲信的人。

正要起身的时候，忽有一人姓何名安，打造得一座御女车来献与炀帝。那车儿中间宽阔，床帐衾枕，色色齐备。四围又用蛟绡细细织成帷幔。外面望进里面去，却一毫不见；里面看到外面来，却又十分清楚。那山水花草，在车外移过，都看得明明白白。又拿许多金铃玉片，散挂在帷头幔角。车行时，摇荡着，铿铿锵锵好似奏细乐一般，任你在车中百般笑语，外间总不得听见。一路上要行幸妃嫔，尽可恣意行乐，所以称作御女车。炀帝这时正因那班得宠的妃嫔，无可安插，在路上车马遥隔，又不得和她们说一句话儿；如今得了这御女车，满心欢喜，传旨厚赏何安。便携了妃嫔，坐上御女车。一路行来，三十里一宫，五十里一馆。到一处地方，那郡县官齐来接驾；一面把奇肴异味，美酿名产，终绎贡献上来。到了宫馆中，又有绝色的美人，弦管歌舞，前来承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九回

剪彩成花秦夫人弄巧 望辇结怨侯家女投环

厚卿生长在皇都，家中又有一个老宫人，常听得他说出隋炀帝的风流逸事来；如今他在舅父家中，一般地也把炀帝故事，讲给一班姨娘们听。他正说到炀帝第一次坐御女车，游幸江都，一路上逢名山便登山览秀，遇胜水则临水问津；恍恍惚惚早已到了扬州地面。

这江南山明水秀，柳绿桃红，比北路上风光，大不相同。炀帝见了，心中十分欢喜。便道：“向日所言琼花，开在何处？”当有大臣封德彝奏对道：“琼花原在蕃丽馆中，每年三月开花；如今是四月天气，百花都谢，须到明春再得观赏。”炀帝听了，心中有些不乐。宇文恺在一旁劝解道：“琼花虽然开过，江都地方还有许多名胜，可供圣上游览。”炀帝从此便天天在江都地方探胜寻幽。

一日，游到横塘上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楼。昭明太子，曾在这楼上选得许多古文，成了一部文选，所以称文选楼。这一座楼盖得曲折高峻，历代皇帝，时加修理，所以到隋朝尚不坍塌。炀帝先把带来的许多宫女，发在楼上去伺候着，圣驾一到，一齐细吹细打地迎接着。炀帝坐着七香宝辇，依着层层石级，转折上去。这一座楼高有百尺，共分五层。石级阁道，都飞出在屋檐以外。人在阁道上走着，从下面望上去，好似在空中行走一般。这一日恰东南风起，一队队的宫女行在阁道上，身上穿着薄罗轻縠，被风吹揭起来，露出那紫裙红裤，十分鲜艳。炀帝看了，也无心游览，便吩咐众宫女在月台上团团围绕着他，饮酒歌舞。直把个炀帝灌得烂醉如泥，才选了几个绝色的宫女，回离宫去寻欢作乐。

这样早歇夜宴，炀帝在江都地方，足足玩了几个月；抛得那深宫里的萧皇后，和十六院夫人，十分凄清，便联名上着奏章，接连催请，把个风流皇帝催回京都去。当夜萧皇后和十六院夫人，在宫中排着筵宴，替炀帝接风。饮酒中间，炀帝盛称江都地方风景秀美，山水清奇。那夫人们齐笑说道：“陛下怕是留恋江南女色，并不是爱玩景色呢！”炀帝笑说道：“讲女绝，眼前几位夫人，都是尽态极妍，还有谁家美女能胜得？实是贪玩江南山水，便把诸位夫人冷落了。不是朕夸奖江都景色，莫说那山水秀美，便是开一朵花儿，毕竟比上苑中的红得可爱；便是放一枝柳儿，也毕竟比上苑中的绿得可怜。不像俺们北地的花柳，未到深秋，便一齐黄落，寂寞得叫人闷损。”这一席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当下有清修院的秦夫人听皇帝说了这个话，便回宫去和十六院夫人悄悄地商议，又和许多宫女一齐动手，只一夜工夫，便已布置妥贴。

第二天，十六院夫人一齐去请炀帝驾幸西苑。炀帝说：“如今是仲冬天气，苑中花树雕残，有什么可玩赏之处？”无奈秦夫人再三劝驾，说：“西苑中百花竞放，专候圣驾临幸。”炀帝素来在女人面上，是十分温柔的；当下便一任众夫人簇拥着，到西苑去。御辇一进苑门，真个见万紫千红，桃李齐放，望去一片锦绣，那里像个仲冬天气。草长莺飞，竟像个江南三月天气。莫说炀帝看了诧异，便是萧后也暗暗地吃惊。炀帝说道：“只隔得一夜工夫，如何便开得这般整齐！”一眼见那柳树荫中一队队宫女彩娥，笙箫歌舞的迎接上来。炀帝看了，连连称妙。秦夫人在一旁奏道：“陛下看这苑中风景，比江都如何？”炀帝一把拉住秦夫人的手，笑问道：“妃子有何妙法，使这花柳一夜齐放？”秦夫人把衫袖掩着珠唇，笑说道：“有甚妙法，只是众姊妹辛苦了一夜罢了！”说着，炀帝正走到一株垂丝海棠树下，伸手去采一朵来看时，原来不是从枝上长出来的，

全是拿五色绸缎细细剪成捏在枝上的。炀帝不禁哈哈大笑道：“是谁的机巧，也亏得她有这一路聪明！”众夫人奏道：“这全是秦夫人主意，与妾等连夜制成。”炀帝笑对着秦夫人说道：“这也难为你了！”看看走到一丛大梅树林下，看看枝上梅花，红白齐放。炀帝说有趣，便吩咐在花下摆起筵席来。炀帝坐在席上，眼看着四围花木，不分春夏秋冬，万花齐放，心中十分有兴，一杯一杯地饮下酒去。一时里觥筹交错，丝竹齐鸣。炀帝已有几分醉意，便笑说道：“秦夫人既出新意，诸美人也须换唱新歌，谁唱一支新曲儿？朕即满饮三杯。”说声未了，只见一个美人，穿一件紫绀衣，束一条碧丝裙，袅袅婷婷地走近筵前，娇声奏道：“贱妾愿歌一曲新词，博万岁一笑。”炀帝看时，却是他宠爱的仁智院美人名雅娘的。只见她轻敲檀板，漫启珠唇，唱着《如梦令》词儿道：

“莫道繁华如梦，一夜剪刀声送；晓起锦堆枝。笑煞春风无用。非颂，非颂，真是蓬莱仙洞！”

炀帝原是爱雅娘的，如今见她娇滴滴的声音唱出这新词来，早不觉连声说妙，连饮下三杯酒去，众夫人一齐陪饮一杯。才住了酒，又见一个美人，浅淡梳妆，娇羞体态，出席来奏称：“贱妾亦有新词奉献。”炀帝认得是迎晖院的朱贵儿。这贵儿原唱得好曲儿，当下听她也唱一折《如梦令》词儿道：

“帝女天孙游戏，细把锦云裁碎，一夜巧铺春，尽向枝头点缀。奇瑞，奇瑞！写出皇家富贵。”

炀帝听了赞道：“好个写出皇家富贵！”便也连饮了三大觥酒。这场筵宴，直饮到黄昏月上，炀帝也被众夫人迷弄得酒醉昏沉，当下扶着秦夫人的肩头，临清修院去。

一连几夕，幸着秦夫人，把其余的夫人一齐丢在脑后，慌得众夫人或探消息，或赋诗词，百般地去勾引，无奈这秦夫人把个风流天子独霸住院子里，不放他出门一步。

这一天午膳，炀帝和秦夫人略饮了几杯，手携着手儿，走出院来；沿着长堤，看这流水玩耍。看看前面叠石断路，水中却浮着一只小艇。秦夫人把炀帝扶下小艇，两人荡着桨，委委曲曲地摇进曲港去。两岩柳树林子，种得密密层层，那树头上的假花，却开得十分灿烂，映在水面，连水光也十分鲜艳。炀帝正痴痴地看着，忽见一缕桃花瓣儿，浮在水面上，从上流头断断续续地余下来。炀帝认作也是秦夫人弄的乖巧，便笑着向秦夫人点头儿。这时有三五点花瓣儿，正傍着小艇浮来。炀帝伸手去捞起花瓣儿在手掌中看时，不由炀帝吃了一惊，原来这花瓣鲜艳娇嫩，真是才从树上落下的，并不是假的，忙问秦夫人时，秦夫人也弄得莫名其妙，连说：“怪事！”再看水面上时，那花瓣还是不断地浮着下来。炀帝说：“如今仲冬天气，何处来这鲜艳的桃花？看来朕今日遇了仙子，这长溪正变作武陵桃源呢！”说着便把这小艇一桨一桨地沿着长溪依着花瓣的来路追寻上去。绕过几曲水湾，穿出一架小桥，只见上流头一个美人蹲在石埠上，伸着玉也似的手，在水面上把桃花瓣儿一瓣一瓣地放着。只见她穿着紫绀衫子，白练裙子，低垂粉颈，斜拢云环，却认不出是什么人。直待小艇子摇近石埠，那美人抬起头来，炀帝才认得是妥娘。那妥娘年纪最小，炀帝最爱她有几分娇憨性情。

她见了炀帝便拍着手笑说道：“这番刘郎却被贱婢子诱出桃源来了！”炀帝见了妥娘，心中转觉欢喜；便离了小艇，走上岸来，拉住妥娘的手说道：“你这小妮子，却在这里作乖弄巧！”妥娘说道：“陛下在清修院里一共住六七天，丢得众夫人冷清清的，好似失了魂魄。大家满意闯进清修院里找寻陛下，又怕触犯了陛下的清趣，因此贱婢想出这放桃花瓣儿勾引陛下出来的法儿。这条溪水正通着清修院，陛下又是一个多情人，妾在上流头放着桃花瓣儿，从清修院门前流过，陛下见了，怕不是沿溪寻来。如今果然被贱妾把个陛下哄出来了！”炀帝问：“众夫人现在何处？”



妥娘用手指点着前面说：“众夫人正在胜棋楼守候着陛下呢。”说着，果然见花团锦簇的十五位夫人，从堤上迎接过来。她们见了炀帝，齐说：“陛下快乐，却忘了贱妾们冷冷清清地难守。”说着，粉脸上都有怨恨之色。炀帝笑着，一一和夫人拉着手说道：“朕偶尔避几天静，又劳诸位夫人想念；如今朕便伴着众夫人尽一日之欢。”说着，大家把个炀帝簇拥到胜棋楼去，传上筵席，歌舞畅饮起来。饮酒中间，炀帝又问妥娘：“在这寒冷天气，那鲜艳的桃花片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妥娘便奏说：“这是三月间从树上落下来的。妾闲时拿它收起来，密藏在蜡丸里。当时原也无心收着的，不期留到如今仲冬天气，还是不变颜色的。”炀帝见她小小年纪，如此乖巧，越觉可爱，当夜又便在妥娘院子里留幸。

炀帝从此便留住住在西苑里，终日 and 一班夫人宫女追逐欢笑。好似狂蜂浪蝶一般，不管黄昏白日，花前月下，遇着巧便和妃嫔戏耍一回。那班美人见炀帝爱好风流，便想尽许多法子去引诱着。这炀帝又生成下流性格，专一爱和宫女在花前柳下偷香窃玉；倘然正正派派讲究床第之欢，他又转觉得索然无味。因此，那妥娘、贵儿、杏娘、俊娥一班有姿色的妃嫔，又故意打扮得和宫女模样，在花明柳暗的地方，掩掩藏藏；被着风流天子撞见了，便上前拉住，做出许多风流故事来。后来又因炀帝认识她们的脸面，便个个拿轻绡遮着头脸。一时宫里上上下下的宫娥彩女，上至妃嫔媵嫔，越是在灯昏月下的时候，越个个披着颜色娇艳的轻纱，在各处回廊曲院里，袅娜微步。远远望去，宛似月里嫦娥，洛水仙女，隐隐绰绰的煞是动人。炀帝见了，叫他如何忍得住；便不管蠢的俏的美的丑的，但是遇到的便有姻缘。因此合一座西苑里的宫女，都深沾了皇帝的雨露恩情。

做隋炀帝的宫女的，有这许多好处。那外面百姓人家，凡有女儿略长得平头整脸些的，都巴不得把他女儿送进宫来。这位天子，性格又风流，心肠又温柔，凡是做宫女的，从不曾受过皇帝的责骂；倘然一得了皇帝的宠幸，做她父兄的，少不得封侯的封侯，拜相的拜相。有这许多便宜之处。

那管理挑选宫女的宦官，名叫许廷辅。这许廷辅，他经手挑选宫女的遭数儿也多了，却是一个贪财的太监。有那贪图女儿富贵，愿送女儿听选的，他却百般挑剔，不给她入选。非得那父兄拿上千上万的银钱去孝敬他，他才给你挂上一个名儿。有那种世家大族，舍不得把女儿断送在宫廷里的，他却又百般敲诈，坐名指索；一面在炀帝跟前诌奏，说某家女儿长得如何美貌，那父兄急了，又非得拿出上千上万的银钱去买嘱他，才给你在册子上除了名。凡是在册子上挂上名字的，他如数拉进后宫去锁闭起来。到这时，那班做宫女的，又非钱不行。炀帝又生成厌旧喜新的脾气，一个上好闺女，给他玩上几次，若没有特别动人之处，或特别歌舞的技能，他便丢在脑后，又玩别个去了。虽说三千粉黛，像这样走马看花地玩着，不多几天，便又厌了。吩咐许廷辅，向后宫去挑选一班新的来。

那许廷辅到了后宫，便作威作福。那宫女有银钱首饰拿去孝敬他的，便选你进宫；你若没孝敬，他便看着你关到头发雪也似白，也不给你选进去。任你西施、王嫱一般的才貌，他也束之高阁。

因为太监弄权，便活活逼死了一个绝色佳人。这佳人原是侯氏女儿，自幼儿长得天姿国色，又是绝顶聪明，在八岁上便懂得吟诗作赋。她虽生长在贫寒门户，却也是诗礼世家。当时便有许多名门豪宅，前来求婚，这侯女自己仗着才貌双全，便等闲不拿那班公子王孙看在眼里。因此一误再误，直到许太监来挑选美女，未曾到这地方，便听得远近沸沸扬扬地传说侯家的女儿，长得如何美丽，如何有才情。这许太监便慕名而往，一文孝敬也不要，把这侯女选进后宫去。在许太监的心意，如此好意相待，你便当曲意逢迎。凡是选进后宫来的，见了许太监，便百般献媚，十分相亲。那班脂粉娇娃，终日围定了许太监，口口声声唤着爹爹，说说笑笑，歌歌舞舞，替许太监解闷儿。这许廷辅又拣那绝色的，左拥右抱，虽不能真个销魂，却也算得偷香窃玉。那班女儿又逢时逢节的做些针线，或是鞋儿帽儿，袋儿带儿，孝敬给爹爹；也有把自己耳朵上挂的珠环，臂上套的金钏，卸下来送给爹爹的。那许廷辅得了女孩儿许多好处，少不得要把她们早早送

进宫去，早沾雨露之恩。

独有这侯家女，却生成端庄性格，全不露半点轻狂。她见了许太监，也不肯献媚儿，也没有孝敬。她住在后宫，静悄悄的一个人，点一炉好香，咏几首好诗。一任那班女伴卖尽轻狂，她却兀自孤高独赏。有时这许太监有意拿说话去兜搭她，她总给你个不理不睬。自来有色的女子，和有才的男子，一般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在侯女心想，自己长成这闭月羞花的容貌，任你是风流的天子，好色的皇帝，见了俺管叫你死心塌地，宠擅专房。到那时待俺放些手段出来，虽不愿做吴宫的西子，也做一个汉家的飞燕，做一个千古留名的美人。她存了这个心意儿，因此从不肯屈志求人。谁知这许廷辅也十分刻毒，他见侯女如此孤高，便给你个老不入选；年年寂寞，岁岁凄凉。

这侯女自从十五岁选入后宫来，一住三载，从未见过天子一面。她终日宵是点香独坐，终宵只是掩泪孤吟。虽说装成粉白黛绿，毕竟也无人去常识她的国色天香，虽说打点得帐暖衾温，却依旧是独宿孤眠。挨了黄昏，又是长夜；才送春花，又听秋雨。挨尽了凄清，受尽了寂寞。在晴天朗月，还勉强支持得过去，遇到凄风苦雨的时候，真令人肠断魂销。在白昼犹可度过，一到五更梦醒的时候，想起自己的身世，真是一泪千行。侯女在起初的时候，还因爱惜自己的容颜，调脂弄粉，耐着性儿守着，只指望一朝选进宫去，说不定有一时的遇合。谁知日月如流，一年一年过去，竟是杳无消息，也便不免对花弹泪，对月长叹。有时虽有几个同行姊妹前来劝慰着，无奈愁人和愁人，越说越是伤心，因此她暗暗地也玉减香消。好不容易，盼到许太监到后宫来挑选美女，眼见那献媚纳贿的同伴一个个中了选，得意洋洋地进宫去了，自己依然是落了后，退回后宫去，独守空院。这一回望不到，再望下一回；每见许廷辅进后宫来一次，她总是提一提精神，刻意地梳妆起来。对着镜子自己看看容光焕发，美丽如仙，料想同院子的三千姊妹们，谁能比得上自己，那许廷辅也知道合院中要算这侯家女儿最美丽的了，无奈他两人只争了这一点过节儿，在许太监总要这侯家女在他跟前亲热一番，送几件饰物，他才平了这口气。在侯家女又因为自己长着这副绝世容颜，将来怕不是稳稳一个贵妃。这许廷辅是下贱的太监，我如何能去亲近他。讲到饰物，她带进宫来的原也不少，她只愿分送给同院的姊妹们，她自以为我长着这副容颜，许太监拿我选进宫去，皇帝看了欢喜，这一赏赐下来，也够他受用的了。两下里左了性子，尽是一年一年地空抛岁月；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叫这青春孤寂的少女，如何不要伤感？每伤心到极处，便有姊妹们来劝慰她说：“姊姊何必自苦，尽多的珠玉，拿几件去孝敬许爹爹，选进宫去，见了万岁，便不愁一世富贵了。”侯女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妹子，听说汉昭君长着绝世容颜，也因奸臣毛延寿贪脏，她便甘心给画师在她画像脸上点一粒痣，不愿拿一千两黄金去孝敬奸贼。她虽一时被害，远嫁单于，后来琵琶青冢，却落得个万世流芳。到如今提起她来，人人怜惜，个个悲伤，毕竟不失为千古美人。妹纵说赶不上昭君那般美貌，若要俺拿珠玉去贿赂小人，将来得了富贵，也落了一个话柄，妹抵死也不愿做这事的！”那姊妹说道：“姊姊如此执拗，岂不辜负姊姊绝世容颜？”侯女拭着泪道：“妹自知一生命薄，便是见了天子，怕也得不到好处；只拼一死，叫千载后知道隋宫中有这样一个薄命人，大家起一个怜惜之念，俺便是做鬼也值得的！”她说着，又止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那姊妹知道劝她不过来，便也听她伤心去。到最后，侯女打听得那许太监又选了百十个宫女送进西苑去，自己依然落选；她这一番实实忍耐不住了，大哭了一场，说道：“妾此身终不能见君王了！若要得君王一顾，除非在妾死后。”她打定了主意，茶饭也不吃，在镜台前打扮得齐齐整整。又把平日自己做的感怀诗，写在一副玉版笺上，装一个小锦囊中，挂在自己左臂上。余剩的诗稿，拿来一把火烧了。孤孤凄凄地在院子四下里走一会，呜呜咽咽地倚着栏杆哭了一会。挨到晚上，待陪伴她的宫人去安睡了，她便掩上官门，悄悄地跪在当殿，拜罢圣恩，拿出一幅白绫来，就低梁上自己吊死。待到宫人发觉，慌忙救时，早已玉殒香消。大家痛哭了一场，不敢隐瞒，挨到第二日天明，齐来报与萧后。萧后便差宫人到后宫去查看，宫人在侯女左臂上解下一个锦囊来，呈与萧后。萧后打开看，见是几首诗句，便吩咐转呈与炀帝。

藏



这日炀帝正在宝林院和沙夫人闲谈解闷，炀帝自己夸说：是一个多情天子，虽有两京十六院无数粉黛，朕却一般恩宠，从不曾冷落了一个人。因此朕所到之处，总是欢欢笑笑，从不曾见有一个愁眉泪眼的。在宫中正说得畅快，忽见萧后打发宫人送上侯女的锦囊来，炀帝打开看时，见一幅精绝的玉版乌丝笺，齐齐整整写着几首诗句。第一首是《梅花》诗，道：

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
庭竹对我有怜意，见露枝头一点春。
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
玉梅谢后和阳至，散与群芳自在春。

炀帝把这首诗读了又读，赞道：“好有身分的诗儿！”再看第二首，是《妆成》，道：

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
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

又《自感》三首道：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
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欲泣不成泪，悲来强自歌，
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啊！
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
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

炀帝一边读着，连连跌足说道：“如此才华，是朕冷落了她了！”再看后面是一首《自伤》长诗道：

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
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
春寒入骨情，独卧愁空房；
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
平日新爱惜，自恃料非常；
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待彷徨；
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
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
悬帛朱梁上，肝肠如沸汤；
引领又自惜，有若丝牵肠！
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炀帝读到末后几句，也忍不住流下泪来，说道：“这样一个美人儿，怎么不使朕见一面儿，便白白地死了？真令朕追悔莫及！”说着！瞥眼见纸尾上又有一首诗儿，题目写着《遣意》两字，诗道：

“秘洞扃仙草，幽窗锁玉人；
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

炀帝不觉拍案大怒道：“谁是毛延寿？却枉杀了朕的昭君！”沙夫人忙劝说道：“陛下息怒，想这侯家女儿，原是平常姿色，所以许廷辅不曾选进宫来；这痴女子却妄想陛下雨露之恩，所以弄出这人命来。”炀帝听说提起许廷辅，恍然大悟，说道：“一定是这厮从中作弊！逼死了朕的美人！”当下便一迭连声传唤许太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回

谈天文袁紫烟得宠 贴人情大姨娘多情

炀帝读侯女的诗，读到“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两句，便知道许太监从中作弊，埋没美人。不觉大怒，一迭连声地传唤许廷辅前来查问。这许廷辅，原是炀帝重用的太监；历来挑选美女，都是他一人经手。在宫中的威权很大，便是这十六院夫人，也是他手里选进来的；大家想起日前的宠幸，全是当日许太监挑选之德，岂有不帮助他之理？当时沙夫人便劝谏着炀帝说道：“也许那侯家女儿，本没有什么姿色；是她心存非份之想，枉自送了一条性命，这也不能专怪许太监的。”一句话却提醒了炀帝，便亲自起驾，亲临后宫去察看侯女的尸身，究竟是否美貌，再定许太监的罪。

这个消息传在许廷辅耳朵里，吓得他心惊肉跳，便和手下的小太监商量。那小太监便出了一个主意，说：“不如趁现在皇上不曾见过尸身以前，悄悄地去把那侯女的脸面毁坏了，皇上看不出美丑来，便也没事了。”许太监连说：“妙计！”便立即打发一个小太监去毁坏侯女的尸身。

谁知炀帝去得很快，待小太监到后宫一看，那一簇宫女，已经围定了炀帝。炀帝在便殿上坐着，吩咐太监们把侯女的尸身，上下解尽衣服，用香汤沐浴。宫女又替尸身梳一个垂云髻儿，抬上殿来。炀帝见一身玉雪也似的肌肤，先已伤了心；待到跟前看时，见她樱唇凝笑，柳眉侵鬓，竟是一个绝色的佳人。浑身莹洁滑腻，胸前一对乳峰，肥满高耸，真似新剥的鸡头肉；处女身体，叫人一见魂销。再看那粉颈上一抹伤痕，炀帝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走近尸身去，伸手抚摸那伤痕。才说得一句：“是朕辜负美人了！”便撑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一霎时合殿的宫女侍卫，都跟着大哭。炀帝一面哭着，一面对尸身诉说道：“朕一生爱才慕色，独辜负你这美人。美人长成这般才色，咫尺之间，却不能与朕相遇。算来也不是朕辜负了美人，原是美人生成薄命；美人原不薄命，却又是朕生来缘慳。美人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怨朕无情；朕和美人生前虽不能同衾共枕，如今美人既为朕自尽，朕便封你做一位夫人，也如了美人生前的心愿，安了美人死后的幽魂。”炀帝一边抚摸着尸身，一边诉说着。哭一阵，说一阵，哭个不了，说个不了。左右侍从看了，人人酸心，个个垂泪。

看看炀帝伤心没了，无法劝住，只得悄悄地去把萧后请来。萧后把炀帝扶进后殿去，拿好言劝慰。又说：“死者不能复生，愿陛下保重龙体；倘然陛下哭出病来，便是死去的美人心中也不安的。”炀帝慢慢地止了伤心，便传旨出去，用夫人的礼节收敛侯女，从此宫中称侯女便称侯夫人。又吩咐把侯夫人的诗句，谱入乐器，叫宫女歌唱着；又因侯夫人的性命全是许廷辅埋没美貌，害她抱怨自尽，便传旨把许廷辅打入刑部大牢，着刑部堂官严刑拷问。

那许廷辅被官员一次一次地用刑，他实在熬刑不过，只得把自己如何勒索宫女的财物，才把她选进宫去；又因侯夫人不肯亲近，又不肯送礼物，因此不与她入选，不想侯夫人便因此怨愤自尽的话，一情一节相招认了。那问官得了口供，不敢怠慢，便一一照实奏闻。炀帝听了，十分动怒，说道：“这厮辜负朕恩，在背地里如此大胆，不处死他却如何对得起那屈死的美人。”便专旨把许廷辅绑到东市去腰斩。那十六院夫人和众宫娥，都是许廷辅选进宫来的；今日亲承恩宠，未免念他旧功。如今听说要把许廷辅腰斩，便一齐替他竭力劝解，说：“许廷辅罪原该死，但他也是陛下并年宠用之臣，还求陛下格外开恩，赐他一个全尸吧。”炀帝依了众夫人的劝，便批旨赐

许廷辅狱中自尽。那权威赫赫的许太监，空有千万家财，到此时得了圣旨，也不得不在三尺白绫上了却残生！

炀帝葬了侯夫人，杀了许太监以后，心中兀自想念侯夫人，终日长吁短叹，郁郁不乐。萧皇后百般劝慰，又终日陪着皇上饮酒游玩，那妥娘、杏娘、贵儿、俊娥，合那影纹院的刘夫人，文安院的狄夫人，迎晖院的王夫人，宝林院的沙夫人，这班都是炀帝宠爱的妃嫔，终日在皇帝跟前轮流着歌的歌，舞的舞，替皇上解闷。

一日，萧皇后和众夫人伴着炀帝游到绮阴院中，那院主夏夫人迎接进去，一般的也是饮酒作乐。酒吃到半醉，炀帝忽想起侯夫人的诗句来，要吩咐众宫女歌唱起来。萧皇后说：“若讲到歌喉，要算袁宝儿唱得最好。”炀帝便传旨，唤袁宝儿。谁知众人寻袁宝儿时，却不知去向。后来只见她带领着一班宫女，嘻嘻笑笑地从后院走来。炀帝问：“你这个小妮子，躲在何处？”宝儿和几个宫女一齐跪下说道：“贱婢等在仁智院看舞剑玩耍，不知万岁爷和娘娘贺到，罪该万死！”炀帝听说看舞剑，便觉诧异。忙问：“谁舞剑来？”宝儿奏称：“是薛冶儿。”炀帝又问：“谁是薛冶儿？朕从不会听说有能舞剑的宫人，快传来舞与朕看。”那太监得了圣旨，便飞也似地去把薛冶儿传来。

那冶儿见了皇帝，慌忙跪到；炀帝看时，见她脸若朝霞，神若秋水，玉肩斜削，柳眉拥秀，果然又是一个绝色的美人。炀帝心中便有几分欢喜，伸手亲自去把冶儿扶起来，说道：“你这小妮子，既能舞剑，为什么不舞与朕着，却在背地里卖弄？”那冶儿娇声说道：“舞剑算不得什么本领，岂敢在万岁与娘娘面前献丑？”炀帝笑说道：“美人舞剑，原是千古韵事。你且舞一回与朕看。”一面吩咐赐一杯酒，与冶儿壮胆。冶儿听了，不敢推辞，跪着饮了酒，提起两口宝剑，走到院心里，也不挽衣，也不挽袖，便轻轻地舞将起来。初起时，一往一来，宛似蜻蜓点水，燕子穿花；把那美人姿态，完全显露出来。后来渐渐舞得紧了，便看不见来踪去迹，只见两口宝剑，寒森森的宛似两条白龙，上下盘旋；到那时剑也不见，人也不见，只觉得冷风飕飕，寒光闪闪，一团雪在庭心里乱滚。炀帝和合殿的后妃宫女，都看怔了，炀帝口中不绝地称妙。看冶儿徐徐地把剑收住，好似雪堆消尽，忽现出一个美人的身体来。薛冶儿舞罢，气也不喘，脸也不红，鬓丝也一根不乱，走到炀帝跟前跪下，口称：“贱婢献丑了！”炀帝看她温香软玉般柔媚可怜，便好似连剑也拿不动的模样，心中便十分喜欢起来，忙伸手去一把揽在跟前。回过头去对萧后说道：“冶儿美人姿容，英雄技艺，非有仙骨，不能至此；若非朕今日亲自识拔，险些又错过了一个美人。”萧后也凑趣道：“对此美人，不可不饮酒。”忙吩咐左右献上酒来。炀帝坐对美人，心花都放，便左一盅右一盅，只管痛饮，不觉酩酊大醉。萧后见炀帝有醉幸冶儿之意，便带了众夫人，悄悄地避去。炀帝这一夜，便真地在绮阴院中幸了薛冶儿。一连几宵，总是薛冶儿在跟前伺候。

后来炀帝忽然想起这后宫数千宫女，不知埋没了多少美人才女；若不是朕亲自去检点一番，怕又要闹出和侯夫人自尽的一般可怜事体来。他便去和萧后商量，意思是要和萧后亲自到后宫去挑选美人才女。萧后说：“后宫数千宫女，陛下却从何人选起？”炀帝说：“朕自有道理。”

第二天，便传旨到后宫去，不论夫人、贵人、才人、美人，以及宫娥彩女，或是有色，或是有才，或是能歌，或是善舞；凡有一才一技之长的，都许报名自献，听朕当面点选。这个旨意一出，谁不是想攀高的？到了那一日，有能诗的，有能画的，有能吹弹歌唱的，有能投壶蹴鞠的，纷纷赶到殿前来献艺。炀帝欣欣得意地在显仁宫大殿上备下酒席，带同萧皇后和十六院的夫人，一齐上殿面试。萧后和炀帝并坐在上面，众夫人罗列在两旁，下面排列几张书案，把纸墨笔砚笙箫弦管排列在上面。炀帝拣那能做诗的，便出题目，叫她吟咏；能画的，便说景致，叫她摹画；能吹的，叫她吹，能唱的，叫她唱。一霎时笔墨纵横，玑珠错落，宫商迭奏，鸾凤齐鸣；便是那不能字画，只有姿色的，也一一叫她在炀帝跟前走过。那能舞的，更是不断地在炀帝跟前翩跹盘旋。真是粉白黛绿，满殿尽是美人，看得人眼花，听得人心荡。炀帝看一个爱一个，后来狠心割爱，选而又选，只选了二百多个美人。或封美人，或赐才人；各赐喜酒三杯，一齐送入西苑去备用。

藏



选到临了，单单剩下一个美人；那美人也不吟诗，也不作画，也不歌，也不舞，只是站在炀帝跟前，默默不语。炀帝看时，只见她品貌风流，神韵清秀，不施脂粉，别有姿仪。炀帝便问她：“唤什么名字？别人都有贡献，何以独你不言不语？”那美人不慌不忙说道：“妾姓袁，小字紫烟。自幼选入掖庭，从不曾瞻仰天颜。今蒙圣恩多情采选，特敢冒死进见。”炀帝道：“你既来见朕，定有一技之长，何不当宴献与娘娘赏鉴？”袁紫烟却回奏道：“妾虽有微能，却非娇歌艳舞，只图娱君王的耳目，博一己之恩宠。”炀帝听她说出大道理来，倒不觉悚然起敬。萧后便追问道：“你既不是歌舞，却有何能？”袁紫烟道：“妾自幼好览天象，观气望星，识五行之消长，察国家之运数。”炀帝听了，便觉十分诧异，说道：“这是圣贤的学问，朕尚且不知，你这个红颜绿鬓的女子，如何能懂得这玄机？如今即便封你一个贵人，在宫中造一高台，专管内天台的职务，朕也得伴着贵人，时时领略天文，却是从来宫廷中所没有的风趣。”袁紫烟听了，慌忙谢恩。炀帝即赐她列坐于众夫人下首。众夫人贺道：“今日陛下挑选美女，不独得了许多佳丽，又得了袁贵人为内助，皆陛下之洪福也！”炀帝大喜，与众夫人直饮到更深，便幸了袁贵人。

次日，炀帝便传旨有司，在显仁宫东南面，起一座高台，宽阔高低，俱依外司天台的格式。不到十天工夫，那高台早已造成。炀帝便命治酒，到黄昏时候，和袁贵人同上台去。袁紫烟一面伴着炀帝饮酒，一面指点天上的星宿：何处是三垣，何处是二十八宿。炀帝问道：“何谓三垣？”袁紫烟回奏说：“便是紫薇、太微、天市三垣。紫薇垣，是天子之宫；太微垣，是天子出政令诸侯的地方；天市垣，是天子主权衡积聚之都。三星明清气朗，国家便可享和平的福气；倘晦暗不明，国家便有变乱。”炀帝又问：“什么是二十八宿？”紫烟奏对道：“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是在东方的；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是在北方的；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是在西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是在南方的；二十八宿环绕天中，分管天下地方。如五星干犯何宿，便知什么地方有灾难。或是兵变，或是水灾，或是火灾，或是虫灾，或是地震，或是海啸山崩，都拿青黄赤白黑五色来分辨它。”炀帝又问：“天上可有帝星？”袁贵人说：“怎的没有？”便伸手向北一指，说道：“那紫薇垣中，一连五星。前一星主月，是太子之象；第二星主日，有赤色独大的，便是帝皇。”炀帝跟着袁贵人的手指望去，见上面果然有一粒大星；只是光焰忽明忽暗，摇晃不定。忙问：“帝星为何这般动摇？”袁贵人笑说道：“帝星动摇，主天子好游。”炀帝笑道：“朕好游乐，原是小事，却如何上于天象？”袁贵人便正色奏道：“天子是一国之主，一举一动，都应天象；所以圣王明主，便刻刻小心，不敢放肆，原是怕这天象。”炀帝听了这话，也不答言，只是怔怔地抬头望着天上。半晌，问道：“紫薇垣中为何这等晦暗不明？”袁贵人见问，便低下头去，说道：“这是外天台臣工的职分，妾不敢言。”炀帝说道：“天上既有现象，贵人便说说有何妨？”再三催迫着，袁贵人只说得两句话道：“紫薇晦暗，只怕陛下享国不久！”炀帝听了，也默默不语。袁贵人怕炀帝心中不乐，忙劝着酒。一边说道：“天上虽然垂象，陛下但能修德行仁，也未始不可挽救。”

他两人在台上正静悄悄的，忽见西北天上一道赤气，直冲霄汉。那赤气中，隐隐现出龙纹。袁贵人吃了一惊，忙说道：“这是天子之气，怎么却在这地方出现啊！”炀帝也回头看时，果然见红光一缕，结成龙纹，照耀天空，游漾不定。炀帝便问：“何以知道是天子之气？”袁紫烟道：“这是天文书上载明的，五彩成纹，状如龙凤，便是天子之气；气起之处，便有真人出现。此气起于参井两星之间，只怕这真人便出现在太原一带地方。”

谁知这夜炀帝和紫烟正在内司天台上看西北方的赤气，第二天便有外司天台的臣工奏称：“西北方有王气出现，请皇上派大臣去查察镇压。”接着又有边关上几道告急表章：“第一道表章，称弘化郡以至边关一带地方，连年荒旱，盗贼蜂起，郡县无力抵御，乞皇上早遣良将，前去剿捕的话；第二表章，却是兵吏两部共举良将，称关右十三郡盗贼蜂起，郡县告请良将，臣等公推现任卫尉少卿李渊，才略兼全，可补弘化郡留守，责成剿捕盗贼这一番话。炀帝看了，便在第二表章上批下旨语道：“李渊既有才略，即着补授弘化郡留守，总督关右十三郡兵马，剿除盗贼，安抚民生”等话。发了出去，只觉心中不快，便信步在内苑中闲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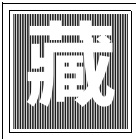
才走到一丛沿水的杨柳树下面，一阵风来，度着娇滴滴的歌声。炀帝听了，心中便快活起来，急急寻着歌声走去。只见一个美人，临流坐在白石栏杆上，扭转柳腰，低垂粉颈，趁着娇喉，唱道：

“杨柳青青青可怜，一丝一丝拖寒烟；
何须桃李描春色，画出东风二月天？
杨柳青青青欲迷，几枝长锁几枝低；
不知萦织春多少？惹得宫莺不住啼。
杨柳青青几万枝，枝枝都解寄相思；
宫中那有相思寄？闲挂春风暗皱眉！
杨柳青青不绾春，春柔好似小腰身；
漫言宫里无愁恨，想到秋风愁煞人！
杨柳青青压禁门，翻风挂日欲销魂，
莫夸自得春情态，半是皇家雨露恩。”

那美人正要接下去唱时，炀帝已悄悄地走在她身后，伸手抚着她的脖子，笑说道：“美人为何如此关情杨柳？江南杨柳正多着，朕带你到江南游玩去。”几句话把那美人吃了一惊，回过脸来，见是万岁，忙跪下地去接驾。炀帝认识她是袁宝儿。这袁宝儿进宫来不久，原是长安令进献的，生得伶俐乖巧，又是天生成一副娇喉，能唱各种歌曲。炀帝十分宠爱她，当下为了到江南去的一句话，又连带想到西北方巡游去镇压皇气，因此调动百万人夫，掘通御河，盖造江都行宫；这一场大工程，不知道断送了百姓多少性命，糟蹋了天下几多钱财。

这一番情形，都是申厚卿家里一个老官人传说出来；厚卿的姑夫姨丈，有很多在宫廷里做官的，也常常把炀帝在宫中一举一动传说出来。听在厚卿耳中。如今他在舅父朱承礼家中作客。只因他和表妹娇娜小姐结下了私情，他舅父的姨娘很多，却个个爱和厚卿兜搭说话。厚卿只因和娇娜小姐恩情很厚，怕得罪了她们，于娇娜小姐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因此常常在花前灯下，搬几桩宫廷中的故事来讲讲。上面说的隋炀帝第一次看琼花，秦夫人假装花朵，耍娘花瓣引帝，侯夫人含冤自尽，以及冶儿舞剑，炀帝选美，袁贵人识天文，种种宫闱艳闻，全是厚卿传说出来的。

那班姨娘听厚卿说故事，越听越有趣，却天天成了功课；一有空，便拉着厚卿讲炀帝的故事。厚卿终日埋在脂粉堆里，原是十分有艳福的；只是厚卿一心在娇娜小姐身上，却也淡淡的。只有那大姨娘飞红，她自从厚卿初来，便有了意思；从此一天亲近似一天，言里语里，总带几分情意。听厚卿讲故事的时候，也只有她挨近身去坐着。平日厚卿的饮食冷暖，也只有大姨儿最是关心。厚卿明知道她一番情意，但一来因自己一颗心被娇娜小姐绊住了，二来又因舅父面上，却不敢放肆。因此一个却成了有意的落花，一个却做了无情的流水。但飞红只因要买服厚卿的心，每夜更深入静，厚卿悄悄地走上门来，在她卧房门外走过，到娇娜小姐房中去，她原是每夜听得的，只望日久了，厚卿也分些情爱在她身上，因此她非但不肯去破她们的好事，还暗暗地在背地里照应他。每到夜里，便悄悄地把自己身旁的丫头仆妇打发下楼去；看房门口有什么碍脚的物件，便暗暗地替他搬开了，怕厚卿在暗中摸索着，被器物绊翻了身体，跌坏了他的心痛的。这一番深情蜜意，叫厚卿如何知道？一任她和一盆火似的向着，他总是冷冷地看待她。看看从秋到冬，从冬到春，厚卿和娇娜小姐二人真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在娇娜小姐的意思，自己这个身体终是厚卿的了，这样偷偷摸摸的，总非长久之计；便暗暗地催着厚卿两人暂时分别着，快回家去挽人出来向自己父亲求亲。父亲是十分看重外甥儿的，他看在姊弟份上，总没有不答应的。厚卿原知道娇娜小姐是好话，无奈舍不得娇娜小姐天仙般的一个美人儿，因此一天一天的延俟着。看看考期已近，他舅父便叮嘱他温理文章，准备进京去夺取功名；在厚卿心里，却因炀帝无道，满朝全是奸臣，将来便是得了功名，也和这班小人合不上的，意思不愿去考取功名。无奈





何娇娜小姐再三劝他，得了一官半职，也使闺中人吐气。厚卿没奈何，日间在书房中埋头用功，一到黄昏人静，便向娇娜房中一钻。他两人眼见分离在即，便说不尽的恩言爱语。厚卿口口声声答应俟考期一过，便回家去求着父母，挽媒人前来求亲。谁知他们闺房中的恩情说话，却句句听在飞红耳中。她见这表兄妹二人，如此深情蜜意，越发勾动得她春心跳荡。

隔了几天，看看合府上都睡静了，厚卿便按着时候，悄悄地会他心上人去。走上楼梯，正在暗中摸索着；忽觉劈空里伸过一只手来，拉住厚卿的臂儿。厚卿他握手时，纤细滑腻；接着那人贴过脸来，只觉得香软温暖。悄悄地凑在厚卿耳边说道：“我的好宝贝哥儿！你莫害怕，是你大姨娘和你说话呢。我有多少心腹话儿对哥说，趁这夜深时候，人不知鬼不觉的，快跟我到房里去，我们好说话儿。”厚卿是偷情来的，原不敢声张，被她死拉住了臂儿，便挣扎也不敢挣扎，只是乖乖地跟着她走进卧房去。那飞红见厚卿进了房，便轻轻地将房门下了闩，转过身来，花眉笑眼地把厚卿拉在床沿上坐下。又剔明了灯。厚卿看飞红的粉腮儿上，两朵红云，红得十分鲜艳；那水盈盈的两道眼光，不停地向自己脸上斜溜过来。放下帐门，拿厚卿和抱小孩儿一般地抱在怀里。厚卿虽新近学得窃玉偷香，却从不曾见过这阵仗儿，早吓得他胸头小鹿儿不住地乱撞。嘴里只是低低地央告道：“好大姨娘！咱们规规矩矩地说着话儿，莫这样动手动脚的！”娇娜小姐在隔房听得飞红如此揉搓她的心上人儿，她又是气愤，又是心痛，又是害怕，只是暗暗地哭泣。想起自己终身大事，怕要坏在这大姨娘身上，想到伤心之处，便不由得不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这一哭，直哭到四更向尽；是厚卿在隔房里听得了，再三央求着飞红，放他到娇娜房中去。这一夜厚卿幸而不曾糟蹋了身子，在飞红见厚卿这一副可怜的神情，便也不忍得逼迫他；只是要厚卿答应她，从此分些情意于她，她便肯在暗中竭力帮助，劝她老爷答应他表兄妹两人的婚姻。她指望厚卿和娇娜成了眷属，两家可以时常来往，她和厚卿，也得时常见面；能得厚卿一朝分些情爱与她，便也是终身的幸事了，这一点可怜的痴情，在厚卿当时，正要得她的帮助，也权宜答应了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玉环赠处郎心碎 锦缆牵时殿脚行

那朱太守姬妾满前，广田自荒；飞红又是一个伶俐妇人，见了这玉也似一般的书生，岂有不心动之理？因此万种深情，一齐寄在厚卿身上。她也明知自己是姬妾下陈，厚卿是一个公子哥儿，万不敢存独占的想望；只盼得厚卿肯略略分些恩情与她已是终身之幸了。自从那夜一番情话以后，在飞红认作是厚卿的真情，便从此赤胆忠心地帮助厚卿起来。在背地里又百般安慰着娇娜小姐。娇娜小姐原也感激飞红的一片好意；但爱情这件东西，是得步进步的，只怕日久生变。便悄悄地叮嘱厚卿，早早动身赶考去；待到将来婚姻成就，那时正名正气，也不怕飞红变卦了。厚卿听了娇娜小姐一番话，只得向他舅父告辞，说要早日动身赶考去。如今路上各处建造行馆，开掘御河，怕沿路都有阻梗，不如早日启行的为是。朱太守听他外甥哥儿的话说得也是，那荣氏便忙着替厚卿料理行装，又制了许多路菜。诸事齐备，便在内室设下饯行的筵宴；依旧是朱太守和荣氏带着安邦公子和娇娜小姐，以及飞红、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这六位姬人，团团坐了一大圆桌。离筵原不比会筵，分别在即，彼此心中不免有些难舍难分；又加娇娜小姐和厚卿有了私情，在众人眼前，要避去嫌疑，愈是不肯多说话。再者，她心中别恨离愁，柔肠九曲，再也找不出话来说了。那大姨娘飞红，原是一只响嘴老鸦，平日只有她一个人的说话；如今在这离筵上，她心中的委屈便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她看看厚卿玉貌翩翩，这几天才得和他亲近，还不曾上得手，便一声说要离去了，好似拾得了一件宝贝，便又失去了，叫她如何不心痛？因此她当时也默默的。那五位姨娘，见大姨娘默默的，大家也便默默的。在席上只有荣氏叮嘱厚卿路上冷暖小心，朱太守吩咐厚卿努力功名的话；潦草饮了几杯，也便散去了。

到了当晚更深人静的时候，娇娜小姐房中，却又开起离筵来。这筵席上的酒菜，都是飞红瞒着众人一手料理的。娇娜小姐在日间筵席上不敢说的话，到了这时候，他二人促膝相对，那深情密意，伤离惜别的话，便絮絮滔滔地说个不完。飞红陪在一旁，一会儿替厚卿斟着酒，一会儿替厚卿拭着泪。看娇娜小姐和厚卿两人，唧唧啾啾地，说一回，哭一回；飞红自己也有一半的心事，在一旁也陪着淌眼抹泪的。这一场泣别，直哭到五更向尽。还是飞红再三劝解，又因厚卿明天一早要起程的，才慢慢地住了哭。娇娜小姐拿出一个白玉连环来赠给厚卿，说道：“伴着哥哥的长途寂寞，玉体双连，宛似俺二人终身相守。天可见怜，婚姻有圆满之日，洞房之夜，便当以此物为证。”厚卿接了这玉连环，便随手在汗巾子上解下一个翡翠的双狮挂件来，揣在娇娜小姐的手里，顺手在她玉腕上握了一握说道：“妹妹闺中珍重，他日相见，愿长保玉臂丰润。”说着，匆匆地退出房去。他两人一步一回头地，娇娜小姐直送到扶梯口，实在撑不住了，便伏在扶手栏杆上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这里飞红把厚卿送下楼去，悄悄地拿出一面合小铜镜来。揣在厚卿怀里，也说了一句：“哥儿珍重，长保容颜。”便送他进书房去了。厚卿这一宵昏昏沉沉的，到得自己房里，只伏在枕上流泪。一会儿天色大明，荣氏进房来料理起身。从此侯门一别，萧郎陌路，这且不去说他。

我如今再说隋炀皇帝因要重幸江都，带着众妃嫔海行不便，便想出一个开掘御河，放孟津的水直通扬州的法子来。一路上开山破城，不知道费了多少人力。好不容易，掘通了一条淮河，便把孟津闸口放开。那孟津的水势，比御河原高有几丈；待到闸口一放，那股水便翻波作浪滔滔滚

藏



滚地往御河奔来。从河阴经过大梁、汴梁、陈留、睢阳、宁陵、彭城一带，一直向东，通入淮水。果然清波荡漾，长堤宛转，好阔大的河面。这一场工役，拘捉的丁夫，原是一百六十万人；到河道开成，只剩得一百一十万人。那管工的节级队长，原是五万人，到后来只剩得二万七千人。此外沿途受害的人民，也有十多万人。总算起来，造成这条御河，共送去三百万条性命。

炀帝见御河已通，十分欢喜，便吩咐工部打造头号龙舟十只，是供皇帝皇后坐的；二号龙舟五百只，是与十六院夫人和众妃嫔美人坐的；其余杂船一万只，一并限三个月完工。那工部接了谕旨，不敢怠慢，忙发文书给各郡州县，分派赶造。大县造三百只，中县造二百只，小县造一百只；那州县官员又照上中下三户分派与百姓，也有大户独家造一只的，也有中户三五家合造一只的，也有下户几千家合造一只的。那龙舟要造得十分富丽，每一船动辄要上万的银两，方能造成。可怜便是上户人家，也弄得精疲力尽；中下户人家，益发不用说起。那沿江沿淮一带地方，家家户户，无一人不受他的祸，亡家破产，卖儿鬻女，弄得百姓十室九空，才把所有龙舟造齐，一字儿排在御河的白石埠头上。

炀帝吩咐在龙舟上排宴，亲自带领文武百官，来到御河上一看，只见碧波新涨一色澄清，水势眇漾，一望如镜。再看那头号龙舟，有二十丈长，四丈多宽，正中矗起了三间大殿，殿上起楼，楼外造阁。殿后依旧造一带后宫，四周围绕着，画栏曲槛，玲珑窗户，壁间全用金玉装或五色图画，锦幕高张，珠帘掩映。满船金碧辉煌，精光灿烂。炀帝在船上四处巡游一回，心中颇觉得意。便在大殿上和群臣饮酒。饮酒中间，炀帝忽然说道：“龙舟果然造得富丽堂皇，只是太长太宽了些，似宫殿一般的，一只船篙也撑不动，橹也摇不动，行走时迟缓万分，不但朕在船中十分昏闷，似此慢慢行去，不知何日得到江都？”说话之间，那黄门侍郎王宏便奏对道：“这不消陛下劳心，臣奉旨督造船只的时候，已将缎匹制成锦帆；趁着东风，扬帆而下，何愁迟缓？”炀帝听了，沉吟了一会说道：“锦帆原是巧妙，但也须有风才好；遇到无风的天气，岂不又是寸步难行了吗？”王宏接着又奏道：“臣也曾把五彩绒打成锦缆，一端缚在殿柱上，一端却令人夫牵挽而行，好似宫殿长出脚来；便是无风之日，也能极平稳地行着。”炀帝听了，这才大喜道：“卿真是有用之才！”便赐酒三杯。说话之间，只见那萧怀静接着又奏说道：“锦缆虽好，但恐那人夫粗蠢，陛下看了不甚美观。何不差人到吴越一带地方选取十五六岁的女子，打扮成宫装模样，无风时上岸牵缆而行，有风时持桨绕船而坐？陛下凭栏闲眺，才有兴趣。”炀帝听了，不禁连声称妙。便问王宏道：“船上共需多少女子，方可足用？”王宏略略计算了一会，便奏道：“每一只船有十条锦缆，每一只缆须用十个女子牵挽，十缆共用一百名女子，十只大龙船共计要选一千名女子，方才够用。”炀帝笑道：“偌大一只龙船，量这一百名娇小女孩儿，如何牵挽得动？朕意须添一千名内侍帮助着，才不费力。”萧怀静接着奏道：“内侍帮助，臣以为不可。陛下用女子牵缆，原图个美观；倘用男子夹杂其间，便不美观了。倘陛下顾怜那班女孩儿，臣却有一计：古人尽多用羊驾车的，不如添入一千头玉色山羊。每一女子，手中拿一条彩鞭赶着山羊，人和山羊一齐牵着锦缆。那山羊又有力，配着娇艳的女子，好似神女牧羊，又是十分美观。圣意以为何如？”炀帝听了，十分欢喜，连说：“卿言深得朕心！”这一席酒，君臣们商商量量，吃得十分有兴，当时散席回宫立刻传下圣旨，一面差得力的太监到吴越一带地方去选一千名美女；一面着地方官挑选白嫩的山羊一千头。那牵缆的美女称作殿脚女；只因龙船得了牵缆的女子，便能行走，好似宫殿长了脚的一般。

那炀帝自从那日观察龙船回宫来，心中十分满意，告与萧后和众夫人知道。那夫人们听说龙舟有如此好处，便撒痴撒娇地奏明皇帝，也要跟皇上去看龙舟。炀帝拗她们不过，到第二天，便又带了后妃，排驾到御河埠头去看赏龙舟。众夫人见了龙舟，便嬉嬉笑笑地十分欢喜，大家在船舱里随喜了一会；你说我爱这个舱房明静，她说我爱那个舱房宽敞。炀帝便替十六院夫人和众宠爱的妃嫔，预定了舱位。又在大殿上设下筵席，众后妃开怀畅饮起来。众夫人到了这新造的龙舟里，便格外有了精神，大家歌的哥歌，舞的舞，劝酒的劝酒。炀帝是一位快乐皇帝，见了这情形，便十分快乐。看一回舞，听一回歌，饮一回酒，不觉吃得酩酊大醉。众夫人见皇上醉了，忙

忙扶上玉辇回宫去。炀帝虽觉酣醉，只因心下畅快，还支持得住，和众夫人同坐在玉辇上，只是调笑戏耍。

车驾方到半路，只见黄门官拦街奏道：“有洛阳县令贡献异花。”炀帝原是爱玩花草的，听说有异花，忙传旨取花来看。众宫嫔将花捧到辇前。炀帝睁着醉眼观看，只见那花茎有三尺来高，种在一个白玉盆里，花瓣儿长得鲜美可爱，一圈深紫色镶着边，花心儿却洁白如玉。拿手指抚摸着，十分滑腻，好似美人的肌肤一般。最奇的每一个蒂儿上，却开着两朵花；芬芳馥郁。一阵阵送在炀帝鼻管里，心脾清爽，连酒醉也醒了，便觉精神百倍。炀帝捧着花儿，只顾嗅弄，心中十分爱悦。便问：“这花有何妙处？”便有黄门官奏称：“此花妙处，据洛阳令奏说，香气耐久，沾染衣襟，能经久不散。那香味既能醒酒，又能醒睡。”炀帝又问：“此花是何名儿？”黄门官又奏说：“此花乃从嵩山坞中采来，因与凡花不同，便敢进献，实在连那洛阳令也不知道它的名儿。”炀帝听了，略略沉思一会，说道：“此花迎着朕辇而来，又都是并蒂，朕便赐它一个名儿，称作合蒂迎春花吧。”说着，便催动车驾，进了西苑。

众夫人见小黄门怀中捧着那合蒂迎春花，大家便上前来争夺，这位夫人说：“此花待贱妾养去，包管茂盛。”那位夫人说：“此花待贱妾去浇灌，方得新鲜。”众夫人正纷纷扰扰的时候，炀帝笑说道：“此花众夫人都不可管，惟交给袁宝儿管去，方得相宜。”众夫人听了，都不服气，说道：“这陛下也忒偏心了！何以见得俺们都不及袁宝儿呢？”炀帝笑说道：“众夫人不要说这小器量的话，须知道这袁宝儿原是长安令进贡来御车的。这花朕又取名叫迎春花：御车女管迎春花，岂不是名正言顺？”说着，便传袁宝儿来，亲自将这花交给她，又叮嘱好好看管。那袁宝儿自从那日炀帝偷听了她的歌儿，从此恩宠日隆；如今又做了司花女，便每日摘一枝在手中，到处跟定炀帝。炀帝因花能醒酒醒睡，便时时离花不得，也便时时离宝儿不得，因此宝儿受的恩宠越发厚重了。这却不去提他。

如今再说炀帝自从开通了御河，造成了龙舟以后，便在宫中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坐着龙舟到江南去；无奈那一千个殿脚女，还不曾选齐，那锦缆无人拉得，心中十分焦躁。忽然那西苑令马守忠进宫来求见。那马守忠专管西苑一切工程事务的，如今听说皇上要抛下西苑游幸江都去，心中老大一个不乐。这一天他抓住一个大题目，进宫来劝谏炀帝，说道：“古来帝王，一行一动，都关大典。陛下前次西域开市，受着远路风霜，已是不该的了。但开拓疆土，尚算得是国家大事；如今陛下游幸江南，全是为寻欢作乐，驾出无名，只怕千秋万岁后，陛下受人的指摘。往年陛下造这一座西苑的时候，穷年累月，千工万匠，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机，化了多少银钱，才盖成这五湖四海三神山十六院。这般天宫仙岛也似的风景，陛下何必抛弃了它再去寻什么江南景色？”这一番话，如何能劝得转炀帝的心意？只是驾出无名的一句话，炀帝细心一想，却有几分道理。如今这样大排场地巡幸出去，总得要借作大名儿，才可免得后世的笑骂。

当下炀帝在满肚子思索一回。忽然被他想起昨日遇见宇文达上奏章，说辽东高丽，多年不进贡了。朕不如借征辽东为名，却先发一道诏书，传达天下，只说御驾亲征，却另遣一员良将，略带兵马前往辽东，虚张声势。朕却以征辽为名，游幸为实，岂不把这场过失遮掩过去了。当下主意已定。

第二天大开朝议，炀帝把这旨意宣下群臣，又下一道征辽诏书。上面写道：“大隋皇帝，为辽东高丽不臣，将兵征之，先诏告四方，使知天朝恩威并著之化。诏曰：‘朕闻宇宙无两天地，古今惟一君臣。华夷虽限，而来王之化不分内外；风气即殊，而朝宗之归自同遐迩。顺则援之以德，先施雨露之恩；逆则讨之以威，卿以风雷之用。万方纳贡，尧舜取之鸣熙；一人横行，武王用以为耻。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不憚三年；黄帝有涿鹿之征，何辞百战。薄伐俨狁，周元老之肤功；高勒燕然，汉嫖姚之大捷。从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兼包胡蛮夷狄而共一胞与者也。况辽东高丽，近在甸服之内，安可任其不廷，以伤王者之量；随其梗化，有损中国之威哉？故今爰整干戈，正天朝之名分；大彰杀伐，警小丑之跳梁。以虎贲之众，而下临阝穴，不异摧枯拉朽；以弹丸之地，而上抗天威，何难空幕犁庭？早知机而望风革面，犹不失有苗之格；倘恃顽而负固不

藏



臣，恐难逃楼兰之诛。莫非赤子，容谁在覆载之外？同一斯民，岂不置怀保之中。六师动地，断不如王用三驱；五色亲裁，卿以当好生一面。款塞及时，一身可赎；天兵到日，百口何辞？慎用早思，无遗后悔。故诏。”

却好这诏书发下，那一千名殿脚女也已选齐，便分派在十只大龙舟上。一缆十人，一船百人。有风时挂起锦帆，各持着镂金兰桨，绕船而坐；无风时各牵着锦缆，彩鞭逐队而行。那总管太监也煞费苦心，教练了多日。炀帝便下旨着越王守国，留一半文武，辅佐朝政；又命礼官，选一个起行吉日。

到了这一日，炀帝和萧后果然龙章凤藻，打扮出皇家气象，率领着十六院夫人和几位宠爱的妃嫔，共坐了一乘金围玉盖的逍遥宝辇。还有那三千美女，八百宫嫔，都驾着七香车，围绕在玉辇前后。众内侍一律是蟒衣玉带，骑在马上。又因有征辽的名儿，銮舆前，却排列着八千锦衣军。龙旗招展，凤带飘摇，沿着御道排列着，足足有十里遥远。

一声号炮响，正要起驾，忽听得一派哭声，从宫中涌出。只见上千宫女，聚成一堆，和一阵风似的，直撞在御辇前，拦住马头，不容前进。只听得一片娇喉，齐声嚷道：“求万岁爷也带我们往江都去！”原来炀帝宫中宫女最多，虽有上万龙舟，毕竟也装载不尽；只能带得三千名，留下这一千名看守故宫。这一千名宫女，看见不得随行，因此撒痴撒娇地拥住车驾，不肯放行。炀帝平素看待宫女，俱有恩情；今见这般行状，也便不忍叫兵士打开。亲自倚定车辕，拿好言安慰众人道：“你们好好安心在此看守宫苑，朕此番去平定辽东，少则半载，多则一年，车驾便回。”那班宫女如何肯听说，便个个不顾死活，上前挽留；也有拉住帷幔的，也有攀住轮轴的，也有爬上车辕来的，也有跪倒在地下痛哭的。炀帝看看没奈何，只得下一狠心，喝士兵们驱车直前。那兵士们领了旨意，便不顾宫女死活，推动轮轴，向前转去。可怜众宫人俱是娇嫩女子，如何抵挡得住，早被车轮挤倒的挤倒，轧伤的轧伤，一霎时血迹模糊，号哭满路。炀帝在玉辇中听得后面众宫女一派啼哭之声，心下也觉有些不忍，便传唤内侍，取纸笔过来。便在辇上飞笔题了二十个字道：“我慕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吩咐把这诗笺传与众宫女知道，不须啼哭。那宫女看了诗，也无可奈何，只得一个个凄凄惨惨地回进宫去。

这里御辇到了白石埠头，也不落行宫，炀帝带了后妃众人，一径上船。帝后坐定了十只大龙舟，用铜索接连在一起，居于正中。十六院夫人，分派在五百只二号龙舟里，却分一半在前，一半在后，簇拥着大龙舟。每条船各插绣旗一面，编成字号；众夫人、美人依着字号居住，以便不时宣召。一万只杂船，却分坐着文武官员和黄门内侍；随着龙舟，缓缓而行。只听着大船上一声鼓响，大小船只鱼贯而进；一声金鸣，各船便按队停泊。又设十名郎将，称为护缆使，不住地在龙舟周围巡视。虽说有一万只龙舟，几十万的人夫，几乎把一条御河填塞满了，却是整齐严肃，无一人敢喧哗，无一船敢错落的。龙舟分派已定，便有大臣高昌带领一千殿脚女，前来见驾。炀帝看时，一个个长得风流体态，窈窕姿容。略略过目，便传旨击鼓开船。恰巧这一天风息全无，张不得锦帆；护缆郎将便把一千头白山羊驱在两岸，又押着殿脚女一齐上岸去牵缆。那一班殿脚女，都是经过教练的，个个打扮得妖妖娆娆，调理得袅袅婷婷。只听船上画鼓轻敲，众女子柳腰款摆，那十只大龙舟早被一百条锦缆悠悠漾漾地拽着前行。炀帝携着萧后，并肩儿倚在船楼上，左右顾盼，只见那两岸的殿脚女，娥眉作队，粉黛成行。娥眉作队，一千条锦缆牵娇；粉黛成行，五百双纤腰显媚。香风蹴地，两岸边兰射氤氲；彩袖翻空，一路上绮罗荡漾。沙分岸转，齐轻轻侧转金莲；水涌舟回，尽款款低横玉腕。袅袅婷婷，风里行来花有足；遮遮掩掩，月中过去水无痕。羞煞临波仙子，笑她照水嫦娥。惊鸿偃态，分明无数洛川神；黛色横秋，仿佛许多湘汉女。似怕春光去也，故教彩线长牵；如愁淑女难求，聊把赤绳偷系。正是珠围翠绕春无限，再把风流一线串。炀帝在船楼上越看越爱，便对萧后说道：“朕如此行乐，也不枉为了天子一场！”萧后也回奏道：“陛下能及时行乐，真可称得达天知命！”站了一刻，萧后下船楼去。炀帝便也走下楼去，靠定船舷，细细观看。

只见众殿脚女行不上半里，个个脸泛桃红，颈滴香汗；看她们珠唇一开一合的，便有几分喘

息不定的神气。原来此时是四月初上的天气，新热逼人，日光又紧逼着粉面；这殿脚女全是十五六岁的娇柔女子，如何当得起这苦楚，所以走不多路，便露出这狼狈形状来。炀帝看了，心中暗想，这些牵缆的女子，原贪看她的美色娇容；若一个个的都是香汗涔涔，娇喘吁吁地行走着，不但毫无趣味，反觉许多丑相。便慌忙传旨，叫鸣金停船，那殿脚女一齐收了缆回上船来。萧后见停住了船，不知何故。急问时，炀帝说道：“御妻你不见这班殿脚女，才走不上半里路程，便一齐喘急起来，若再走上半里，弄得个个流出汗来，脂粉零落，还成甚么光景？故朕命她们暂住，必须商量一个妙法，才免了这番丑态。”萧后笑道：“陛下原是爱惜她们，只怕晒坏了她们的嫩皮肤！”炀帝也笑道：“御妻休得取笑，朕并不是爱惜她们，只是这般光景，实不美观。”

当帝后谈论的时候，恰恰有翰林院学士虞世基随侍在一旁，便奏道：“依臣愚见，这事也不难，只须陛下传旨，将两岸上尽种了垂丝杨柳，望去好似两行翠幃，怕不遮尽了日光。”炀帝听了，又摇着头说道：“此法虽妙，只是这千里长堤，一时叫地方官怎能种得这许多柳树？”虞世基奏道：“这也不难，只须陛下传一道旨意下去，不论官民人等，但有能栽柳一株的便赏绢一匹。那穷苦小民，只贪小利，不消五七日，便能成功。”炀帝称赞道：“卿真有用之才也！”便传旨出去，着兵工二部，火速写告示，飞马晓谕两岸相近的百姓人家：有能种柳树一株的，赏绢一匹。又着许多内侍，督同户部官员，装载无数绢匹银两，沿途按树发给。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日工夫，这近一百里的两岸，早已把柳树种得密密层层。炀帝坐在船上，看众百姓种柳树种得热闹，便说道：“这才是君民同乐！朕也亲种一株，留作纪念。”说着带领百官，走上岸来，众百姓见了，一齐拜倒在地。炀帝走到柳树边，选了一株，早有许多内侍把那柳树移去，挖了一个深坑，栽将下去。炀帝只把手在上面摸了一摸，便算是亲种的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二回

画长眉绛仙得宠 幸迷楼何稠献车

众百姓见炀帝亲自来种柳树，大家便愈加踊跃，不消五七天工夫，把这千里隋堤，早已种得和柳巷一般。春光覆地，碧影参天，风来袅袅生凉，月上离离泻影。炀帝看了，连称好风景！又对萧后说道：“从前秦始皇泰山封禅，一时风雨骤至，无处躲避。幸得半山上五株大松树遮盖，始皇说它有功，便封它为大夫，称五大夫松。如今朕游幸江都，全亏这两行柳路遮掩日光，亦有大功，朕便赐它一个御姓，姓了杨吧。”因此后世的人，唤柳树便唤杨柳。当时萧后见炀帝加封柳树，便凑趣道：“今日陛下得了同姓的功臣，也该庆贺。”便命左右看上酒来，奉与炀帝。炀帝接酒笑道：“真可当得一个功臣！”饮了几杯，便命击鼓开船。

一声鼓响，一千殿脚女，依旧上岸去牵着锦缆，手擎着彩鞭，赶着山羊，按步走去。此番两堤种了杨柳，碧影沉沉，一毫日影也透不下来，时时有清风拂面，凉爽可人；那众殿脚女在两岸走着毫不觉苦。炀帝带着众夫人在龙舟上饮一回酒，听一回歌，乘着酒兴，便带了袁宝儿到各处龙舟上绕着雕栏，将两岸的殿脚女，细细地选着。只见那些女子，绛绢彩袖，翩跹轻盈，一个个从绿杨荫中行过，都长得风流苗条，十分可爱。

看到第三只龙舟上，只见一个女子，更长得俊俏：腰肢柔媚，似风前杨柳纤纤；体态风流，如雨后轻云冉冉。一双秋水低横，两道眉春山长画。白雪凝肤，而鲜艳有韵；乌云挽髻，而滑腻生香。金莲款款，行动不尘；玉质翩翩，过疑无影。莫言婉转都堪爱，更有消魂不在容。炀帝对着那女子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看了半天，大惊道：“这女子柔媚秀丽，竟有西子、王嫫般姿色，如何却杂在此中！”炀帝正出神时候，忽见朱贵儿、薛冶儿奉了萧后之命，来请皇上饮酒；炀帝只是把两眼直直地注定在岸上，任你百般催请，他总给你个不睬。朱贵儿见请炀帝不动，只得报与萧后，萧后笑道：“万岁又不知着了谁的魔了！”便同十六院夫人一齐都到第三只龙舟上来。只见炀帝倚定栏杆，那两道眼光，齐齐注射在岸上一个女子身上。萧后也赞道：“这女子果然长得娇媚动人！”又说：“远望虽然有态，近看不知如何。何不宣她上船来一看？”一句话提醒了炀帝，便着人去传宣。待宣到面前看时，不但是长得风流袅娜，她脸上画了一双弯弯的长眉，好似新月一般；最叫人动心的，是明眸皓齿，黑白分明，一种奇香，中人欲醉。炀帝看了，喜得眉欢眼笑，对萧后说道：“不意今日又得了这绝色美人！”这句话说了又说。萧后也说道：“陛下天生艳福，故来此佳丽，以供玩赏。”炀帝叫把那女子唤到跟前，问道：“美人是何处人？唤甚名字？”那女子娇羞腼腆地答不出话来，左右宫女又一连催问着，她才低低地答道：“贱妾生长在姑苏地方，姓吴，小字唤作绛仙。”炀帝又问：“今年几岁了？”绛仙奏称十七岁。萧后在一旁说道：“正在妙龄。”问她：“曾嫁丈夫么？”绛仙害羞，把头低着，只是不说话。萧后在一旁凑趣道：“不要害羞，只怕今夜便要嫁丈夫了！”炀帝听了，笑道：“御妻倒像做媒人的！”萧后也笑说道：“陛下难道不像个新郎！”众夫人接着说道：“婢子们少不得有会亲酒吃呢！”你一言，我一语，愈把个吴绛仙调弄得羞答答的，只是背过脸儿去，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模样儿叫人越看越觉可怜，炀帝传旨，鸣金停船。

这时天已昏黑，船舱内灯烛齐明，左右排上夜宴，炀帝与萧后并肩坐在上面，十六位夫人分坐在两旁。那妥娘、贵儿、杏娘、俊娥、宝儿、冶儿、紫烟一班得宠的美人一字儿随立在炀帝身

后。宫人指点绛仙斟上两杯酒去，一杯献与萧后，一杯献与炀帝。那绛仙却也很知礼节，双手捧着金杯儿，走到炀帝跟前去，双膝跪倒，把那金杯儿高高举起。炀帝正一心宠爱着她，如何舍得她跪，忙伸手去接过酒杯来，握住她纤纤玉手，说道：“你也伴着朕在一旁坐下。”绛仙忙射恩说道：“有娘娘和众夫人在此，焉有贱婢的座位；贱婢得侍立左右，已是万幸。”几句话说得伶伶俐俐，炀帝听了，更是欢喜。说道：“你既守礼不肯坐，那酒总可以吃得的。”说着，唤宫女送上酒来，赐绛仙饮酒。绛仙饮了一杯，又跪下去谢恩。炀帝趁势握住绛仙的手不放。众夫人见炀帝有几分把持不定，便都凑趣，你奉一杯，我献一盅，把个炀帝灌得醉眼也斜。炀帝到此时，却忍耐不住，便站起身来，一只手搭在绛仙的肩上，只说得一句：“朕不陪你们了！”竟退入后宫临幸绛仙去了。

这一宵恩爱，炀帝直把个吴绛仙当作天仙一般看待；次日直睡到晌午，还和绛仙在床上绸缪。绛仙再三劝谏道：“婢子蒙万岁收录，随侍之日正长；若垂爱太过，只恐娘娘见罪。”炀帝道：“这娘娘是再也不嫉妒的。”绛仙说道：“娘娘虽不嫉妒，也要各守礼分。”炀帝被她说不过，方才起身梳洗。果然萧后见炀帝贪欢晚起，心中大不欢喜，见着面便说道：“陛下初幸新人，正要穷日夜之欢，如何这早晚便起身了！”炀帝明知萧后说话里有醋意，且故意笑说道：“只因绛仙柔媚可人，朕便不觉昏昏贪睡，是以起身迟了，御妻休怪。”萧后听了，却也不好意思再说，便邀着炀帝同出宫去用了早膳。吃酒中间，炀帝又提起绛仙来，说道：“朕最爱绛仙两弯长眉，画得十分有韵。”正谈论时候，忽见一个黄门官进来，奏道：“波斯国进献螺子黛。”炀帝大喜道：“这波斯国却也凑趣，正要取来赐与绛仙画眉。”传旨将螺子黛取来，当筵打开，分了一斛，着宫人去赐与绛仙。

这是绛仙因起身迟了，尚在后宫梳洗。宫女捧着螺子黛，正要送进去，炀帝吩咐传话给绛仙道：“你对她说，这螺子黛是波斯宝物，画眉最绿，最有光彩；今朕独赐与她画长眉用，叫她快画成了，出来与大家赏玩。”内侍传旨，忙把螺子黛送去，交与绛仙。绛仙这时要卖弄才情，便信笔写了四句诗，叫内侍拿出去，呈与炀帝，算是谢恩；一面细细地画着蛾眉。那诗道：

“承恩赐螺黛，画出春山形；
岂是黛痕绿，良由圣眼青！”

炀帝看了诗句，愈加欢喜，对萧后说道：“绛仙诗句清新，不在班婕妤之下；朕意也要将她拜为婕妤，御妻意下如何？”萧后忙奏道：“听说绛仙曾许嫁玉工万群为妻，如今陛下又拜她为婕妤，只怕外宫听了不雅。”炀帝知是萧后有嫉妒之意，便也不作声了。停了一回，吴绛仙妆成了出来，先向炀帝谢了恩，再拜见萧后与众夫人。她昨日还是殿脚女打扮，如今经炀帝临幸过以后，便珠膏玉沐，容光焕发，更兼螺子黛画了两道弯弯的长眉，真个是眉彩飞舞，飘飘欲仙。绛仙拜谢过以后，依旧要上岸去充殿脚女；炀帝如何肯放，传旨宫女中选一名去补充殿脚女，却令绛仙坐在船上，临流把桨，升她做龙舟首楫，便在炀帝坐的船上弄桨。只见她坐在船舷上，腰肢袅娜，顾盼生姿，真是一经雨露，便不寻常。众殿脚女见吴绛仙因画长眉得宠的，便大家也都学着她画起来。无奈炀帝一片宠爱，全倾注在吴绛仙身上，绛仙每日把桨，炀帝也每日凭栏玩赏。看看爱到极处，便对萧后说道：“古人说秀色可餐，以朕看来，如绛仙这般颜色，真可以疗饥呢！”说罢，便提起笔来写上一首诗道：

“旧曲歌桃叶，新收艳落梅，
将身傍轻楫，知是渡江来。”

又命左右把诗抄了，分头传与众殿脚女，大家念熟了，一齐当吴歌唱起来。唱了一遍又是一遍；两岸上殿脚女唱着，龙舟中众宫女和着，一片娇喉。炀帝听了，满心欢喜，便又把吴绛仙封作嵯

藏



峒夫人，从此只须她每日陪伴在炀帝左右，不须她去持楫了。

龙舟在御河里一天一天地行着，不多日已到了睢阳地方。这炀帝预先吩咐下的，黄门官忙上殿去奏称龙舟已到了睢阳；炀帝传旨教停了船，自有一班地方官前来朝参。待挨过了白日，天色一黑，炀帝只同了萧后，登阁望气。此时红日西沉，早换上一天星斗。炀帝举头四望，只见银汉横空，疏星灿烂。高阁上灯也不点，只炀帝与萧后两人悄悄地凭栏而坐。炀帝因与袁紫烟讲究天文，便知道些星辰部位，便一一指点与萧后观看。二人闲话了半晌，天气已渐近二更。此时河中虽有一万余只龙舟，两岸又有无数军马，只因炀帝立法森严，不许喧哗，无人敢犯他的旨意，因此四下里静悄悄的，绝无一人敢说笑。炀帝在阁上徘徊良久，四处观察，却不见有什么天子气出现，便笑对萧后说道：“那些腐儒的谈论，如何信得！”萧后也说道：“若非今夜陛下亲自察看，终免不了心中疑惑；如今陛下可放心了。”二人又立了一回，渐觉风露逼人，颇有凉意；萧后便把炀帝扶下高阁去。

第二天开船，依旧今日吴绛仙，明日袁宝儿，早起朱贵儿，晚间韩俊娥地追笑寻欢。炀帝好似穿花蛱蝶，无日不在甜情蜜意中。一路上穷奢极欲，歌舞管弦，龙舟过处，香闻数里。过了几天，又早不知不觉地到了江都。众文武忙上船奏闻，炀帝大喜，便吩咐明日便要登岸；众官领旨，各各分头去打点。百事齐备，到了次日，炀帝和萧后并带了众夫人，依旧坐上逍遥宝辇，一路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将车驾迎入离宫。

那离宫盖造得十分宽大，前面是宫，后面是苑。苑中也有十六所别院，在别院东边，盖了一所月观。宫门口三架白石长桥，九曲御池，十分清澈。一处处都是金辉玉映，一层层俱是锦装绣裹。萧后住了正宫，众夫人和美人依旧各住了一所别院，却独赐吴绛仙住在月观里。殿脚女分发各院，也便当做宫女供用。炀帝在宫中繁华歌舞，也玩得厌了；如今到了江南，见了这山明水秀，天然景色，很想得些自然的乐趣。

一夜，月色甚明，炀帝因厌丝竹聒耳，便同萧后带了十六院夫人，和五六个宠爱的美人，命小黄门提了酒盒，缓缓地步行到白石桥头看月去。这时夜尽三更，一天凉月，正照当头。炀帝吩咐不要设席，便拿锦毡铺在桥上，不分尊卑，团团席地而坐，清谈调笑。饮了一会酒，炀帝道：“我们这等清坐赏月，岂不强似那箫歌聒耳？”萧后说道：“在此时若得吹两三声玉箫，也是十分清雅。”炀帝也说道：“月下吹箫，最是韵事。”便命朱贵儿取了一支紫竹洞箫，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大家听了，无不神往。箫声歇处，宝儿又提着娇喉，清歌了一曲；冶儿也趁着月光，舞了一回剑。炀帝看到开杯，便命宫女斟上酒来，饮了一回。萧后忽问：“这桥儿唤什么名字？”炀帝说：“还不曾题名。”萧后道：“既未题名，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赐它一个名儿，传在后世，也留一个佳话？”炀帝听了，便低头思索一回，又向众人看看，说道：“景物因人而得名，古人有七贤乡，五老堂等，全是以人数著名。朕今夜和御妻与十六个夫人连绛仙一班美人在内，共是二十四个人，便赐它一个名儿，唤作二十四桥吧。”众人听了，齐声赞说：“好一个二十四桥！足见陛下恩情普遍。”便一齐奉上酒去，炀帝接杯在手，开怀畅饮。后来唐人杜牧，有一首诗，是吊二十四桥遗迹的，道：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从此以后，炀帝在离宫里，一日亭台，一日池馆，尽足游玩。一日御驾临幸月观，吴绛仙正在对镜理妆，忙屋住头发，要出来接驾；炀帝忙吩咐她：“不用接驾，朕在水晶帘下看美人梳头，最是韵事。”说着，便走进房来，宫女移过一张椅子，坐在镜台旁，看绛仙梳着云髻，画着长眉。绛仙见炀帝只是目不转睛喜孜孜地向她脸上看着，便笑说道：“粗姿陋质，有什么好看之处，却劳万岁如此垂青？”炀帝说道：“看美人窗下画眉，最是有趣。朕只恨那些宫殿盖得旷荡，窗户又太高大了，显不出美人幽姿；若得几间曲房小室，幽闺静轩，与你们悄悄冥冥相对，与民家夫妇

一般，这才遂了朕生平之愿。”绛仙奏道：“万岁若要造几间幽窗曲户，也并非难事；只是要造得曲折幽雅，怕官中没有这般巧匠。”炀帝当时便把管工程的近侍高昌，传唤进来，又把要造曲窗幽户的话，对高昌说了。高昌奏道：“奴才有一个朋友，常自说能造精巧宫室。此人姓项，名升，是浙江人，与奴才原是同乡，现在宫外闲住。”炀帝便吩咐传唤项升，高昌不敢迟留，便出去带领项升进宫来拜见。炀帝道：“高昌推荐你能建造宫室，朕嫌这些宫殿式造得旷野穹荡，没有曲折幽雅之妙；你可尽心替朕造几间幽秘的楼房，先打图样进呈，候朕裁定了再行动工。”项升领了旨意，退出宫来，独自一人在屋子里，满肚子思索着，通宵不睡，直费了十日的心力，才把图样画成，便进宫来献与炀帝。炀帝细看那图上画了一间大楼，中间分出千门万户，有无数房屋，左一转，右一折，竟看不明从何处出入。炀帝大喜，说道：“你有这般巧心，造出这一所幽秘的宫室，朕住在里面，也不负为天子一场，尽可老死其中了！”左右侍臣听炀帝竟说出这个话，大家都不觉脸上变了颜色。炀帝却毫不在意，便吩咐先赏赐项升许多彩缎金银，派他专事督看工程。一面传旨工部，选四方的材料。去派封德彝，催发天下的钱粮人夫，如有迟缓，便当从严查办。

朝廷意旨一下，谁敢不遵？可怜做地方官的，只得剜肉补疮，前去支应。争奈那天下百姓，自从炀帝开掘御河，建造各处行宫别馆以后，早已弄得民穷财尽。那封德彝奉了圣旨，便雷厉风行地到各处去催逼钱粮，捉拿人夫。他也不想在这几年里面起宫造殿：东宫才成，又造西苑；长城刚了，又动河工。又兼西域开市，东辽用兵，不知费了多少钱财，伤了多少人命。如今又要征集几十万人夫到江都去建造宫楼，那百姓原都是要性命的，大家把历来的工役都吓怕了，知道此一去十有九是性命不保的，在家里也是生计四绝，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便横一横心，拼着性命去做盗贼；这里成群，那里结党，渐渐地聚集起来。内中有几个乱世英雄，便把乱民搜集成队：像窦建德在漳南作乱，李密在洛阳猖狂，瓦岗寨有翟让聚义，后来又有刘武周称雄。盗贼纷纷四起，那班文武，只图得眼前无事，便各各把消息瞒起，炀帝终日寻欢作乐，昏昏沉沉，好似睡在鼓里。

隔了一年工夫，那项升才把一座大楼盖造完竣。虽说费尽钱粮，却也造得曲折华美，极人天之巧。外边望去，只见杰阁与崇楼高低相映；画栋与飞檐，俯仰相连。或斜露出几曲朱栏，或微窥见一带绣幕；珠玉光气，映着日色，都成五彩。乍看去好似大海中蜃气相结，决不信人间有此奇工巧匠。谁知一走进楼去，愈弄得人心醉目迷，幽房密室，好似花朵一般；这边花木扶疏，那边帘栊掩映，一转身只见几曲画栏，隐隐约约，一回头又露出一道回廊，宛宛转转。进一步便别是一天，转一眼又另开生面；才到前轩，不觉便转入后院。果然是逶迤曲折，有越转越奇之妙。况又黄金作柱，碧玉为栏，瑶阶琼户，珠牖琐窗；千门万户，辗转相通。人若错走了路，便饶你绕一天也绕不出来。唐韩偓的《迷楼记》里有一段说道：

“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槛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

这一番话，也可见得当时工程的巧妙了。

项升造成了这座大楼，便去请炀帝临幸；炀帝坐着油碧小车，一路行来，遥见景色新奇，恍恍惚惚，便好似到了神仙洞府一般。待走到屋子里面，只见锦遮绣映，万转千回，幽房邃室，婉转相通。炀帝一面走着，口中不绝地赞叹说道：“此楼如此曲折精妙，莫说世人到此，沉迷难认，便是真仙来游，也要被它迷住，可取名便唤作迷楼。”又命项升领着众宫娥，细细的在楼中辨认路径；又传旨吏部赐项升五品官职，另赐内库绫绢千匹，项升谢恩辞出宫去。

炀帝这一天便不还宫，自在迷楼中住下；一面诏吴绛仙、袁宝儿一班得宠的美人，前来承应。另传下一道诏书，选良家十二三岁的幼女三千人，到迷楼中充作宫女。在正中大楼上安下四

藏



副宝帐，全是象床软枕，锦裯绣褥，特定下四个名儿：第一帐，称作散春愁；第二帐，称作醉忘归；第三帐，称作夜酣香；第四帐，称作延秋月。炀帝不分日夜，只除了吃酒，其余无一时一刻不在帐中受用；又把到水沉香、龙涎香，在屋子的四角焚烧起来。香烟缭绕，从外面望进去，好似云雾一般，氤氲缥缈。炀帝终日在屋子里和几个最得宠的妃嫔游玩着，真宛同琼楼天女，神仙眷属。那三千幼女，全是乳莺雏燕，嫩柳娇花；披着轻罗薄縠，打扮得袅袅婷婷；专在各处幽房密室中煮茗焚香，伺候圣驾。炀帝终日穿房入户地十分忙碌，只恨那幽密去处，全是逶迤曲折，高低上下，坐不得辇，乘不得舆；每日全要炀帝劳动自己两条腿，走来走去，十分费力。谁知那时左右侍臣，见炀帝专好游幸，便一齐在游幸的器物上用工夫，造出许多灵巧的机器来，讨皇帝的好儿。

只因当初何安献了御女车，得了功名富贵，他弟弟何稠，这时打听得炀帝在宫中步行，十分劳苦，便用尽他的聪明，制造了一辆转关车，献进宫来。这车身下面装上四个轮子，左右暗藏机括，可以上可以下，登楼上阁，都好似平地一般；转弯抹角，一一皆如人意，丝毫没有迟钝的弊病。那车身也不甚大，只须一个太监，在后面推着，便可到处去游幸。车子打造得精工富丽，全是金玉珠翠，点缀在上面。炀帝见了这车子，心中大喜，便亲自坐上车去，叫一个内侍推着试看；果然轻快如风，左弯右转，全不费力，上楼下阁，比行走快上几倍。炀帝试过了车，便传旨赏何稠黄金千两，另给官职，在朝随侍。

从此炀帝有了这转关车，终日在迷楼中往来行乐；也不知几时为日，几时为夜，穷日累月地只把个头脑弄得昏昏沉沉。他脾胃既被酒淘坏，又因欢欲过度，便支撑不住，大病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玩童女初试任意车 砍琼花忽得长春药

炀帝这一病，却非等闲：平日病酒病色，只须唤袁宝儿采那合蒂迎春花来一嗅，便立刻把酒解去，精神复原。如今却不行了，那袁宝儿把花献上去，炀帝不住地嗅着，全然没有应验；只把花丢了，昏昏睡倒。后来亏得御医巢元方开方下药。尽力调治，炀帝的病才减轻了许多。

这时炀帝身边有一个忠义小臣，名唤王义；他原是炀帝在东京时候，南楚道州进贡来的。那时海内十分殷富，又值四方安靖，各处边远地方，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也有进明珠异宝的，也有进虎豹犀象的，也有贡名马的，也有献美女的，独有那南楚道州，进这个王义。那王义身材长得特别的矮小，浓眉大眼，手脚灵活。只因他巧辩慧心，善于应对，才把他献进宫来。炀帝当面问过几次话，只觉他口齿伶俐，语言巧妙，便也十分欢喜。从此或是坐朝，或是议事，或是在宫外各处游赏，都带着王义在左右伺候。那王义又能小心体贴，处处迎合炀帝的心性。日子久了，炀帝便觉不能离他。只因他不曾净得身，只是不能带他进宫去；王义也因不能在宫中随驾，心常怏怏。后来他遇到仁寿宫的老太监，名叫张成的，给他一包麻醉和收口止血的灵药，竟狠一狠心肠，把下面那活儿割去了；从此便能进宫去，时刻随在炀帝左右，说笑解闷儿。炀帝也看他一片愚忠，便另眼相待。如今王义见炀帝被酒色拉翻了身体，他便乘时跪倒在龙床前哭谏道：“奴婢近来窥探圣躬，见精神消耗，无复往时充实；此皆因陛下过近女色之故。”炀帝道：“朕也常想到此理，朕初登极时，精神十分强健，日夜寻欢，并不思睡；必得妇人女子，前拥后抱，方能合眼。今一睡去便昏昏不醒；想亦为色欲所伤矣！但好色乃极欢乐之事，不知如何反至精神疲倦？”王义奏道：“人生血肉之躯，全靠精神扶养；精神消耗，形体自然伤惫。古人说：‘蛾眉皓齿，伐性之斧。’日剥月削，如何不伤圣体呢？倘一日失于调养，龙体有亏，彼时虽有佳丽，却也享用不得，奴婢窃为陛下不取。”王义一时说得情辞激迫，不禁匍匐在地，悲不能已。炀帝被他这番尽言极谏，心下便也有几分醒悟。便吩咐王义道：“汝可回宫，选一间幽静院落，待朕搬去潜养，屋中只用小黄门伺候，宫人彩女一个也不许出入，饮食供奉，俱用清淡。”王义领旨，忙到后宫去选得一间文思殿，殿内图书四壁，花木扶疏，十分幽静。王义督同黄门官，把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便来请炀帝去养静。

众夫人听说炀帝要避去妇女，独居养静，早赶来把个炀帝团团围住。炀帝对众夫人说道：“朕一身乃天下社稷之主，不可不重；近来因贪欢过度，身体十分虚弱，且放朕去调摄几时，待精神充足，再来与汝等行乐。”众夫人见炀帝主意已定，只得说道：“万岁静养龙体，原是大事，妾等安敢强留；但朝夕承恩，今一旦寂寞，愿假杯酒，再图片时欢笑。”炀帝道：“朕亦舍汝等不得，但念保身，不得不如此。众夫人既以酒相劝，可取来痛饮为别。”众夫人慌忙取酒献上，说道：“万岁今日进殿，不知几时方可重来？”炀帝道：“朕进文思殿，原是暂时调摄，非久远之别。少则一月，多则百日，精神一复，便当出来。汝等可安心相守。”说罢，大家痛饮了一回，天色已近黄昏，萧后便率领众夫人，点了许多灯笼，送炀帝进了文思殿，各各分手入宫院去了。

炀帝到了殿中，只见伺候的全是小黄门，并无一个妃嫔彩女。炀帝因有几分酒意，便竟自解带安寝。次日起身，小黄门服侍梳洗完毕，闲坐无事，随起身到各处看看花儿，又去书架上取几册图史来观看；只因乍离繁华，神情不定。才看得两行，便觉困倦起来，因想道：“静养正好助

藏



政”，随唤小黄门去取奏疏来看。谁知不看犹可，看了时，早把炀帝弄得心下慌张起来：看第一本，便是杨玄感兵反黎阳，以李密为主谋，攻打洛阳甚急。炀帝不觉大惊道：“玄感是越国公之子，他如何敢如此横行！洛阳又是东京根本之地，不可不救。”便提笔批遣宇文术、屈突通领兵讨伐。再打开第二本看时，又是奏刘武周斩太原太守王仁恭，聚兵万余，自称太守，据住洛阳行宫，十分蛮横。再看第三道本章时，又称韦城入翟让，亡命在瓦岗寨，聚众万余人；同郡单雄信、徐世赧，都附和在一起。再看第四道奏章时，又称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尽有陇西一带地方。再看第五道奏章，也称杜伏威起兵历阳，江淮盗贼，蜂起相应。再看第六道本章，上称李密兵据洛口仓，所积粮米，尽行劫去。一连看了二十多本奏疏，尽是盗贼反叛情形，炀帝不禁拍案大叫起来，说道：“天下如何有这许多盗贼！虞世基所管何事，他也该早些奏闻，为何竟不提及？”说着，便一迭连声地传旨，唤虞世基进殿问话。那虞世基听说炀帝传唤，便急赶进宫来；炀帝一见，便把那叠奏折掷给他看。问道：“天下群盗汹汹，汝为何不早早奏闻？”那虞世基忙跪奏道：“圣上宽心，那盗贼全是鼠窃狗偷之辈，无甚大事，臣已着就地郡县捕捉，决不致有乱圣心。”炀帝原是一时之气，听虞世基如此说了，便又转怒为喜道：“我说天下如此太平，那里有甚么许多盗贼；如今听你说来，全是鼠窃之辈，好笑那郡县便奏得如此慌张！”说着，便把那奏疏推在一旁。虞世基见瞒过了皇上，便退出殿去。

这里炀帝站起身来闲步，东边走一回，西边走一回，实觉无卿。左右排上午膳来，炀帝拿起酒杯来，看看独自一人，却又没兴，欲待不饮，又没法消遣，只得把一杯一杯的闷酒灌下肚去，冷清清的既无人歌，又无人舞，吃不上五七杯，便觉颓然醉倒，也不用膳，也不脱衣，便连衣服倒在床上去睡。一闭上眼，便见吴绛仙、袁宝儿、朱贵儿、韩俊娥一班心爱的美人，只在他跟前缠绕着。忽又见萧皇后从屏后转出来，对那班美人大声喝骂着。一忽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这一夜炀帝睡在文思殿里，也不知有多少胡思乱梦。好不容易挨到天明，他也等不得用早膳，急急上了香车，向中宫而来。

王义慌忙赶上去谏道：“陛下潜养龙体，为何又轻身而出？”炀帝气愤愤地说道：“朕乃当今天子，一身高贵无穷，安能悒悒居幽室之中！”王义又奏道：“此中静养，可得寿也。”炀帝愈怒道：“若只是闷坐，虽活千岁，也有何用！”王义见炀帝盛怒，也只得默然退去，不敢再谏。这里炀帝到了中宫，萧后接住笑说道：“陛下潜养了这一两日，不知养得多少精神！”炀帝也笑道：“精神却未曾养得，反不知又费了多少精神呢！”萧后劝说道：“原不必闭门静养，只是时时节省淫欲便好。”炀帝道：“御妻之言最是。”说着，帝后两人，又同坐宝辇到月观中看蔷薇花去。到了观中，早有吴绛仙接住。这时正是四月天气，蔷薇开得满架，花香袭人，十分悦目。炀帝又传旨十六院夫人和宝儿一班美人，前来侍宴。不消片刻，众夫人俱已到齐，团坐共饮，好似离别了多时，今日重逢一般；歌一回，舞一回，整整吃了一日一黄昏方住。从此炀帝依旧天天坐着转关车，在迷楼中游幸。

一天，炀帝坐着车任意推去，到一带绣窗外，只见几丛幽花，低压着一带绿纱窗儿，十分清雅有趣，炀帝认得称作悄语窗。忽见一个幼女在窗下煎茶，炀帝便下了车走向窗前去坐下。那幼女却十分乖巧，便慌忙取一只玉瓯子，香喷喷的斟了一杯龙团新茗，双手捧与炀帝，又拜倒身去接驾。炀帝顺手把她纤手拉住，仔细看时，只见她长得柳柔花娇，却好是十二三岁年纪；又且是眉新画月，髻乍拖云，一种痴憨人情，更可人意。炀帝问她年岁名姓，她奏对称：“一十三岁，小字唤作月宾。”炀帝笑道：“好一个月宾！朕如今与你称一个月主如何？”月宾自小生长吴下，十分伶俐；见炀帝调她，便微笑答道：“万岁若做月主，小婢如何敢当宾字，只愿做一个小星，已是万幸的了！”炀帝见她答应得很巧，便喜得把她一把搂住，说道：“你还是一个小女儿，便有这般巧思，真觉可爱！”一时欢喜，便有幸月宾之意。传旨取酒来饮，左右忙排上筵席来，月宾在一旁伺候着。

欢饮了多时，不觉天已昏黑，炀帝已是双眼也斜，大有醉意；左右掌上灯来，炀帝已昏昏睡去，月宾去悄悄地把琐窗闭上，扶着炀帝，在软龙床上睡下。又怕皇帝立刻醒来，她不敢十分放

胆睡去。只挨在一边，朦朦□□地过了一宵。到了次日一早，日光才映入窗纱，便悄悄地抽身起来，穿上衣服，在锦幔里立了。炀帝一觉醒来，见她不言不语地立在枕边，便笑说道：“小妮子！好大胆儿，也不待朕旨意，便偷着起身；既是这样害怕，谁叫你昨日那般应承？”几句话吓得月宾慌忙跪倒。炀帝原是爱她的，见她胆小得可怜，便伸手去将月宾搀起。月宾急急服侍炀帝穿好了衣服，同到镜台前去梳洗，又伺候炀帝用早膳。正在用膳的时候，忽一个太监进房来报道：“前日献转关车的何稠，如今又来献车，现在宫外候旨。”炀帝听了，便出临便殿，传何稠进见。

只见何稠带了一辆精巧小车上殿来，那小车四围都是锦围绣幕，下面配着玉毂金轮。炀帝道：“此车精巧可爱，不知有何用处？”何稠奏道：“此车专为陛下赏玩童女而设，内外共有两层。要赏童女，只须将车身推动，上下两旁立刻有暗机缚住手足，丝毫不能抵抗；又能自动，全不费陛下气力。”说着，便一一指点机括与炀帝观看。炀帝这时见了月宾，正没法奈何；如今见了此车，不觉满心欢喜。便问：“此车何名？”何稠奏道：“小臣任意造成此车，尚未定有名称，望万岁钦赐一名。”炀帝听了笑说道：“卿既任意造成，朕又得任意行乐，便取名任意车吧！”一面传旨升何稠的官职。何稠谢过恩，退出宫去。

炀帝把任意车带进宫去，挨不到晚，便吩咐把车儿推到悄语窗下来哄月宾道：“此车精致可爱，朕与卿同坐着到处闲耍去。”月宾不知是计，便坐上车儿去。炀帝忙唤一个小黄门上去推动。那车儿真造得巧妙，才一动手，早有许多金钩玉轴，把月宾的手脚紧紧拦住。炀帝看了笑说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逃上天去了！”便上去依法赏看。这月宾是孩子身体，被炀帝蹂躏了多时，受尽痛楚，早哭倒在炀帝怀中；炀帝便用好言抚慰一番。炀帝自得了这器械以后，便忘了自己身体，拼着性命，不论日夜，只在迷楼中找人寻乐。这迷楼中藏着三千幼女，只觉这个娇嫩得可爱，那个痴憨得可喜，一个人能得有多少精力，天天敲精吸髓，不多时早又精疲力尽，支撑不住。往往身体亏损的人，欲念更大；但因力不能支，常常弄个扫兴。无法可想，只得传画院官把男女的情意图儿多多画着，多多挂着在回廊曲槛上，触目都是。炀帝看了，便多少能够帮助他的兴致。

一日，忽有太监奏称：“宫外有一人名上官时的，从江外得乌铜屏三十六面，特来献与万岁。”炀帝忙吩咐抬进来看。只见每幅有五尺来高，三尺来阔；四面都磨得雪亮，好似宝镜一般，光辉照耀，里外通明。每幅下面，全以白石为座。炀帝吩咐把一座一座排列起来。三十六座，把个炀帝团团围在中央，便好似一座水晶宫；外面的花光树影，一一映在屏上，又好似一道画壁。人在屏前行动，那须发面貌，都照得纤毫毕露。炀帝大喜道：“玻璃世界，白玉乾坤，也不过如此了！”便传旨唤吴绛仙、袁宝儿、杏娘、妥娘、朱贵儿、薛冶儿、韩俊娥、袁紫烟、月宾这一班美人，齐到屏中来饮酒；众群人在屏前来来去去，不知化成了多少影儿。只见容光交映，艳色流光，竟分辨不出谁真谁假；不觉大笑说道：“何美人如此之多也！”袁宝儿也笑说道：“美人原不多，只是万岁的眼多。”炀帝接着道：“朕眼却不多，只是情多罢了！”大家说说笑笑，炀帝畅饮到陶然之际，见众美人的娇容艳态，映入屏中，愈觉令人销魂。从此日日带了众美人，不是在任意车上，便是在乌铜镜屏边，无一时无一刻能放空。争奈精神有限，每日只靠笙歌与酒杯扶住精神，一空闲下来，便昏昏思睡。

一日，正在午睡的时候，忽一个太监来报道：“蕃厘观琼花已盛开了！”炀帝两次到江南来，只为要看琼花，都不曾看得；好不容易，守到如今花开，他心中如何不喜，随传旨排宴蕃厘观，一面宣到萧后和十六院夫人，同上香车宝辇，一路望蕃厘观中来，吓得观中一班道士，躲避得无影无踪。圣驾到得观中，走上殿去，只见一般也供着三清圣像；萧后终是妇人心性，敬信神明，见了圣像，便盈盈下拜。炀帝问：“琼花开在何处？”左右太监忙说：“琼花在后殿花坛上。”传说这株琼花的来历，是从前有一个仙人，道号蕃厘，和同伴谈起花木之美，彼此赌胜儿，他取白玉一块，种在地下，顷刻之间，长出一树花来，和琼瑶相似，因此便名琼花。后来仙人去了，这琼花却年年盛开，左近乡里人家，便在这花旁盖起一座蕃厘观来。讲到这琼花，长有一丈多高，花色如雪，花瓣正圆，香气芬芳异常，与凡花俗草不同，因此在江都地方，得了一个大名。

藏



当日炀帝与萧后便转过后殿，早远远望见一座高坛上，堆琼砌玉地开得十分繁盛；一阵阵异香，从风里飘来，十分提神。炀帝满心欢喜，对萧后道：“今日见所未见，果然名不虚传！”说着，一步步走近台去。忽然花丛中卷起一阵香风，十分狂骤；左右宫人慌忙用掌扇御盖，团团将炀帝萧后围在中间。候到风过，把扇盖移开，再抬头看时，不由炀帝大吃一惊：只见花飞蕊落，雪也似地铺了一地，枝上连一瓣一片也不留。萧后和众美人都看着发怔，半晌作不得声；炀帝不禁大怒起来，说道：“好好一树花儿，朕也不曾看个明白，就谢落得这般模样，实觉令人可恼！”再回头看时，见当台搭起一座赏花的锦帐，帐中齐齐整整地排着筵宴；一边笙箫，一边歌舞，甚是兴头。无奈这时台上琼花落得干干净净，心中十分扫兴；意欲竟自折回，却又辜负来意，意欲坐下饮酒，又觉鼓不起兴致。沉思了半晌，胸头一阵怒气，按捺不住，说道：“那里是狂风吹落，全是花妖作怪，不容朕玩赏；不尽情砍去，何以泄胸中之恨！”便传旨喝令左右砍去。众夫人忙上去劝道：“天下琼花，只此一株，若砍去了便绝了天下之种；何不留下，以待来年？”炀帝愈怒道：“朕巍巍一个天子，尚且看不得，却留与谁看？今已如此，安望来年？便绝了此种，有甚紧要！”说着，连声喝砍。众太监谁敢违拗，便举起金瓜斧钺，一齐动手，立时将一株天上少世间稀的琼花，连根带枝，都砍得稀烂。炀帝看既砍倒了琼花，也无兴饮酒，便率同萧后和众夫人，一齐上车，驾还迷楼。那玉辇走在路上，炀帝还是气愤愤的，只骂花妖可恶，萧后和众夫人都再三劝谏。

正说话时，忽见御林军簇拥着一个道士来，奏道：“这道士拦在当路，不肯回避；又口出胡言，故拿来请旨。”谁知那道人见了炀帝，却全不行礼。炀帝问道：“朕贵为天子，乘舆所至，鬼神皆惊，你一个邪道小民，如何不肯回避？”那道士冷冷地说道：“俺方外之人，只知道长生，专讲求不死，却不知道什么天子！谁见你什么乘舆！”炀帝又问道：“你既不知天子乘舆，便该深藏在山中，修你的心，炼你的性，却又到这辇下来做什么事？”那道人却答道：“因见世人贪情好色，自送性命；俺在山中无事，偶采百花，合了一种丹药，要救度世人，故此信步到这大街上来唤卖。”炀帝听说丹药，心中不觉一动，便问道：“你这丹药有什么好处？”道人说道：“固精最妙。”炀帝近日正因精神不济，不能快意；听说丹药可以固精，便回嗔作喜，忙说道：“你这丹药既能固精，也不消卖了，可快献来与朕；若果有效，朕便不惜重赏。”道人听了，点着头说道：“这个使得。”便将背上一个小小葫芦解下，倾出几粒丸药，递与近侍；近侍献与炀帝，炀帝看那丸药，只有黍米般大小，数一数刚刚十粒。炀帝不觉好笑起来，说道：“这丹药又小又少，能固得多少精神！”道人说道：“金丹只须一粒，用完了再当相送。”炀帝问：“你在何处居住，却往何处寻你？”道人说道：“寻俺却也不难，只须向蕃厘观中一问便知。”说罢，下了一个长揖，便摇摇摆摆地向东而去。

炀帝回到迷楼，萧后只怕皇帝心中不乐，便带了一班夫人美人，团团坐着，轮流替炀帝把盏；炀帝因得了丹药，一心要去试验，便也无心饮酒，巴不得萧后早散，只是左一杯右一杯劝着。炀帝指望拿萧后灌醉了，便好寻欢；不期心里甚急，你一盏我一杯的，倒把自己先灌醉了，倒在椅上，不能动弹。一众夫人把炀帝拥上了转车关，送入散春愁帐中去睡。炀帝这一睡，直睡到夜半，方才醒来，连连嚷着口渴。吴绛仙和袁宝儿守在一旁，忙送过一杯香茗去。炀帝急着要试药，便取一粒含在嘴里，送下一口茶去。谁想那丹药拿在手中时，便以铁一般硬，及在舌上，浑如一团冰雪，也不消去咀嚼，早香馥馥地化成满口津液。一霎时情兴勃勃，忙坐起身来，那头晕酒醉，一齐都醒，精神大增，比平日何止强壮百倍。炀帝和众美人日夜寻着嬉乐，不知不觉，早把几粒金丹吃完，依旧精神消索，兴致衰败；忙差遣前日跟随出门认得道人的几个太监，赶到蕃厘观中寻访道人。

谁知到观中去一问，并没有什么卖药的道士。众太监正要回宫去覆旨，不期刚走到庙门口，只见对面照壁墙上，画着一个道人的像儿，细看面貌，却与前日卖药的道士，一模一样，手中也拿着蒲扇，背上也挂着葫芦。众太监一齐吃惊道：“原来这道人是个神仙！”要拿像儿去覆旨，却又是画在墙上的，扛也扛他不动，只得把实情前去覆旨。炀帝急打发画院官前去临摹画像，那像



却甲已消灭了。炀帝便下旨，着各处地方官寻访仙人，不论道人羽士，但有卖丹药的，都一一买来。天下事无假不成真，是真皆有假；只因炀帝有旨寻求丹药，早惊动了一班烧铅炼汞的假仙人，都将麝香附子诸般热药制成假仙丹来哄骗炀帝。也有穿着羽衣鹤氅，装束得齐齐整整，到宫门来进献的；也有披着破衲衣，肮脏脏，装作疯魔样子，在街市上唤卖的。这个要千金，那个要万贯；地方官因圣旨催逼得紧，又怕错过了真仙人，只得各处收买。不多时丹药犹如粪土一般，流水也似地送入宫来。炀帝得了，也不管它是好是歹，竟左一丸右一丸的服下肚去。那药方原来是一味兴热的，吃下去，腹中和暖。只认作是仙家妙物，今日也吃，明日也吃，不期那些热药发作起来，弄得口干舌燥，齿黑唇焦，胸中便和火烧一般，十分难受。见了茶水，便好似甘露琼浆一般，不住口地要吃。萧后看看，十分危急，便去宣御医巢元方来看脉。那御医看了脉，奏道：“陛下圣体，全由多服了热药，以致五内烦躁。须用清凉之剂，慢慢解散，才能万安。又且真元太虚，不宜饮水，恐生大病。”便撮了两服解热散火的凉药献上。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四回

烽火连天深宫读表 笙箫彻夜绛帐摇身

炀帝多服了举阳的热药，肚子里十分焦燥；虽有御医巢元方献上清凉的药物，无奈炀帝心头烦闷至极，药力也是缓不济急。后来御医想出一个冰盘解燥的法子来，装着一大盘冰，放在眼前，炀帝把脸贴着，眼看着，心下稍稍宽舒。从此便行坐住卧，离不得冰。众美人见了，都去买冰来堆作大盘，望炀帝来游幸。一个买了，个个都买，迷楼中千房万户，无一处不堆列冰盘。江都地方冰价立时飞涨。藏冰的人家，都得到大利。幸而炀帝的病，一天一天地清爽起来。虽说一时精神不能复旧，但他是每天游幸惯的，如何肯省事，依旧带着众美人，饮酒作乐。自知身体不佳，却只饮一种淡酒，又拣那无风处起坐；便是于色欲上，也竭力避忌。炀帝究竟是先天充足的人，不多几天，便把身体恢复过来。

有一天，炀帝十分有兴，把众夫人众美人和萧后，邀集在月观里，大开筵宴。你饮我劝，比平常更快活几分，歌一回，舞一回，整整吃到黄昏月上。炀帝吃得醉醺醺地，不入萧后回宫。这时是五月天气，满架荼蘼，映着月光，雪也似一片白，一阵阵送过幽香来，十分动人。炀帝恋着这风景，不肯入房，便在大殿上铺了一榻，和萧后共寝。二人一忽直睡到三鼓后，方才醒觉，睁眼看时，里外清澈，侧耳听时，万籁无声。一抹月光，照入殿来。炀帝与萧后说道：“月临宫殿，清幽澄澈；朕与御妻同榻而寝，何异成仙！”萧后笑道：“想昔日在东宫时，日夕侍奉，常有如此光景。当时并不觉快乐，今老矣，不能如少艾时一般的亲昵，偶蒙圣恩临幸，真不啻登仙也！”两人说话未了，忽听得阶下吃吃笑声；炀帝急披上单衣，悄悄地寻着声走去，站在廊下，向院子里一看。此时月色朦胧，只见荼蘼架外，隐隐约约有两个人影交动，一个是瘦怯怯的女人身影。炀帝疑心是袁宝儿和谁在花下偷情，忙跑下阶来，蹑着脚，直到花下去擒拿；原来不是袁宝儿，却是个小太监名柳青的，和宫婢雅娘，在花下戏耍！两人衣带被花刺儿抓住，再也解拆不开，因此吃吃地笑不住声。忽见炀帝跑来，二人慌作一团，没躲藏处。炀帝看这情形，竟自哈哈大笑着走回殿去，萧后也披衣迎下殿来。炀帝说明小黄门和雅娘戏耍的情形，又说：“朕往年在东京十六院中私幸妥娘，光景正与今夜相似，彼此犹如遇了仙子一般。”萧后也笑说道：“往时会有一夜在西京，妾伴着陛下在太液池纳凉，花阴月影，也正与今夜相似，陛下还记得否？”炀帝道：“怎么不记得？朕那夜曾效刘季纳作《杂忆诗》二首，御妻也还记得否？”萧后道：“怎么不记得了？”便信口念那二首诗道：

“忆睡时，待来刚不来；
卸妆仍索伴，解珮更相催。
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

忆起时，投签初报晓，
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
笑动上林中，除却司晨鸟。”

炀帝听了笑说道：“难道御妻如此好记性，光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多年了！”萧后说道：“但愿陛下常保当年恩情，便是贱妾终身之幸。”帝后二人，亲亲密密地过了几天，丢得那袁宝儿、吴绛仙一班美人，冷冷清清的；便是炀帝也很记念那班美人，趁萧后回宫的时候，便到迷楼中来，大开筵宴，众美人一齐陪侍左右。忽太監奏称：“宫外有越溪野人，献耀光绫二匹，说是仙蚕吐丝织成的。”说着，把那二匹绫子献上。

炀帝看时，果然十分奇异，光彩射人，绫上花纹，朵朵凸起。众美人看了，齐赞称果然精美的绫子！便传野人进宫来，当面问时，那野人奏道：“小人家住越溪，偶乘小舟，过石帆山下，忽见岸上异光飞舞，只道是宝物，忙舍舟登山去看。到那放光处，却不见什么宝物，只有蚕茧数堆，便收回来，交小人女儿织成彩绫。后来遇到一位老先生说道：‘这野蚕不可看轻，是禹穴中所生，三千年方得一遇，即江淹文集中所称：避鱼所化也；丝织为裳，必有奇文，可持献天子。若轻贱天物，必有大罪。’因此不敢自私，特来献上万岁。”正说着，报萧后驾到；萧后见了这耀光绫，便欢喜道：“好两匹绫子，天孙云锦，不过如此！做件衣服穿穿，却也有趣。”炀帝说道：“即是御妻要，便即奉送。”萧后忙即谢恩，她也不曾收，因有别事，便走出去。不期萧后才走开，那吴绛仙和袁宝儿又走来，拿这耀光绫看了又看，不忍放手。炀帝见她二人爱不释手，又认作萧后不要了，便一时凑趣说道：“你二人既爱它，便每人赐你一匹。二人听了，满心欢喜，嘻嘻笑笑地拿去收藏。

待萧后回来看时，龙案上已不见了绫子。便问道：“陛下赐妾的绫子，搁在何处？”炀帝佯惊道：“这绫子因御妻不收，朕已转赐他人了。”萧后忙问：“是赏了谁？”炀帝一时回答不出来，禁不住萧后连连追问，炀帝说道：“方才是吴绛仙、袁宝儿二人走来，因她们看了喜欢，便赏了她二人拿去。”萧后因炀帝过分宠爱吴、袁二人，久已嫉妒在心；如今见炀帝把已经赐了自己的东西，又转赐给二人，如何再忍耐得住，气昂昂地大怒道：“陛下欺妾太甚，专一宠这两个贱婢来欺压妾身！妾虽丑陋，也是一朝主母；如今反因这两个贱婢受辱，教妾如何再有面目做六宫之主！”说着，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炀帝慌得左不是右不是，再三劝慰，如何肯住；那十六院夫人知道了，也一齐赶来劝慰。这萧后却口口声声说：“除非杀了这两个贱婢，方泄我胸中之气！”秦夫人却暗暗地对炀帝说道：“看来只是空言，却劝不住娘娘的伤心了；陛下只得暂将二位美人贬一贬，方好收场。”炀帝没奈何，只得将吴绛仙、袁宝儿二人，一齐贬入冷宫，永远不得随侍。萧后见真地贬了二位美人，又经众夫人再三劝说，便也趁势收篷。

正饮酒时候，忽见一个太監慌忙来报道：“西京代王差一近侍，有紧急表文奏呈。”炀帝便接过太監手中的表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留守西京代王臣臣侑稽首顿首奉表于皇帝陛下：自圣驾南迁，忽有景城人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仁恭，得众万余，袭破楼烦郡，进据汾阳宫，十分猖獗，前又掳略宫女，赂结突厥。突厥得利，随立武周为定阳可汗，兵威益震；近又攻陷定襄等郡，自称皇帝，改元天兴。又与上谷贼宋金刚，历山贼魏弼儿，连结一处，甚是强横。自今又斩雁门郡丞陈孝思，窃据离宫，大有雄吞天下之心。臣侑懦弱，又无精兵良将，西京万不能守；屡疏求救，未蒙天鉴。今亡在旦夕，特遣宦臣，面叩天颜，伏望皇上念先皇社稷之重，早遣能臣，督兵救援，犹可支大厦之将倾，援狂澜于既倒；倘再延时日，则关右一十三郡，非国家有矣！临表仓皇，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炀帝看了大惊道：“朕只道是一班鼠贼，却不料竟结连胡奴，这样猖狂起来。”便亲临便殿，宣虞世基和众文武百官上殿商议。虞世基奏称：“刘武周原系小贼，只因边将无才，不出力剿捕，致养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势；为今之计，必须严责边将，再遣在朝亲信大臣，带兵前往，保守西京

藏



重地，则长安可无虞了。”炀帝便问：“如今是何人把守边关？”宇文达奏称：“关右一十三郡兵马，皆归卫尉少卿唐公李渊节制。”炀帝听了，不由得大怒道：“李渊原是独孤太后的姨侄，朕自幼儿和他在宫中游玩，何等亲密，因此朕才付与边疆重权；他竟弄得丧地折兵，养成贼势，他的罪真不容诛了！”遂传旨着钦使大臣，赍诏到太原地方去，囚执李渊到江都来问罪。又下旨着朝散大夫高德儒为西河郡丞，多调兵马，保守西京。炀帝下了这两道旨意，只当大事已了，便急急退入后宫去。

萧后问起西京之事，炀帝说：“朕已遣高德儒领兵前去救援，料来不难恢复的。”萧后大惊道：“妾素知高德儒是庸懦之辈，刘武周结连突厥，声势浩大，叫他如何抵挡得住？”炀帝笑道：“御妻不用忧虑，天下大矣，朕有东京以为根本，江都以为游览，尽足朕与御妻行乐；便算失了西京，也不过只少了长安一片土，也不坏什么大事，御妻何必恼恨！且取酒来饮，以取眼前快乐！”萧后听了，也不好再说，只得唤左右看上酒来。

炀帝正擎着酒杯要饮，忽又有一个太监来奏道：“东京越王，也有表文奏上。”说着，呈上表文。炀帝看时，见上面写道：

“留守东京越王臣侄侗稽首顿首奉表于皇帝陛下：去岁杨玄感兵反黎阳，蒙遣将宇文术、屈突通，率兵剿捕，以彰天讨，幸已败亡；但玄感虽死，而谋主李密，统有其众，愈加猖狂。先夺回洛仓，后据洛口仓，所聚粮米，尽遭掳劫。近又遍张檄文，侮辱天子，攻夺东京，十分紧迫。伏乞早发天兵，以保洛阳根本，如若迟延，一旦有失，则圣驾何归？临表惶恐，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炀帝又看那檄文时，上面写道：

大将军李密，谨以大义布告天下：隋帝以诈谋生承大统，罪恶盈天，不可胜数。紊乱天伦，谋夺太子乃罪之一也；弑父自立，罪之二也；伪诏杀弟，罪之三也；逼奸父妃陈氏，罪之四也；诛戮先朝大臣，罪之五也；听信奸佞，罪之六也；关市骚民，征辽黠武，罪之七也；大兴宫室，开掘河道，土木之功遍天下，虐民无已，罪之八也；荒淫无度，巡游忘返，不理政事，罪之九也；政烦赋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罪之十也。有此十罪，何以君临天下？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扬东海之波，濯恶难尽！密今不敢自专，愿择有德以为天下君；仗义讨贼，望风兴师，共安天下，拯救生灵。檄文到日，速为奉行，切切特布！

炀帝看了大惊道：“李密何人，却也敢窥伺东京？又出此狂言，朕根不生嗜其肉！”意欲调兵救援，细思却又无良将可用，只长叹一声道：“天意若在朕躬，鼠辈亦安能为也！”说着，依旧拿起酒杯来饮。争奈酒不解人真愁，吃来吃去，情景终觉索然。从此炀帝也自知天意已去，便一味放荡，每日里不冠不裳，但穿着便衣，在宫中和那班夫人美人们遣愁作乐。

一夜，和月宾、妥娘两人，同睡在解春愁帐中，想起东西两京的事体来，睡不能安；在帐中左一翻，右一覆，竟不能合眼。半夜里复穿了衣服起来，带着众夫人，各处闲行。行了一回，实觉无聊。众美人要解圣怀，只得又将酒献上，炀帝强饮几杯，带些酒意，又拥了众美人去睡。先和杏娘睡一时，睡不安。又换了贵儿，依旧是睡不着。再换冶儿，换来换去，总是个睡不安。才矓了一回，又忽然惊醒。后来直换到韩俊娥，俊娥说道：“若要万岁得安寝，必须依妾一计方可。”炀帝道：“美人有何妙计？”俊娥道：“须叫众美人奏乐于外，不可停声，万岁枕着妾身，睡



于帐内，必定可以成梦。”炀帝依了韩俊娥的话，真个传命众美人，笙箫管笛，先奏起乐来；奏到热帝时候，便带着韩俊娥进帐去。在帐外的众美人，只见流苏乱战，银钩频摇；箫笛之间，戛戛有声。羞得众美人的粉腮儿一齐红晕起来。那消一刻工夫，早听得炀帝的鼾声雷动，沉沉一梦，直睡到次日红日上升，方才醒来。听那众美人的乐声犹未停住，炀帝大喜，对韩俊娥道：“朕得一夜安寝，皆美人之功也！”说着便披衣而起，方叫众美人住乐。自此以后，便成了定例，夜夜皆要俊娥拥抱，帐外奏乐，方能入睡；若换别的美人陪寝，便彻夜不眠。炀帝因此甚爱俊娥，时刻不能离她，便宠擅专房。炀帝道：“朕亏俊娥，方得成梦，便另赐一名，唤个来梦儿。”

俊娥如此得宠，别的夫人美人，原不敢有嫉妒之念；只是萧后心中却暗暗不乐。便背地里使人去窥探俊娥，看看是用何法，能使炀帝安寝。那人去打听了半天，却打听不出一个道理来。只说韩俊娥临睡时便放下帐幕，不知用何法术，只见床帐摇动，不多时万岁爷便鼾起入睡。萧后细细推敲，不解其理。隔日乘炀帝不在跟前的时候，便私唤韩俊娥前来，问道：“万岁苦不能睡，美人能曲意安之，必有善媚之术，可明对我说。”俊娥答道：“婢子蒙娘娘宽恩，得侍御床，衾褥之内，行褻之行，如何敢渎奏。”萧后道：“是我问你，非你之罪，便说何妨？”俊娥至此，只得说道：“万岁圣心好动不好静。前次妾从游江都时，万岁在御女车中行幸宫女，见车行高下，享天然之乐，习以为常；今安眠寝榻，支体不摇，又加国事惊心，故不能寐。妾并非有善媚之术，不过仿效车中态度，使万岁四体动摇，便得安然而寝矣。”萧后道：“你虽非善媚，迎合上意，用心亦太过矣！”韩俊娥道：“妾非迎合，皆善体娘娘之意也。”萧后笑道：“我之意非汝所能体也！且去且去！”俊娥听了，默默而退。从此萧后和炀帝同帐，也摹仿车中态度，取悦炀帝；然未经亲身经历过来，毕竟不如俊娥能够动荡合拍。炀帝每夜半睡半醒，终有几分思念俊娥，但又碍着萧后面，终不敢提起。

如今且丢开隋炀帝一面，再说那李渊，字叔德，原是陇西成纪人氏，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七世孙。在东晋的时候，李暠占据秦凉一带地方，自立为王，传到儿子李歆，被北凉灭去。歆生子重耳，重耳生子名熙，熙生子名天锡，天锡生子名虎。李虎在西魏时候，是一位功臣，赐姓大野氏，官做到太尉。后来和李弼等八人，帮助周朝伐魏国，称作八柱国，死后便封唐国公。李虎的儿子名昉，在隋文帝驾下为臣，袭封唐公。李昉的夫人，便是独孤氏，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因此文帝和李昉名为君臣，实是襟兄襟弟。后来独孤氏生下一个儿子，便是李渊；文帝见他相貌不凡，自幼养在宫中，和炀帝常在一块儿游玩。文帝格外垂爱他父子二人，便复李姓。李昉死后，便由李渊袭爵，历任谯州陇州刺史。隋炀帝登位，又升做太守，后来又召进京来，拜做殿前少监，卫尉少卿。待到炀帝征辽，又命李渊督运兵粮。那时楚国公杨玄感，趁着车驾远征，便起兵作乱，围攻东都。李渊飞书奏闻，炀帝急回京师，便拜李渊做弘化留守，抵敌玄感；玄感兵败身死，李渊便久驻东都留守。他看待部下，宽大有恩，颇得人心。

隋朝自从炀帝即位后，日事荒幸，万民吁怨，京师地方，起了一种谣言；起初只在街市中宣传，后来便渐渐地传入宫廷之中，连炀帝也常常听得。那谣言是说“桃李子，有天下”；又说“李氏将兴，杨氏将灭”。炀帝听了这种谣言，便十分注意姓李的人。李渊是他的姨表弟兄，两人自幼交情很厚的，他做梦也不疑到这一个人。只有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李密，常常入朝，随侍左右，炀帝暗暗地留心，见李密长得额高角方，目分黑白，便说他顾盼非常，立即罢职。这李密见无过丢了功名，从此便把个炀帝含恨在心。后来杨玄感造反，李密便从中指挥。待到玄感兵败，李密逃入瓦岗寨，投在翟让门下，颇想援据民谣，称孤道寡起来。他却不知真命天子，别有一李，不是他的李姓。炀帝赶走了李密，又疑心到酈国公李浑身上去，硬说他谋反，杀死李浑，还不放心，又拿他全家抄斩了。直到宇文达奏称李渊总督关右一十三郡兵马，他才慌张起来，便立刻派人去，推说因李渊保护地方不力，把他拿进京来。

这时李渊带兵留守太原，兼领晋阳宫监，裴寂为副监；听说有圣旨传他赴江都，便知事体不妙，眼看着从前李浑屈死，他越发胆寒起来，便和裴寂商议。那裴寂原是一个聪明有大志的人物，他见隋室江山，终是难保，早存了一条揭竿起义的心肠，只因李渊平素为人正直，不过不好



把这意思说破。如今见事已危急，便教唆李渊，一面推病不见，一面拿许多金银去孝敬那位钦差官儿，算是程仪。便托他用婉言回京去复旨，只说李渊病势危急，待病状稍痊，便当入朝听命。炀帝手下的太监，没有一个不是贪财的；那钦差官得了金银，便乐得做一个人情，便照样把李渊病重的话去复了旨。炀帝这时又恣意寻乐，早把李渊的事体丢在脑后了。

过了几个月，炀帝忽然在宫里遇见李渊的甥儿王某。这王某原在后宫当差多年，炀帝见了他，不由得便想起了李渊。便问王某道：“你的母舅为何多日不来见朕？”王某答说：“只怕病尚未痊，所以延迟了。”炀帝笑说道：“你舅父死了也罢！”一句话吓得王某开口不得，待转了背，急急写了密书，寄与李渊，报告炀帝的话。李渊看了他外甥的信，顿时惹得惊魂不定，左思右想，无法脱祸，只得托病在家，纵酒养晦。

这李渊的夫人窦氏，原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父亲窦毅，在周朝官做到上柱国。当时周武帝的姊姊襄阳公主，便下嫁给窦毅做妻子，生女窦氏，自小儿十分聪慧；母亲传授她《女诫》、《列女传》等书，便能过目不忘。后来隋朝高祖杨坚夺了周朝的天下，窦氏这时年纪还小，知道周朝灭亡，便哭倒在地说道：“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窦毅忙掩住她的口，叫她不可妄说；暗地里却很是惊异，常对他夫人襄阳公主说道：“此女有奇相，且是知识不凡，宜为她小心择婿。”便令木工制起一座精细的屏风来，在屏上画两只孔雀，凡有人来求婿的，便先令新郎向屏上连射三箭，有能射中孔雀双目的，才肯把女儿许配给他。一时里王孙贵胄，都来比射，几乎要把窦家的门限也要踏穿了。无奈那来射箭的一班公子哥儿，十有八九，都是连一只孔雀眼也射不中的，个个弄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独有李渊最后赶到，只连发得两箭，一箭射中孔雀左眼，一箭射中右眼，因此便得成就了这一段良缘。这窦氏自嫁到李家以后，便接连生了四男一女：长子名建成，次子名世民，三子名玄霸，四子名元吉；一女嫁给临汾人名柴绍的。

就中单说李世民，是一位少年英雄。在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一个书生，自称善相，特地上门来拜见李渊。才一见面，便说道：“公当大贵，且必得贵子。”李渊便把自己的四个儿子一齐唤出去请书生察看，那书生却独指着世民道：“龙凤呈姿，天日露表，将来必居民上；公试记取：此儿二十年后，便能济世安民，做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李渊听了书生济世安民的一句话，便把第二个儿子取名世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楼外烽烟书生划策 宫中酒色将军入彀

隋炀帝北巡的那一年，驾出雁门，忽遇到一大队突厥兵，由酋长始毕可汗率领着，迎头拦击，竟欲劫夺乘舆。炀帝见时势危急，忙逃回雁门，据关自守。始毕可汗意调集番兵数十万，把一座雁门关围得铁桶相似；炀帝闷在关里，心中十分焦急，便传檄天下，令各路都起勤王兵来救驾。

当时有一位屯卫将军，名叫云定兴的，便奉旨在营前招募天下义士；当时忠心皇室的人还多，便有许多少年英雄，前来应募。内中有一位英俊的少年，跑到定兴军营中来报名。云将军问他年纪，却只有十六岁。问他名姓，却原来便是留守将军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云定兴知道他是将门之子，又兼面貌奇伟，便把另眼看待他。当下李世民向云将军领了一小队兵马，连夜偃旗息鼓，悄悄地绕到突厥兵后背去，在荒山暗地里齐声呐喊起来。东边喊声才了，西边又叫喊起来。喊了一夜，慌得那突厥兵满心疑惑，挨不到天明，便一齐拔营逃去。正出山口的时候，李世民带领校刀手，着地冲将出去，一阵大杀。打得突厥兵首尾不相应，弃甲抛盔，逃亡死伤的不知有多少；真把那突厥兵赶得很远很远了，世民才整队伍回来缴令。炀帝亏得他这一场杀，才得解围，安返东都。

世民立了这一场大功，却丝毫得不到好处。闲住在定兴营中，一年多光阴；听得炀帝游幸江都，早晚荒淫，不理朝政。世民叹一口气，说道：“主昏如此，我在此何为！”便辞别定兴，回到父亲太原任上去。第二年，有一路贼兵主帅甄翟儿，他自号历山飞，带领大群贼党，来攻太原；李世民见有厮杀可寻，便提枪跃马，要冲出城去抵敌。李渊见他年纪太小，终觉不放心，便命世民守城，亲自带领兵马，前去杀贼。那贼兵来势十分凶猛，李渊和甄翟儿对陈，从午时直杀到黄昏，那贼兵越来越众，李渊一支兵被他们团团围在垓心，看看有些支持不住了。世民在城上看见，便带同生力军，冲出城去，直杀入重围，把他父亲救出。父子两人，左右夹攻，杀得贼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好不容易，把这甄翟儿杀退，太原百姓，又得太平无事。

但自从炀帝七年起直到十三年，这六年间，各路揭竿起事的直有四十九起：第一个刘武周称帝，起兵马邑；接着便是林士弘称帝，起兵豫章；刘元进称帝，起兵晋安；朱粲称楚帝，起兵南阳；李子通称楚王，起兵海陵；邵江海称新平王，起兵岐州；薛举称西秦霸王，起兵金城；郭子和称永乐王，起兵榆林；窦建德称长乐王，起兵河间；王须拔称漫天王，起兵恒定；汪华称吴王，起兵新安；杜伏威称吴王，起兵淮南；李密称魏公，起兵巩邑；王德仁称太公，起兵邳郡；左才相称博山公，起兵齐郡；罗艺称总管，起兵幽州；左难道称总管，起兵泾邑；冯盎称总管，起兵高罗；梁师都称大丞相，起兵朔方；孟海公称录事，起兵曹州；周文举称柳叶军，起兵淮阳。此外，高开道起兵北平，张良凭起兵五原，周洮起兵上洛，杨士林起兵山南，徐圆郎起兵豫州，张善相起兵伊汝，王要汉起兵汴州，时德叟起兵尉氏，李义满起兵平陵，慕容顺起兵青莱，淳于难起兵文登，徐师顺起兵任城，蒋弘度起兵东海，王薄起兵齐郡，蒋善和起兵郢州，田留安起兵章邱，张青持起兵济北，臧君相起兵海州，殷恭遂起兵舒州，周法明起兵永安，苗海潮起兵永嘉，梅知岩起兵宣城，邓文进起兵广州，杨世略起兵循潮，冉安昌起兵巴东，宁长真起兵郁林；李轨称凉王，起兵河西；萧铣称梁王，起兵巴陵。这数十起草头王，都是史册上有名姓可查

藏



的。此外还有许多妖魔小丑，东扑西起，真是数不胜数。可笑那日坐迷楼，酒色荒淫的隋炀帝，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他却好似坐在鼓中一般，不见不闻。在他左右的百官，大家只图得眼前富贵，把各处的反信，瞒得铁桶相似；真是满朝君臣，醉生梦死地过着日子。

独有这位太原留守李渊，眼看着破碎的江山，时常愁叹；只有世民怀抱大志，时时留心眼前英雄，倾心结交，预备大举。内中晋阳令刘文静，和副宫监裴寂，二人来往得最是密切。有一夜，文静和裴寂二人同宿在城楼上，远见境外烽火连天，禁不住长叹一声说道：“身作穷官，又遭乱世，叫人何以图存！”文静听了，忙一把拉住裴寂，说道：“盗贼四起，时势可知；你我两人果属同心，还怕什么贫穷呢？”裴寂道：“刘大令有什么高见，幸乞指数。”文静说道：“从来说的，乱世出英雄，裴大人平日看在眼里，究竟谁是英雄？”裴寂听了，把大拇指一伸，说道：“当今英雄还属李总监！”文静点着头说道：“李渊果然是英雄，他公子世民，尤属命世奇才，大人不可错过。”裴寂心中终嫌世民年纪太轻，听了文静的话，仍是将信将疑，含糊过去。

隔了几天，忽然江都又有诏来，说李密叛乱；文静和李密是儿女亲家，照律应该连坐，着即革职下狱。李渊奉到这个圣旨，却不敢怠慢，便将文静除去冠带，拿来拘入监中。待世民回衙来，听说文静下狱，急急赶到监牢中去探望。两下见了面，文静不但不愁怨，反箕踞在草席上，高谈天下大事。又说道：“如今天下大乱，还讲什么是非；除非有汉高的约法，光武的中兴，拨乱反正，为民除暴，或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世民听了，直跳起来，说道：“君亦未免失言，焉知目下无汉高、光武一般的救世英雄出现？只怕你肉眼不识真人呢！”文静急拍手大笑道：“好，好！我的眼力果然不弱，公子果然是一位真人！如今天下汹汹，群盗如毛，公子正好收为己用，纵横天下；不说别的，单说太原百姓，因避盗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麾下，又有数万精兵；趁此乘虚入关，传檄天下，不出半年，帝业成矣。”世民听了这一番话，转觉踌躇起来。文静再追一句道：“敢是公子无意于天下吗？”世民叹着气说道：“小侄原久有此志，只恐家父不从，奈何！”文静道：“这也不难。”说着便附着世民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世民点头称是，告别出狱，自去邀裴寂饮酒赌博。

裴寂生平所好的便是这两件事。世民这一天在私室里，用盛宴相待；又拿出十万缗钱来，两人作樗蒲之戏。从午刻赌起，直赌到黄昏人静，世民故意把自己的钱一齐输去；裴寂又赢了钱，又吃了酒，十分欢喜。从此两人天天聚在一处，话到投机的时候，世民便把文静的主意说了出来。裴寂听了，拍着手说道：“我也有此意久矣！只是尊公为人正直，明言相劝，恐反见拒；如今我却想得一条偷天换日的妙计在此，今日既承公子相托，待我明日便把这条计行出去罢了。”说毕，两人各自分头去预备。

到了次日，裴寂便设席在晋阳宫，请李渊入席。这晋阳宫，是炀帝在四处游幸预备下的行宫之一，行宫里一般也养着太监宫女们，准备圣驾到时使唤的。皇帝不在行宫的时候，便立正副宫监二人，管理行宫中一切事务。如今这晋阳宫的正宫监，便是李渊，副宫监便是裴寂。当日裴寂在宫中，设宴款待李渊，李渊心想自己原是宫监，可以进得宫去，又兼和裴寂是多年的老友，设宴相请，也是常有的事，便也毫不疑心，欣然赴宴去了。裴寂迎接入座，谈些知己说话，十分开怀。从来说去，酒落欢肠；两人说到同心处，便不觉连杯痛饮起来。裴寂这一天，特意备着许多美酒佳肴，把李渊灌得烂醉，他自己虽也一杯一杯吃着陪着，但却不是真心吃下肚去，却趁着李渊不见的时候，一杯一杯地倒在唾壶中去的。因此两人一般的饮酒，一个吃得醉态矍□，一个却越吃越清醒了。

正在畅饮的时候，忽听帘钩一响，趑进来两个花朵儿也似的美人儿，长得一般长大，一般苗条；望去一般十七八岁年纪，好似一对姊妹花，笑盈盈拿手帕儿掩着珠唇，并着肩儿向李渊身边去。从来说的：“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如今李渊当着这酒色两点，他肚子里装着绝好的酒，眼中看了绝好的色，任你是铁石人儿也要让它迷醉倒了。李渊睁着两只醉眼正看时，那两个美人，已并对儿盈盈拜倒在地，慌得李渊忙伸手去扶起。裴寂吩咐两美人在李渊左右肩头坐下，那美人坐在两旁，不住地把着壶儿劝酒。李渊一边饮着酒，一边望着这两个美人的姿色；

只见她眉黛含颦，低鬟拢翠，盈盈秋水，娇娇红粉，一言一笑，都觉可人。还有那一缕一缕的幽香，从她的翠袖中暗暗地度入鼻腔来。可怜李渊半生戎马，如何经过这种艳福，早已弄得神情恍惚，醉倒怀中了。两美人便扶着李渊，竟直入内宫去安寝；这一睡，虽不及颠鸾倒凤，却也尽足偎玉依香。

到次日天明，李渊从枕上醒来，只觉锦绣满眼，深入温柔，鼻中送进一阵一阵异香来，似兰非兰，似麝非麝；急揉眼看时，只见左右两个美人，侧身拥抱着。看她穿着娇艳的短衣，长着白嫩的肌肤，由不得伸手去抚弄着。这两个美人也是婉转随人，笑啼如意。李渊便问她们的姓氏，一个美人自称尹氏，一个美人自称张氏。李渊又问她：“家住在什么地方？是何等样人？是谁唤你们来侍寝的？”那两个美人听了，抿着嘴笑说道：“如今妾身既已有托，便实告诉了大人吧。俺们并不是寻常女子，原是此地晋阳宫的宫眷；只因圣上荒淫，南游下返，烽火四起，乱象已成，妾等非大人保护，眼见得遭盗贼污辱了。今日之事，是依裴大人的主张，使妾等得早日托身，借保生命。”李渊话不曾听完，便吓得从床上直跳起来，说道：“宫闱重地，宫眷贵人，这、这、这事如何可以行得！”他一边说着，一边急急跳下床来，连衣冠也来不及穿戴齐整，三脚两步，逃出寝宫。兜头撞见裴寂，李渊上去一把拉住，呼着裴寂表字说道：“玄真，玄真！你捉弄得我好！你莫非要害死我吗？”裴寂笑着说道：“李大人为何这般胆小？收纳一二个宫女，算不得什么大事；便是收纳了隋室江山，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呢！”李渊听了，越加慌张起来，说道：“俺二人都是杨家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招灭门大祸？”裴寂却正色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炀帝无道，百姓穷困，群雄并起，四方逐鹿，烽火连天，直到晋阳城外。明公手握重兵，公子阴蓄士马，今日不乘时起义，为民除暴，尚欲待至何日？”

正说话时候，突有一个少年，手挽着刘文静，闯入宫来。李渊认得是他次子李世民，忙指着刘文静说道：“这刘大令是圣上旨意拿下的钦犯，你如何敢擅释放？”世民却大声说道：“什么圣上不圣上！如今天下大乱，朝不保暮；父亲若再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祸至无日矣！”文静接着说道：“大人事已至此，还不如顺民心兴义师，或可转祸为福。”李渊被他三个人逼着，一时愤无可泄，便上去一把揪住他儿子世民，大声喝道：“你们只是一派胡言，我只拿住你自首去！免得日后牵累。”裴寂见了，忙上去劝解。世民也说道：“孩儿细察天时人事，机会已到，所以敢大胆发此议论；如大人必欲将孩儿扭送，孩儿也不敢辞死。”说着，不由得滴下泪来。父子究关天性，听世民这样说了，便也不觉把手放松。世民见他父亲怒气稍退，复又劝道：“如今盗贼四起，横行天下，大人授诏讨贼，试思贼可尽灭的吗？贼不能尽，终难免罪。况世人盛说李氏当兴，杨氏当灭。郿公李浑，无罪遭祸；即使大人果能尽灭贼人，那时功高不赏，俺家又是姓李，那时又难免遭忌。今时起义，正是免祸之道。”李渊到此，自想既已污辱宫廷，时热逼迫，也是无法，只得叹一口气道：“罢，罢！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他日化家为国，也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

第二天，便拜刘文静参赞军务，商议出兵的计谋。一面派人星夜赶卦河东去，迎接家眷。正商议间，忽报突厥大队人马杀来。刘文静眉头一转，计上心来，便令世民、裴寂率兵分头埋伏，反把四门大开，洞彻内外。突厥兵直闯进外城，见内城门一般也洞开着，不由得心头疑惑起来。喧哗了一阵，竟引兵退出城去。李渊才复阖上城门，调兵遣将。到次日，突厥兵又来攻城，渊遣部将王康达等率千余骑出战，不消片刻工夫，竟被突厥兵杀得全军覆没。城中得了败耗，顿时惊慌起来。世民想得一计，连夜打发将士，潜行出城；待至天晓，却张旗伐鼓，呐喊前来。突厥兵疑是别路来的救兵，便一齐退去。城中转危为安，军民相率欢慰。隔了几天，那李渊的家眷，居然取到。这李渊的正夫人窦氏，早已去世；二夫人万氏，和长子建成，四子元吉，连同女婿柴绍，也一并入见。骨肉团聚，相对言欢。李渊问起三子玄霸，才知是在籍病故。又有万氏生的儿子，名智云的，已在中余失散，生死未卜，因此在欢叙中又带几分悲悼。李渊见了柴绍，便又想起女儿来，问：“我女如何不来？”柴绍答说：“小婿原寄寓长安，备官千牛；因得二舅兄密事相召，是以小婿星夜赶来。在中途适遇岳父眷属，幸得随行。小婿行时，原欲带令媛同行；令媛却

说途中不便，临时自有妙计脱身。”

正谈话间，世民从外边进来，说道：“如今家眷已到，大事须行，速议出兵，掩人不备，迟恐有变。”李渊便在密室，召集刘文静、裴寂一班人，共议出兵方法。文静说道：“出兵不难，所虑突厥时来纠缠；今日要策，莫如先通好突厥，然后举兵。”李渊说：“这说得也是。”便由文静起草，与突厥通信，信上大约说：“目下欲举义兵，迎立代王，再与贵国和亲，如汉文帝故事；大汗如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虐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惟大汗是命。”这一番话由李渊亲笔写就，便遣刘文静为使，送书到突厥营里去。李渊自从文静去后，城中暂时无事，暇时便想起幼子智云，屡遣人到河东去探听下落，后来得到确实消息，智云被官吏执送长安，被留守阴世师所害。渊与如夫人万氏得了这个消息，十分痛心；裴寂和柴绍都来劝解，渊含泪说道：“玄霸幼慧，在十六岁上，便在籍病死；智云颇善骑射，兼能书奕，年比玄霸尚小二岁，不料今竟死于奸吏之手，我他日出兵，必为吾儿报此仇恨！”正伤心的时候，忽报刘文静从突厥营回来；李渊当即召入，问他情形。文静道：“突厥主始毕可汗说：‘须请大人自为天子，他方肯出兵相助。’”裴寂在一旁听了，不仅跃身而起，说道：“突厥且愿主公为帝，大事不足虑矣！”不料李渊终觉胆小，便另立了一个主意，尊炀帝为太上皇，奉代王为帝，藉此安定隋室；一面移檄郡县，改换旗帜，一面再命刘文静往突厥营去报命，约与突厥共定京师，土地归李渊，子女玉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大喜，便先打发使臣到晋阳城中来，馈马千匹，李渊也和突厥和好。此后每寄书与突厥，竟至自称外臣；在李渊原是暂时笼络外人的意思，但从此却叫突厥人瞧不起唐朝，真是自取其辱。

刘文静执掌文书，便传檄各处，自号义兵。檄文送到西河郡丞高德儒那里，他是新受炀帝征讨之命，便拒绝李渊的来使。李渊便命长子建成，次子世民，率兵直攻西河。世民的军队，直至西河城下，高德儒闭门拒敌，世民身先士卒，竭力猛攻；足足打了三天三夜，在清早时候，冒除登城。建成的军队，随后攻入。西河全城，顿时陷落。世民拿住高德儒，立刻斩首示众，当即大赦军兵，秋毫无犯。李渊见初战得利，便决意打进关去；裴寂和同伴商量停妥，上李渊尊号，称为大将军。开府置官，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鼎为铠曹，刘政会、崔道、张道源为户曹，姜晦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王长谐、姜宝谊、阳屯都做左右统军。此外文武各属，量才授任：封世子建成做陇西公，兼任左领军大都督；封次子世民做敦煌公，兼任右领军大都督，都可任用官员；女婿柴绍，做右领军府；长史咨议刘瞻，领西河守。部署大定，各有专司。长史裴寂，又把晋阳宫内的积粟移送到大将军府去，共有九百万斛；又有杂彩五百匹，铁盔四十万副，也一齐移送到大将军府中去。那第一夜在晋阳宫中伴李渊宿的尹、张两个宫眷，此时也都封了美人，早晚陪伴在李渊左右，李渊也十分宠爱。原有五百名宫女，也一齐拨入大将军内府去听用。

这时是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把家事府事料理清楚，便亲自带了三万甲士，从太原出发；元吉留守晋阳宫，建成、世民，都带兵从征。一面移檄各地，只说尊立代王为帝；谁知军队行到中途，便有探子来报，称隋郎将宋老生，和将军屈突通，奉代王侑命，带领大队人马，前来抵抗。这时屈突通驻兵在河东，宋老生却已领兵到霍邑了。李渊听了，知道师出无名，不觉踌躇起来。这时李渊军队驻扎在贾胡堡地方，离霍邑还有五十多里路；又值大雨滂沱，不便行军。军中粮食原带得不多；数日前李渊已打发府佐沈叔安到太原去运一月粮草来，至今未到。看看那雨势一天大似一天，满路泥泞，眼见得大家坐食，无法行动。正闷守的时候，忽有探子呈上李密的檄文，历数炀帝的十大罪状。李渊当即传裴寂、世民进帐来商议，裴寂说：“李密如今略取河洛，有瓦岗寨大盗翟让等奉他为盟主，自称魏公，现有众数十万，声势极盛，为我军计，不如暂与联络，免有东顾之忧。李渊父子听了，都以为是。当即由温大雅起稿，修成文书，约李密为同盟。李密复书，有“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的一番话。李渊看了颇觉放心。

再过了几天，雨势依旧不减，那太原的粮米也还未到；看看坐食将尽，忽又有骑探特来急





报，说刘武周约同突厥，将乘虚直攻晋阳。李渊看看时势不顺，便要打算退兵。这消息传到世民耳朵里，他是一个爱厮杀的英雄，如何肯罢休；他在父亲跟前，一再劝说，甚至泪随声下，李渊才慢慢地把退兵的心思打消。恰巧沈叔安的粮草也到了，天气也晴朗起来了。李渊便传令三军，就岗地阳面曝甲而行。不多几天，到了霍邑城下，宋老生固守不出；世民性急，先领数十骑，直趋城下，令众兵士辱骂。宋老生耐不住气，便率领三万大军。开城出战。李渊怕世民有失，便亲率数百骑前去接应；一面令殷开山催召后军，后军如召而至。李渊和建成合兵，列阵城东，世民列阵城南；城内隋兵，由东门如潮水一般涌出。李渊和建成父子两人迎头拦杀，两军喊声震天，从辰时直杀到未时，李渊手下伤亡的兵士很多，隋兵奋勇当先，步步进逼。看看李渊有些支架不住了，亏得柴绍领生力军跃入阵中，挥刀力战，才得支住。那宋老生又从南门杀出，趋向城东，夹攻李渊；世民在南城，看看父亲势危，便和军头段志玄带领大军从高岗上直冲杀下来，宋老生腹背受敌，见世民来势凶猛，只得回马交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六回

聚家室李渊起义 相英雄虬髯让贤

宋老生手下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幸得世民神力敌住，只见他手握双刀，转动如风，东冲西突，凡是近他的敌军，都被他杀死，流血满袖，刀口尽卷。世民急向左右亲兵手中换过刀来，再跃马奋臂，大杀一阵；段志玄等紧随马后，拼命赶杀。手下的战士，个个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消一两个时辰，早已杀得隋军旗靡辙乱，马仰人翻。世民心生一计，传令手下的兵士，大声呼唤着道：“老生已被擒住，隋兵何不速降！”那时城东的隋军，正与李渊酣斗，到吃紧的时候，忽听说城南主将已被擒捉，便也无心恋战，急急退避进城；李渊乘势紧追，那隋兵只顾逃性命要紧，一路弃甲抛盔，飞也似地逃进城去，把城门紧紧闭住。恰恰把宋老生一支孤军，闭在城外，弄得他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急欲折回南门去时，被世民横冲过来，拦住去路，再欲转入东门，那李渊的兵又杀来，把宋老生的兵截成两段。他父子两支兵，从两下里包围拢来；宋老生看看不是路，便长叹一声，提着马缰，向壕中一跃，意欲寻个自尽，恰巧刘弘基飞马赶到，一刀下去，把老生的身体砍作两段；转身又把隋兵杀得七零八落，东逃西窜。隋兵这时只恨爷娘不给他多生两条腿，使他可以快逃得性命。这一场恶战，李渊虽得了胜仗，但手下兵士也是死亡枕藉；李渊传令兵士在城下饱餐休息一回。到夜深时候，城外鼓声四起，李渊和世民手下的兵士一跃登城，城中守兵，便不战而降。李渊便进城安抚军民。

休息过两天，李渊又引兵攻打临汾；临汾守吏不战而降。从此一路打去连得绛郡、龙门、河东几座城池，又从梁山渡过大河，夺韩城，攻冯翊，势如破竹；适值刘文静从突厥出使回来，带领五百突厥兵，又战马二千匹。那突厥兵又个个骁勇善战，战马又驰骋自如；李渊得了，便好似虎之添翼，军事十分顺利。夺得河东以后，李渊自率诸军，沿河西进；一路朝邑、蒲津、中际、华阴、永丰仓、京兆，许多郡县，都自愿投降。李渊便命长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带同王长谐一班人，屯兵永丰仓，守潼关以控河东，慰抚使窦轨以下兵马，概受节制；命次子世民，带同刘弘基一班兵马，驻扎渭北，慰抚使殷开山以下战员，概受节制。两军分头行事，李渊自己住在长春宫里。

有一天，鄂县地方李氏女使人到宫中来下书，李渊拆开看时，知道是他亲女的书信；李渊十分欢喜，忙唤他女婿柴绍进宫来，一同观看。原来柴绍夫妇两人，住在长安的时候，接到世民唤她的信，在柴绍的意思，要和他夫人同行，李氏却说：“夫妇二人在路同行，颇多不便，大丈夫功业要紧，你尽放心一人前去，我一妇人在家，容易避祸。县我也别有计较，君可莫问。”柴绍到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得狠一狠心肠，丢下他夫人，到岳父这里来。那李氏自丈夫去太原以后，便悄悄地回到鄂县的别庄上去；散去家财，招兵买马，也立起义师来。这时有李渊的从弟，名神通的，因地方官捉拿得他紧急，也逃到鄂山中来，却和长安大侠史万宝一班人暗通，起兵响应李渊。李氏兵和神通兵合在一起，攻入鄂县，占据了城池；又令家奴马三宝招集关中群盗，如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一班人都打通一气，一路进兵出去。夺得映屋，武功、始平一带县份，共有七万人马。左亲卫段纶，他的妻子，原是李渊妾生的女儿，到此时也在兰田地方聚集同党一万多人，和李氏联为一气。如今打听得李渊大兵已过河来，便由李氏领衔通信，给他父亲；所有一班人马，都愿受他父亲的节制。这柴绍跟着岳父，东征西杀，多日得不到他妻子的消息，

如今见了这封信，知道他妻子也带领人马攻城略地地大做起来，他忙向岳父讨得将令，出帐来跳上马，飞也似地迎接他夫人去。这里李渊便拜神通为光禄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此外各路大盗，都给他官阶，照旧带领他部下，驻扎在原外。所有一切军队，都归世民调遣。

这世民带领大队人马，向西急进，沿路群盗归附，几不胜数，待到泾阳地方，连营数里，共有大军十万；路过豳城，豳城尉房玄龄，亲自到辕门口来请见，世民和他一见如故，立时拜官记室参军，充做随营军师。两人在军中早夕谈论，十分投机。恰巧柴绍夫妇，也带兵到来，世民欣然出迎，只见他姊姊首插雉尾，身披软甲，腰佩宝剑，足顿蛮靴，望去果然是十分威武，活似一位女将军。那柴绍却跨着一匹白马，随在他夫人身后。他脸上只有喜孜孜的笑容，后面便是万余人的军队。挑选得个个精壮，旗帜鲜明，刀枪雪亮；世民见了，忍不住眉眼上堆下笑来，拍马向前，向他姊姊拱手道：“阿姊辛苦了！”三人并马进帐，帐中设下筵席，围坐痛饮起来。饮罢，各自归帐。柴绍军队居左，李氏军队居右。当时营中称李氏军为娘子军。

次日，世民率领左右军进兵阿城，一面遣使禀告父亲，请李渊会师长安。这时李渊已带领人马离长春宫、到永丰仓；一面开仓发粟，一面进兵冯翊。又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攻扶风；扶风太守领兵应战，被弘基打败，便占得扶风城池，从此一路无阻，直到长安城下。那次子世民，早已驻军待着，两方合兵，共有二十余万。李渊一面巡视营垒，一面传谕守城官吏，愿拥立城中的代王。

这代王名侑，是炀帝的孙子，故太子昭季的儿子。太子早死，遗子三人：长子侑，封燕王；次子侗，封越王；侑是第三子，在长安留守。长安又称西京，有京兆内史卫文升一班人辅佐代王。保守城池。无奈这卫文升，年纪又老，受不起惊吓。听说李渊军队，已临城下，早吓出一场大病来，倒在床上，不能管事；只听那左翊卫将军阴世师，郡丞骨仪，忙着调兵守御。

李渊先把文书送进城去，被阴将军退回。李渊动了怒，便督同各军攻城；各将士奉令扑城。骨仪带同士卒，在城上抵御。孙华带领弓弩手，奋勇当先。城上矢石齐下，孙华用遮箭牌挡着，冒险越过城壕，手中摇着红旗，正要攀登城墙，忽然城上一箭下来，射中要害，立时阵亡。李渊兵士见先锋战死，便个个愤怒，死力进攻，前仆后继，日夜不休。战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只见那军头雷永吉，左手执旗，右手握盾，首先登城，后面军士便和潮涌的一般上去；杀退城上守兵，斩开城门，迎李渊大军进城。那阴世师和骨仪，还不肯投降，带领少数兵士，在街巷中喊杀，不多时都被李渊的军士擒住，解送中军帐中。卫文升病在床上，听得外面喊杀，又听说阴世师、骨仪两将军都已被擒，便立刻吓死。这时代王侑，在东宫接连几次太监报来，说李渊军队已杀进城来，又说阴将军和骨将军都兵败被擒，又说卫内史惊吓而死，又听得宫外一阵一阵喊杀之声，越喊越近，看看左右，都自顾逃命要紧，一齐丢下代王，东奔西窜。代王只是十三岁的孩子，如何吃得起惊吓？也不禁慌作一团。其时只有侍读学士姚思廉不曾走得，他站在殿前保护代王。李渊的兵士鼓噪入殿，思廉厉声呵止道：“千岁在此，何得无礼！”众兵士听了，便由不得禁声站住。李渊下马上殿，仍行臣礼，拜见代王，后请代王迁居大兴殿后厅。代王见李渊带剑上殿，他身体早已抖个不住，思虑至此也是无法，只得上去扶住代王下殿，泣拜而去。李渊亦退宿长乐宫，一面出令，约束兵士，毋得犯隋氏七庙，及代王宗室，有敢违令者夷及三族。

次日升座，从狱中拉出阴世师、骨仪等十多个官员，责他平日贪赃枉法，又抵抗义师，一律斩首。所有从前狱中被官员冤屈的犯人，便一齐释放。内中有一个犯官，长得眉清目秀，年纪甚轻；他见了李渊，却不肯下跪。李渊问他姓氏官职，犯了什么罪，却监禁在此？那犯官见问，便哈哈大笑道：“我李靖原不曾犯什么国法，现做马邑郡丞；只因打听得公在太原起事，我苦于无从告变，便自愿装入囚车，故令长官押送到江都去，以便在天子跟前告密。不料囚车送到长安，正值公来围城；城守不知我计，便将我寄在狱中。”李渊听到这里，忍不住大怒起来，说道：“谅你小小郡丞，却敢告发我么？”喝令左右推出辕门斩首。李靖见李渊动怒，便冷笑着说道：“公举义兵，欲平天下暴乱，乃竟敢以私怨杀忠义之士吗？”渊不答话，左右便上去把李靖拥出辕门，准备行刑。忽见敦煌公李世民，拍马赶来，喝叫“刀下留人”；急急下马进帐去求着李渊道：“这



李靖和孩儿有一面之交，望父亲看在孩儿面上，饶他一命吧。况孩儿素知这李靖才勇兼全，大人不记得韩擒虎的遗言么？擒虎也说李靖可与谈将略；若收为我用，必能立功。请大人不念旧恶，赦罪授官。”李渊听了这番话，半晌才说道：“我看李靖矫矫不群，他日恐不易驾驭。”世民道：“大人若把李靖交给孩儿，我自有驾驭之术，大人不必过虑。”李渊至此，方才允诺。世民出帐，亲替李靖解缚，用好言抚慰一番。李靖进帐谢过李渊，世民引入自己帐中，待以上宾之礼。

讲到这李靖的来历，在下已在第六回书上交代明白，如今他又在长安城中出现，那虬髯客却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这虬髯客，也不是个平常人，他是专一在江湖上物色英雄的；那天在客店里遇到了李靖，他知道李靖将来是大富大贵的人，便一力成全了他和红拂姬人的烟缘，又替他在杨素跟前做说客，从此李靖反因他夫人得了一官半职，这真可算得裙带福了。从此虬髯客把红拂姬人认做了妹妹，常到李靖家中来坐地；闲谈之中，问李靖：“太原一带尚有异人否？”李靖答称：“我交游之中，尚有一人，可以称得少年英雄。这人与俺同姓，名世民，是总督唐公李渊之子。”虬髯客听了，忙问：“俺可以和他一见么？”李靖说：“世民常在我友人刘文静家中起坐，只须走访文静，便可以见得。”虬髯客说道：“俺生平相天下士，百不失一；郎君何不携带俺去见见？”李靖答应，虬髯客便约定次日在汾阳桥上相会。

到了时候，李靖跨马赶到汾阳桥上，那虬髯客早已候着，便一同到刘文静家中去。虬髯公自称善相，愿见李公子；文静平素也赏识世民，说他器宇不凡。如今听说虬髯善相，忙打发人去把世民请来。那世民不衫不履，大踏步走来。虬髯客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忙拉着李靖到屋角去，悄悄地说道：“此人有天子之相，我看来已十定八九；俺尚有一道兄，给他一见，便百无一失了。”李靖听了，暗地里去对文静说了，文静便约在三日后再在寓中相见。到了日子，虬髯客果然携一道士同来，邀着李靖同去访刘文静。文静正与客对奕，见道士来，便邀道士入局对奕；又写一字条儿，去把世民请来观奕。停了一刻，果见世民掀帘而入，长揖就坐，顾盼不群。道士见了，心中一动，下子也错了；忙把棋子收在盒子里。说道：“此局全输，不必枉费心计了。”便起身拉着虬髯客，李靖在后面跟着，一块儿走出门去。走在半路上，那道士对虬髯客说道：“此处已有人在，君不必强图，可别谋他处去吧。”说着，便一洒袖向别路扬长而去。这里虬髯客拉着李靖，跨上马在路默默地走去。回到李靖家中，入内堂坐下；那红拂夫人见虬髯客来，便也出来在一旁陪坐着。半晌，虬髯客才抬起头来，对红拂一笑，说道：“妹子不是常常说起要去见你嫂嫂吗？俺家住在城西大石坊第四小板门便是。俺明日合宅西行，便请妹子和妹夫明午到舍下来一别，顺便也可与你嫂子一见。”

李靖平日常说要到虬髯家中去拜见嫂嫂，那虬髯总不肯告诉他地名；如今听虬髯邀他夫妻到家中去相见，喜得他直跳起来。当日和虬髯分别了，到了次日中午，红拂打扮齐整，坐着车儿，李靖跨着马，迤迤寻到城西去；那大石坊是一个极荒凉的所在，走到第四小板门口，李靖上去，轻轻地打着门，便有一个僮儿走来开门，把他夫妇迎接进去。走过第三重门，李靖不觉怔了一怔，原来里面高厅大厦，杰阁崇楼，和外面绝不相称。望去帘幕重叠，奴婢成群。小僮儿把李靖夫妇引入东厅，只见虬髯客哈哈大笑从里面迎出来。看他纱帽红衫，十分文雅；身后随着一个绝色少妇，端庄秀丽，把李靖的眼光也看住了。红拂夫人知是虬髯的妻室，忙悄悄地拉着他丈夫的衫袖，一齐上去拜见，那少妇也殷殷还礼。虬髯邀他们进了中堂，两对夫妻，相对坐定。有四个俊俏丫鬟，搬上酒肴来，大家开怀畅饮；又有一队女乐，在帘前吹打着劝酒。酒到半酣，虬髯站起身来，止住乐声，命二十个家奴，搬出二十具大衣箱来，排列在堂下；虬髯指着衣箱，对李靖说道：“这里面全是我历年所积，如今送给你妹夫，算是俺妹子的奁资。我原打算在此地成立大业，昨日既遇有真人，便不应再在此逗留。那李公子确是英主，三五年内，当成大事；妹夫才器不凡，将来必位极人臣。俺妹子独具慧眼，得配君子，他年夫贵妻荣，亦是为闺中人吐气；非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亦不能遇妹，原非偶然的烟缘。从此妹夫努力前途，莫以我为念。十年后，只听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人崛起，便是我成功之日，妹与李郎可在闺中沥酒相贺。”说着，便把府中内外钥匙银钱簿册，和奴婢的花名册子，一并交出；又把合府中的奴婢僮仆，传集在院

子里，命大家拜见李靖夫妇。又叮嘱众人道：“这一对夫妇，便是尔等的新主人；事新主须如事旧主，不得略有怠慢。”李靖夫妇十分惶惑，正要推辞，那虬髯客和他夫人已转进入内，须臾便戎装出来，向李靖夫妇拱一拱手，出门跨马去了。

李靖夫妇送客出门，回进屋去，检点箱笼，尽是珍宝。从此李靖十分富有，又有虬髯客留下的兵书一箱，书中详说风角、鸟占、云祲、孤虚种种法术；李靖尽心攻读，颇有心得，从此用兵如神，料事如见。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东南蛮奏称，海外番目入扶馀国，杀主自立；李靖知道虬髯事已成功，便告知红拂夫人，两人在闺中相对沥酒，向东南方拜贺。这都是后来的事，且不去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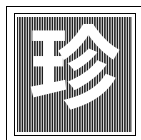
当时李渊入踞长安，便奉代王侑为皇帝，即位大兴殿，改年号称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渊自称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自己加封为唐王；把武德殿改做丞相府，设官治事，仍用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台前尚书左丞李纲为相府司录，专管选事；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使定礼仪。一面上尊号祖父虎为景王，父昉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立长子建成为世子，次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四子元吉为齐公。从此李渊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那各处地方官的文书，雪片也似报到江都地方来；无奈炀帝左右的大臣，都是只图眼前利禄的，把所有文书，一齐搁起，不送进宫中去。

那炀帝终日在宫中和众夫人、美人游玩着，昏天黑地的，也不知外间是如何的情形。这时炀帝因十分宠爱吴绛仙，不把别的美人放在眼里，那许多夫人和众美人不由得嫉妨起来，大家都在萧后跟前说绛仙的坏话。萧后也因为炀帝宠爱绛仙，待自己也冷淡了些，心中很不自在；只因自己是国母之尊，不便和别人去吃醋捻酸，便也暂时忍耐着。自从那天炀帝把已经赐给萧后的绛子，转赐了绛仙以后，便再也忍不住了，和炀帝大闹了一场，立逼着炀帝把绛仙贬入冷宫。炀帝看萧后正在气头里，又因她正宫的体面，便没奈何，暂时把吴绛仙贬入月观去，从此绝不临幸。但吴绛仙是炀帝心中最宠爱的人，日子隔得久了，难免两地相思。一日，炀帝独步迷楼，见远处春山如画，忽然又想起吴绛仙来，叹道：“春山如此明秀，宛如吴绛仙画的蛾眉；久不见美人，叫人十分想念。”

心中正怅惘的时候，忽见一个太监，从瓜州公干回来，带得合欢水果一双，持进宫来献与炀帝。这水果外面重重包裹，上边嵌着玳瑁花草，中间制成连环之状，所以称做合欢水果，看去十分工巧。炀帝大喜道：“此果名色俱佳，可速赐与吴绛仙，以不忘合欢之意。”便唤小黄门捧着水果走马到月观去赐与绛仙，立等回旨。那黄门领了旨，不敢怠慢，上马加鞭，飞也似地向月观中奔去。吴绛仙自贬入月观，终日以眼泪洗面；这一天也不梳不洗，悄悄地凭栏而立。忽见黄门手捧一物匆匆进来。绛仙问时，那黄门说道：“万岁挂念贵人，今得合欢水果一双，特赐贵人，以表不忘合欢之意。”吴绛仙听了，顿把长眉一展，笑逐颜开，说道：“自从遭贬，已拼此身终弃，再无蒙恩之时；不意万岁尚如此多情，今承雨露之私，不可不拜。”当即入内梳妆起来，排下香案，向北再拜；谢了圣恩，将合欢水果连盘捧来一看，不期黄门在马上跑得太急了，中间合欢巧妙之处俱以摇散。吴绛仙一看，不觉流下泪来说道：“名为合欢，实不能再合矣！皇上以此赐妾，是明明弃妾也！”黄门急解劝说道：“贵人不必多心，此果在万岁前赐来时，原是紧接相连；只因一时圣旨催促，走马慌张，以致摇散，实非万岁有意拿此破果赐贵人的。”绛仙说道：“既是好好赐来，到此忽散；纵非万岁弃妾，天意亦不容妾合矣！”说着只是淌眼抹泪的，一任黄门再三劝说，她总是悲咽难胜；黄门在一旁频频催着道：“万岁吩咐，立候回旨的。贵人有何言语，快快说来？”那吴绛仙这里愁肠百折，无从说起，被黄门官一声一声催逼不过，便在妆台上提起笔来，写成一首诗，交给黄门官。那太监接着诗，飞马回宫去复旨。炀帝看那诗时，上面写道：

“驿骑传双果，君王宠念深；
宁知辞帝里，无复合欢心。”

藏



炀帝看了这诗，十分疑惑；说：“朕好意赐她合欢果，记念她昔日合欢之意，今看她来诗百种忧怀，尽流露在字里行间，何怨朕之深也？”那黄门官见问，知是隐瞒不过，忙跪倒在地，把在路合欢水果摇散的情形说了。炀帝听了，又拿绛仙的诗句细细吟咏，吟到出神的时候，不觉叹道：“绛仙不但容貌绝世，情思深长，即此文才华贵，也不愧于班婕妤左贵嫔之流。”

正嗟叹间，忽背后转出一人，劈手将炀帝手中诗笺夺去，说道：“这淫娃又拿这淫词来勾引陛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陈水戏灯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惊帝座

炀帝正把玩吴绛仙的诗笺，萧后从背后走来，劈手把诗笺夺去，说道：“陛下尽看些淫词做什么！今日乃上巳良辰，有杜宝学士制成《水饰图经》十五卷，备言水中故事；又有黄褒所造水饰七十二种，上面都装着木人，那木人有二尺多长，穿着绫罗，内藏暗机，尽能生动如意。其他禽兽鱼鸟，无一件不穷极天下之巧，妾已令陈设在九曲池中，特来请陛下前去游览。不料陛下又正思念那妖精吴绛仙，未得有闲心肠去行乐！”炀帝听了，只得勉强笑道：“御妻又来取笑了，怎见得朕没有心肠？”说着，和萧后一同上辇，向九曲池来。未到池边，远远地见五光十色，堆垛得十分精巧。那许多太监和宫女，团团围住，看着笑着。

炀帝下辇，走近去看时，原来那水饰是用十二只方船装载着，一船一船挨次在水面上行去。船上雕刻着生动的木人，有傍山的，有临水的，有据定磐石的，有住在宫殿里的，装成七十二件水上的故事。船身一动，那木人笙箫管弦，齐齐奏乐，曲调悠扬，十分动听。又能舞百戏，百般跳跃，与生人无异。又有伎船十二只，杂在水饰船中。那伎女也都拿木头制成，专管行酒，每一船有一木伎，擎杯立在船头，又一木伎捧壶站在一旁，另一木伎站在舟梢上把舵，又二木伎坐在船中荡桨。船慢慢地行着，每到客位前，便停船不去，献上酒来，候客饮干，方才移动，酒若不尽，终不肯去。机括都在水中，绝看不见，真是穷极机巧，化夺天工。

这时炀帝和萧后同席坐在那池边，一面饮酒，一面把那水饰一样一样地玩赏；第一样，是神龟负八卦出河授于伏羲；第二样，是黄龙负图出河；第三样，是玄龟衔符出洛水；第四样，是鲈鱼衔篆图出翠舫之水，并授黄帝；第五样，是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河上；第六样，是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投于苍颉；第七样，是赤龙载图出河授于尧；第八样，是龙鸟衔甲文出河授于舜；第九样，是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第十样，是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第十一样，是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第十二样，是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于舜；第十三样，是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第十四样，是白面长人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第十五样，是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第十六样，是禹凿龙门；第十七样，是禹过江，黄龙负舟；第十八样，是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第十九样，是禹遇两神女于泉上；第二十样，是黄鱼化鲤，化为黑玉赤文；第二十一样，是姜嫄于河滨，履巨人迹；第二十二样，是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覆之；第二十三样，是文王坐灵沼；第二十四样，是太子发渡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第二十五样，是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第二十六样，是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第二十七样，是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第二十八样，是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第二十九样，是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第三十样，是过九江，鼉鼉为梁；第三十一样，是涂修国献昭王青凤丹鹊，饮于浴溪；第三十二样，是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第三十三样，是秦始皇入海，见海神；第三十四样，是汉高祖隐碭山，泽上有紫云；第三十五样，是武帝泛楼船于汾河；第三十六样，是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第三十七样，是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第三十八样，是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第三十九样，是曹瞒浴谯水，击水蛟；第四十样，是魏文帝兴师，寻河不济；第四十一样，是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第四十二样，是五马浮滹沱，一马化为龙；第四十三样，是仙人酌醴泉之水；第四十四样，是金人乘金船；第四十五样，是苍文玄

藏



龟，衔书出洛；第四十六样，是青龙负书，出河，并献于周公；第四十七样，是吕望钓磻溪，得玉璜文；第四十八样，是钓汴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第四十九样，是齐桓公问愚公名；第五十样，是楚王渡江，得萍实；第五十一样，是秦昭王宴于河曲；第五十二样，是金人捧水心剑造之；第五十三样，是吴大帝临钓台望乔玄；第五十四样，是刘备跃马过檀溪；第五十五样，是周瑜赤壁破曹操；第五十六样，是澹台子羽过江，两龙负舟；第五十七样，是留丘诉与水神战；第五十八样，是周处斩蛟；第五十九样，是屈原遇渔父；第六十样，是卞随投颍水；第六十一样，是许由洗耳；第六十二样，是赵简子值津吏女；第六十三样，是孔子遇浴河女子；第六十四样，是秋胡妻赴水；第六十五样，是孔愉放龟；第六十六样，是庄惠观鱼；第六十七样，是郑宏樵径还风；第六十八样，是赵炳张盖过江；第六十九样，是阳谷女子浴日；第七十样，是屈原沉汨罗水；第七十一样，是巨灵开山；第七十二样，是长鲸吞舟。形形色色，过了一船，又是一船。

炀帝赏玩到欢喜时候，命众夫人传杯痛饮，正热闹快乐的时候，忽见一官员踉踉跄跄地闯进宫来，那左右太监忙上去拦阻也拦阻不住，那人直跑到炀帝脚下，伏地痛哭。炀帝看时，原来是东京越王杨侗的近侍赵信。炀帝问他：“何事如此凄凉？”那赵信奏道：“东京亡在旦夕，越王殿下，遣奴婢潜身逃遁，来万岁爷跟前告急。”炀帝是素来不问朝政的，如今听说东京危急，十分诧异，忙问：“东京有何危急？”那赵信奏说：“西京已被李渊占据，东京也被李密围困甚急，城破便在旦夕，望万岁速发兵去解围。”炀帝听了，吓得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叹一口气，说道：“朕久不问朝政，国事已败坏至此，如今大局已去，叫朕也无可挽回。”说着，宫女换上酒杯。炀帝说道：“朕且图今天的快乐，众夫人伴朕一醉罢！”说着，举杯向众夫人连杯痛饮。那赵信却兀自跪在脚下，不肯起身，口口声声说：“求陛下快发兵去救越王和代王！”炀帝笑对赵信说道：“朕江都富贵，享之不尽，何必定要东京！局势既如此危急，索兴置之不问罢了！”赵信听炀帝如此说法，便也不敢再奏，只得磕一个头，退下阶去。炀帝见赵信起去，忽然想起东京的景色，忙唤住问道：“我且问你，西苑中风景如何？”赵信奏道：“西苑自圣驾东游，内中台榭荒凉，园林寂寞，朱户生尘，绿苔绕砌，冷落萧条，无复当时佳丽矣！”炀帝道：“湖海中鱼鸟想犹如故？”赵信说道：“别的鱼鸟如故，只有万岁昔年放生的那条大鲤鱼，二月内有一天风雨骤至，雷电交加，忽化成一条五色金龙，飞上天去，在半空中盘旋不已，京城内外人皆看见。”炀帝听了，十分吃惊，说道：“大奇！大奇！这鱼毕竟成龙而去！”萧后在一旁说道：“曩日妾伴陛下游北海时，妾见它头上隐隐有角，便已疑心，故劝陛下射它，不料天生神物，竟是人力所不能害的。”炀帝接着又问道：“西苑中花木想也无恙！”赵信奏道：“别的花木都依旧，只有那年酸枣邑献的玉李树，近来越发长得茂盛；那晨光院的杨梅树，却在一月前枯死了。”炀帝听了，不禁拍案大叫道：“李氏当兴，杨氏当亡，天意有如此耶！”

原来炀帝素来以杨梅合姓，卜隋室之兴亡。今听说杨梅枯死，李树繁荣，又听说鲤鱼化龙，他便认定姓李的要夺他的江山，因此失惊打怪。吓得个赵信汗流浹背，不知是何故。惟有萧后知道炀帝的心事，当时便劝说道：“无情花草，何关人事？陛下何必认真？”炀帝也觉萧后的说话有理，心里略放宽些。又想如今在江都的近臣，都没有一个姓李的，眼前量来总没有什么危险，心里更放宽了一层。便说道：“外面如此反乱，两京纵不残破，朕亦无心归矣！听说江东风景秀美，丹阳、会稽、永嘉、余杭一带山水奇丽，朕欲别治宫室，迁都丹阳，不知御妻愿伴朕同去否？”萧后道：“江东地方虽僻，晋宋齐梁陈五代皆相继建都，风景想也不恶，陛下之言甚是。”炀帝大喜，到了次日，竟出便殿召集群臣商议。炀帝说道：“两京皆为盗贼所据，朕不愿复归，意欲退保江东以为子孙之计，不识众卿之意如何？”当有虞世基出班奏道：“退保江东，坐观中原成败，不独子孙万世之业，亦以逸待劳之妙策也。”炀帝听了大喜，便传旨丹阳，重治宫阙，接挖新河，以通永嘉、余杭，限日要成此大工，当下工部大臣领旨前去，开河的开河，治宫殿的治宫殿；此时民穷财尽，万人吁怨，那地方官却一味压迫，只图工程早完。那炀帝也终日在迷楼中追欢寻乐，只待江东宫殿完工，早日迁都。那两京之事，早已置之度外。

便是众美人也知道欢乐不久，没日没夜拿酒色两字去迷弄炀帝。炀帝身体虽寻着快乐，但因

国事日非，心中终不免郁闷；再加他身体多年在酒色中淘磨过来，早不觉形销骨立。有一天，杏娘正临镜梳妆，炀帝从她身后走去，原想逗着杏娘作乐的，谁知从镜中照着自己容颜，十分憔悴，满脸都是酒色之气，自己不觉惊诧起来，说道：“何以消瘦至此！”萧后只怕炀帝伤心，故意凑趣说道：“这正所谓渣滓日去，清虚日来。”炀帝对镜注视了半天，忽然自己抚着颈子，说道：“如此好头颅，有谁斩去！”萧后和众夫人听了，一齐大惊失色。萧后说道：“陛下何出此言？”炀帝只是哈哈大笑，笑罢，又索酒与萧后对饮，直吃到酩酊大醉，由两个美人扶着进帐睡去。无奈上床睡不多时，便又惊醒，醒来无可消遣，和两个美人调弄着，转觉乏味；忽听得窗外隐隐有女子歌唱的声音，腔调悲悲切切，十分凄楚。炀帝不觉从床上惊起，问：“谁在窗外唱这悲凉的曲子？”连问几声，没有人答应。炀帝耐不住，便披衣下床，走到帘栊之下，侧耳细听。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又起，却唱得字字清楚道：

“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
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实自然成！”

炀帝蹑着脚绕出帘外看时，只见七八个宫女，围着一个宫嫔，听她唱歌，那宫嫔站在中央。炀帝心中暗想，杨花李花，一成一败，情见乎词，宫闱之中，如何有此不祥之歌？急上去唤那宫嫔问时，那宫嫔原是无心唱的，不期在这夜尽更深时候，被炀帝亲自出来问住，慌得众宫女惊惶无措。那宫嫔尤其吓得匍匐在地，不敢抬起头来；这炀帝平素在宫女身上不肯用大声呼喝的，忙安慰众人说，“不要惊慌。”又拉起那宫嫔来问道：“此歌是谁教给你唱的？”宫嫔奏对道：“此乃道路儿童所歌，非妾婢自编的。”炀帝问：“儿童之歌，你在深宫，如何得知？”宫嫔道：“贱婢有一个兄弟，在民间听得，因此流传入宫。”炀帝听宫嫔说出这个话来，便不禁大声叫道：“罢了！罢了！这真是天意呢！”

在这半夜时分，炀帝忽然大惊小怪起来，早有人报与萧后知道。萧后急急赶来，再三劝炀帝回宫安寝。炀帝说道：“时势相逼而来，叫人如何安寝！惟酒可以忘忧！”吩咐快拿酒来！宫人把酒奉上，炀帝直着颈子，一连五七杯倒下肚去。他越是痛饮，越觉怒气冲冲，站起身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又仰首向天，夜空咄咄，心中没个安排处。又坐下来捧着酒壶，向口中直倒。放下酒壶，胸中觉得有万转千愁，便提起笔来，写出一首词儿道：

“琼瑶宫室，金玉人家，帘珠开处碧钩挂。叹人生一场梦话，休错了岁岁桃花！奈中原离黍，霸业堪嗟！干戈满目，阻断荒遐。梨园檀板动新稚，深痛恨，无勤王远将，奎舆迓！须拼饮，顾不得繁华天下！”

写罢，自己又把词儿歌唱起来，歌声呜呜，声泪俱下。萧后忙上前来劝住，又拿酒劝炀帝饮着，直饮到迷迷糊糊，萧后亲自扶进帐去睡下。

第二天，从床上醒来，还未起身，便有王义头顶奏本，直走到御榻前跪下。炀帝随接过他奏本来看时，见上面写道：

“犬马臣王义稽首顿首奉表于皇帝万岁：臣本南楚侏儒，幸逢圣明为治之时，故不爱此身，愿从入贡，幸因自宫，得出入左右。积有岁时，浓被恩私，侍从乘舆，周旋台阁，皆逾素望。臣虽至鄙至陋，然素性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源，略识兴亡之故。又且往还民间，周知利害，深蒙顾问，故敢抒诚沥血次第敷陈。自万岁嗣守元符，休临大器，圣神独断，规谏弗从，自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开元益之市，伤有用之财。龙舟逾于千癖，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

藏



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死葬者十无一人；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四出，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役数十万；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村，寥寥可数；有人之家，寂寂无多。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泥土；尸积如岳，饿殍盈郊。狗彘厌人之肉，鸟鸢食人之余，臭闻千里，骨积高原，血膏草野，狐兔尽肥。阴风吹无人之墟，野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万民剥落，莫保朝昏。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仁主爱人，一何至此！陛下素性刚毅，谁敢上谏？或有鲠臣，又令赐死。臣下相顾钳结，以自保全，虽龙逢复生，比干再世，安敢议奏。左右近侍，凡阿谀顺旨，迎合帝意者，皆逢富贵，万岁过恶，从何可闻？方今盗贼如麻，兵戈扰攘；社稷危于春雪，江山险于夏冰。生民已入涂炭，官吏尽怀异心。万岁试思，世事至此，若何为计？虽有子房妙算，诸葛奇谋，亦难救金瓯于已破也！近闻欲幸永嘉，不过少延岁月，非有恢复大计，当时南巡北狩之神武威严，一何销铄至此！万岁虽欲发愤修德，加意爱民，然大势已去，时不再来。所谓巨厦之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已至此，安忍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伏乞圣明采择，臣不胜生死荣幸之至！”

炀帝看完了奏折，便说道：“你的话虽有理，但自古安有不亡之国，不死之主？”王义听了，忍不住大哭起来，说道：“万岁时至今日，犹欲文过饰非；万岁常说当夸三皇，超五帝，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看今日时势，车辇尚不能回，还说什么富国强兵的话？”炀帝到此时，也撑不住流下泪来，说道：“汝真是忠臣，说话如此剀切，朕悔不早听汝之言也！”王义说道：“臣昔不言，诚恋主也，今既奏明，死又何憾？愿以此身报万岁数年知遇之恩！天下方乱，愿万岁努力自爱，勿以臣为念。”说罢，磕一个头，涕泣辞出。炀帝认他是悲伤感恩之意，也不在心意中。不料到了午后，忽有几个内相匆匆来报道：“王义在自己屋中大哭一场，自刎死了。”炀帝听了，顿足流涕道：“有这等事，是朕负王义了！”萧后在一旁劝道：“王义既死，悲伤亦无益。”炀帝说道：“朕看满朝臣子，皆高爵厚禄，曾无一人能如王义之以死谏，岂不可恨，岂不可惜！”便传旨命厚葬王义。

从此炀帝在宫中每想起王义，总是郁郁不乐。萧后百般指使宫女歌舞，美人劝酒，在十分热闹的时候，炀帝总是长吁短叹的不快乐。袁宝儿在一旁劝解道：“如此年月，终日为欢，尚恐不足，况乃戚戚乎？”一句话点醒了炀帝，便又高兴起来。命众宫女日夜歌舞作乐，自己拉住几个宠爱的夫人、美人饮酒作乐，片刻不许离开左右。传旨一切国事，不许渎奏，如有报两京消息者斩。从此迷楼里的人，终日戏笑歌舞，如痴如狂，所有外边烽火，遍地刀兵，他们都置之不理。炀帝更是彻夜欢乐，不到天明，不肯休息，弄成白昼高睡，夜半笙歌。越是夜深，炀帝越爱到各处去游玩。

这时初春天气，秦夫人院中梅花盛开，炀帝说月下看梅，更添韵致。传旨黄昏后在梅花树下开宴，炀帝披着重裘，带着十六院夫人，和众美人赴宴去。只见一轮寒月，映着花光人面，倍觉清艳。炀帝坐下，吃过几巡酒菜，命薛冶儿在月下舞一回剑，袁宝儿当筵唱一折歌，炀帝乘着酒兴，拉着秦夫人出席步月去。炀帝近日胸中烦闷，常爱离开众人，到清静无人的地方去走走。秦夫人也知道炀帝的意思，便也扶着炀帝，两人静悄悄地在月下走去，踱过梅花林，是一片空地，天上一轮皓月，正照当头；炀帝赞声好月色！吩咐秦夫人在一株梅花树下的石上坐着候着他，自己慢慢地向空地上踱去。他脚下走着，一面抬头望着天上的月儿，不期走到一丛荆棘面前。那荆棘忽地索索抖动起来，接着跳出一头长颈子的巨物来。炀帝原是心血淘虚的人，只叫得一声哎哟，急转身逃去，踉踉跄跄地逃到秦夫人跟前。秦夫人看炀帝吓得面貌失色，衣冠斜散，忙上去

抱住问时，炀帝气喘吁吁地指着身后说道：“怪物！怪物！”秦夫人是女流辈，有什么胆识的。一听说怪物，早已吓得两脚打战，软绵绵的一步也行不得了。幸得有许多宫女太监，奉着萧后追踪寻来，把炀帝接回院去。一面命太监拿着兵器，去追捉怪物！谁知众人在月光地下，空闹了一大场，也不见什么妖怪，只有几头长颈花鹿，在月光下吃着草游玩着，大家回来复旨。炀帝才知道月下所见的便是长颈花鹿，但这一惊也不小，从此一连卧床七八日不起身，待起得身来，也十分胆小，冷静所在，却不敢独自行走。

这迷楼宫殿，建造得十分广大，虽有三五千宫女，和许多太监住在里面，但这宫女和太监，都是阴性的人，胆原是十分小的。自从那夜炀帝在月下受惊以后，便大家疑神疑鬼，有的说在冷宫里看见妖魔；有的说在长巷中遇到鬼怪。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顿时传遍宫廷，说得人人心惊，个个胆战。这宫院中闲空的屋子，原是很多，一到天黑，大家便不敢向空屋中走去，那冷静的地方，越觉冷静；荒凉的所在，越觉荒凉。大好楼台，任令狐鼠跳梁，一到夜间，空屋中的狐鼠，成群结党地啼嘶跳掷，彻夜不休，给那班宫女太监听得了，更加说得活灵活现，神鬼出没。传到炀帝耳中，他虽不信有鬼怪之事，但一想到皇室正在危急之秋，宫殿中因近来玉辇不常临幸，那荒凉的院落，越是多了，深怕有刺客大盗，乘此躲在冷宫里，做出凶恶事体来。炀帝想到这里，真有些不寒而栗，便把这意思和萧后说知。萧后便劝炀帝，把御林军调进宫来，在冷落的宫院中，分班驻扎，又可以防得盗贼，又杜绝了众人的谣言。炀帝听了萧后的话，便连称好主意！

次日传旨唤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进宫，这宇文文化及，便是宇文士及的哥哥，士及是炀帝的女婿，尚南阳公主的，化及和士及弟兄两人常在宫中走动；炀帝和家人父子一般看待。化及在朝供职；也十分忠顺。炀帝因信托他，便把御林军归化及统带，随驾到江都来，保护皇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八回

巡宫阙月下遇红颜 坐锦屏裙边订白首

炀帝因宫廷中十分冷落，深怕有盗贼奸险匿迹在深宫里，便把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传进宫来，当面嘱咐他，要他把御林军调进宫来，在各处冷宫长巷里日夜看守盗贼。那宇文文化及领了旨意，便去拣选了五百名少年精壮的兵士，亲自带领着进宫去，在各处冷静宫巷中驻扎看守。日夜分作四班，轮流替换，又派了四个少尉官，不时进宫查察。那少尉官，全是大臣的子弟们保举充当。

内中单说有一位少尉官，便是宇文文化及的四公子，名叫宇文庆德，长得猿臂狼腰，清秀面目，自幼儿爱玩刀枪，射得百石硬弓，百发百中，宇文文化及最是宠爱这个儿子，其余三人，都从军在外，只把这庆德留在身旁，当了这一名清贵的少尉官。当时奉父亲的命，进宫去查察御林军。他们的军令，每夜在三鼓以后，直到五鼓，是巡查得最吃紧的时候。须这四个少尉督同手下的兵士，在冷落的宫巷中四处巡查。当时夜静更深，天寒露冷，在冷宫长巷中摸索着，原是一件苦事；但吃了皇上家的俸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一夜三更时分，宇文庆德正率领一队御林军，在衍庆宫的长廊一带巡查过去，才绕过后院，只听得东北角门“呀”的一声响，接着一盏红纱宫灯，从走廊上慢慢地移动着。宇文庆德见了，忙站住了，悄悄地约退兵士，吩咐他们退回前院去候着，他自己忙把手中的灯火吹熄了，隐身在穹门脚下。这时满天冷月，遍地寒霜，偌大一个院子，黑黝黝的，静悄悄的；那院子墙脚下一带花木，高高低低地蹲伏着，月光如水，照在树叶上，发出点滴滴的寒光来。再看那走廊上一盏红灯时，却一步一步地越向眼前移来，院子里月光越是分明，走廊上却越是逼得黑暗。这时红灯离开得尚远，庆德用尽眼力望去，终看不出是何等样人。隋炀帝临幸宫女，常常爱在暗中摸索；宇文庆德是不曾见过皇上的，他想万一那来的是万岁爷，叫我却如何见得。想着，不觉心上打起战来。转心又想到万岁原是怕深宫冷巷中埋伏刺客，才叫俺们进宫来巡查的。前面那来的，莫非便是刺客？他一想到这里，不觉连身上也打起战来了。又转心想到宫中近来常常闹鬼，莫非那来的便是鬼怪？他一想到这里，更不觉连两条腿儿也索索抖动起来了。看那红灯时，越走越近，由不得这宇文庆德急把佩刀拔在手中候着。

那红灯慢慢地移到月光照着的廊下，才看得出那人上下穿着黑色衣裳，一手提着一盏红灯，一手托着一只炉盘，袅袅婷婷地走着，原来是一个女身。再向她脸上看时，不由得庆德又吓了一跳；只见她高高的梳着一个髻儿，漆黑的一个脸面，也分辨不出耳目口鼻来。这明明是一个鬼怪，庆德这一吓，连两条腿也酥软了，急欲转身时，那两只脚，宛如被长钉在地面上钉住一般，一步也不能移动；那手臂要举起来时，又好似被十道麻绳，绑住在身子上一一般，只睁大了两眼，向那鬼怪不转睛地看着。看那鬼怪，兀自不停步地向宇文庆德跟前走过去。庆德万分慌张，几乎要失声叫喊出来。又转心一想，我在同伴中自命不凡，如今见了这一个女鬼，便如此胆怯，我这一叫喊出来，一世的英雄名儿，扫地尽了。他急把自己的嘴捂住，又在自己胸口拍了一下，壮壮自己的胆。正在这个当儿，忽见那女鬼，却转身冉冉地步下白石台阶去，在庭心里站着，头望一望天上的月色。看她把手中的炉盘，放在庭心的石桌上，又慢慢地伸手，把那头上黑色的罩纱除下，露出一张玉也似白脸儿来。看她点上三支香，俯身跪倒在地，一支一支地向炉中插下；又深深地拜着，站起身来。看她体态长得十分苗条，原来是一个宫女，并不是什么女鬼，宇文庆德这

才把胆子放大，便手提佩刀，抢到庭心里去。那宫女听得身后有人走来，急把那黑纱遮住头脸，捧着炉盘，转身要逃去。谁知已被宇文庆德拦住去路，见他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刀，吓得那宫女“哎哟”一声，把手中的炉盘摔在地下，那身子便不由自主地倒了下来。庆德手快，急抢上去，把那宫女抱在怀中。可怜那宫女，已晕绝过去了！庆德伸手去，把她头上的黑纱揭起，露出脸儿来，月光照着看时，却把庆德吃了一惊！原来这个宫女竟是一个绝色的美女。看她弯弯的眉儿，高高的鼻儿，小小的唇儿，圆圆的庞儿，映着月光，把个庆德看出了神，几疑自己遇着天仙了。

这宇文庆德，也是二十四岁的少年了，在他伴侣中，也算得是一个美男子，生平高自期许，非有美女子，他是不娶的。他父母再三替他做主，劝他早早娶一房妻小，谁知这宇文庆德，终日却只知盘马弯弓，从不知怜香惜玉的勾当。如今也是他的艳福到了。在这深夜里，深宫中遇到这绝世美人，他眼中看着这玉也似的容貌，鼻中又闻着一阵一阵中人欲醉的香味，便把他自出娘胎未曾用过的爱情，都勾引了起来。他趁这美人儿不曾醒来的当儿，便和她酥胸紧紧地贴着，香腮轻轻地□着。半晌半晌，那美人星眸微转，一眼见自己的身体，倒在一个男子怀里，羞得她急推开身，站起来。从地上拾着炉盘，一转身走去。这宇文庆德如何肯舍，忙抢上前去拦住。那宫女见庆德手中提着刀，认作是要杀她来的。忙跪倒在地，两行珠泪，从粉腮儿上直滚下来。庆德上去扶她，那宫女急把身体倒躲，一手指着庆德的佩刀。庆德知是她害怕，便把佩刀收起。那宫女站起身来，庆德问她叫什么名儿？在何处官院当差？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到这冷静官院里来烧香是什么事？那宫女被他这一问，不曾开得口，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忍不住又把她袖口□着眼泪。庆德见了这娇姿艳态，也忘了自己的职务，便接近身去，问道：“你莫慌，我决不欺侮你，也不把你的事去告诉别人；你心中有什么为难的事，只须告诉我。你若许我替你帮忙，便是拼去我的脑袋也是肯的！”不想一个铁铮铮平日何等骄傲的少年公子，今日见了这个宫女，却说出这许多可怜的话来。他原是被这宫女的美色打动了心，他心中早打定了主意，想我宇文庆德今生今世不爱女人便罢，若要爱女人，这个宫女，我是决不放她逃去的。因此一任那宫女如何冷淡，不作声，他总是一遍一遍地央告着。这宫女被他纠缠不清，便冷冷地说道：“将军愿意帮婢子的忙么？婢子只求将军答应两件事儿：第一件事，请将军许婢子依旧每夜到此地院子里来烧香，莫说与外边人知道；第二件事，以后将军倘再遇到婢子，切莫和婢子说话。”那宫女把这两句话说完，急托着盘转身走去。

这两句话若出在别人口中，给宇文庆德听了，早要拿出公子哥儿的气性来，拔刀相向，无奈他如今心中已爱上了这个宫女，一任她如何抢白，如何冷淡，他总是不动怒。他非但不动怒，他只图要和这宫女天天见面起见，这每夜三更以后到衍庆宫去巡查的差使，便向他父亲去讨定了。每夜总是他带了一队御林军进宫来，先把兵士调开，吩咐他们在前院子守候着，他却独自一人，转到后院去，看那宫女出来烧香，看她烧罢了香，捧着炉盘进角门去，他才回身走出前院来，带了兵士到别处巡查去了。

后来日子久了，那宫女见了庆德，也不觉害怕了；只是他们约定在先，不许说话的，这庆德竟和奉圣旨一般的，虽夜夜和宫女见面，却不敢和她说一句，只怕这一开口，美人便要恼他。到后来，反是那宫女忍不住了，低低地问道：“将军为何夜夜在此？”庆德便恭恭敬敬地答道：“俺看你一个娇弱女儿，夜静更深在这深宫广院里烧香，怕有什么鬼怪来吓唬了你，因此俺夜夜到此来保护你的。”这一句话，柔情千叠，任你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动了感恩之念；何况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儿，听了，早不觉在她粉腮儿上堆下嫣然的笑容来。又低低地说了一声：“多谢！”从此以后，这一对美男妙女，夜夜在这深宫曲院中互诉起肺腑来，那宫女问：“起初几夜见了俺为什么不说话儿？”庆德说：“只因遵守美人的吩咐，又怕一开口恼了美人，反为不美；再者，便是不开口，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看美人的行动模样儿，已够人消受的了。”

看官须知道天下的女人，都犯着一样的毛病，你若当面称她一声美，她心里便觉得非常得意，十分感激。如今这宇文庆德得步进步，竟对着这宫女美人长美人短的称呼起来，这宫女非但不恼，反放出百般妩媚，种种风流来。两人看了愈觉得可爱，那说话也越说越多。你想一个美

藏



男，一个少女，在这夜静更深，幽宫密院，月下花前的地方，静静地相对着，如何不要勾起万种的柔情来；便是那宫女眼中，看着这月下少年，万分可爱，也不觉地有说有笑，相亲相爱起来。两人常常互握着手儿，互依着肩儿。后来他们谈话的时候愈久了，便觉得苍苔露冷，寒月浸肌。宇文庆德便大着胆，去偷偷地开了衍庆宫的正殿，这正殿原是预备炀帝平日召见妃嫔用的，中间设着软褥龙椅，四围竖着锦绣屏风。庆德便扶着这宫女去坐在龙椅上，自己却坐在宫女的脚边绣墩上说着话儿，便觉得十分温暖。

这宫女细细地告诉他：自己原是官家小姐，小名儿唤作凤君，父亲现任范阳太守，自幼养在膝下，和哥哥同在书房伴读。父母十分宠爱，只因前年父亲在公事上恼犯了西安节度使，他便要题本参奏，把俺父亲问成充军之罪，俺父亲急切无可解救，恰巧来了一位黄门官，奉旨到范阳地方来采选美女。俺父亲为要解脱自己的罪名要紧，便狠一狠心肠，把他的亲生女儿献给黄门官，断送到这江都行宫里来。俺当时离别了亲生的父母，亲爱的哥哥，千里跋涉，到这清静孤苦的深宫里来；又听得说当今万岁是一位多情的天子，凡是宫女，略长得平头整脸些的，都要得万岁的临幸。似俺这粗姿陋质，如何禁得起万岁的宠幸，俺一进宫来，便和同伴姊妹商量，要设法保全俺的贞节，又把自己所有的钗环银钱搜括起来，统统去孝敬了那管事的宫监。亏得那宫监看俺可怜，又受了俺的孝敬，便替俺设法，派俺在这冷宫里充当宫女。这宫里全养的是失宠年老的妃子，万岁爷从不曾来临幸过，因此俺也免得这个灾祸。

宇文庆德又问她：每夜烧着香祷告些什么？这凤君说道：“俺第一支香，祷告父母安康；第二支香，祷告哥哥早得功名；第三支香，却祷告俺自己。”说着，她忽觉得碍口，便停住不说了。庆德听了，便替他接下去说道：“祷告自己早得贵婿！”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凑近脸去低低地问说：“俺替美人说得可是吗？”连连地问着，把个凤君问得含着羞，低下脖子去，后来被庆德问急了，凤君忍不住噗哧一笑，伸一个纤指在庆德的眉心里戳了一下，说道：“将军真是一个鬼灵精。”庆德趁势扑上去，拥住凤君的纤腰，嘴里不住地央告着道：“好美人儿，好心上人儿，俺便做你一个贵婿罢！你须知道俺平日是一个何等高傲的人，俺父母几次替俺做主，有许多富贵小姐，还有万岁家里的公主，都愿给俺做妻小，只因俺生平立誓，非得一个绝色的女子，便甘一世孤独。如今遇到了美人，一来是你的面貌，实在长得美丽动人；二来也是天缘凑合。不知怎的自从俺一见了美人以后，睡里梦里，也想着你，我这魂灵儿，全交给你了。你倘然不答应我这亲事，我也做不得人了。”说着伏在凤君的酥胸上，忍不住洒下几点英雄泪来！凤君听他絮絮滔滔地说了一大套，又见他低着头落下泪来。男儿的眼泪，是很有力量的，凤君的心，不觉软了下来，拿纤手去扶起他的头来。宇文庆德一耸身，站起来捧住凤君的粉腮儿，正要亲她的樱唇，那凤君急避过脸去，和惊鸿一瞥般逃下龙椅来，躲在绣屏后面，只探出一个脸儿来，向庆德抿着嘴笑。

这时月光正照进殿来，凤君的粉腮儿，映在月光下面，愈觉得娇艳动人。庆德要上去捉她，凤君忙摇着手说道：“你我相爱，原不在这轻狂样儿，将军如今爱上婢子，要婢子嫁与将军做妻小，那婢子也是愿意的。只是婢子也不是一个寻常女子，生平也曾立誓，非得一位极贵的夫婿，俺是也甘做一世处女的。如今将军愿娶婢子，试问将军有怎样的富贵。”那宇文庆德听了，便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俺如今二十多岁的年纪，做到殿前少尉，如何不贵？家中现有父亲，传下来的百万家财，如何不富？”谁知那凤君听了他的话，只是摇摇头。庆德又说道：“俺父亲现做到屯卫将军，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何的不贵？”凤君听了，又摇了一摇头。庆德又接着说道：“将来俺父亲高升了，俺怕不也是一位现现成成的屯卫将军了。”庆德不住嘴地夸张着，那凤君却也不住地摇摇头。宇文庆德把话也说穷了，便呆呆地看着凤君的脸儿，转问着她道：“依美人说来，要如何富贵，才满得美人的心意？”只见她不慌不忙地走近龙床去，把手在龙床上一拍，说道：“将军他日能坐得这龙床，才满婢子的意呢。”宇文庆德听了，好似耳边起了一个焦雷，把身体连退了三步，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凤君却依旧满脸堆着笑，扭转了腰肢，站在面前。宇文庆德看她这娇媚的神韵，实在舍她不下。又把一股勇气，从丹田里直冲上来，急急地

说道：“美人敢是打谎吗？”那凤君指着天上的月儿说道：“明月在上，实共鉴之。”宇文庆德忙抢步上前，拉住凤君的纤手，走出庭心去，双双跪倒。凤君低低地向月儿祷告着道：“将军成功之日，所不如将军愿者，有如此钗。”说着把云髻上的玉搔头拔下来，在石桌上一磕，磕成两半段，两人各拿着半段。这里宇文庆德也侃侃地说道：“所不如美人愿者，有如此袍。”说着一手揭起袍角，一手拔下佩刀，噹的一声，把崭新的一只袍角，割下来交与凤君，一手把凤君扶来，顺势把凤君抱在怀里，又要凑上去亲她的朱唇。凤君笑着把袍角隔开说道：“留此一点为将军他日成功之贺礼。”一转身脱出怀去，和烟云似地走上台阶。庆德追上去，凤君转过身来，只说了一句：“将军努力为之，待成功之日，再行相见。”说着一缕烟似地进角门去了。这里宇文庆德，独立苍苔，抬头向着天出了一回神，忽然把脚一顿，自言自语地说道：“拼俺的性命做去吧。”说着大踏步地走到前殿去，领着一队御林军，悄悄地出宫去了。

从这一夜起，宇文庆德便立定主意，要推翻隋室的江山，夺炀帝的宝座。他虽每夜一般地带领御林军进衍庆宫去巡查，但他每夜走到后院去守候一回，却不见凤君出来，从此室迹人远，庆德要见他心上人的心思越浓，他要造反的心思也便越急。他在白天便在文武各官员家中乱跑，藉此探听各人的口气，又随处留心着起事的机会。宇文庆德原是和司马德堪、裴虔通、元礼几位郎将，平素最是莫逆，他三个都是关中人，此次随驾到江都地方来，原是心中不愿意的。只说皇上来幸江都，少则百日，多则半年，便回关中去的，不想如今一住三年，也从不会听炀帝提起说要回銮。他们都有家小住在关中的，久不回家，如何不要思念？如今又听说四处反乱，那关中也陷落在寇盗手中，自己又各有皇事在身，眼看着家乡烽火连天，不能插翅归去，叫他们如何不想，如何不怨。每到怨恨的时候，便集几个平素知心的官员，在深房密院里商量一回。这宇文庆德也常常被他们邀去商议大事。

在六个月以前，炀帝下旨，着封德彝到丹阳去建造宫殿，又捉住数十万人夫，开掘从丹阳到余杭八百里新河，预备他日迁都丹阳，并游幸永嘉，龙舟航行之路。如今到了限期，封德彝居然一律完工，前来缴旨。那炀帝此时，正因在江都住得厌了，听说丹阳宫殿完工，便心中大喜！一面下旨嘉奖封德彝的功劳，又赏他金银彩绢；一面下旨各有司，并侍卫衙门，限一个月内，俱要整顿车驾军马，随驾迁都丹阳宫，如有迁延不遵者，立即斩首。

这旨意一下，别的官员且不打紧，却触恼了元礼、司马德堪、裴虔通一班郎将，再加宇文庆德从中鼓煽着，大家约在黄昏时候，在禁营中商议。司马德堪说道：“我等离别家乡，已有数年，谁不日夜想念父母家小？近来听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又听说李渊打破关中，眼见得家中父母妻子，都要遭他的荼毒，思想起来，寸心苦不可言！如今诏书下来，又要迁都永嘉，这一去南北阻隔，是再无还乡之期了。诸位大人，有何妙计，可挽回主上迁都之意？”元礼听了，接着说道：“永嘉地方必不可去，不如会齐禁兵，将此苦情，奏明主上，求免渡江。”裴虔通忙摇头说道：“此非计也，主上荒淫无道，只图酒杯妇人快乐，江山社稷尚且不顾，岂肯念及我等苦情。以下官愚见，不如瞒了主上，私自逃回西京，与父母妻子相见，岂不干净。”司马德堪和元礼一班人听了，都齐应声道：“此言甚善！”当下各自散去，打点作逃归之计。

不想路上说话，草里有人，早被一个宫人在屏后听去，忙报与炀帝知道。谁知炀帝听了，反把这宫人痛恨大喝道：“朕已有旨在前，不许人妄谈国事和两京消息。你这贱人，如何敢来渎奏！况那郎将直阁，全是朕识拔亲信的人，岂有逃遁之理，不杀汝何以禁别人的谗言！”说着，便喝令左右牵出打杀。可怜这宫人一片好心，无由分说，白白吃乱棍打死。炀帝既打死了这宫人以后，众内相虽再有听见，也不敢管闲事了。内中有一位郎将，姓赵名行枢，闻知此事，心甚不安，遂私自来拜访一人商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十九回

撤宫禁私通魏氏 入阁门惨杀朱妃

宇文庆德自从爱上了宫女凤君以后，便蓄意谋反，他见近日满朝文武，都因炀帝要迁都丹阳，人心浮动，他便在各处官员跟前煽惑，劝他们乘机起事。宗文庆德的叔父宇文智及，现任少监，执掌禁兵；虽是炀帝的亲信侍卫，平素却最恨炀帝的荒淫无道。庆德又常在他叔父跟前下说辞，智及也很听信侄儿的话。

这一天，他叔侄两人，又在后书房中密议；忽门官报称，外面有郎将赵行枢大人拜访。宇文智及和赵郎将，原是知交，便立即迎入。赵行枢劈头便问道：“将军知众将士近日之事乎？”智及原早已知道的，听了这话，便故意说不知道。赵行枢便说道：“众军士不肯随驾渡江，纷纷商议，俱俗逃归；我也很思念家乡，特来请教，如何处置？”宇文智及拍案说道：“若依此计，性命俱不保矣！”赵行枢问：“为何性命不保？”智及道：“主上虽是无道，然威令尚行；若私自逃走，不过单身一人，又不能随带兵士，朝廷遣兵追捉，却如何是好？岂不是白白地丢了这条性命？”赵行枢被这一句话说得踌躇起来。宇文智及趁势说道：“今炀帝无道，天下英雄并起，四海盗贼蜂生；我二人所掌禁兵，已有数万，依吾之见，莫若因众人有思归之念，就中图计。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诛无道以就有道，皆可成万世之业，何必作亡命之徒耶？”赵行枢听了，大喜道：“多承明教，真好似拨云雾而见青天。”宇文智及道：“虽说如此，但恐人力不齐，尚须得二三同心，共助大事，方可万全。”赵行枢道：“司马德堪与元礼、裴虔通，既欲逃归，定有异志，何不邀来共谋；倘肯预闻，人力便齐矣。”智及便差人去请。

不多时，三人请到，相见毕，赵行枢忍不住先开口道：“主上不日游幸永嘉，诸公行李打点得如何？”司马德堪诧异道：“逃归之议，人人皆知，公犹问幸永嘉行李，何相欺也？”赵行枢哈哈笑道：“非欺公也，聊相戏耳！”裴虔通道：“既称同官知己，何必戏言？主上钦限严紧，若要逃归，须急急收拾行李；倘迟延落后，恐生他变。”智及说道：“逃归虽好，但路途遥远，非一鞠可到，主上遣兵追捕，却往何处躲避？”三人听了，皆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来。元礼跌足道：“我等实不曾思量及此，却将奈何！”赵行枢说道：“诸公勿忧，宇文将军已有妙计在此，但恐诸公心力不齐，不肯相从耳。”司马德堪说道：“我等皆关中人，日夜思归，寸心俱断，既有妙计，安敢不从？如有异心，不得其死！”赵行枢大喜道：“诸公如此，复何忧也！”遂将宇文智及之言，细细对三人说了，三人俱大喜道：“将军等既图大事，吾三人愿效一臂之力。”宇文智及道：“列位将军若肯同心戮力，不患大事不成矣！”司马德堪说道：“校尉令狐行达、马文举，皆吾心腹之人，邀来皆可助用。”赵行枢道：“既然是心腹，多一人便得一人之力，便可请来。”司马德堪便起身亲自去请来，赵行枢又把前议实说了一遍，二人齐声说道：“列位将军之命，敢不听从。”宇文智及大喜道：“众人志向既同，吾事济矣！但禁军数万，非可轻举妄动，必须立一人为盟主，大家听其约束，方有规模。”

说到这里，那宇文庆德站在一旁，暗暗地伸手去拉着司马德堪的袖子。司马德堪站起来说道：“吾举一人，可为盟主。”赵行枢忙问：“是谁？”司马德堪道：“吾遍观众人，虽各有才智，然皆威不足以压众；惟宇文将军令兄化及，是当今英雄，若得他主持，方可为也。”裴虔通与众人听了，也齐声说道：“非此人不可，司马将军之言是也。但事不宜迟，便可速行。”便一齐到宇

文化及私宅中来请见。

宇文化及原是一个色厉内荏奸贪多欲的人，当日闻众人来见，慌忙接入问道：“诸公垂顾，不知有何事故？”赵行枢首先说道：“今主上荒淫酒色，游佚无度，弃两京不顾，又欲再幸江东。今各营禁军，思乡甚切，日望西归，皆不愿从。我等众人意欲就军心有变，于中图事，诛杀无道以就有道，此帝王之业也。但必须立一盟主，统率其事。众议皆以将军位尊望重，可为盟主，故特来奉请。”宇文化及闻言，大惊失色，慌得汗流浹背，忙说道：“此灭族之祸也，诸公何议及此！”司马德堪道：“各营禁军，皆我等执掌，况今人心摇动，又兼天下盗贼并起，外无勤王之师，内无心腹之臣，主上势已孤立，谁能灭我等族？”宇文化及道：“说虽如此，满朝臣子，岂真无一二忠义智勇之士？倘倡义报仇，却将奈何？诸公不可不虑。”裴虔通道：“吾观在廷臣子，皆谄谀之人，不过贪图禄位而已，谁肯倾心吐胆为朝廷出力？即间有一二人忠心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未必忠心；只一杨义臣，忠勇素著，近又削职去矣。将军试思眼下谁能与我等为仇？将军可请放心为之，万无一失也。”宇文化及听了，又沉吟半晌道：“公言固是，但主上驻驾在玄武门，骁健官奴，尚有数百人，纵欲为乱，何由得入？倘先把事机败露，我们难免十族之诛矣。”众人闻言，一时答应不出，俱面面相觑。宇文智及看看众人有畏缩的样子，便奋然作色道：“此事何难？官奴皆司宫魏氏所掌，魏氏最得主上亲信，今只须多将金银贿赂魏氏，托她说主上驱放官奴，主上在昏聩之时，必然听从。官奴一放，再无虑矣。”众人皆大喜道：“此等谋算，不减汉朝张子房，何忧大事不成耶？”宇文化及说道：“既蒙诸公见推，下官不得不从命，祸福听诸天罢了。”众人大喜道：“得将军提携，我们富贵便在眼前了！”裴虔通说道：“大计已定，事不宜迟，须先贿赂魏氏，请放官奴。”宇文化及道：“谁人可往？”令狐行达便说道：“某不才，愿去说魏氏。”便领了许多金银币帛，悄悄地去送给魏氏。

原来魏氏是一个妇人，专掌宫司之职，管领着一班骁勇官奴，守卫玄武门，以备不虞。这一天，得了众官员许多贿赂，便进宫去奏明炀帝道：“玄武门守御官奴，日日侍卫，再无休息之期，甚觉劳苦，伏乞圣恩，放出一半，令其轮班替换，分值上下，则劳者得逸，逸者不劳，实朝廷休息军士之洪恩也。”炀帝道：“这些官奴，日日守御，亦殊太劳，又且无用，便依汝所奏，放出一半，其余分值上下，以见朕体恤军士之意。”魏氏忙叩头谢恩道：“万岁爷洪恩，真天高地厚矣！”领了旨出宫来，便将官奴放出一半，令其轮班更换。众官奴见炀帝如此优待，便都懈怠躲避不来守御。司马德堪等见其计已行，便都暗暗欢喜，便邀同裴虔通密召禁军，在自己府中会齐，对大众晓谕道：“今主上不恤群下，流连忘返，纵欲无度；今两京残破，不思恢复，又欲东幸永嘉。俺们若跟着昏君出去巡游，便都要客死在他乡，父母妻子，今生不能见了。如今许国公宇文将军，可怜尔等，欲倡大义，指挥尔等复返长安，使尔等息其劳苦，不知尔等众人心下肯听从出力否？”众兵士齐声说道：“某等离家数载，日夜思归；况主上荒淫不已，我等劳苦无休。将军若倡大义，提挈还乡，我等惟命是从。”司马德堪听了大喜，便当场约定在四月中旬举火为号，内外响应，共图大事。

外面闹得天翻地覆，炀帝在宫中却如何得知，每日只催逼着宫人，打点行李，预备徙都丹阳宫，又欲临幸永嘉，以图欢乐。这一天与萧后同游十六院，多饮了几杯酒，一时困倦起来，便在第十院中龙榻上倒身而睡。才矐睡去，恍惚之中忽见越国公杨素，青衣小帽走来。奏道：“陛下好受用，整整一十三年，今日才来，教臣等得好苦。”炀帝猛抬头看见，吃了一惊，忙问道：“与卿久别，为何这等模样？不知见朕有何话说？”杨素道：“陛下还不知，当时遣张衡入侍寝宫，与假诏杀太子，二事俱发矣！今日单候陛下下来三曹对案，看是何人之罪。”炀帝道：“此皆卿设谋不善，朕有何罪？”杨素道：“谋虽是臣设，然皇帝是谁做？主意谁出的？陛下如何推得这等干净？”炀帝道：“是卿也罢，是朕也罢，此乃往事，今日为何提起？”杨素道：“陛下快活日子多，往事想都忘怀了；臣也不与陛下细辩，只同去，自有人问陛下的。”炀帝初犹延挨着不肯去，只因杨素催逼不过，不得已随杨素来到一处，仿佛是西京仁寿宫的模样。走到阶前，往上一看，只见正中间端端正正坐着一人，头戴冲天冠，身穿蟠龙绛袍，十分严肃。炀帝心中暗想，如何又有

藏



一个皇帝在此？忙定睛一看，却认得是先皇帝。陡然吃了一惊，转身往外便走；脚才移动，只听得文帝大叫道：“杨广哪里去！”炀帝吓得魂魄俱散，手足失措；只得走进殿来，俯伏在地。说道：“儿久违膝下，时深孺慕，不期今日复睹慈颜。”文帝怒骂道：“你这弑父畜生，已到今日，尚敢花言巧语欺谁？”炀帝道：“篡逆之谋，皆杨素、张衡二人所设，与儿无干。”杨素在一旁忙说道：“谋虽臣设，臣设谋却为何人？这且不说，难道奸烝父妃，也是老臣设谋？”一句话说得炀帝满面通红，无言回答。文帝骂道：“你这畜生！罪恶滔天，不容于死，今日相逢，焉能饶你？”遂向近侍手中取了一口宝剑，亲自起身斩炀帝。炀帝汗流沾背，魂不附体。正无计奈何，忽屏风后面转出一人，仗剑奔来，炀帝看时，原来是太子杨勇。炀帝急拔脚逃下殿去，那杨勇在背后大踏步赶来，口中喊道：“杨广哪里走，快还我命来！”炀帝吓得魂魄全无，正待上前分割，杨勇怒气冲冲，不管好歹，举起钢刀，照顶梁骨砍来。炀帝一时躲闪不及，吆喝一声道：“不好了，吾死也！”忽然惊醒，吓得满身上下，冷汗如雨。

萧后伴坐在一旁。看见炀帝神情怪异，忙斟了一杯参汤奉上，问道：“陛下为何惊悸，想是有甚梦兆？”炀帝定了一回神，说道：“朕得一梦，大是不祥。”萧后道：“有何不祥？”炀帝便将梦中所遇，一一细说了一遍。萧后说道：“梦寐原是精神所积，此皆陛下注重两京，追思先帝，故有此梦。”说着，天色已晚，院中掌上灯来，院妃吕夫人又排上宴来，大家依然又饮。

饮不多时，忽听得宫门外喊声震地，好似军马厮杀一般。炀帝慌忙丢下酒杯，拉着萧后，走出院去看时，只见东南之上一派火光烛天，照耀得满天通红。炀帝失惊道：“此是为何？”随叫众太监去探望，众太监领着旨，正要跑到宫外去看；才走到宫门口，只见直阁中裴虔通领了许多军士，拦住宫门。问道：“列位要往何处去？”众太监道：“奉旨看是何处火起，为何有许多人声呐喊？”裴虔通道：“乃城东草房中失火，外面军民救火，故如此喧嚷，列位不必去看，便拿这话去回旨便了。”众太监乐得偷懒，便把此话信以为真，便一齐退回院去，报与炀帝。炀帝道：“原来是草房中失火。”便不拿他放在心上，依旧和萧后众夫人回席去饮酒。大家饮得迷迷糊糊，萧后才把炀帝扶回正宫睡去。一觉醒来，天还未明，只听得一派喊声，杀入宫来。

炀帝心中惊慌，忙打发人去看，原来司马德堪与赵行枢、裴虔通，约定日期，内外举火为号，各领禁军，团团将皇城围住，各要害之处，均着兵把守。见天色微明，便领了数百骑一齐杀入宫来。此时，骑勇官奴，俱被魏氏放出，无一人在宫。各殿中守御将士皆为裴虔通等预先劝散了，只有屯卫将军独孤盛，与千牛备身独孤开远二人，这一夜正守宿内殿。听得外面兵马喧嚷，情知有变，独孤盛忙率了千余守宿兵士，出来迎敌。刚遇着司马德堪，杀将入来，独孤盛忙拦住大骂道：“背君逆贼，休得无礼！有吾在此！”司马德堪道：“识时务者，称为俊杰；今主上荒淫无度，游佚虐民，我等倡大义诛杀无道，汝何不反戈相助，富贵共之。”独孤盛大怒道：“你这反贼，不要走，吃吾一刀去！”便举刀劈头砍来。司马德堪挺枪相迎，二人战未数合，忽裴虔通从左掖门杀来，独孤盛猝不及防，被裴虔通斜刺一刀，将头砍下。众军看见主将被杀，如何有心恋战，又无处躲避，都一齐叫喊起来。司马德堪与裴虔通乘势乱杀，闹得宫中犹如鼎沸一般，独孤开远听得独孤盛被杀，再引兵来战，又虑众寡不敌，只得转进宫来，要请炀帝亲出督战，藉此弹压军心。

此时炀帝已知道是兵变，惊得手足无措，忙传旨将阁门紧紧闭上。独孤开远赶到阁门下面，只见双门紧闭；事起仓猝，也顾不得君臣礼节，便令众兵隔着门齐声喊奏道：“贼兵变乱入宫，军心惧怯，请万岁天威亲临督战，则众贼必然震慑；臣等效一死战，则祸乱可顷刻定也。”接着听得阁门上面有人传旨道：“万岁爷龙心惊怖，不能临战，着将军等尽力破贼，当有重赏。”独孤开远称道：“万岁不出，则贼众我寡，臣等虽肝脑涂地，亦无用也。请圣驾速出，犹可御变；若再延迟，贼兵一到，便玉石俱焚，悔之不及矣！”门上又传下旨来道：“圣驾安肯亲临不测，且暂避内宫，着将军努力死守。”独孤开远奏道：“此时掖庭已为战场，贼兵一到，岂分内外？万岁往何处可避？若不肯出临，则君臣生命与社稷俱不能保矣！”说罢，首触阁门，嚎啕痛哭。近侍忙报与炀帝，炀帝惊慌得目瞪口呆！听得独孤开远竭力苦请，便要出去。萧后忙拦住道：“众兵既

己为乱，岂分君臣，陛下这一出去，倘战而不利，便如之奈何！莫如暂避宫中，俟天色明亮，百官知道了，少不得有勤王之兵，那时却再行区处。”炀帝道：“说得有理。”慌慌张张便要拉着萧后去躲避。此时大家也无暇梳洗，蓬着头和三五个心爱的美人，躲入宫内一座西阁中去。

独孤开远在阁门外哭叫了一回，听听阁门内查无消息，他知道炀帝不肯出来，大势已去，只索拼一拼性命的了。便回顾左右大叫道：“众人有忠义能杀贼者，随我快来！”众兵见炀帝不出，料想是敌不住贼兵的，便无一人敢答应，皆渐渐散去。独孤开远正无可奈何，只听喊声动地，司马德堪、裴虔通、令狐行达一班人，如潮涌一般，杀奔阁门而来。独孤开远挺枪大骂道：“逆贼终年食朝廷厚禄，今日乃敢反耶？”裴虔通亦应声骂道：“我等杀无道以就有道，乃义举也；尔等不识天命，徒自取死。”说着，便举刀吹去。司马德堪与令狐行达俱一齐动手，大家混杀一场；独孤开远纵然生得骁勇，当不得贼兵人多势大，叫他如何抵挡得住？不多时，已被乱兵杀死。他手下兵丁，逃得一个影子也不留。

司马德堪领着众兵，直涌到阁门下，见双门紧闭，大家动手，乒乒乓乓一阵打开，竟冲杀到内宫去。吓得众宫女和太监们魂胆俱无，这边宫女躲死，那边内相逃生，乱窜做一堆。司马德堪杀入寝宫，见走了炀帝，便领兵各处寻觅。怎奈宫廷深远，左一座院落，右一处楼阁，如何找寻得到。不期寻到永巷中，忽撞见一个美人，她怀中抱了许多宝物，要往冷宫躲去，被裴虔通上去一把拉住问道：“主上今在何处？若不实说。便一刀砍你成两段！”那美人起初还推说不知，见裴虔通真的举刀要杀，来势十分凶恶，料想违拗不过，只得哀求道：“望将军饶命！万岁实是躲往西阁中去的。”裴虔通知是实，便把美人放走，带领众人，一齐赶到西阁中来。

到了阁下，听得上面有人声，知是炀帝在上面了。令狐行达拔刀先登，众人相继一涌而上，打进门去；只见炀帝与萧后相对垂泪。炀帝见了众人，便说道：“汝等皆朕之臣下，朕终年厚禄重爵给养汝等，有何亏负之处，却行此篡逆之事。苦苦相逼？”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独裴虔通大声说道：“陛下只图一人快乐，并不体惜臣下，故有今日之变。”炀帝见众臣下声势汹汹，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见炀帝背后转出一个朱贵儿来，用手指定众人说道：“圣恩浩荡，汝等是何心肝，行此昧心之事？且不论终年厚禄，只是三日前因虑汝等侍卫春寒，诏宫人与汝等装裹絮袍絮□，以赐汝等，万岁亲身临视催督，数千件袍□，只两日便已完工，前日颁发给汝等，汝等岂忘了吗？圣恩如此，还说并不体恤，是无心人也。”炀帝接着说道：“朕不负汝等，何汝等负朕也？”司马德堪抢着说道：“臣等实负陛下，但今天下已叛，两京皆为贼据，陛下归已无门，臣等生亦无路；且今日已亏臣节，虽欲改悔，岂可得乎？”炀帝大怒道：“汝口中一派胡言，今汝等来此，意欲何为？”司马德堪忽把脸色改变，大声喝道：“今来欲提陛下之首，以谢天下！”朱贵儿听了大骂道：“逆贼焉敢口出狂言！万岁纵然不德，乃天下至尊，为一朝君父，冠履之分，凛凛在天地间；汝等不过侍卫小臣，何敢逼胁乘舆，妄图富贵以受万世乱臣贼子之骂名？趁早改心涤虑，万岁降旨赦汝等无罪。”裴虔通道：“如今势成骑虎，万难放手，汝是掖庭贱婢，何敢放肆？”朱贵儿大骂道：“背君逆贼！汝倚兵权在手，辄敢在禁廷横行！今日纵然不能杀汝，然隋家恩泽自在天下，天下岂无一二忠臣义士为君父报仇？勤王之师一集，那时将汝等碎尸万段，悔之晚矣！”令狐行达大怒道：“淫乱贱婢，平日以狐媚蛊惑君心，以致天下败亡，今日乃敢以巧言毁辱义士，不杀汝贱婢何以谢天下？”便喝令乱兵一齐动手。朱贵儿大骂道：“人谁无死，我今日死万岁之难，留香万世，不似汝等逆贼，明日碎尸万段，不免遗臭千载！”骂声未绝，乱兵刀剑早已齐上，可怜朱贵儿玉骨香魂，都化作一腔热血。只听得一声惨号，早已倒卧在血泊里死了。

令狐行达见杀了朱贵儿，便一手执剑，一手竟来扯炀帝下阁去。炀帝见杀了朱贵儿，早已惊得魂不附体；又见来扯他，便慌得大声叫道：“扯朕有何事，却如此相逼！”令狐行达却冷冷地说道：“吾不知有何事，汝只去见了许公便知分晓。”炀帝道：“今日之事，谁为首？”司马德堪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炀帝却只是延挨着不肯下阁去，被众兵一齐上前，推拥而行。炀帝原不曾梳洗的，被众人推来攘去，弄得蓬头跣足，十分狼狈。萧后看见如此形状，赶上前去，双手抱

住，放声痛哭道：“陛下做了半生天子，何等富贵；不期今日反落在贼人之手，狼狈得这般模样，妾看了心痛万分！”炀帝亦大哭道：“今日之事，料不能复活矣！只此便与御妻永别了！”萧后哭道：“陛下先行，妾尚不知毕命在何时，料亦不能久活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白绢绕颈炀帝就死 红颜贴体萧后贪生

炀帝被令狐行达揪住，要拉他下阁去见宇文将军，他知道自己性命难保，便和萧后两人抱头痛哭。令狐行达在一旁候得不耐烦了，大声叱道：“许公有命，便可速行！哭亦无益了！”炀帝和萧后犹抱持不舍，被众兵拉开萧后，拥着炀帝，下阁往前殿而去。司马德堪吩咐把炀帝暂时拘禁在一间便殿里，一面却亲自带领甲兵，迎请宇文化及入朝为政。

此时天色初明，宇文化及得知令狐行达逼宫的消息，吓得他抖衣而战，半晌不能言语。裴虔通道：“将军不必迟疑，大事已成，请速速入朝理政。”宇文化及见事已至此，料想推辞不得，只得内里穿了暗甲，外面蟒袍玉带，打扮得齐齐整整，宛似汉平帝时候的王莽，桓灵二帝时候的董卓、曹操一般，满脸上都是要篡位的模样，带领众人齐入朝来。到得殿上，一班同党的官员都抢着来见。宇文化及说道：“今日之事，须先聚集文武百官，令知改革大义，方能镇定人心。”司马德堪道：“将军之议有理，可速发号令，晓谕百官。”宇文化及便传下令去道：“大小文武官员，限即刻齐赴朝堂议事，如有一人不至者，定按军法斩首。”文武百官听了这号令，吓得魂魄齐飞；欲想会众讨贼，一时又苦无兵将。又见禁军重重围住皇宫，料已有定计，反抗也无用，欲思逃出城去，又见各门俱有人把守不放；欲思躲在家里不出来，又恐逆了宇文化及的军令，倘真的差人来捉，性命便要保不保，欲思入朝降贼，又不知炀帝消息如何，恐事不成，反得了反叛的罪名。大家我推你，你推我，你打听我的举止，我打听你的行动；延挨了好一回，早有几个只顾眼前不顾身后看势使风的官员，穿了吉服入朝来贺喜。一个走动，便是两个，两个来了，接着三个四个，上朝的络绎不绝。不消半个时辰，这些文武早来了十分之九。

众官到了朝中，只见宇文化及满脸杀气，端端正正坐在殿上。司马德堪、裴虔通、赵行枢一班贼党，都是戎装披挂，手执利刃，排列两旁，各营军士，刀斧森严，分作三四层围绕阶下，望去杀气腾腾，好不怕人。众官看了，个个吓得胆战心惊，瞠目向视，谁敢轻发一语。宇文化及说道：“主上荒淫酒色，重困万民，两京危亡，不思恢复，又要徙都丹阳，再幸永嘉。此诚昏愚独夫，不可以君天下，军心有变，皆不愿从。吾故倡大义以诛无道，举行伊尹霍光之事，汝等当协力相从，以保富贵。”众官俱面面相觑，不敢答应。正延挨着，只见人丛中先闪出二人，齐朝上打一恭说道：“主上虐民无道，神人共怒，将军之举，诚合天心人望，某等敢不听命。”众人看时，原来一人是礼部侍郎裴矩，一个便是内史封德彝。众官员看了，心中暗暗地惊诧道：“主上所为荒淫奢侈之事，一大半皆此二贼在中间引诱撺掇，今日见势头不好，便转过脸来，争先献媚，诚无耻之小人也。”当时宇文化及坐在上面，听封德彝、裴矩二人说得凑趣，满心欢喜道：“汝等既知天意，便不愁不富贵矣。”

话犹未了，只听得宫后一派人声喧嚷啼哭而来，涌到殿前，众人看时，只见炀帝蓬头跣足，被令狐行达与许多军士推推拥拥，十分狼狈，早已不像个帝王模样了。宇文化及远远望见，顿觉局促不安，恐怕到了面见不好打发，又恐怕百官见了动了忠君之念，便站起来挥手止住道：“何必持此物来，快快领去！”

令狐行达听了，便不敢上前，依旧把炀帝簇拥着回寝宫去。司马德堪恐宇文化及要留活炀帝，忙上前说道：“如此昏君如何放得？”封德彝也接着说道：“此等昏君，留之何益，可急急下

藏



手！”宇文化及便在殿上大喝道：“速与我结果了这昏君！”司马德堪得了令，忙回到寝宫去，对炀帝说道：“许公有令，臣等不能复尽节矣！”说着，拔出剑来，怒目向视。炀帝叹一口气说道：“我得何罪，遂至于此？”贼党马文举说道：“陛下安得无罪！陛下抛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则纵欲黩武，内则纵欲逞淫，土木之工，四时不绝。车轮马迹，天下几遍，致使壮丁尽死锋刃之下，幼弱皆填沟洫之中；四民失业，盗贼蜂生，专任谀佞之臣，一味饰非拒谏。罪大恶极，数不胜数，何谓无罪？”炀帝道：“朕好游佚，实负百姓，至于汝等高位厚禄，终年荣宠，从未相负，今日何相逼之甚也？”马文举道：“众心已变，事至今日，不能论一人之恩仇矣！”炀帝正要说话，忽抬头只见封德彝慌慌张张走进宫来，你道为何？

原来宇文化及知道封德彝乃炀帝心腹佞臣，今日第一个又是他先投降，心中疑他有诈，便心生一计，对封德彝说道：“昏君过恶犹不自知，汝可到后宫去当面数说他的罪恶，使昏君死而无怨，便是你的功劳。”封德彝欲待推辞，因见宇文化及甲兵围绕，倘然一怒，性命难保；欲进宫去面数炀帝的罪恶，却又无颜相见。但事到如今，宁可做面皮不着，性命要紧，便应道：“将军之言是也，某愿往说。”炀帝被司马德堪正逼得危急的时候，见封德彝慌慌张张地跑来，自以谓平日待他极厚，只道是他好意前来解救，连声唤道：“快来救朕的性命！快来救朕的性命！”封德彝却假装不曾听得，举手指着炀帝的脸儿，大声说道：“陛下穷奢极欲，不恤下情，故致军心变乱，人怀异心。今事已至此，即死谢天下，犹是不足。臣一人之力，如何救得陛下？”炀帝见封德彝也说出这话来，心中不胜忿恨，便大叱道：“侍卫武夫，不知君臣名分，敢于篡逆，犹可说也！汝一士人，读诗书，识礼义，今日也来助贼欺君。况朕待汝不薄，乃敢如此忘恩负义，真禽兽之不如也！”封德彝被炀帝痛骂了一顿，羞得满面通红，无言可答，只得默默而退。

此时宫女内相们逃的逃，躲的躲，各寻生路，不知去向。炀帝跟前，惟世子赵王杨举一人。这杨举是吕后所生，年才一十二岁，当时见父亲，受臣下欺侮，他便号哭着，跟定在左右不离；见炀帝蓬头跣足的被众人牵来拽去，便扯住炀帝的衣角，痛哭不止！裴虔通在一旁催道：“左右是死，哭杀也不能生，何不早早动手！”便抢步上前，扯过赵王来，照颈子一剑，可怜金枝玉叶的一个王子，竟死在逆臣之手！赵王的头颅落地，一腔热血，直溅炀帝一身，吓得炀帝心胆俱碎，可怜他站在一旁，哭也不敢哭，逃也不敢逃。裴虔通此时乘势提剑，直奔炀帝。炀帝见来势凶恶，便慌忙大叫道：“休得动手，天子自有死法，汝岂不闻诸侯之血入地，天下大旱；诸侯如此，况朕巍巍天子乎？快放下剑，速将鸩酒来。”马文举道：“鸩酒不如锋刃之速，何可得也。”炀帝大哭道：“朕为天子一场，乞全尸而死！”令狐行达便取出一匹白绢来，抛在炀帝手里。炀帝接绢大哭道：“昔日宠妃庆儿，梦朕白龙绕颈，今日验矣。”司马德堪又催逼道：“陛下请速速自裁，许公在殿上立等缴令的。”炀帝犹自延挨不舍，令狐行达便喝令众武士一齐动手，将炀帝拥了进去，竟拿白绢生生缢死，这时炀帝年纪只有三十九岁，后人诗吊之曰：

千株杨柳拂隋堤，今古繁华谁与齐。
想到伤心何处是，雷塘烟雨夕阳低。

司马德堪见炀帝已死，便去报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道：“斩草不留根。”便下令着裴虔通等，勒兵杀戮宗戚蜀王杨秀，齐王杨暕，以及各亲王，无老无少，皆被诛戮，惟秦王杨浩，素与宇文智及往来甚密，得智及一力救免。

宇文化及既杀了各王，随自带甲兵，直入宫来，要诛灭后妃，以绝其根；不期刚走到正宫，只见一个妇人，同了许多宫女，簇拥在一处，抱头痛哭！宇文化及便上去喝问道：“汝是何人，却敢在此啼哭？”那妇人慌忙跪倒在地说道：“妾身便是帝后萧氏，望将军饶命！”说着低下脖子去拭着泪，那一头云髻，耀在宇文将军眼前，禁不住便伸手去扶起她脸儿来看时，真是月貌花容，妩媚动人，心中十分迷惑，便不忍得杀她。因说道：“主上无道，虐害百姓，有功不赏，众故杀之，与娘娘无干，娘娘请勿惊慌。我手中虽有兵权，只为的是除暴救民，实无异心，倘娘娘

有心，保与娘娘共享富贵。”说着，不觉哈哈大笑。此时萧后已在九死一生之时，得宇文将军一见留情，便含泪说道：“主上无道，体宜受罪，妾之生死，全赖将军！”宇文化及伸手把萧后扶起说道：“但请放心！此事在我为之，料不失富贵也。”萧后乘势说宇文化及道：“将军既然如此，何不立隋家后代，以彰大义。”宇文化及道：“臣亦欲如此，如今且与娘娘进入宫去商议国家大事要紧。”说着，他也不顾君臣体统，也不顾宫门前许多甲士，竟拥着萧后，进内寝宫去。那班甲士在宫门外守候着，直守过两个时辰，只见宇文将军，脸上喜形于色，从内宫中大踏步出来，只带着随身亲兵，到别宫查抄去。吩咐甲士留下，看守正宫，不许放人进去骚扰。他一处一处地去查宫。

炀帝宫中，原最多美貌妇人，宇文化及这时深入脂粉队里，看看都是天姿国色，真是见一个爱一个。他拣那最是年轻貌美的，吩咐亲信兵士，送去正宫安置。看看查到衍庆宫中，这原是冷宫，里面住的全是年老色衰，贬落下来的妃嫔；所以走进宫去，里面静悄悄的。谁知一脚跨进正殿，那龙座上却有一对男女，拥抱着坐着。那男子见有人进来，忙把女子推开，拔下佩剑相待。宇文将军一看，这男子不是别人，却便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宇文庆德。那宇文庆德见了他父亲，把手中的剑也丢了，只是低着头，把脸羞得通红！宇文将军再看那龙椅上的女子时，真是长得搓脂搽粉一般娇嫩，秋水芙蓉一般艳丽。宇文化及上去拍着庆德的肩头笑说道：“怪道我在各处找寻，不见我儿，原来在这里享艳福。这女孩儿，我见犹怜，我儿眼力，到底不差！这宫里既有我儿在，我也放心！我儿你不必惊慌，好好地在这里玩罢。”说着便丢下庆德！退出衍庆宫去。

原来庆德为了凤君一句话，连日处心积虑，把这炀帝的皇位推翻了，大队禁兵，杀进宫来。他原是禁兵的少尉，也带了一队甲士，混在众人里面，攻打阁门的时候，却是他杀得最是奋勇，提刀直入，大呼大喊。待到一杀进阁门去以后，便已不见他的踪影。在司马德堪一班人心中，只顾捉杀皇帝要紧，却也不去留心他。庆德撇下了众人，却转弯抹角地找到衍庆宫去。庆德近来常常在宫中值宿，所以这宫里的路径，他非常熟悉。那衍庆宫的一班妃嫔，忽见他手仗着白晃晃的宝剑，又带领了几十个勇赳赳的甲士，女流之辈。如何见过这阵仗儿，早吓得她们燕泣莺啼，缩成一堆！内中凤君见是宇文庆德，知道大事已成，反笑吟吟地迎出院子来，拿手拦住庆德说道：“这里都是一班可怜的女人，将军休得吓坏了她们。”宇文庆德原只要这个凤君，他见了凤君，便也无心去搜查宫院了。当时吩咐甲士在院子里看守着，他却和凤君手掺手儿，走到那前日夜深私语的正殿上去，依旧把凤君捧上龙椅上坐着。两人你恋我爱，唧唧啾啾的只管说着恩情话头。说到情浓之处，便并肩儿在龙椅上坐着，脸贴脸儿互相拥抱着。庆德禁不住要在她珠唇儿上亲一个吻，那凤君只是抿着珠唇，把她粉脸儿闪来闪去，只是躲避。正在得趣的当儿，猛不防吃那宇文化及一脚走进殿来冲破了。幸而他父子们，都是怜香惜玉的，宇文化及这时，已搜得了许多美人，心满意足，见儿子也得了一个，便也让他快活去，退出殿去了。

庆德见他父亲去了，这是走了明路的了，便去把凤君抱在怀里，美人宝贝地唤着。又说：“你看不是我父亲已成了大事吗？将来俺父亲做了皇帝，俺不是稳稳地做了太子，你不是稳稳地做了妃子吗？往后去俺又坐了这把龙椅做了皇帝，你便也升做皇后，这不是依了你的话吗？”说着捧过凤君的粉脸来，不住地在她珠唇上接着吻，乘势把凤君按倒在龙椅上，竟要无礼起来。凤君推住庆德的身体，低低地说道：“将军放稳重些，天下岂有苟合的皇后。”庆德原也是一个多情种子，一句话把他的欲火按住了，便放了手，两人又密密切切地谈了一回，退出宫去了。

赶到正殿上，看他父亲正传下令来，说奉皇后懿旨，立秦皇杨浩为帝，自立为大丞相；又封弟宇文智及和裴矩为左仆射；封异母弟宇文士及为右仆射；庆德升任屯卫将军；长子承基，次子承祉，俱令执掌兵权；此外心腹之人，都各重重封赏；又杀牛宰马，大宴群臣。酒饮到数巡，宇文化及对大众说道：“吾本无压众之心，君等谬推我为主，我自谅德薄，不足以当大位，故承立新君，以表我无篡夺之心。”百官听了，齐应声道：“丞相之命，谁敢不遵！”宇文化及大喜，又命进酒，大家尽欢方散。

第二天大丞相又传出令来说道：“主上无道之事，全是奸臣虞世基、裴蕴、来护儿等数十人

藏



所为。今日昏君既诛，奸人岂容在侧，可收戮于市，以儆后人。”司马德堪与裴虔通等得了令，遂领甲兵，挨家去搜捉，将数十个助桀为虐的奸臣，一齐拿至市中去行刑。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闻知这事，慌忙跑到市中，抱住世基，嚎啕痛哭，请以自身代死。左右报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传讼道：“昏君之恶，皆此贼积成，岂可逭之；且吾倡大义，只除奸佞，安可殃及好人。”竟不听。可怜众奸臣平日献谀献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方得了高官厚禄，能享用得几日，便一旦同被诛戮，身首异处，好不苦恼！

宇文化及既杀了众奸臣，又传旨细查在廷中臣僚，昨日有几人不到。赵行枢查了回复道：“大小官员俱至，惟仆射苏威，与给事郎许善心，二人不到。”宇文化及道：“二人素有重名，可恕其一次。”再差人去召，如仍执迷不来，即当斩首示众。原来苏威因谏炀帝罢选美女，与修筑长城，被炀帝削职罢归，后来虽又起官，然终有些侃直之名；当日闻炀帝被弑，竟闭户不出。次日见有人来召，自思逆他不得，遂出往见。宇文化及大喜，遂加其官为光禄大夫。

还有那许善心，字务本，乃高阳新城人，仕隋为礼部侍郎，因屡谏逆旨，便降官为给事郎，闻宇文化及之变，便闭门痛哭，不肯入朝。次日化及差人来召，许善心决不肯往，其侄许宏仁劝之，说道：“天子已崩，宇文丞相总摄大政，此亦天道人事代终之常，何预叔事，乃固执如此，徒自苦耳。”许善心说道：“食君之禄，当死君之难，虽不能死，焉肯屈膝而拜逆贼乎？”早有人报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道：“许善心乃敢倔强如此！”遂差军士拿捉入朝。众人得令，遂蜂拥而去，不移时即将许善心绑缚入朝来。宇文化及大怒道：“吾举大义，诛杀无道，乃救民也。满朝臣子，莫不听从，汝是何等样人，乃敢与吾相抗？”许善心道：“人各有导，何必问也。”宇文化及怒气不息，亏得众臣帮着劝道：“昔武王伐纣，不诛伯夷、叔齐；今许善心虽违号令，然情有可原，望丞相恕之！令其谢罪改过。”宇文化及道：“既是诸公相劝，且饶其死，遂唤左右解其缚。”许善心走起来，抖一抖衣冠，也不拜谢，也不开言，竟自转身昂昂然走出朝去。宇文化及看了大怒道：“吾好意放他，焉敢如此不逊。”复喝令拿回来。众人又上来劝。宇文化及道：“此人太负气，今不杀之，后必为祸。”竟不听众人劝说，命左右牵出斩首信息报到许善心家里，他母亲范氏，年已九十二岁，临丧不哭。人问她为何不伤心？范氏说道：“彼能死国难，吾有子矣，复何哭为！”便也绝食而死。

宇文化及杀了许善心以后，威权一天重似一天。他知众人畏服，便十分恣意，竟将少帝杨浩，迁入别宫，派兵在宫外团团围住。凡有一切政令，俱自己议定了，只令少帝用印颁发而已。自己竟搬进迷楼去住下，占据六宫，天天和萧后及十六院夫人，淫乱为乐。打落在冷宫里的吴绛仙，袁宝儿一班美人，皆随时召幸，自己享用，宛如炀帝时候一般。放荡了一个多月，那班禁军，时时想念家乡。便是衍庆宫中的凤君，她也是关中人，她原和庆德说定的，只须把她送回家去，和父母说知，再由庆德依礼迎娶，方肯和他成夫妇，若要在宫中苟且成事，她抵死也不肯。庆德但求凤君愿嫁他，便也百依百顺，因此他也天天在父亲跟前，催着要回关中去。宇文化及见众人都有家乡之念，便逼勒少帝，并拥了六宫的妃嫔，带着皇帝的传国玺，拔队西行。一路上竟用炀帝的玉辇仪仗，其余宫人珍宝，金银缎帛，尽用骡马车辆装载，不足用的，便沿路抢劫。军士的车甲行李，俱着其自负而行。宇文化及在路上，和萧后及众美人，调笑放荡，毫不避人耳目，也不知道爱惜兵士，大家都起了怨心。

看看走到彭城地方，赵行枢悄悄对司马德堪说道：“当时隋主不仁，天下离乱，民不聊生，我等出此非常之举，原想转祸为福，改辱为荣，今不料所推的宇文化及，却是一个暴戾之人，立之为主，今日暴虐愈甚，反致六宫蒙羞，不久诸侯起兵除暴，此贼必死，我等从人为贼，如何得免，若不早图脱祸，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了。”司马德堪说道：“诸公勿忧，众既怀怨，明早入朝，只须袖藏利刃刺之，有何难处。”众人计议已定，不期事机不密，早有人报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便和亲信商议，将计就计，埋伏武士于帐下。

次日赵行枢，司马德堪，裴虔通，元礼，令狐行达，马文举，一班贼党，俱袖藏利刃，鱼贯着进帐来，准备行刺。他们才跨进帐门，宇文化及早大声呼武士拿下，在各人身旁，都搜得利

器，谋刺真情，一齐显露。宇文化及喝令押赴市曹，将二十余人，一齐斩首。从此宇文化及目中无人，越发横暴起来。看看走到聊城地方，风君便和宇文庆德说知，她家便住在聊城东坊。宇文庆德便去和他父亲说知；又说明把凤君娶作妻子。宇文化及说道：“我儿婚姻大事，原是要郑重的。”便拨了五百名甲士，又派两名亲信大臣，护送前去，算是替宇文庆德说媒去的。那宇文庆德也舍不得放凤君一人回去，便自己也跨着马，跟在凤君车儿后面，一同前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二十一回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义昭著内宫护幼君

凤君坐在七宝香车里，后面五百名甲士簇拥着；又有宇文庆德和两位大臣，跨马护送，一路上何等荣耀。看看到了东坊，前面一座高大门楼，凤君在车中吩咐一声说到了，那车马一齐停住。这屋子外面来了许多兵马，把屋子里的人，吓得个个向门外探头儿。内中有一个老婆婆，她却认识车子里坐着的是娇娜小姐，忙嘴嚷着小姐，一颠一蹶地赶出门来，拉住凤君的手。

原来这凤君并不是别人，便是那第一回书上表过的范阳太守朱承礼的女儿娇娜小姐，那凤君是她选进宫去以后，改的名儿。这高大门楼，也并不是什么娇娜小姐的家，竟是他表兄申厚卿的家。这申厚卿和娇娜小姐，上回书上不是表明过，很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私情吗？而且娇娜小姐的身体，早已给厚卿破了，厚卿住在他舅父家里，和娇娜暗去明来，偷情也不知道偷过几次了，在他两人，以为终身之事，可以千妥万当的了；谁知自从厚卿和娇娜小姐分别过以后，他们的终身大事，便大大的变起卦来了。厚卿也曾和他父母说知，几次打发人去向朱承礼求亲说媒，谁知这朱太守心眼儿十分势利，任那媒人如何说法，他总绝口回覆说：“我家女儿的亲事，早已配定的了。”其实他全没有这一回事；他眼中却瞧不起申家，他原知道女儿长得十分美貌，如今天子好色，他尽可以靠着女儿的颜色，谋些高官厚禄。他自从那日去迎接总管太监许廷辅回家来以后，便早已打定了这个主意。他见尽多有绅富人家，把他亲生的女儿送进宫里去，得了皇帝的宠爱，合家父兄封侯的封侯，拜相的拜相。朱承礼看得眼热了，所以见申家来求亲，他便绝口不允。谁知他夫人荣氏，是十分爱这外甥儿厚卿的，照荣氏的意思，这头亲事，是千肯万肯的了。还有那娇娜小姐，自从厚卿去了以后，便好似掉落了魂灵，天天伸长了粉颈儿，盼望申家有人来说媒；好不容易，盼望得媒人来了；谁知这无情无义的父亲，竟把这头亲事绝口回覆了。当时不但是娇娜小姐心中懊丧，便是荣氏心中也很觉可惜。连那大姨娘飞红，也郁郁不乐起来！飞红几次在他老爷跟前劝说：把俺家小姐，配给申家的外甥哥儿，真是门当户对，一双璧人！俺们原是旧亲，又可以亲上加亲。飞红的一张嘴，原是伶牙俐齿的，又是朱太守言听计从的；谁知只有这件亲事，朱太守却一句话也不肯听，荣氏的说话，更是不愿听了。为了娇娜小姐的亲事，他老夫妻两人几乎反目。后来许廷辅第二次来采访美女的时候，朱承礼究竟拿他亲生的女儿，献了上去。可怜娇娜小姐和他父母分别的时候，哭得何等凄惨！朱承礼心中也觉得不忍，但为前途的功名富贵起见，也只得狠一狠心肠，和他女儿今生今世永别的了。

可怜娇娜小姐临走的时候，既舍不下父母，又挂念那厚卿哥哥，她一阵子伤心，早已晕倒在车儿里，待得清醒过来，离家已是远了。她便拭去眼泪，从此不哭了。她一路上打定两个主意：第一个主意，进得宫去，决计不和皇帝见面，一来替厚卿守着清洁的身子；二来不得皇帝的宠幸，她父亲也决计得不到好处，也叫父亲冷了这条富贵之念。第二个主意，她在宫中静心守着，得有机缘，便把这淫乱的皇帝刺死。她在家里，常常听厚卿说起这隋炀帝如何淫乱暴虐，她原痛恨在心；如今又因供皇帝的淫乐，打破了和表兄的一段好姻缘，又把自己的终身埋没在这暗无天日的深宫里；因此她把个隋炀帝越发恨入骨髓。她在宫里，每到夜静更深的时候，便悄悄地出来，当天烧三炷香：第一炷香是愿皇天保佑她厚卿哥哥，长寿安康；第二炷香是愿天公帮助她早早报了这昏君的仇恨；第三炷香愿天保佑她保住贞节而死。这三句话，娇娜小姐在睡里梦里，也

念着不忘的。那夜给宇文庆德撞破了，说什么愿天保佑她早得富贵夫婿的话，原是哄着庆德的。谁知庆德竟认作是真的，便依着娇娜小姐的话，拼命地干起来。居然那炆帝的一条命，被娇娜小姐一句话，轻轻地弄丢了。娇娜小姐看看这宇文庆德的痴情，真痴得利害，倘然没有申厚卿的一段恩情在前，这宇文庆德的人才，也中得娇娜小姐的意了。无奈她立愿在前，替申厚卿守一世贞节的了，便任你宇文庆德琼姿玉貌，厚爱深情，她都不在心上；但她知道此生若不离了宇文庆德，依旧不免要给他糟蹋了身子，因此心生一计，只推说父母家住聊城地方，把宇文庆德引到这东坊地方来。

这东坊人家，原不是什么娇娜小姐的家里，竟是那申厚卿的家里。申厚卿这时父亲已死，只有母亲朱氏在家，厚卿自从朱家的亲事不成，他也立志终身不娶；也无意功名，只伴着母亲住在家里。忽然听得门外马嘶人喧，家里上下的人，都涌出去看。停了一回，那老婆婆扶着娇娜小姐，走进院子来，后面跟定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年英雄。这老婆婆原是从前在朱家伺候荣氏的，所以认得娇娜小姐。当时申厚卿见了娇娜小姐，好似半天里落下来的一般，忙抢上前去拉住娇娜的手。娇娜急电脱手说道：“哥哥请站远些，如今俺的身子，被别的男子拥抱过，已不是干净的身子了；俺的手被别的男子把握过，已不是干净的手了；俺的嘴被别的男子亲接过，已不是干净的嘴了；但是哥哥也须可怜俺，原谅俺，俺原是要报仇，出于不得已，说着止不住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那朱氏见自己娘家的侄女儿来了，十分欢喜，亲自出来搀扶她。谁知娇娜小姐，噗地跪翻在地上，把自己在宫里做的事体，一五一十地说了；又回过身来向厚卿拜了几拜，说道：“哥哥！如今妹子的身体污秽了，今生今世不能再事奉哥哥的了。哥哥千万不要以妹子为念，好好看奉姑母，娶一房贤淑的妻子，团圆了一家骨肉，妹子便是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瞑目的了。”说着，看她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尖刀来，向粉颈子上直刺。那申厚卿和宇文庆德见了，同时抢上前去夺时，早已来不及了。一朵娇花，倒身在血泊里。宇文庆德和申厚卿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怔怔地看了半天。宇文庆德才叹了一口气，伸手在厚卿肩上拍了一下，说道：“美人儿是你的，终是你的。”说着一甩手，转身大踏步而去。他一走出门，出不招呼自己手下的甲士，也不上马，只是落荒而走，在山脚下找到了一座小庙，竟自落发做了和尚；任他父亲宇文化及再三来劝说，他终是不肯回去。

宇文化及没奈何，便留下一队甲士，驻扎在庙里保护他。宇文化及大队人马，依旧向前进行，看看到了魏县。宇文化及见少帝在一路走着，君臣的名分，终觉有些顾忌。便想道“千日为臣，不如一日为君。”当夜到了客店息下，竟将鸩酒，把少帝药杀了。魏县原也有一座行宫，第二天宇文化及，进了行宫，便自即皇帝之位，国号改称许，把年份改作至道元年，发下许多诏书，上面盖着传国玺的印，颁布四方。

这个消息，传到魏公李密耳中，先屯兵在巩水、洛水一带，拦住化及的兵马。那吴兴太守沈法兴，得了宇文化及的诏书，十分愤怒！便乘势占得江表十余座城池，声称讨伐宇文化及。那梁王萧铣，见炆帝已死，居然自称大皇帝，徙都在江陵地方。

那李渊手下的许多谋臣，得了探报，各各谋自己的富贵，便连日连夜地劝李渊也自立称帝。李渊迟疑不决，便把建成、世民两人唤回长安来，把众人的意思，和他兄弟二人商量。谁知他兄弟二人，比别人还高兴，便不由分说，立刻带剑进宫去，逼着代王侑，要他禅让帝位。代王是一个庸懦小儿，如何经得起这个威吓，见他兄弟二人前来逼迫，只得唯唯从命。一班攀龙附凤的臣子，便天天替代王拟诏，今日加唐王九锡，明日许唐王戴十二冕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延挨到五月戊午日，真的宣告禅位。那诏书上说道：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造丕愆，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维荼毒，讎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后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羸黎，保×朕躬，



癯王是赖；德俟造化，功极苍癯。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维新之恩，预充三格。雪冤耻于皇祖，守癯祀为孝孙，朝闻夕陨，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

代王发下这道禅位诏书，便打发刑部尚书兼太保萧造，司农少卿兼少尉裴之隐，捧了皇帝传国的玺绶，到李渊府中。当时自有李渊手下的众官员，在府中大堂上，筑起一座受禅台来。诏书一到，便把唐王请出来。李渊到了台上，萧造和裴之隐，把诏书捧上去。李渊再三推让，揖三回，让三回，才行拜受。当时用全副帝王的仪仗，把唐王迎接进宫去。把大兴殿改称太极殿，定在甲子日登基。

到了这一日辰刻，先派萧造祭告南郊，再行即位的典礼。这时李渊年已五十二岁，须发花白，推算五运是土德，朝服都用黄色，戴黄冕，穿黄袍，由侍卫簇拥着，登上帝座，殿下一班宗戚大臣，趋跽上殿，排班朝贺，一齐跪伏在丹墀下面，三呼万岁。这便是唐朝第一代的高祖皇帝，下诏改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官员各赐爵一级；义兵过处，豁免三年赋税；废郡改州，改太守为刺史。退朝后，在便殿上赐百官筵宴，赏资金帛。第二日又下诏授世民为尚书令，从子瑗为刑部侍郎，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萧瑀、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窦璡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自殷开山以下，各加给官爵；又在都城建立四亲庙，追尊高祖熙为宣简王，曾祖天锡为懿王，祖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父昉为元皇帝，庙号世祖；祖妣和母后，俱称后；追封妃窦氏，为太穆皇后，追封皇子玄霸为卫王，立世子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又降故隋帝侑为酈国公，拨一座邸第在京师住着。追封隋太上皇为炀皇帝。

江都太守陈稜见宇文文化及去了，便备了天子的仪仗，改葬炀帝在江都宫西面，吴公台下。所有当时被宇文文化及杀死的炀帝弟蜀王秀，炀帝子齐王昉，长孙燕王倓，以及宗室外戚，又有殉难的大臣虞世基、裴蕴、来护儿、萧钜、许善心，一班十多个人，都挨次分葬在炀帝墓旁。这一位风流天子，只落得这样惨淡的结果！

如今我再说江都宫中，有一位老太监，名秦真的，他原是服侍文帝的。炀帝即位，他便也在炀帝驾前侍卫，心中十分忠实，眼见炀帝如此淫乱，原知道不是好事；只以自己是下贱的人，不敢劝谏。他历来也积蓄得一份家产，这时他先将家财散去，结识了守苑太监郑理与各门宿卫、宇文将军手下的将士，十分亲密。打听得司马德堪一班人，定期起事，便悄悄地打发他母亲姜氏，带一个丫鬟，坐了车，望宫苑中来。这姜氏苑中是常来的，也无人去拦阻她。到了苑中，下得车来，径投宝林院中，只见清修院的秦夫人，文安院的狄夫人，绮阴院的夏夫人，仪凤院的李夫人，四位夫人和袁紫烟，沙夫人，还有那沙夫人的儿子赵王，六七个人，在那里围坐着，看夏夫人和狄夫人围棋。姜氏一见，说道：“外边事体不好了！亏众位夫人，还有这闲心下棋。”众夫人忙问何事？姜氏把司马德堪预备逼宫的危殆情形说了。众夫人听了，只有哭泣的份儿！沙夫人劝着说道：“你们尽哭是无益的，俺姊妹们快想一个脱身之计要紧；若说到我自己，倘没有这个赵王，便一死殉了国难，也是该当的。如今有了这个赵王，他究竟也是万岁爷的一派命脉。如今只得求姥姥救俺母子两个了！”说着，便向姜氏跪下去。姜氏忙把沙夫人扶起说道：“今日老身原是救诸位夫人来的，如今请众夫人快快归院去收拾细软。”一句话点醒了众人，忙飞也似地各归院去。

正忙乱时候，只见薛冶儿直抢进院来，说道：“朱贵儿叫我拜上沙夫人，外边信息紧急，今生料不能相见矣！只是赵王是圣上的亲骨肉，务必带去，一同逃生。”沙夫人见了薛冶儿，便也

不放她去，两人计议如何脱身的法儿。薛冶儿说道：“这却不妨，贵妃与妹子已安排停当。”说着袖中取出一道圣旨来，说这是前日要差人往福建采办建兰的旨意，虽早已写就，只因万岁爷连日病酒，径搁着不曾发出，贵姐姐因要保全赵王，悄悄地去偷来，送与夫人应用。正说时只见四位夫人，都带着随身衣服到来，大家看了圣旨。听袁紫烟说道：“依妹子的意见，还该分两起出宫去才是。”姜氏又想得了个计较，说道：“快把赵王改了女妆，将跟我来丫鬟的衣服，脱与赵王穿了，混出宫门去。再将丫鬟改作小宫监模样，老身带着赵王先出宫去。众夫人也都改扮了内相模样，慢慢地混出宫门，由丫鬟领着，到老身家里，再和俺儿子秦真从长计议，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么？”众夫人听了，说道：“计虽是好计，只是急切间。哪里去取得七八副宫监衣帽。”姜氏说道：“不劳众位夫人费心，老身早已携带得在此。”当下便从衣包中搬出十来套新旧内监的衣服鞋帽来，这原是秦真的衣服，如今与众夫人穿戴上去，恰恰正好。姜氏见赵王改扮已完，日色已暮，便带了赵王，慢慢地走出苑来。

原来秦真见姜氏进院去了，便如飞的来寻守苑太监郑理，邀他在自己家里，灌了他八九分酒，放他回宫来。时郑理带醉地站在院门口，看小太监翻筋斗耍子，见姜氏的车儿出宫来，便道：“姥姥回府去了，刚才咱家在姥姥府上，叨扰得好酒好菜。”姜氏笑说：“公公有空儿请常来坐坐，俺家还酿得上好的瓮头春呢。”说着，车儿早混出苑去了，不过里许，已到家中。秦真看见赵王，叫母亲不要改赵王的装束，藏在密室中。接着又有七八个太监，由丫鬟领着，大模大样，走进门来，大家会意。秦真也不敢停留，忙忙收拾，和众夫人上路，各城门上，都是秦真平日钱财结识的相知，谁也不去拦阻他。待到半夜时分，宇文文化及领兵进宫去，秦真领着赵王和众夫人出城，已远走了二三十里。那众夫人平日在深宫里，都是娇生惯养的，早个个走得一颠一蹶，狼狈不堪。秦真便去借一民户人家歇了，一夜之中，只听得城中炮声火光，响亮不已，来往之人，信息传来，都说城中大变。袁紫烟说道：“我夜观天象，主上怕已被难，我们虽脱离樊笼，不知投往何处去才好？”秦真思索了半天，说道：“别处都走不得，只有一个所在，可以逃生。”众夫人忙问何处？秦真说道：“太仆杨义臣，当年主上听信谗言，把他收了兵权，退归乡里。他知隋家气数已尽，便变姓埋名，隐于雷夏泽中。此人是个智忠兼全，忠君爱国的人，我们找上他门去，他见了幼主，自然有个方略出来。”袁紫烟一听便喜道：“杨义臣是我的母舅，必投此处方妥。”一行人商议既定，便买舟竟向濮州进发。

这杨义臣自从大业七年，纳还印绶，休官回家，犹怕惹祸，便改变姓名，隐居在雷夏泽中，早晚和渔樵作伴。那天偶从樵夫那里，打听得城中人传说：宇文文化及在江都逼宫弑帝。不禁心中十分愤恨道：“化及庸懦匹夫，何敢猖狂至此；他弟弟士及，却和我八拜之交，将来天下合兵讨贼，吾安忍见他遭这灭族之祸。”略一思索，便得了一计，可以指导他全身远害，便打发家人杨芳，送一瓦罐，亲笔封寄，径投黎阳来。那士及接了瓦罐，打开封皮来一看，只见里面封着两枚枣子，和一只糖制成的乌龟。士及看了，一时却摸不着头脑，他一面打发杨芳退去，把这瓦罐拿到书房里去，细细推敲。正纳闷的时候，忽画屏后转出一个美人来，正是士及的亲妹子，名唤淑姑的，年才十七岁，尚未字人。这女孩儿，不独姿容绝世，更兼聪明过人；见士及对瓦罐发怔，便问道：“哥哥！这瓦罐是谁人送来的，却劳哥哥如此踌躇？”士及便说道：“这瓦罐是我好友、隋太仆杨义臣送来的，这杨义臣深通兵法，颇明天文，只因忤了当今，削去兵权，退隐在家。如今他忽然送这瓦罐来，罐中藏此二物，这个哑谜，其实叫人难猜。”淑姑对瓦罐端详了一回，便道：“这谜儿有什么难猜，这二物明明包含着‘早归唐’三字。”一句话说得士及恍然大悟道：“原来杨义臣怕我哥哥做了弑逆之事，性命被他拖累，是劝我投降唐王，避免灾祸的意思。妹妹到底是聪明人，想得出；但我如今也不便写书，也得用一件器物去报答他，使他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淑姑说道：“但不知哥哥主意可曾拿定？若主意定了，妹子却想得了个回答的法子。”士及说道：“愚兄也正思避祸之计。”淑姑便转身回到内室，去了半晌，捧出一个漆盒子来。揭开盒子，里面藏着一只纸鹅儿，鹅儿颈上挂一个小小的鱼网，网上面却竖着一个算命先生的招牌，紧紧地绑在鹅颈子上。士及看了，十分诧异，说道：“这是何用？”淑姑便附在他哥哥耳边低低地

藏



说了几句。士及听了，连声说妙！便将漆盒封固，付与杨芳拿回去覆命。

到了第二日，士及去见了化及，便说：“近闻得秦王世民，领兵前来，臣意欲带领一二家僮，假装着避难人模样，前去探听虚实，回来报与陛下知道。”化及见自己亲弟弟愿去做探子，这是再好也没有，便一口答应。士及领命下来，便叫妻子和淑姑，扮作家僮模样，连晚混出长安，投奔唐王这里来；拿他的妹子，做了一封上好的贽见礼，进与唐帝，做了昭仪。唐帝见淑姑聪明美丽，十分欢喜，便拜士及为上仪，同管三司军士。

再说那杨芳带了漆盒回家来，交与主人，杨义臣打开盒儿一看，便知道他是回答“谨遵命”三字的意思。第二天杨义臣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到门口河堤边去眺望。这时天色尚早，河面上静悄悄的，忽然斜刺里咿哑咿哑地摇过一只小船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夏建德自立为王 窦线娘巧战得婿

杨义臣正在家门口闲望，见门前小河的上流头，摇过一只船来，恰恰摇到杨家门口停住。船舱里一个老人，走上岸来，东张西望的，正找寻得忙。杨义臣虽说是老眼昏花，但这秦真老太监，他在朝时候，朝夕见面的，因此也还认得。便上前去把那老人的手拉住，秦真也认识是杨太仆，忙跪下地去，给他叩头。杨义臣一把拉起，秦真止不住眼泪直滚！义臣邀秦真屋里坐定。秦真附杨义臣的耳说道：“且慢，还有小主人和夫人们在舟中。”杨义臣听见，忙说道：“快请上岸。”说着自己进去穿了巾服，命小僮开了正门，自己站在门首，看一行人走进门来。杨义臣不敢抬头，只在一旁打恭迎接着，忽然一个少年男子，上前来扶住杨义臣，口称舅舅。杨义臣抬眼看时，却不认识。那男子去了方巾，露出一头云髻来，才知道是女子改扮的，又细细地向他眉目间一认，才认出是自己的外甥女儿袁紫烟。当下袁紫烟扶着舅父，回进草堂，见了赵王，重行君臣之礼。又一一见过众位夫人，厨房里煮些粗菜淡饭，劝赵王和众夫人胡乱吃些。杨义臣依旧扶着臣礼，站立在一旁。

饭罢，沙夫人便和义臣商量，安插赵王的事。义臣说道：“此地草舍茅庐，墙卑室浅，不是潜龙之所，一有疏虞，叫老臣何以对先帝于地下。”沙夫人道：“只是如今投奔何处去好？”杨义臣道：“眼下去处甚多，李密父子两人，都是隋臣，如今拥兵二三十万，屯扎金墉城；东都地方，越王侗令左仆射杨世充，将兵数万，驻守洛仓地方；闻说西京李渊，也立代王侑为帝，大兴征伐。但这些多不过是假借名义，事成则去名而自立；事败则同遭灭亡，终不是万全之处。依老臣愚见，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得。一处是幽州总管那里，他姓罗名艺，虽是年老之人，却是忠勇素著，先帝委他坐镇幽州，手下强兵勇将甚多，四方盗贼不敢小觑了他。若殿下和夫人们前去，他必能接待，或可自成一家，只可恨路上有窦建德这贼子，十分狂獷，梗住去路，如之奈何？若要安身立命，只有义成公主处，她虽是蛮夷之国，那驸马启民可汗，还算诚实忠厚，比不得俺们中国人，心地险恶；他和殿下又是郎舅至亲，先帝在日，曾同公主前来朝觐，先帝看待他也十分优异，殿下若肯去，公主必以优礼相待，平安无虑。”

沙夫人听杨义臣说了这一番话，都点头称善！都说老将军金石之论，足见忠贞；但水远山遥，不知如何的去法？杨义臣道：“若殿下主意定了，臣自有一个计较；但此去千山万水，不能人多，只好秦真伴着殿下，和夫人同去。闻说薛贵嫔弓马娴熟，亦可去得。此外四位夫人，却未便同去。”那四位夫人听了，俱落下泪来道：“妾等姊妹四人，愿同生死，老将军莫谓忠臣义士，尽属男子，认俺女流，尽是随波逐浪之人。况朱贵儿，袁贵人，一般是女子，都能骂贼而死，我等虽不能一齐殉难，但繁华好景，蒙先帝深恩，已曾尝过，将军若不放我等前去，却将我们安插到什么地方去？老将军若疑心我们有别的念头，我们若不明心迹，何以见我等的志气。”说着，忙向裙带上取下佩刀来，各向粉脸上左右乱划。慌得沙夫人和姜氏，忙上前一个个抱住。这时夏夫人脸上，早已割了两道刀痕，血流满面。杨义臣忙出位向上拜着，连连磕头道：“这是老臣失言，罪该万死！无奈此去启明可汗那里，实在路途遥远，四位夫人贵体娇弱，万不能去；但夫人们既有此决心，老臣却有一个计较：此去一二里，有一个断崖村。村上不过数十人家，全是朴实小民。村北有一座女贞庵，庵中有一老尼，即高开道之母，原是沧州人氏，只因少年时夫亡守

藏



节，故迁到南方来，建造此庵，以终余年。那地方是个车马罕见，人迹不到之处，若四位夫人的内焚修，可保半生安康。至于日用盘费，老臣在一日，自当供奉一日。”说着，赵王上前去把杨义臣扶起，当夜暂把众夫人和赵王，安插在草堂里住下。次日便把四位夫人，送到女贞庵去住下；又留下袁紫烟作伴。过了几天，又打听得有登莱海船到来，便悄悄地把赵王和沙夫人、秦真、姜氏四人，送上船去，向辽阳进发去了。

再说这时天下，自隋室灭亡以后，四方起义的豪杰，越聚越多，内中有几个势力浩大的，都各称帝称王。有一个窦建德，他也起义了多年，占据了许多地方，手下兵精粮足，在河北地方，可称一霸，早已自称长乐王。他打发祭酒凌敬，说河间郡丞王琮，举城来降。建德封王琮为河间郡刺史，河北郡县闻知，咸来归附。在一年冬天，有一只大鸟停在乐寿城楼上，有数万小鸟，在大鸟四周飞绕着，停了一日一夜才去。那乐寿地方的百姓，都说是凤凰来仪，国家的祥瑞；又有宗城人张亨，在山上樵采，得一玄圭，私地里去献与建德；因此建德便立意称帝，在乐寿城中，即皇帝位，改元称五凤元年，国号大夏，立曹氏为皇后。建德手下统带一万多兵，意欲并吞李密，听说宇文化及弑帝称尊，竟和自己做了敌体，十分愤怒，便欲分兵讨之。只苦于自己兵少将寡，又无足智多谋的大将，心下正自踌躇。那祭酒凌敬，便推荐杨义臣，说他胸藏韬略，腹隐机谋，足能胜任。建德便又备了一份厚礼，打发凌敬到雷夏泽中，去把杨义臣请到。那义臣因宇文化及弑了炀帝，急欲报君父之仇，便肯替夏王出力。但他有三条约言在先，一不愿称臣于夏，二不愿显自己姓氏，三一俟擒住了宇文化及，报了先帝之仇，便当放归田里。这三条建德一一依从。杨义臣又替他招降了曹濮山的强盗范愿，他手下兄弟们数千，极其骁勇。杨义臣又替他招募了数万人马，日日操练，这夏国的威势，便顿时强盛起来。

正预备出兵，忽报唐朝秦王李世民，差纳言官刘文静送书来，建德打开书看时，原来是约会兵黎阳，征讨化及，便对刘文静说道：“此贼吾已有心讨之久矣，正在预备出动，烦纳言回上秦王，不必远劳大驾，只消遣一副将领兵前来，与孤同诛逆贼，以谢天下。”文静道：“臣奉使出来时，秦王兵已离长安矣，望贵国速速出师。”建德送别了刘文静以后，便拜杨义臣为军师；刘黑闼为大将军，挂元帅印；范愿为先锋；高雅贤为前军；孙安祖、齐善行为后军；曹旦为参军；纳言裴矩；宋正本为运粮；建德的女儿线娘为监军正使；凌敬和孔德绍，留守在乐寿，与曹后监国。

如今说起线娘，却有段艳史，窦建德生这女儿，自幼儿却十分宠爱。原是建德发妻秦氏所生；那秦氏亡故已久，因常常想起前妻，便格外宠养这个女儿。自己做了大夏国王以后，便把女儿封作勇安公主。这勇安公主，惯使一口方天画戟，有神出鬼没之能，又练成一手好金弹丸，百发百中，这时年纪只有十九岁，长成苗条身材，秀丽姿容。那四方来求婚的少年公子，也不知有多少。有几个年貌门第相当的，建德便要与她做主许婚，谁知这位线娘小姐，却眼格甚高，必要才貌武艺，和自己相等的，才肯以终身相托。因此把这婚姻之事，直耽搁到如今。勇安公主却自己练一支女军，共有三百多人。建德每逢出师，却派公主领一军为后队，把这三百余名娘子军，却环列在这花容月貌的公主的左右。这公主对待军士，比较他父亲更加纪律严明，号令威严。又因她容貌美丽动人，每到打仗的时候，只须她娇声一呼，那将士都肯替她去打拼命仗。因此这勇安公主的威名，一天大似一天。建德那时未得杨义臣帮助以前，兵力很是单薄，那北方总管罗艺，又常常出兵去骚扰他的后方。窦建德这时要去征讨宇文化及，又虑罗艺截他的后路。他女儿便劝父亲，须先打退了罗艺，才可放心前进。建德又怕自己兵力敌他不过，勇安公主却倒竖柳眉，连拍酥胸，说小小罗艺，包在孩儿身上，马到擒来。建德听了女儿的说话，不觉胆子也放大了，便立刻点起兵马，向北方进发。

说出那罗艺，原是一员宿将，年已六十四岁，精神却十分高强，与老夫人秦氏，齐眉共守。他手下原有精兵一二万，被隋主东调西拨，提散了一万多人马，只留下七八千人，只靠他儿子罗成，是一个少年英雄，有万夫不当之勇。罗艺传授他一条罗家枪，舞弄得神入化；讲他的面貌，又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样一个玉人，凡是有女儿的，谁不愿招他去做女婿。无奈

这罗成生来也有些左性，父亲要替他做主定了亲事，罗成总说若不是他亲眼看过的绝色美人，他是愿终身不娶妻子。因此把他婚姻之事，耽搁下来了。这些闲话，且不去说他。

只因当时建德父女两人，带了人马去犯罗艺的地界，哨马直报与罗艺知道，罗成正陪坐在一旁，听了直跳起来，说道：“请父亲点交孩儿五千精兵，乘他未立营寨以前，迎杀上去，痛痛地打一仗，挫挫他的锐气，叫他知我们厉害，便可不战而退。”罗艺听了不许，却齐集众将，传发号令。第一路差标下左营总帅张公谨，领精兵一千，去埋伏城外高山之左，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敌住建德前军；第二路差右营总帅史大奈，领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右，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敌住建德中军；第三路便差儿子罗成，着他领精兵一千，离城三十里独龙冈下埋伏，如见建德败下阵去，便冲散他的后队，截取他的辎重；自己便留薛万彻、薛万均二人，在城中守护。这三路人马，各各领命前去。

那边窦建德，带领大兵，直抵州城。先锋刘黑闼，安子营寨，见城门紧闭，不肯出战，只得令兵士们在城外辱骂。后面建德领大队人马到来，看看攻城不下，便驾起云梯，上城攻打；不料城中火箭齐发，云梯被火烧断，夏兵只得退下。刘黑闼又安排数百辆冲车，鼓噪而进；城内把铁锁铁锤，飞打出来，冲车又一齐打折。两军相持数日，建德手下的兵，都觉怠惰起来。

一夜三更时分，罗艺密传将令，三军饱餐战饭毕，人各含枚，杀出城来，赶到夏营，那夏兵正在好睡时候，只听得一声炮响，金鼓大振，如山崩海沸一般。窦建德在睡梦中惊醒过来，忙披甲上马，亲随邓文信，紧紧随后，恰遇薛万彻杀入中军，把文信一刀斩于门旗下。窦建德转过身来，敌住薛万彻，高雅贤敌住薛万均，刘黑闼敌住罗艺，六人正在军中酣战之际，只听得子母炮三声响亮，左右山脚下，伏兵齐起。建德知中了敌计，便弃了营盘，如飞逃走，直奔了二三十里。众军士喘息未定，忽听得山冈下，一棒锣响，一员少年勇将，冲杀出来。先锋高雅贤，欺他年轻，把大刀直砍过去。

那少年将军，便是罗成，只见他那时不慌不忙，把手中枪一逼，那高雅贤左腿上，早中了一枪，高雅贤痛彻心肝，几乎跌下马来，亏得刘黑闼接住，战了十数合，当不起罗成这条枪，如游龙取水一般，直搦进来。建德只怕黑闼有失，前来助战。罗成力战三将，愈觉精神抖擞，只见他向刘黑闼脸上虚照一枪，大喝一声，斜刺里却把枪尖向窦建德当胸点来；建德吃了一惊，即便败将下去。

罗成直杀到天明，只见阵后转出一队女兵来，中间拥出一员女将，看她头上盘龙裹额，额间翠凤含珠，身穿锦绣红绫战袄，手持方天画戟，坐下青骢马，却显出满脸妩媚，竟体风流。罗成只觉一阵眼花，早把手中枪停住了。谁知那边女将，见了这俊秀儿郎，心中也暗暗的纳罕，只把手中画戟，搁在鞍桥上，流过眼波去，孜孜地看着。那手下的女兵，齐声喊说：“公主莫只是看他，快把弹丸打下这贼人来。”那罗成看了多时，心下转着道：“我闻得窦建德之女，是一个儿女英雄，今日相看，竟是一个绝色女子，我也不舍得杀她。待我羞辱她两句，使她退去也罢了。”便欠身向前道：“我想你父亲，也是一个草泽英雄，难道手下再无敢战之士，却叫你女孩出来献丑。”那线娘听了，也不动怒，只娇声喝道：“我也在这里想，你父亲也是一员宿将，难道城中再无敢死之士，却赶你这只小犬出来咬人。”说着自己也撑不住，把一方罗帕，按住樱唇，嫣然微笑；惹得众女兵，狂笑起来。罗成起初听她骂小犬，心中不觉动怒，及抬头看见线娘的笑容，真觉妩媚动人，便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女孩儿好利嘴，莫多说话，且要你知道小犬的厉害！”说着，掉起手中枪，直向线娘粉脸上刺来。那线娘却也不弱，擎起手中方天画戟架住，一枪一戟，一往一来，在阵前战了三四十回合。

线娘看看罗成，枪尖和雨点似下来，有些招架不住，拨转马头便走。那罗成如何肯舍，便在后面紧紧跟定，流星赶月似的，直赶了四五里地。罗成看看赶上前面一丛树林，那线娘拍马向林中一攒，那罗成的马也直抢进林中来，马尾和马头相衔。罗成正要擎枪刺去，忽一阵风过处，夹着脂粉香直扑进鼻管来。罗成心中一动，不觉把手中枪停住，连坐下的马也停住了。前面线娘见罗成不赶了，便转过腰肢来，在锦囊内取一丸金弹子来，搭上弓弦，飏的一声，那粒弹子直向罗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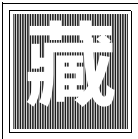
成的面门打来，只听得噗的一声，罗成的头盔落地。罗成在后面看线娘的背影，双肩削玉，一搦柳腰，正出神的时候，猛不防那金弹丸打来，他叫一声哎哟，捧着脑袋，转过马头便逃。这勇安公主的弓弹，不是上面说过，百发百中的么？为何今天这一弹，却偏偏不能命中呢？只因线娘在拉弓的时候，原打算觑准罗成眉心打去的，一看罗成长着这一副姣好的面目，高强的本领，这一弹打过去，好好的一个少年，岂不白白的结果了性命；因此一念怜才，心中动了一动，那手中的弹弓，也略偏了一偏，不曾打中。

这时线娘见罗成败出林子去，便也勒转马头，追出林子，罗成一时心慌，也不回大路，只拣那荒僻小路走去，弯弯曲曲，直走到一座削壁下面，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罗成发一发狠，大喝一声，掉过枪尖，扑转身直向线娘的坐骑刺去，指着那马一声狂嘶，左眼上早着了一枪，满嘴喷出血来，倒地而死；跟着线娘也跌下马去，一支画戟，丢在一旁。罗成也跳下马来，且不上去捉拿，候线娘从地上爬起身来，拾了那支画戟，两人站在平地上，又一来一往地厮打起来。那线娘到底是一个女孩儿家，方才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又跌坏了筋骨，手中提着一支画戟，便觉转运不灵，经不起罗成那杆枪儿，和灵蛇生龙一般逼来。线娘没奈何，只得且战且退，猛不防被脚后一块山石一绊，便和花摇柳拽一般，倒落地去。那罗成一耸身，压住在线娘身上，举起枪便要向线娘粉脸儿上刺去。线娘这时仰天倒着，紧锁着柳眉，闭上双目，只有听死的份儿。罗成到了此时，看了线娘这可怜的样子，实在心中不忍，便一丢下枪，扶着线娘起来；又从地上拾起那支画戟，递在线娘手中说道：“小姐！我欺侮你了，你恨我吗？小姐心中若有恼恨之意，便请小姐把俺一戟刺死，俺闭上眼站在此地，决不躲闪，也决不回手。”说着，他真的远远地站在当地，反剪着两手，一动也不动，等勇安公主去刺他。你想这样一个俊秀的少年，站在面前，叫线娘如何下得这毒手。这时线娘忽然想到自己的终身上去，她想难得遇到这个美貌少年，性格儿又温存，说话儿又柔顺，俺窦线娘的终身，不寄在此人身上，怕此生再没有可寄托的人了。

那边罗成闭上眼，候了半天，却不见画戟刺来。睁眼看时，只见那线娘，低着脖子望着地下，在那里出神。罗成趁势跑上前去，兜头作了一个揖，说道：“俺不忍杀小姐，小姐也不忍杀我，俺们两家讲了和罢？”线娘因父亲打了败仗，自己也打了败仗，明知这场亏吃得不少，原只望两家说了和；听罗成这样说了，便接着说道：“俺父亲此番前来，原打算和尊大人讲和，连结成一气，去打宇文化及的。”罗成也说：“俺父亲原也有征讨宇文化及之意，待俺回营和父亲说去。”说着，便转身走去，待走了几步，忽又回转身来，把自己骑的马，拉在线娘跟前，说道：“小姐想来十分辛苦了，快骑俺的马回去吧？”说着，便去把线娘扶上马鞍，亲自替她拉着马缰，慢慢地走去，一边走着，一边问道：“小姐青春几何？”起初线娘还不肯说，经不住罗成连连地问着，那线娘才说了一句十九岁。接着罗成又说道：“明天俺向尊大人求婚去，小姐可愿意吗？”线娘在战场上，和男子对打对杀，却不害羞，如今被罗成一句话，说着她羞答答不肯抬头。那罗成手下的兵丁，和线娘手下的女将，见男女两主将，直追杀到树林中去，半晌不见他们出来，便一齐拥进树林中找寻去。只见罗成替线娘拉着马，自己步行着，从山脚下出来。众兵士看了这神情，十分诧异，彼此也不打仗了，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看看那罗成把线娘拉进州城去，到了衙前，扶线娘下了马，双双去见了罗艺，便把这讲和的话对罗艺说了，又把要向窦建德求婚的事体，对他父亲说了。罗艺膝下，只有此子，十分宠爱，百依百顺的，如今见罗成同这勇安公主说和了，又看他们双双对对，站在面前，真好似一对璧人一般，便也十分欢喜！罗成又立逼着他父亲，一块儿到建德营中去说定这头亲事。那罗艺看儿子面上，便带了罗成、线娘二人，出门上马，一直跑到建德营中来。建德这时打了败仗，见又走失了爱女，心中正是悔恨。忽见罗艺笑容满面地走进帐来，心中万分惊疑。那线娘一见了父亲，便耸身上前，投在父亲怀里，把在战场上的情形，和讲和的情形，细细地说了，接着罗艺又把罗成求婚的话说了，一天杀气，都化作喜气；接着窦建德便在营中，摆上筵席，请罗家父子入席，一场杯酒，把和也讲定了，把喜事也说定了，从此罗成在营中，和线娘两人，同出同进，言笑追随，建德把罗成带回乐寿去住下。

这时杨义臣招降了范愿，声势顿时浩大起来，他一方会合了唐王的军队，一方会合了罗成的兵士，三路兵马，杀奔宇文化及的许国里来。那宇文化及打听得三路兵马，来锋甚锐，便将府库珍宝，金珠缎匹，招募海贼，以拒诸侯之兵。这时唐王派李靖、李神通、徐懋功一班人，带二万人，前去助战。那徐懋功探知化及募兵，密使心腹将王簿，带领三千人马，暗藏毒药三百余斤，授了密计，假名殷大用，投入化及城中；化及大喜，封为前殿都虞侯。淮安王李神通，进兵去讨化及，离城四十里下寨。化及欺神通无谋，忙统众出城迎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二十三回

旧事重提萧后忍辱 新仇暗结秦王遭擒

三路兵进攻宇文化及，李靖的兵去得十分神速，他欺化及的兵马初到，未曾安营，却令刘宏基领一军，斜刺里飞骑出去，直取化及。那边杜荣、马华，各提一支画戟，如飞追来敌住。刘宏基一口刀向左右一挥，两戟齐断，杜荣、马华，只擎着两支戟杆，向宏基马头上乱打。正厮拼时候，那李靖却远远地搭上箭，向杜荣心窝射去，杜荣应弦落马，许兵大败。宇文化及守不住魏县，连夜带了萧后，逃至聊城。这一夜，李靖和神通回营，议计明日战略。李靖怕泄漏军机，便附耳向神通说了几句，神通点头称善。便传令屈突通，带领能打猎的五百人，各带兵器网罗之类，游行郊外，只看聊城内飞出禽鸟，便上去捕捉，捉得活的，照数给赏。屈突通领命自去。

那边窦建德带领人马，也到了聊城地界，便问杨义臣破兵之计。义臣说道：“初临敌境，不知虚实，且命范愿领三千人马，前往挑战，探贼动静，然后定计。”建德听了他话，便传令范愿领兵挑战，但令汝败，不令汝胜。范愿到了聊城，化及令长子宇文承基出战，两人战不到二十合，范愿便诈败，退后二十余里，丞基亦不追来，各自鸣金收军。

消息传到李靖营中，知道杨义臣用诱敌之计，便将屈突通所捕捉得的鸟雀燕鸽等类，共有数千头，将胡桃李杏之核打开去仁，俱把艾火装在里面，用线拴住飞禽之尾，叫军士齐放入聊城。那边宇文承基杀退了范愿以后，以为夏兵无用，第二日，化及传大将杨士览、郑善果、司马雄、宁虎一班战将授计，各自领兵，伏埋四方。太子承基为前军，智及为中军，化及自领后军，俱至聊城六十里外扎营，以号炮为信。留殷大用和承祉守城保驾。分派已定，当夜各将士，俱领兵出城；独有化及，因迷恋萧后，尚未动身。到夜深时候，他两人正拥抱酣眠，忽报满城火发，化及忙出宫巡视，只见烟冲霄汉，烈焰冲天，瞬息之间，烧得城内一派通红。仓库殿阁，俱烧成一片赤地。殷大用和唐朝通了声气，便假救火为名，叫军士汲存三日之水，将毒药分投满城井内，化及见军士焦头烂额之后，忽然又上吐下泻，一齐病倒，便放声大哭，以谓天降灾殃，来夺朕命，日夜惊惶不安。

夏兵细作报与夏主，义臣知是李靖用计，便传令范愿领步兵一万，扮作许兵，各备记号，乘夜偷过智及大营二十里外，埋伏停当；又命刘黑闥、曹旦、王琮，引兵五万，与智及对垒；另拨精兵二万，义臣统带着，亲自去劫夺智及营盘；高雅贤、孙安祖、宋正本领兵四万，埋伏路中，以截承基兵队；留兵二万，与裴矩留守大营；勇安公主护驾。分派已定，军士们饱食战饭，大炮三声，夏主领兵，直逼聊城；唐魏二营，探知夏主攻城，也放炮助威，向四门攻打。化及催督将士，同殷大用出城拒敌。夏主认得化及，便不打话，忙提偃月刀，直砍进来。化及挺枪来战，战了二十余合，指望殷大用来接战，岂知大用反退进城去，将城门大开。化及知中了计，忙转身向智及营中跑去，且战且退。只见杨义臣劫了智及大营，纵马前来，挺枪直刺化及，两个只战了二三合，勇安公主在后面押阵，怕义臣有失，忙向锦囊内取出弹丸来，拽满雕弓，一弹打去，正中化及眉心。一群女将，手持团牌砍来，直滚到马前，乱砍化及的马足。杨义臣也赶上，奋力一枪，直把化及刺下马来。义臣喝令捆了，推上囚车。只见曹旦已斩了杨士览，刘黑闥与诸将尚与智及三四敌将一堆儿恋战。杨义臣分开众兵，将化及囚车推出军前，大声向敌将说道：“汝等俱是隋国军民，为逆贼所逼，汝等家属，尽在关中，今贼已被擒，汝等可速回家乡。愿投降夏国

的，俱给官升爵。若犹执迷不悟，顽抗不降，吾当尽坑之。”许兵闻言，一齐丢去兵器，卸下甲冑，伏地求降。

智及见他哥哥已入陷车，心胆俱碎；又见众军倒戈弃甲，忙撇了众人，转身欲逃入承基营中去。不意孙安祖一骑飞来，一枪正中腰间，直跌下马来。众兵士一齐上，也把智及绑了，打入囚车。麾兵又去攻打承基营盘。那窦建德见手下将士打了胜仗，便领兵直冲到聊城下；只见城门大开，一将手提一颗首级，向建德马前投来。说道：“臣乃魏公部下左翊卫大将军徐世畋首将王簿，奉主将之令，改名殷大用，领兵三千，假扮作海贼，投入化及城中，化及用为都虞侯。前日拿毒药投在井中，今日开城迎接大王，便是末将所为。”说着，又献上首级，说是化及次子承祉的首级，说罢，便要辞去。建德因他有破城之功，如何肯放他去，无奈王簿再三说是徐将军的令，不敢逗留，建德只得放他出城去。一面拥兵入城，到得宫中，请萧后出御正殿，建德行臣礼朝见，立炀帝少主神位，令百官一齐穿着素服发丧。这时勇安公主，带领诸将，陆续进宫，便将宇文文化及、宇文智及弟兄二人，推到面前。曹旦提了杨士览首级，范愿提了宇文承基首级，刘黑闼、孙安祖一班人，绑获许多敌将，上来报功。建德吩咐武士，拿化及、智及两人，绑在殿柱子上，拿快刀细细碎剐，祭祀炀帝；又将许将排列着跪在灵座，愿降的赦他一死，不愿降的便立即杀死；一面收拾国宝图籍，排宴在龙飞殿，庆赏功臣。

大小将领，正在一堂欢饮的时候，忽见留守大营打发一个小将来送上稟帖，原来是杨义臣的。建德打开稟帖来一看，上面说：“贼臣化及已擒，臣志已完，惟望大王实践前言，放臣即归田里。”建德看了，说道：“义臣一去，朕失股肱矣！”刘黑闼、曹旦欲领兵追赶，建德说道：“孤前曾许之，今若去追，是背约也，孤当成其名。”于是便将隋宫留下来的珍宝，悉分赏给各功臣；国宝图籍，却付与勇安公主收藏。因问萧后：“今欲何归？”萧后道：“妾已国亡家破，今日生死荣辱，悉听大王之命！”建德听了，只笑而不言。勇安公主在旁，怕父亲也受了萧后的迷惑，忙接口道：“既如此，何不将娘娘交与孩儿伴着，先到乐寿去？一则可慰母样悬念，二则也免得娘娘在此多受惊恐。”当时建德深以为然。一宿无话。

第二日一清早，曹旦点兵二万，伺候萧后，萧后带了韩俊娥、雅娘、罗罗、小喜儿四个得意的宫人，上了宝辇，勇安公主也带了她的娘子军，一同起行。不一日，到了乐寿，哨马报知曹后，说公主回朝。曹后听说女儿回来了，十分欢喜，忙差凌敬出城去迎接。这凌敬到得城外，便请萧后暂在行馆中住下。勇安公主随着他舅父曹旦进城，朝见过曹后，便将隋氏国宝图籍奇珍异宝呈上，曹后大喜。勇安公主又奏称：“萧后现在客馆中，请母亲懿旨定夺。”曹后听了，冷笑道：“什么萧皇后，此老狐狸，把隋家整个江山断送了！亡国淫妇，要她来做什么！”凌敬劝说道：“萧后既到这里，她是个客，俺们是个主，娘娘还当以礼待之，一俟主公回来，再商量个安置之处。”曹后听凌敬说话，也很有理，便说道：“既如此，便吩咐摆宴宫中，只说我有足疾，不便迎接。”凌敬领了懿旨，便到行馆，把萧后请上宝辇，迤迤向宫门走来。萧后坐在宝辇上，想起当初随着炀帝在各处游幸时，扈从如云，笙歌触耳，与如今冷淡情景，两两相较，不觉伤心泪下。

不一时，到了宫门，勇安公主出来迎接进宫。萧后一眼望见曹后凤冠龙髻，鹤佩霞裳，端庄凝重，丝毫不露窈窕轻盈之态，四个宫女扶着下阶来，迎接萧后进殿。曹后请萧后上坐朝拜，萧后如何肯坐，推让再三，只得依宾主之礼相见。礼毕，大家齐进龙安宫来。只见正屋中摆着两桌盛筵，两位皇后，分宾主坐下。曹后即举杯对萧后说道：“草创茅茨，殊非鸾凤驻蹕之地，暂尔屈驾，实是褻尊。”萧后答道：“流离琐尾之人，蒙上国提携，已属万幸，又荷盛情，实深赧颜！”大家坐定，酒过三巡，曹后问萧后道：“东京与西京是何处优胜？”萧后答道：“西京只是规模宏大，无甚景致；东京不但创造得宫室富丽，兼之西苑湖海山林，十六院幽房曲室，四时有无限佳景。”曹后道：“听说那时赌歌题句，剪彩成花，想娘娘必多佳趣？”萧后道：“全是十六院夫人做来呈览，妾与先皇不过评阅而已。”曹后道：“又闻月下长堤，宫人试马，这真是千古帝王未有的风流乐事。”

藏



韩俊娥站在后面，代答道：“那夜因娘娘有兴，故万岁爷选了许多御马进苑，以作清夜胜游。”曹后问萧后道：“她居何职？”萧后指点着说道：“她名韩俊娥，她名雅娘，此二人原是先帝在日承幸的美人；此罗罗、小喜儿两人，是从幼在我身旁伺候的。”曹后便问韩俊娥道：“你们当初共有多少美人？”韩俊娥答道：“朱贵儿，薛冶儿，杏娘，妥娘，贱妾，与雅娘；后又添上吴绛仙，月宾一班人。”曹后说道：“杏娘是拆字死的；朱、袁二美人，是骂贼死的，那妥娘是如何一个结局？”雅娘答道：“是宇文智及要逼她，她跳入池中溺死。”曹后笑道：“那人与朱、袁两美人，好不痴呆！她不想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何不学你们两个，随着娘娘，到处快活，何苦枉自轻生！”萧后还认是曹后也与自己同调的，不曾介意。勇安公主在一旁接着问道：“听说有一个能舞剑的美人，如今到何处去了？”韩俊娥答道：“那人名叫薛冶儿，她随着五位夫人，与赵王，是先一日逃出宫去的，不知去向。”曹后点头说道：“她们毕竟是有见识的。”又问萧后道：“当炀帝在苑中，虽与十六院夫人绸缪，听说却夜夜回正宫去的，这也可见得夫妻的深情了。”萧后道：“一月之内，原也有四五夜住在苑中的。”曹后又说：“如今我宫中却有一个宫女，据说她原是当年娘娘身旁的宫女，待我唤她出来。”说着，便吩咐传青琴。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宫女，出来叩见萧后。萧后仔细看去，认得是袁紫烟的宫女青琴，便道：“我认你是随袁夫人去了，却不道落在此地？”勇安公主道：“她原是南方人，被我游骑查见，知是隋宫侍女，便收留她在此。”曹后又笑着指着萧后身后的罗罗道：“听说昔年炀帝要临幸她，被她再三推却，难得她极守法度。又听说炀帝曾赠她佳句，娘娘可还记得么？”萧后道：“妾还记得。”便吟着道：

“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蛾；
今日叫依伴入梦，不留依住意如何！”

曹后听了，叹道：“好一个多情的皇帝！”勇安公主问道：“听说吴绛仙秀声可餐，如今这人却在何处？”韩俊娥答道：“她听说先帝被难，便和月宾缢死在月观中了。”勇安公主又问：“十六院夫人，去了五位，那其余几位还在么？”雅娘答道：“花夫人，姜夫人，谢夫人，是缢死的了；梁夫人与薛夫人，因不从化及，也被杀死；知明院江夫人，迎晖院罗夫人，降阳院贾夫人，乱后也不知去向；如今只剩积珍院樊夫人，明霞院杨夫人，晨光院周夫人，三位还在聊城中。”曹后喟然长叹道：“锦绣江山，却为几个妮子弄坏了！幸喜也有几个死节殉难的，捐躯报恩，稍可慰先灵于地下！”又问：“这三位夫人还在聊城中，何不陪伴娘娘到乐寿来？”萧后不及回答，勇安公主却说道：“既已别抱琵琶，何妨一弹三唱！”此时萧后被她母女二人冷一句热一句，讥笑得实在难当。只得老着脸强辩道：“此中苦情，娘娘有所不知。妾原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只因那夜诸逆入宫，变起仓卒，尸首血污遍地，先帝尸横枕席；若非妾主持，将沉香雕床改了棺槨，先殓了先帝，后再把那殉节的美人逐一收殓，安放停留。不然，那些尸首，必至腐烂，不知作何结局呢！”曹后听了，却忍不住说道：“前此苦心，原也难怪；但不知后来贼臣既立秦王浩为帝，为何不久便被他毒杀了？这时娘娘正与贼臣情浓意密，竟不发一言解救，是什么道理？”萧后答道：“当时未亡人一命悬于贼手，虽说了也无济于事。”曹后却冷笑着说道：“‘未亡人’三字可以免称，不知娘娘今日是隋氏的‘未亡人’乎，抑为宇文氏之‘未亡人’乎？”一句话说得萧后无地自容，只得掩面悲啼。

正下不得台的时候，只见宫人进来，报道：“主公已到，请娘娘快去接驾。”曹后一面起身，一面吩咐把萧娘娘送到凌大夫宅中去暂住。夏王窦建德，此次回宫来，带得隋宫中遗留下来的彩帛绫罗，以及宫娥彩女，却不计其数。提出十分之二，分赏给了功臣战士；余下的全数，收进宫去。曹后却笑着对夏王说道：“如今却还有一个活宝在此，不知陛下将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休认作俺也是好色之徒，只因怕萧后留在中原，又被别人奸污，于先朝面子上，太不好看，所以着女儿先把她带回宫来的。如今御妻既有疑朕之意，莫如立刻把萧后送到突厥启民可汗那里去，那义成公主和她有母女之分，想来决没有推却之理。”他二人商量已定，过了几天，便雇了

一条海船，着凌敬送萧后飘海去了。从此便交代了隋宫的下场。

如今再说那唐王的次子秦王世民，他见夏国杀死了宇文文化及，得了头功，便也班师回长安来，朝见唐主。父子二人，谈起国事，说刘武周和萧铣二人，占住西北地方，其势十分猖獗，俺们须设法灭去此二人，方可高枕无忧。世民道：“要用兵攻打刘、萧二人，必先结好王世充，免得瞻前顾后。”唐主听了，也连声称善。即由世民修书一通，著杨通、张千二人到洛阳王世充那里去投递。谁知王世充看了来信，拍案大怒，竟将杨通斩于阶下，张千再三哀求，被他割去两耳，只得抱头鼠窜，逃回长安来，哭诉一番。那唐主听了大怒，自欲提兵去剿灭世充。秦王劝道：“父皇不必动怒，臣儿自有灭世充之计。”当下差李靖为行军大元帅，领兵十万，去扼住刘武周；世民自己统带一支兵马，前往洛阳进发，命殷开山为先锋，史岳、王常为左右护卫，刘弘基为中军正使，段志玄、白显道为左右护卫，自领一军居后。长孙无忌、马三保等保卫船骑。水陆并进，来到洛阳地方。王世充探知，亦领军于睢水列阵。秦王屯兵于睢水以北，两军无日不交战。当不起唐家兵精将勇，杀得世充大败，逃进城去，闭门不出。唐营了胜仗，便大排筵宴，犒赏三军。

秦王乘着酒兴，骑马到北邙山去游玩。这北邙山离城北十里以外，周围有一百里地面，帝王陵寝，忠臣坟墓，全布满在山上。当时世民便带了一个马三保，和十余骑亲兵，直奔山脚下打猎去。秦王看见高山上华表墓碑和石人、石马，不觉叹道：“此固一代雄主，只落得墓门宿草，狐兔纵横，想俺唐家天下，将来也难免这下场头，岂不可叹！”正说话时候，忽见一头白鹿，从树林中直冲出来，世民急扣满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头鹿带箭向西逃去，秦王纵马追赶。跑过数里地面，转过山头，却不见鹿的影迹。秦王却不肯舍。放马四下追寻，不觉跑到一方大平原上来，远远望见那壁厢旌旗耀日，干戈如林，一座城门，日光照着，射出“金墉城”三个字来。世民猛想起这是李密的城池，马三保跟在身后，也劝说道：“此是魏主李密的地界，殿下请速回，若被他知道，便不得脱身了。”不提防那方守城兵士，早已看见，忙来报知魏主。李密听了，心下还有几分疑惑，认是唐兵诱敌之计。程知节听了，却忍耐不住踊跃向前道：“主公此时不擒，更待何时？”说着，也不候军令，手提大斧，跨马出城去了。秦叔宝在一旁看了，恐知节有失，随即赶出城去。

这时秦王听了马三保的话，正欲回马；只见一人飞马赶来，大叫道：“李世民休走！”世民横枪立马，问道：“你何人？”知节道：“我便是程咬金，特来捉你。”世民大笑道：“谅你这贼人，有多少本领！”知节也不听话，举起双斧，直砍秦王。秦王挺枪相迎。两人斗了三十余合，因马三保被秦叔宝接住，世民只得拨转马头逃去，三保抵敌不住，也保住秦王逃去。秦王回过头来，看敌人追得很紧，便搭上箭，拽满弓，飏的一声，正射中知节盔缨。世民见射不中，心中着慌，纵马加鞭逃走。看看当前一座古庙，牌上书“老君堂”三字，秦王此时也顾不得三宝了，忙躲进庙门，把门关上，搬过一条大石板来顶住了门，把马拴在庙廊下，踏进殿去，向神像作一个揖道：“神圣在上，若能救得我李世民脱去此难，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祝罢，急向神座内一躲。此时程知节也赶到庙门口，上去把庙门乱推了一阵，却不见动静；正要回马，那秦叔宝也随后赶到，两人去抬了一块大石来，撞开了庙门；走到殿前，只见廊柱上拴着一匹马。他们认得是李世民的坐骑，便一拥进了殿。瞥见神台上帘幕摇晃，原来秦王见有人进殿来，便在帘幕中轻轻拔出剑来；知节眼快，抢步上前，把帘幕揭起，喝道：“贼子，躲着的不是好汉！”举起大斧，向秦王头上砍来。世民急用剑挡住，随即逃下神座来。斧来剑往，狠斗起来；夹着又是秦叔宝的双铜直压下来，世民一个措手不及，把手中的剑打脱了。叔宝喝叫手下兵士上去，把世民绑了，扶出庙门，推上了马，程知节、秦叔宝两人押着，直送进金墉城来。

到了府前，魏公李密升座，程知节把秦王推至阶下。李密在堂上喝道：“你这个猾贼，却自来送死！汝父镇守长安，坐承大统，吾居金墉，管理万民，原是各不相犯；如今你们却不知足，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暗袭金墉，是何道理？”世民只得分辨道：“叔父请息虎威，侄儿此来，并非窥觑金墉；只因洛阳王世充杀我使臣，故侄领兵征讨，打败了他的三军。世充闭门不出，侄故退

藏



兵千秋岭下，偶因乘醉出猎，不觉来到叔父的地界上，不意叔反疑侄儿有窥觊之意。”李密怒道：“你父子早晚觊觎我的地土，还讲什么交情？你既没有这个叔父，我也没有你这个侄儿。此番明明是来探吾虚实，如今被我捉住，还敢强辩么？”喝令武士推出斩之。此时一旁闪出一个魏征来，劝道：“此人杀不得。他父子两人，坐承大统，兵精粮足，手下战将如云，谋臣如雨，我若杀其爱子，他父亲李渊必要起倾国之兵，前来报仇。”李密听了这几句话，不觉把怒气减了几分，便问道：“依你意见如何？”魏征道：“莫若将他永远监禁在此。李渊怕伤了他爱子，便终生不敢来侵犯了。”李密听了，点头称是，便吩咐狱卒将李世民打入南牢。

唐主在长安，马三保回去报告此信，李渊急得坐立不安，亲自要提兵去讨李密，转心又想到刘文静和李密有郎舅之亲，便亲自修下书信，交文静带去交与李密。不料李密不但不肯放世民，反和文静变脸，要拿他斩首，亏得徐世赓在一旁劝解，便也打入南牢，拘禁起来。恰巧这时开州凯公校尉杀了刺史傅钞，夺了印绶，会合参军徐云，结连宁陵刺史顾守雍造反，大起人马，杀奔李密地界来；接连又见流星马报到说：“凯公计诱了洪州何定刺史，献了城池，合兵攻打偃师、孟津一带地方，甚是紧急。”李密闻报大惊，便亲率大军前去抵敌，传令命程知节为先锋，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护卫，留徐世赓、魏征、秦琼三人总理朝政。分派停当，立刻拔队往开州进发。这里徐、魏、秦三人照常每日管理朝政，不敢稍有意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马上坠弓隆世民结袜 宫中正帝位李渊点妃

那秦叔宝是个重义气爱结交朋友的人，他虽亲自去捉了李世民来，暗暗地留神，知道世民确是一个英雄豪杰，他颇有结纳之意，当时碍着程知节的耳目，只得把世民捉来，关在监中。如今程知节随魏主出征去了，秦琼便常到南牢里来探望世民、文静两人，又时时馈送食物，买嘱禁卒，不叫他受苦。那南牢的狱官徐扶义，又是一个仁心仗义的人，更兼他见高识广，眼力极精。他一见了世民，便知道不是寻常人物，便处处从优款待：南牢里的犯人，吃的是粗恶囚粮；徐扶义却每日备些精美酒菜，送进狱中去，给刘文静、李世民两人吃着。

徐扶义妻子早死，只留下一个女儿，名唤蕙英，年已及笄，尚未适人。只因自幼生成绝色，性格又十分聪明，又知孝顺父母。她父亲自然格外疼爱她些，请一位老儒在家教蕙英诵读诗书。聪明女儿，原是和书本儿有缘的；她一得了书中滋味，不论在梳妆的时候，或是在刺绣的时候，总是手不释卷的。到十四岁上，早已读得满腹诗书，又写得一手好秀媚的字；无事的时候，常常吟诗作赋，描龙绣凤。那时魏王册立正宫王娘娘的时候，广选天下绣女，进宫去替王娘娘绣袍；独有蕙英刺绣的本领，高人一等，绣来鲜艳夺目。王娘娘看了十分欢喜，当时便把蕙英传进宫去，试过她的文字，两人说话又十分投机；从此和王娘娘做了闺房知友。王娘娘每有为难事体，或忧闷的时候，必要把蕙英小姐宣进宫，去盘桓几天。因此把她父亲徐扶义升做了南牢狱官。这南牢狱官，并不是等闲的缺分，专管的是军国要犯，狱官每日可以朝见魏王。在徐扶义的意思，王娘娘既是如此宠爱蕙英，索兴拿她献给魏王，做一位妃子，岂不是父女都得了富贵；谁知这位蕙英小姐，却是有大志气的，她早看到魏王无天子之量，决不能久有天下，因此一任她父亲如何劝说，她总是推说孩儿只愿嫁得如意郎君，却不贪图富贵。徐扶义是宠爱女儿的，便也不忍去勉强她。此番捉得李世民，关入南牢；徐扶义回家的时候，对女儿说起，如今南宋中囚着一个唐王的世子，品貌如何俊伟，人才如何出众，不觉打动了她一寸芳心，便和她父亲说妥。在夜静更深，狱中无人的时候，扶义带着他女儿，悄悄地走进南牢去，在窗外窥探。这时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人，正对坐在室中谈论天下大事，看世民脸上眉飞色舞，却一点没有忧戚的神气。蕙英小姐在窗外看出了神，不觉低低说了一句：“真英雄也！”扶义忙拉着蕙英走出南牢。

从此蕙英小姐一心在李世民身上，每日亲自烹调几色精美的肴馔，送进南牢去，给世民享用；又怕世民在牢中用的被褥不清洁，便把自己贴身盖用的一条绣花被儿，送进南牢去，给世民盖卧。这绸被儿上绣的是鸳鸯戏荷，那一对鸳鸯的毛色，和荷花的颜色，都绣得活泼鲜艳。李世民虽是盖世英雄，见了这娇艳的绣被，又从被中领略得一阵一阵的幽香，不禁引得他雄心跳动起来。又常听得徐扶义说起他女儿如何美貌，如何有才学，他便一心向往，时时挂念着。只因自己是铁铮铮的男子，这儿女私情，不好意思出得口。那徐扶义见女儿的神色举动，知道她情有所寄，便格外把世民和文静两人好看好待。再加秦叔宝、魏玄成、徐懋公这一班人，都是心向着唐王的，便也常常私地里到狱中来探望世民，用好言劝慰，玄成私地里对秦叔宝说道：“秦王龙姿凤眼，真是英雄；如今趁他在灾难之中，先和他结交，日后相逢，也好做一番事业。”叔宝原是和唐王有旧的，听了玄成的话，便说道：“我兄弟既有此意，不如趁主公不在朝中，大家备一席酒，到狱中去和他二人叙一叙交情。”当下便整治了一席盛筵，悄悄抬进南牢去；玄成、懋功和

藏



叔宝三人进狱去，邀狱官徐扶义四人，伴着李世民、刘文静二人，在监狱中浅斟低酌起来。

这时魏王带领人马，出去攻打开州凯公，朝廷大事，由徐世赓、魏征、秦叔宝三人主持；他们在南牢中公宴李世民，有谁敢透漏消息。六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日后大事。秦叔宝有心要开放李世民，便和徐扶义商议，如何使李世民得脱身之计。正计议的时候，忽见一个家人，匆匆走来，在徐扶义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转身去了。秦叔宝问时，扶义说道：“方才家人来报说王娘娘生了太子，传着懿旨出来，唤小女进宫去陪伴；小女特打发这家人来唤老汉回家去商议要事。如今老汉失陪了。”说着，便站起来，第一个退出南牢去。那徐、魏、秦三人，听说王娘娘产了太子，各人衙中有事，便也和李世民告辞，一齐出来。第二天，这个喜信传遍了金墉城，百姓听说魏王添了太子，便家家挂灯庆祝起来。当日王娘娘懿旨下来，大赦囚犯，只有南牢重囚不赦。秦叔宝看了这道赦旨，正在发愁；忽报徐扶义进府来，两人见了面，便谈起不赦南牢的事情。徐扶义说道：“将军不必忧虑，下官已有释放李世民之计，特来邀请将军今晚到舍下去共同计议。”

秦叔宝挨到夜里，便悄悄地跑到徐扶义家里来。家人领进内书房，一看，那徐、魏二公早已在座；停了一回，徐扶义却领着四个家人，从内房出来。秦叔宝眼快，认得那前面两个家人，是李世民、刘文静二人改扮的，忙上去相见；又看后面站着两个家人，却十分年轻，面貌又十分俊美。秦叔宝问：“是何人？”徐扶义却笑说道：“一个是小女蕙英，一个便是小女身旁的丫鬟秋云。”说着，便唤蕙英过去拜见了徐、魏、秦三位，转身过来，又拜见了李世民、刘文静二人。蕙英小姐被她父亲说破了，羞得她红晕满面，拜见过后，急急低着头，拉着她丫鬟，避进后房去了。这里李世民原也不留意的，如今听说蕙英小姐女改男装，急留神看时，果然长得俊美万分，直看到蕙英小姐躲进后房去，他兀自把两道眼光注定在房门上出神。

原来这全是蕙英小姐预先定下的计谋，她进宫去见了王娘娘，便替她父亲徐扶义讨了一个到开州魏王行营里报生太子的喜信的差使，却把狱官辞去，把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人改扮成家人模样，从南牢里混出来，藏在自己家里。又知道自己这一去，决没有回家的日子，蕙英小姐是他心爱的，如何肯丢她在家里吃苦，便也把女儿和丫鬟两人装成了男子，混充是差官的四个家人。这事须做得迅速，一到天明，南牢中便要发觉。当下他六人说了一番交情上的话，看看到了四更时分，院子里原备下五匹马，李世民依旧跨上自己的追风马，徐扶义父女二人，和刘文静，有徐世赓当初从宇文文化及那里夺来的骏马三头。一行人骑上马，临走的时候，徐、魏、秦三人，又说了无数依恋的话，两方各各洒泪分别。六头快马，二十四只铁蹄，着地卷起一阵泥土，飞向城门口去。蕙英小姐早已在宫中盗得了兵符，那守城兵官验明了兵符，开城放他们出去。

徐扶义在马上不敢停留，快马加鞭的赶了一程，约摸走了三十里路，迎面一座高山，听得村鸡乱鸣，眼见东方发白。蕙英小姐是一向在深闺中娇生惯养的，如今跟着跑了这许多路，早已跑得腰酸腿软，在马上娇声呻吟起来。李世民自从在徐扶义家中和蕙英小姐一见以后，便十分钟情，如今见她娇喘细细，香汗涔涔，越是动了怜惜之念。忙吩咐住了马，亲自上前去，把蕙英小姐扶下马来，扶她去坐在山石子上休息一回。蕙英小姐慢慢地回过力来。一行人再上马，慢慢地走上岭去。这是一条有名的恶岭，山路崎岖，虎狼出没。李世民骑的是一匹追风马，不但来去神速，骑在马背上，跑山越岭，如履平地。五骑马在岭头慢慢地走着，独有世民的马，忽然跑在前面领路，忽然又跑下岭来押队，又时时跟在蕙英小姐的前后照看着。正走着，忽听得蕙英小姐娇声惊喊起来，李世民带转马头，回头看时，只见一只大狼，和人一般站起来，正向蕙英小姐踏蹬上扑去。幸而徐扶义弓箭在手，一箭射去，正中那大狼的颈子；那大狼负着痛，向森林中窜去。蕙英小姐惊魂略定，低头一看，才知道左脚上一只靴儿，被那大狼衔去了。蕙英小姐原是三寸长的小脚儿，只因要改扮男装，便在小脚儿外面宽宽的套上一双男靴，如今一只靴儿失了，不免要露出女孩儿的原形来。李世民见了，忙勒转马头，向森林中赶去，飞也似地越过几座林子，从草地上拾得那只靴子，李世民恭恭敬敬地捧着回来。只见蕙英小姐坐在马上，露出那只和春笋似小脚儿，世民情不自禁，走上前去，要亲自替蕙英小姐穿靴。把个蕙英小姐，羞得忙把袍角儿遮住了小脚；一面徐扶义上来，说：“不敢亵渎公子。”把世民手上的靴子接了过去，递给蕙英小姐，

背过身去穿上。

这一条岭，煞是难走，山壁又陡，山路又窄，世民下马，亲自替蕙英小姐拉住辔头，慢慢地走过岭去。蕙英小姐骑在马上，沿路和世民指点些风景，讲究些地势；到得岭下，已是暮色苍茫。徐扶义四处投奔，苦得找不到宿处，没办法，只得在一处山野人家，借宿一宵。只有一间屋，一张炕，六个人便睡在一个炕上。蕙英小姐沿路走来，已和世民厮混熟了。这时他二人同宿一炕，便有说有笑，十分亲爱。虽没有颠鸾倒凤之事，却也有偎暖依香之乐。第二天，才得黎明，徐扶义从梦中醒来，只听得炕头蕙英和世民二人的声音，唧唧啾啾地说着话；又偷眼看时，见蕙英小姐伸着一只脚，搁在世民的膝上，世民屈一膝蹲在地下，捧住蕙英小姐的小脚儿，在那里替她穿靴儿。一个扬着脸，一个低着脖子，四道眼光，紧射着，看得正是出神。扶义心知自己女儿的终身，总结果在世民身上的了，便也一任他们亲热去，一行人起来，依旧赶路。

看看到了霸陵川头，忽听得身后喊声动地，尘土蔽天，一队人马赶来，世民知是魏国追兵，急吩咐徐扶义保护蕙英小姐，自己回身勒马，擎枪候着。看看敌兵越追越近，足有五六百人马，自己只有单枪独马，如何抵敌。但事到其间，也说不得了，只得拼一个你死我活。看看来将赶到面前，他也不打话，奋勇上前，刀枪齐举，刘文静自己是不惯厮杀的，只站在一旁干急。看看世民和敌将斗到五十余合，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把枪虚晃一晃，落荒而走。敌将如何肯放，便也拨马直追。蕙英小姐最是关心，见世民败了，只急得她娇声连呼：“啊哟！”正在危急时候，猛不防赶上一队兵士来，把他四人团团围住，拿过绳索来，一个个拖下马来绑住。蕙英小姐到这时候，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她只伸长了粉颈，向世民逃去的一条路上望着，只恐世民被敌将追捉住了。不知道世民骑的却是一匹追风马，那敌将骑的一头平常战马，如何追赶得上？扶义正仰首呼天，无可奈何的时候，一眼见上流尘头起处，赶来一队人马，打着大唐旗号。到跟前看时，刘文静认得是袁天罡、李淳风、李靖三人。他们杀退魏兵，解了绳索，文静又诉说世民落荒逃走。李靖听了，便嘱咐李淳风保护扶义、文静一班人，自己却和袁天罡二人带领本部人马，前去追杀敌将。文静立马在高地上观望，只听前面树林中喊杀之声不绝；一骑敌将前面逃着，李世民和李靖、袁天罡三人，一齐从林中追杀出来。看看追到跟前，扶义抽弓搭箭，飏的一声射去，正中敌将面门，应弦而倒；李靖手下兵卒上前去，割下首级来，献在世民马前。那魏兵见死了主将，早已四散奔逃，走得一个不留。

世民吩咐整队回国，进了潼关，望见城楼，那蕙英小姐却不肯进城去；世民正在情浓的时候，如何割舍得下，便再三劝说要她同进宫去。扶义也在一旁撺掇着。蕙英小姐说道：“俺是一个寒贱女子，随公子进宫去，算是何等样人？”世民听了她的话，明白了她的意思，便吩咐差官，把她父女二人，寄顿在客馆里，自己带了刘文静、李靖一班人进宫去，朝见父皇。说起李密，不念两家交情，唐皇便万分愤怒。世民说：“父皇不须动怒，孩儿必有一天报了此仇。”刘文静又奏称南牢管狱官徐扶义，如何有恩，如何私放秦王。唐皇便打发人从客馆里把徐扶义传上殿来，亲自抚慰了几句。第二天，传谕下来，便拜他做上大夫；他女儿蕙英小姐，便配与秦王为妃，加封一品夫人。

立妃的这一天，秦王府中十分热闹，唐皇也亲自到王府来喝一杯喜酒；侍女们给蕙英小姐全身披挂了，扶义出来，拜见唐皇。因新妃子有救秦王性命之恩，便赏她一对白玉如意；从此这新妃在府中，十分得秦王宠幸，这且不在话下。

唐皇在这时，势力极大，土地很广，差不多隋朝的天下，已有大半入唐皇之手。李靖和刘文静一班元老大臣，便商量上表，劝主公接皇帝位。李渊当时因突厥未平，魏王的势力也很强大，意欲待天下一统以后，再登皇帝宝位。无奈臣下劝谏的人，十分忠诚；秦王世民，又自己承认去讨平突厥，王世充又一力担任去讨平李密。唐皇推辞不得，便下谕选定吉日登皇帝位；臣下奉上尊号，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这位皇帝，半生厮杀，到这时得安享富贵。他便参酌周官，在皇后下面，立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位妃子。立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人称作九嫔。此外又有婕妤，美人，才人，每种九人；再下又有宝林，御

藏



女，采女，也是每种九人：共八十一人。管宫的还有尚宫，管礼的还有尚仪，管衣服的还有尚服，管车马的还有尚舆：共称六尚。六尚以外，又采纳了二千名宫女。搜集了四千多工匠，建造起一座太和宫来，三年造成；却是殿阁崇宏，楼台曲折，把一班妃嫔宫女，养在宫里，顿时觉得花柳掩映，莺燕翩跹。唐皇朝罢游赏，十分快乐。他从前在晋阳宫私幸的张、尹两位宫女，只因窦皇后早已去世，便很得唐皇宠幸，到这时候，张氏已封了贵妃，尹氏已封了淑妃，在宫廷间颇有权威。此外得皇帝不时召幸的，在昭容、昭仪、婕妤、才人中，却也有二十多人。唐皇年已垂老，也不十分留心政事，终日便与这班美人说笑拥抱。

独有那秦王世民，和王世充、李靖一班大臣，却十分忠心。看看突厥兵势一天强似一天，渐渐的侵犯唐朝疆土，唐皇下旨，派并州行军总管张瑾，统带五万人马，在太谷地方，大战十日，张瑾大败逃归。那郢州都督张德政，也阵亡了；行军长史温彦博，却被突厥兵活活地捉去。接二连三的败信，传到太和宫中，把个唐皇气得咆哮如雷；秦王世民便自请出马去，征服突厥。唐皇下谕，派大将军李靖，统率十万大兵，出师灵州；又派任城郡王道宗，带五万人马为后应；秦王世民，屯兵蒲州，监督兵马。三面夹攻，才把这突厥兵马打败，突厥王打发他大臣屈列真前来唐营求和。这时唐皇在周氏陵一带地方打围猎，李靖便伴送屈列真到行宫去，面订和约，谁知唐朝气运十分旺顺，这边既打败了突厥，那边又收服了李密。

原来魏王李密，他自以为兵精粮足，地广人多，便四处讨伐，争城夺地。他新打败了开州凯公，得胜回来，越发不把唐朝放在眼里，满意班师回国，把南牢里的李世民拉出来砍了脑袋，和唐朝挑战。谁知在半路上，接到王娘娘的密报，说南牢狱官私放李世民、刘文静二要犯，一同脱逃。李密听了，不觉大怒，便也不班师了，随带原来人马，直奔向洛阳杀来。在李密的意思，唐朝正和王世充交兵，又有突厥为患；如今自己出其不意，拦腰痛击，怕不给他一个腹背受敌，眼见唐朝立刻灭亡。不料唐皇用兵如神，他这时早已打退了突厥，收服了王世充。这王世充在唐皇跟前，自己担承讨伐魏王，便早已领了一支劲旅，在偃师、邙山一带地方守候着。李密留王伯当把守金墉城，自引精兵，也从邙山一带地方进发。猛不防王世充伏兵齐起，杀得魏兵辙乱旗靡。这一仗，李密只带得三百骑脱逃。手下的大将裴仁基、祖君彦，俱被世充活捉了去；那洛口地方的守将郑勣，听说魏王大败，忙起兵来接应。谁知他手下的兵将，早已变了心；把郑一出得城，城内便大乱起来。五千兵士，冲进将军府去，把郑勣的妻小杀了，献了城池，投降了唐朝。郑勣在路上，得知了这个信息，便拔剑自刎而死，手下的兵丁，也各四散逃命。王世充不费一箭一卒之劳，便垂手得了洛口城。消息传到金墉城，那王伯当看看守不住了，便弃了金墉，退保河阳；李密带了败残兵马，从武牢间道奔回河阳。见了王伯当，便说道：“败了败了！诸位辛苦了！我如今便请一死谢诸位罢！”说着，便拔下佩刀来要自刎。伯当急抢上前去，抱住了李密的身体，两人同声大哭；手下的兵丁，都陪着淌眼泪。正在徬徨的时候，忽然传进唐皇的招降书来；王伯当便竭力劝李密入关投唐，府掾柳奭，也说道：“明公与唐主同族，兼有旧情；虽未曾陪从起义，但出兵东都，断隋归路，使唐主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人都说：“柳大夫的话有理。”王伯当便检点兵马，尚有六千余人，便一面修送降表，一面整队起程。那唐皇便打发使臣，在半路上迎劳；李密见唐主待他不薄，心中也十分喜悦。

谁知一到得京师，住在客馆里，一连半个月，不见唐主召见；那使臣招待也渐渐疏薄起来，竟向李密开口要他一千緡匹，才许他朝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通贵妃父子聚醒 争良田妃嫔结怨

李密既投降了唐朝，满想唐皇重用他的；谁知他到京师，一连十多天，不蒙召见，那使臣又十分简慢。李密是一个刚直汉子，如何受得起这肮脏气；却巧唐皇传谕下来，说黎阳地方还有李密的旧部，着李密亲自去招降，再来进见。李密便带了王伯当，行至桃林地方，便叛变起来。选骁勇兵丁几千人，扮作妇人模样，藏刀在裙底，假称婢仆妻妾，直入桃林县城；脱去了衣服，杀出城来，把桃林县左右几个城池占据住了。这时右翊卫将军史万宝，坐镇熊州；得了这个消息，便打发副将盛彦师带领步骑兵四千人，追到陆浑县南面七十里地方，先在深山野谷里埋伏着兵马。那李密亲自带了人马，从山谷中经过，意欲前去攻打陆浑县，军队正在山谷下经过一半，那盛彦师一股生力军，拦腰杀出。这时李密的兵士，进退两难，前后不能相顾，一时措手不及，被盛副将卫向前来，斩了李密的首级去。王伯当在后面压阵，听说李密阵亡，他便痛不欲生，在马上自刎而死。手下兵士，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后面王世充兵马也赶到，把失去的几座城池一齐收复过来，班师回朝。

这时秦王李世民，也打平了突厥，班师回国，两支人马会合。打听得唐皇在昆明池教练水战，便一齐赶到昆明池去，奏明皇帝；唐皇见自己儿子立了大功，便格外欢喜。一面庆功行赏，一面把世民留在行宫里。父子二人，十分亲爱。这李世民是从晋阳起义以后，东征西杀，屡立大功；在唐皇意思，原欲立世民做太子，无奈世民一再谦辞，便立建成做了皇太子，封世民做了秦王。如今唐皇见世民又立了大功回来，便叹着说道：“吾儿真是英雄！惜乎不得其位，他日功高震主，兄弟之间，怕不免有一番嫌疑。”世民平日待人接物，很是和气，因此臣下归顺他的很多；自从唐皇说了这句话以后，便有一班臣子，帮着世民，在唐皇跟前进言，劝唐皇废了太子建成，立世民为太子。但太子那边，也有党羽在唐皇身旁探听消息；早把唐皇说的话，和臣下谋废太子的情形，去通报建成知道。建成听了十分惊惶，便连夜召他弟弟齐王元吉，进府去商议。

原来建成自立了太子以后，自以为唐朝天下，可以稳稳坐享的了，便放胆胡行起来。又有一班趋炎附势的大臣，见太子贪财好色，又爱游玩，便百般收刮金银来送到太子府里去，又搜寻了许多绝色的女子，安置在洞房曲院里，一任太子随意淫乐。这太子妃原是左仆射周禹吉的女儿，却生性端庄；跟着太子，从患难流离中吃尽辛苦。见太子如今得了富贵，便狂放胡为，也曾好言劝谏过几次；无奈建成心迷财色，把妃子的话当作耳边风，夫妻之间，情爱一天一天冷淡下来。

谁知那建成太子，真是色胆如天；他终日在府中寻欢作乐，还嫌不足。自有一班同流合污的官员，轮流着肆筵设席，征歌选舞，悄悄地把太子接了去享乐。这太子又生成一副下流性格，他到了那班官员府中，便逼着那官员把自己的妻女姬妾贡献出来陪酒伴坐；见有几分姿色的，他便仗着酒盖住了脸，百般调笑。有几个生成轻贱的妇女，贪慕太子荣华，也便急急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太子享用。太子既奸污了人家的妻女，便也给他的丈夫加官晋爵；因此很有几个下流官员，遇着自己妻女去勾引着太子上了手，自己的官位，便立刻上升。

这时有一位骠骑将军彭人杰，他娶了一位夫人，真是天姿国色，满京城里谁不知道这位彭夫人是当今第一位美人；这名气渐渐地传进宫去，那张贵妃和尹淑妃便设下了筵宴，把这位彭夫人接进宫去。天下惟有美人能赏识美人，那张妃和尹妃也生成的芙蓉为面，杨柳为腰；当初唐皇在

藏



晋阳宫中，也曾一见魂销。如今听说彭夫人是一个绝色女子，两位妃子把她接进宫去，也是惺惺相惜之意。她三人见面之下，果然十分羡慕，说话也很投机。从此这彭夫人，也时常进宫去，和张、尹二妃说话消遣。那时唐皇宫中最得宠的，除张、尹二妃外，有万贵妃、莫嫔、孙嫔、郭婕妤、宇文昭仪、王才人、张宝林、张美人、杨美人、刘婕妤、崔嫔、小杨嫔、杨嫔、鲁才人、柳宝林，二十几位妃嫔。见张、尹二妃得唐皇的恩情最深，大家都来亲近她二人，因此彭夫人也认识了这一班妃嫔。真是莺莺燕燕，袅袅婷婷。这班美人每日聚在一块儿说笑歌唱，好不热闹。唐皇又不时出外去游猎，不在宫中的日子多；因此这彭夫人也很放心，见他夫人常常进宫去，也不加阻止。原来唐宫规矩，皇子一生下地来，便交保姆管养；到十岁上，便送交世子府教读，非奉传唤，不得擅自入宫。因此唐皇共生有二十二子，除窦皇后生的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除玄霸幼年死难，其余都封王玄府。此外万贵妃生子智云，莫嫔生子元景，孙嫔生子元昌，尹妃生子元亨，张妃生子元方，郭婕妤生子元礼，宇文昭仪生子元嘉和灵夔两人，王才人生了元则，张宝林生子元懿，张美人生子元轨，杨美人生子元凤，刘婕妤生子元庆，崔嫔生子元裕，小杨嫔生子元名，杨嫔生子元祥，鲁才人生子元晓，柳宝林生子元婴，共十八位世子。年长的都娶了妃子，分居在外；年幼的也在世子府里，受师傅的教训。做他母亲的，心中虽一般想念她亲儿；无奈格于宫禁，非有大礼节，不得传唤进宫。独有这太子建成，他仗着当朝储君，父皇这时正驾幸昆明池观练水军，委太子留守监宫。他便耀武扬威，在宫中出入自由。

这一日合该有事，他在太和宫的长廊下，遇见了这位彭夫人：轻盈袅娜，冉冉行来，真好似月里嫦娥，从云中捧出。建成的一缕痴魂，直从泥丸宫中透出，只是怔怔地站着看着，直看到那美人儿转过弯门，不见了影儿，才转过气来。急拔步要追出弯门去，后面小黄门上来拉住，低低地说道：“千岁不可卤莽，那位是当今骠骑将军彭人杰的夫人。”原来建成在他父皇宫中，早已肆无忌惮；见有姿色的嫔娥，他也不问是否父皇宠幸过的，便拉进密室去，威逼软诱，总要如了他的心愿，才肯罢休。那被奸污的嫔娥，有的畏惧太子的威权，有的羡慕太子的势位，便也含垢忍辱地受着。如今他见了这位彭夫人，便也忍不住放开老手段来；后来听说是骠骑将军的夫人，只得把一腔欲火，暂时按住。但他嘴里却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样的美人，叫俺如何放手得过！”连连地说着，正出神的时候，忽见一个小宫女迎上来，说道：“张娘娘有请。”建成这才跟着那小宫女，曲曲折折地走进凤藻宫去。宫中的侍女，一见了建成，便一齐避去。那张贵妃和建成两人，竟手拉着手儿，肩并着肩儿，走进寝宫去，只留下三五个心腹宫女，在走廊下静静地守候着。只听得那一阵一阵娇脆欢笑的声音，从帘幕里度出来。

原来这位张贵妃生性放荡，她在隋宫里，得炀帝一度雨露以后，便冷清清地丢她在晋阳宫；正凄凉得难受，后来得侍奉唐皇，枕席之间，颇得唐皇宠幸。与尹淑妃两人都是天生成的艳态媚骨，却是不可一日无陪伴的。无奈这位唐皇，自接了皇帝位以后，年时已过半百，后宫的新宠，一天多似一天；轮流侍寝的，共有一百四五十位妃嫔。这张、尹二妃，位分虽是很高，但因日久恩疏，雨露之恩，却一日稀少一日；唐皇年华日增，精力日衰，又以近来常爱在四处围猎，出京的日子多，驻宫的日子少。唐皇赴各处巡游，便把几个新宠的妃嫔，带在身旁，其余的一概丢在宫中。你想这张、尹二妃正在中年，情欲十分旺盛的时候，这长门寂寞，叫她如何忍得？她独守在宫中，常常对月长吁，看花洒泪；正凄绝无聊的时候，真是孽缘凑合。张妃清晨起来，侍儿服侍她梳洗着，忽报太子建成请见。这时唐皇正巡幸龙跃宫去，却委太子留守宫中；因此太子得自由在宫出入。

张妃当时一面便催着侍女赶快梳妆，一面却吩咐宫女出去，挡住太子的驾，请太子在外室稍待；她又因要去和太子见面，便拣了一套美丽的衣裙穿上，脸上多擦些脂粉，鬓儿上多插些珠翠。正妆扮得慌张，忽觉门帘儿一动，接着小宫女报道：“千岁来了！”这时张妃手中正拈着一朵鲜花，向鬓上插去；见那太子抢步上前，兜头一揖，口中说：“参见娘娘。”那张妃慌忙敛袖还礼，一松手，把那朵鲜花落下地来。建成手快，忙去把鲜花拾在手中；身旁的侍女，正要上去接时，谁知太子竟甩脱了侍女的手，跨进一步，把鲜花送在张妃手里。张妃也不由得伸手去接，那

太子的手，在袖口里，却轻轻地扣住了张妃的纤指不放；张妃粉脸上不觉飞起了一重红晕，那手儿一任太子握着，却也斜着媚眼，看定了太子的脸，只是孜孜憨笑。建成这时也酥呆了半边，两道眼光，只是不停地在张妃粉脸上乱转，两人险些不曾化了石头人儿，痴痴地站着，也不说话，也不让坐，那两旁的侍女，见了这神情，便也知趣，各自悄悄地退去。建成见左右无人，他便大着胆，伸手向张妃柳腰上轻轻一拢，低着声说道：“待俺替娘娘戴花。”张妃也趁势软靠在太子肩头，一任太子轻薄着。原来他两人心目中，早已有了意思。张妃出身，原是妖贱的，又是久旷的身体；见了这太子雄赳赳气昂昂的一个伟少年，心中岂有不羡慕之理？在太子建成心目中，看张、尹二妃，最是妖冶动人，久已想下她的手了；只因父皇在宫中，耳目太近，怕闯出祸事来，是以忍耐在心。如今好不容易，天假良缘，父皇出外巡狩去了；自己又是宫监，不在此时下手，却待何时？因此他蓄意起一个早，过宫来偷香窃玉。两人的心意儿，一拍即合；不多几日，连尹淑妃也走在一条路上去。

从此建成常常进宫来，左拥右抱，送暖依香，替父皇尽了保护之责。在张、尹二妃，私通着太子，除贪图恣欲之外，却另有一种心意儿。上面说过张妃生的儿子，名叫元方，尹妃生的儿子，名叫元亨。这时元亨封作酆悼王，外任做金州刺史；元方封作周王，却开府在京中。这两人年幼软弱，张、尹二妃，深怕唐皇去世以后，两儿受弟兄的欺负；因此有意结欢太子，也无非望将来太子登位以后，另眼看待这两位皇弟。但在这建成，蓄意要勾引张、尹二妃上手，除贪图恣欲以外，却也另有一层深意。建成自己也知道，狂放行为，很不满人意的；况且密报传来，秦王左右，正在那里谋废太子；如今要保全太子的名位，又非有人在父皇跟前替他说话不可。当朝大臣中，父皇最亲信的，如刘文静、房玄龄、萧瑀、宇文士及、封德彝、陈叔达、裴寂、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这一班忠直的官员，大都是和秦王亲近的，谅来也不肯帮助自己。他便从内宫下手，好在宫中那班妃嫔，都要望太子将来保全自己儿子的禄位；十有七八，是和太子结私下私情的。内中又算是张、尹二妃的势力最大，他便打通了全宫中的妃嫔，替太子在父皇跟前说话。妃嫔们保住了太子的禄位，便是保住了自己儿子的禄位，如何不替他出力呢！

男人的嘴，究竟敌不过女人的嘴；有几位忠直的大臣，也曾唐皇跟前劝谏，说：“建成在外面如何跋扈，若不从早废除，后患便不堪设想。”唐皇也明知道这太子行为不端，将来难继大业；但一进宫去，给那班妃嫔七嘴八舌地说这太子如何忠实贤孝，因此他心中便摇惑起来。又回想到从前，初打天下的时候，建成在河东保护家小，又帮着在太原起义，带兵略定西河，打平洛阳，立着很大的功劳，也不忍心去废除他。再加张婕妤从中竭力替太子说着话，这张婕妤在妃嫔中，原是最得唐皇的宠爱，也是和秦王有嫌隙的人。当初唐兵攻下洛阳的时候，隋宫中珍宝财物和田宅契券，真是堆山积海的多；还有那三十六院房屋的曲折，装饰的美丽，久已天下闻名。如今一齐落在唐皇手里，唐皇因兵马倥偬，无暇顾问；那班妃嫔知道了，却一齐向唐王吵嚷着，说要隋宫去游玩。唐皇也要趁此迁都洛阳，便打发这班妃嫔先行。一路上香车络绎，绣旗飘展；卫怀王带领羽林军士，保护着妃嫔，进了洛阳城。秦王世民，正在点收宫廷；听说妃嫔驾到，忙出去迎接进城。张婕妤的意思，便要直入隋宫中驻扎，秦王却不答应，说宫中器物，尚未点查清楚，一时不便移居。却把这一群妃嫔，安置在别殿里。房屋十分狭小局促，弄得那班妃嫔，人人怨恨；好不容易，盼望得隋宫中收拾清楚了，妃嫔们搬进宫去一看，大失所望。原来秦王早已把三十六院中陈设的珍奇玩物，一齐收起，只留下空洞洞的几座高大院落。张婕妤问秦王时，秦王说那些珍宝器物，未曾父皇过目，小王不敢擅自动用；现在一齐收藏在府库里，诸位贵妃，若要玩赏时，请到府库中一看。那张婕妤便带着一群妃嫔们，到府库中来观看；谁知那些珍宝衣饰，以及钱财契券，俱装着箱子。箱子上面，都有秦王府的封条贴着。那班妃嫔一齐吵嚷起来，说要打开箱子来看，谁知那秦王却执意不从，说非待父皇来过目，不能轻自开拆。那班妃嫔，个个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人人心中怨恨秦王。

那张婕妤一回宫去，便写了一本奏章，说秦王封锁珍宝的事，又替他父亲求上党的美田，原来上党的美田，是隋炀帝的御田；每年丰成十分丰厚。张婕妤在晋阳宫的时候，早已闻名。张婕

藏



好的父亲，原是一个田舍翁，家中十分贫寒；张婕妤是天生丽质，在家中的时候，受尽饥寒。父女两人常常在茅舍中对泣。张老儿叹着气，说：“家中倘有三亩薄田，也不教你女儿受着饥饿了。”后来真正穷苦不堪，张老儿才把他女儿卖在城中一家富户去做养女；后来选进宫去，张婕妤时时不忘家中的老父。如今得了唐皇的宠爱，又见攻得了洛阳；她知道上党的美田，是归皇家享用的，想起父亲从前说的话，便在奏章上求唐皇把上党的美田赏给她父亲。谁知这奏章才送出宫去，那唐皇却有一道谕旨送进秦王府中来。谕旨上说：“除内官服玩财帛外，所有官爵田宅，秦王得专权处决。”秦王得了这谕旨以后，第一件，便把上党的美田，赐给了淮安王神通；只因攻打洛阳，神通是立的头功，所以秦王便把这美田赏给他。此外封爵的封爵，赐田宅的赐田宅，一时文武百官，都欢声雷动；独有那妃嫔们的亲族，都得不到好处，大家把个秦王都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不多几天，唐皇又有第二道谕旨下来，把那妃嫔的父兄亲戚，一齐封作列侯；有的还兼宫廷差使，一般地赐田赐宅。又另下一道诏书，把上党的美田，赏给了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得了这道诏书，欢喜得笑逐颜开，立刻打发内监到乡间去，把她父亲找来，沐浴衣冠，住着高大的府第。一般的豪奴艳婢，十百成群；一面又打发内监带领数十豪奴，到上党去点收美田。谁知一到田边，早已有淮安王派了庄丁，在那里看守田地；两家都是有大势力的人，如何肯让，一言不合，便动手斗殴起来。那班庄丁，十分凶横，打死了张家的豪奴。那内监见事体闹大了，便扭住了看守庄田的头儿，一同进京来，在太尉衙门里告状。那太尉见原告是张贵妃的内监，被告是淮安王的庄丁，这样大的来头，他如何敢问？便亲自到秦王府中来，请秦王判断。秦王也十分诧异，忙亲自到张府中去查问；那张老儿拿出唐皇的诏书来，秦王看了，也无话可说，只得把这公案搁起。

后来唐皇到洛阳来，一进了宫，张婕妤便哭诉秦王如何如何欺侮她父亲；唐皇听了大怒，立刻把秦王传进便殿来。喝问他：“如何不奉诏？”吓得秦王忙忙奏辩说：“臣儿已有手敕在先，把上党的美田，赏给了淮安王；臣儿原也不敢专主，只因父皇有诏在前，许臣儿专权处决。”唐皇听了，不待秦王奏说完毕，便大声喝道：“我的诏令，却不如你的手敕吗？”一句话，吓得秦王哑口无言，忙爬在地下，动也不敢动。这时裴寂在一旁，忙上去解劝，把秦王扶起，令内监送出宫门。这里唐皇叹着气，对裴寂说：“此儿多年斯杀，心气粗暴，被那班儒生教坏，非复我昔日的儿子了！”到了第二日，圣旨下来，依旧把上党的美田赏给了张妃的父亲；但是张妃心中怨恨秦王的意思，终不能解去。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多几天，那秦王府的属官杜如晦，又和尹淑妃的父亲结下了深仇，险些连世民也丢了王位。原来杜如晦和秦王是个患难之交，唐皇在隋朝做弘化留守官时，他便在府中。后来秦王打平了京城，便用杜如晦为兵曹参军。生性忠正，很得秦王的信任。秦王此番因为上党的美田，受了冤屈，杜如晦很替世民抱不平；常对他同僚房玄龄说，必要替秦王报了这冤仇。房玄龄劝说：“如今主上宠爱张、尹二妃，妃嫔的戚党，势焰正大，你却不可在虎头上搔痒，反误了主公的事。”杜如晦听了房玄龄的劝，只得忍气吞声地耐着。无奈这时妃嫔的戚党，一天蛮横似一天；他们里面仗着妃嫔的宠幸，外面又勾结着太子府和卫怀王府中的爪牙，在京城地方，胡作妄为。大街小巷，抢劫奸淫的案件，告到御史衙门里的，每天总有十多起，查问起来，十有八九是那班妃嫔的戚党犯下的案子，地方官深怕遭祸，便也不敢过问。弄得京城地方的百姓，家家怨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卫怀王淫凶杀乳母 隐太子贪色劫夫人

在妃嫔的戚党之中，却要算张、尹二妃的父亲，最是跋扈，他们竟结合了太子手下的大盗侠客，去抢劫京师地面上的富户。这建成太子，历来跟着父皇东征西杀，手下原养着一班猛将；又因为自己做了太子，别的弟兄，也各各分立私党，在背地里图谋他的也很多，他又收养着许多飞檐走壁的侠客。每在黄昏夜静的时候，悄悄地到各处王府里去探听消息，回府来报告太子知道。这一班侠客，原是大盗出身，他在各处王府富户中出入，见了珍宝财物，总不免手痒。盗劫出来，那张、尹二妃的父亲，便做了窝家，专一收藏盗劫来的宝物。那些被抢劫的官富人家，把盗案报到官里，永没有破案日子的；弄得满城的官家富室，顿时惊惶起来。那张、尹两家，胆子却越闹越大了；他手下的奴仆，见过路的人，手中拿了值钱的东西，他们便用威逼着，喝令留下。

这个情形，传在秦王府中，秦王只因从前吃过亏来，却敢怒而不敢言；那杜如晦知道了，他是一个正直君子，如何忍得。他便瞒着秦王，带着一班兵士，手中各各捧着宝物，自己骑着马押着，故意打从尹家门前走过。这尹家，便是尹妃的父亲，他门口站着一班如狼虎般的奴仆，见兵士捧着财物经过门口，便一齐拥上前去，喝声站住，大家伸过手来，把兵士手中的财物，统统劫了过去。那兵士们预先得了他主人的嘱咐，如何肯罢休，一声喝打，便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厮打起来。那班兵士原厮杀惯的，各人身旁都带着小刀；不一刻，那尹家奴仆被兵士杀死的十多个，尸首七横八竖地倒在空场上，其余未死的奴仆，却抱头鼠窜逃进大门去。那杜如晦见吐了气，正要拨转马头走时，忽见又有二十多个奴仆，拥着一个老年人，从大门中出来，喝着道：“你们这班强盗，休想脱身，快站住，听老夫来捆绑！”杜如晦听了，转觉愤怒起来；便拍马上前，喝问：“老贼是什么人？”那老头儿拍着自己胸脯，大笑着说道：“老夫当今尹国丈的便是！你这妖魔小丑，见了国丈，如何不下马？”杜如晦一听说是尹妃的父亲，却好似火上浇油，心中越是愤恨；便喝令手下兵士，上前去把这老贼揪住；跳下马来，拔出佩刀，把这尹国丈的两个中指割去。那尹国丈痛彻心骨，只喊一声阿唷，晕倒在地；杜如晦冷笑一声，便丢下手，转身跳上马，扬长而去。当尹国丈被杜如晦割去手指的时候，尹家的奴仆逃进大门去，连一个影儿也不留。如今见杜如晦去了，大家才走来，把尹国丈扶进内宅去，请医生的请医生，报官的报官，忙得一团糟。

尹家被秦王府中的属官杀死了十多条人命，尹国丈又被割去手指，这个新闻，顿时传遍了京城；地方官出来验过尸身，收拾棺埋，知道是秦王府中闹下的案件，他如何敢受理。后来还是尹妃的母亲，坐着车，赶进宫去，在尹妃跟前哭诉；尹妃听了，便在唐皇跟前撒痴撒娇地哭着诉着，要万岁替她伸冤。说话里面，又说了秦王许多坏话。这唐皇因世民劳苦功高，原有几分疑他不服教令；自从那上党美田的事出后，便也时时留意着，深怕秦王做出不守法度的事体来。如今听了尹妃一面之辞，便不禁拍案大怒，立刻亲临便殿，一迭连声地传世民进宫来。那边秦王府中早已得了这个消息，世民埋怨杜如晦，不该闯下这个大祸，那杜如晦说：“赴汤蹈火，臣下愿一身当去。”内监到秦王府中来传唤，那杜如晦早已自己捆绑整齐，坐在囚笼里，两个兵士抬着，跟着秦王进宫去。这边房玄龄见杜如晦闯了大祸，便悄悄地去通报裴寂、刘文静、长孙无忌、尉迟敬德这一班大臣，快进宫去解救。只因这几位大臣，是唐皇的患难之交，平日言听计从的。

当下这四人得了信息，急急赶进宫去，只见唐皇正在那里拍案大骂，说：“你家中的属官，

藏



胆敢欺侮我妃家，你平日怂恿手下人欺凌百姓的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那秦王匍匐在地，痛哭分辩；唐皇也不去听他，只喝令把秦王废为庶民，把杜如晦碎尸万段。裴寂、刘文静、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四人，忙也跪在地下，代秦王求情；说秦王在皇家是父子，在国家是功臣，陛下纵不念父子之情，也当为功臣留一分颜面。如今陛下为了一妃父废了秦王的爵位，从此却使一班功臣人人寒心。这一番话，才把唐皇的心肠说软来；便转旨赦了秦王的罪，把杜如晦逐出京师，永不任用。又把那行凶的兵士二十人，一齐在尹家大门口斩首抵罪。秦王天大一件祸事，才得解救下来。但是那班妃嫔的戚党，经杜如晦一番惩创以后，却也敛迹了许多。建成太子看看秦王不得唐皇的欢心，他便格外在唐皇跟前献些殷勤，又在各妃嫔跟前陪些小心，那妃嫔又时时替太子在唐皇跟前说些好话，因此唐皇便十分信任太子。

如今江山一统，天下太平；唐皇闲暇无事，便爱在各处游行田猎。六年驾幸温汤，又在骊山田猎；七年出驻庆善宫，又在鄂南田猎；八年巡察太和宫工程，又在甘谷田猎；这一年又幸龙跃宫，幸宜州，幸西原田猎，幸华池北原田猎，幸鸣犊泉田猎，直到十二月，才回洛阳。每次出巡，总是太子建成留守监宫。秦王每因战争事体，统兵在外；京师地方，只有建成和元吉二人，耀武扬威，无恶不作。

讲到这元吉，自幼便长成丑恶容貌，生下地来，窦皇后便十分厌恶他，吩咐乳母陈氏，悄悄地去丢在野地里。那陈氏却生成慈悲心肠，她不忍下这个毒手，便抱去家里私自乳养。待长大成人，窦皇后去世以后，这陈氏却把元吉送去见他父皇；唐皇见他面貌虽生得丑陋，但他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唐皇这时东征西杀，正要用人的时候，便把元吉留在营中，遇有厮杀的事，便打发他出去。却也十分勇猛，屡立战功。唐皇看了大喜，封他做卫怀王；自领一支大兵，驻扎在边疆地方。他离开了父皇耳目，便十分跋扈起来；他行军出去，沿路见有美貌的女子，便掳去充他的姬妾。玩过三次五次，他便厌弃了，把她丢在后帐。后来他抢劫来的女人，一天多似一天，后帐中十分拥挤，容积不下了，他便想出一种新奇的玩耍法儿来：把那班他厌弃了的姬妾，拉出帐来，脱去她们上下的衣服，赤条条的一队一队地站着，给她们每个人一柄剑，一张藤牌；又另选了几队凶猛的武士，各各手执刀枪，逼着他们和那班姬妾厮杀。可怜这班姬妾，原都是良家女子，被这王爷强抢了来奸淫着，心中已是万分的委屈；如今又拿她剥得赤条条的，逼着她和武士斗殴。莫说这娇弱女子，没有气力抵敌武士，到了此时，她们羞也羞死了，大家把身子缩作一团，拼着玉雪也似的皮肤，一任枪搠刀砍，一霎时这几十百条娇嫩的身体，横七竖八的，一齐杀死在地下。卫怀王看了这情形，便拍手大笑。

卫怀王帐中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陈氏，便是那乳母陈善意的女儿，和卫怀王同年伴岁，却长得娇艳动人；乳母陈氏，把卫怀王收养在家里的时候，她女儿早晚和他做着伴。后来两人慢慢地年岁大起来，那男女之事，人人都是欢喜的，何况这卫怀王自幼儿色胆如天一般大的，这就口馒头，他岂肯不吃？待陈氏十六岁那年，卫怀王便瞒住乳母，早已和她偷过情了；直到养下私生子来，那乳母方得知道。但木已成舟，乳母明知道这元吉是金枝玉叶，女儿结识上了他，将来少不得享一份富贵，便也顺水推舟地成就了他二人的良缘。元吉是天生好色的性格，那陈氏却又十分风骚，因此直到元吉封王，陈氏做了贵妃，别的姬妾，早已被王爷抛弃，独有陈氏却宠爱不衰的。从来的女子，仗着宠幸，总不免有几分嫉妒之意。到这时，她见卫怀王滥行淫杀，她一半也有几分醋意，一半也动了慈悲之念，这一天卫怀王正看了武士杀死一群姬妾回进内室去，那陈贵妃絮絮滔滔地说了一番劝谏的话。谁知却触动了卫怀王的怒气，当下他也不念夫妻十余年的交情，只喝一声揪出去！便来了十多个和狼虎一般的勇士，鸱鹰抓小鸡似地抓到外面空场上；卫怀王吩咐一般的把贵妃斩讫报来免貽后患，十多个兵士，拔出刀来，你也一刀，我也一刀，向陈贵妃雪也似的皮肤上砍去。看她婉转娇啼，颠扑躲闪，元吉十分快活，一霎时这陈贵妃早已香魂渺渺，玉躯沉沉，死在地下。

到这时那乳母陈善意方得了信息，急急赶到空场上看时，她女儿早已胭脂零落，血肉模糊；陈氏一股怨愤之气，无可发泄，一纵身上去，扭住了卫怀王的衣领，口口声声说要赔她女儿的命

来。接着又说自幼儿如何抚养他成人，又如何送他去见父皇，她女儿又如何和他恩情深厚；哭哭啼啼，诉说个不了。卫怀王杀了陈贵妃，原也有几分悔恨；如今被陈氏说得老羞成怒，他一不做二不休，便一甩手，把这乳母推在地下。喝道：“拉碎了这贱人！”原来卫怀王府中有一种私刑，用五个大力的勇士，拿绳子缚住手脚和颈子，每人拉住一条绳子，用力向五方扯去，那个人的身躯，生生地扯碎成五块尸肉。如今勇士得了王爷的号令，也如法炮制，活活地把这乳母的身子拉碎，死在阶下。卫怀王吩咐把她母女二人的尸身一齐去抛弃在深山谷里。从此以后，元吉无论如何淫凶残恶，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直到他回洛阳，在京师建立了王府，回想起从前乳母收养之恩，便又替她建立祠堂，私封慈训夫人。但他住在京师，仗着建成太子的威势，父皇和二哥世民，又不常在京师，胆子却越闹越大了。

那建成太子，却终日在皇宫里，和一班妃嫔鬼混；宫女们略平头整脸些的，没有一个能逃过太子的手。后来渐渐地奸污那班妃嫔，他和张、尹两妃私通以后，更加是明目张胆，在宫廷中留宿。这元吉看了太子的榜样，又是生成的淫棍，他王府中收罗下三五百个娇娃美女，还是不足，常常不论青天白日，或是夜静更深，便闯进人家的内宅闺阁中去，见有年轻的女眷，他便随意奸污，放胆调笑。他随身带着二十个勇士，闯进了人家去，便分几个把守大门，又分几个把她家的父兄捆绑起来。这元吉便大模大样地直入闺榻，尽情取乐。事过以后，便一哄而散。那受他污辱的人家，打听得了四王爷，又有当朝太子和他通同一气，如何敢喊一声冤枉！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受了奸污，实在气愤不过，去告到当堂，那地方官不但不敢收受你的状子，一个转眼，那告状人的全家老小，被卫怀王打发刺客来，在半夜时分，杀得你寸草不留。

这卫怀王又最欢喜打猎，他每日带了鹰犬，和一大队弓箭手，坐着三四十辆猎车，在大街上扬长过去；吓得路上百姓，个个躲避得影儿也不见。到了乡间，把那好好的田稻，践踏得东倒西歪；好好的民房，拉扯得墙坍壁倒。那手下的兵丁，要讨主子的好，也不管家禽家畜，一齐拉来，献在卫怀王马前讨赏。到临走的时候，又把乡下人家储藏着的鱼肉果菜，吃得个干干净净，弄得十室九空，男啼女号。因此卫怀王每出去打一次猎，便去糟蹋一处地方。当时有一位大臣，名叫狄仁杰的，他见元吉如此胡作妄为，便亲自到王府去恳恳切切地劝谏了一番。说：“皇上以爱民得天下，殿下亦当罢猎爱民。”谁知元吉听了，只冷笑几声，说道：“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民。俺只知道打猎寻乐。俺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俺不但要猎兽，还请狄大夫看俺猎人呢！”狄仁杰问：“殿下猎人如何？”元吉当即命弓箭手，驾着车子，自己拉狄仁杰坐在车上；那车子向热闹街上驰去，元吉喝一声放箭，那箭如飞蝗，竟向人丛中射去。吓得那百姓们，四散奔逃；有躲闪不及的，便被流矢射死在街心里。有几个中了箭倒在车前，辗转呼号。元吉吩咐把车子向前驰去，可怜那班良民，不死在箭锋之下，也死在车轮之下。狄仁杰坐在车上，只把袍袖掩住了脸面，不忍看得。那元吉在车上看了，却拍手大乐；直到他兴尽了，才缓辔回府。那车轮子上，已染成一片血肉。从此京师地方的百姓，吓得不敢在街上走路。

这年唐皇从高陵田猎回来，秦王和狄仁杰秘密地去奏诉建成和元吉如何跋扈情形。唐皇把建成、元吉二人，召进宫去察看，见他二人十分恭顺，不像有凶恶行为的。唐皇最信任的一位老臣，是中书令封德彝，便又把封德彝传进宫去查问，谁知那封德彝早已受了建成、元吉二人的贿赂，便竭力替他二人分辩。唐皇便疑心到他弟兄们不和，所以互相攻讦；便想要使他们兄弟和睦，下旨令秦王，搬进西宫承乾殿来居住，元吉却搬进武德殿去居住，建成太子，却住在上台东宫。三处相离甚近，在唐皇的意思，是望他弟兄三人朝夕见面，格外亲热的意思；谁知元吉和建成二人防备秦王的心思愈深，宫中弟兄来往，都带着弓刀，一言不合，两处的侍卫，便在宫廷中厮杀起来。建成又私地里在外面招募了四方骁勇和长安地方的恶少，共有二千人，带进宫来，驻扎在左右长林门，称作长林兵；又令左虞侯可达志，往幽州去招募得突厥兵三百名，悄悄地带进宫去埋伏着。两路伏兵，俱约在半夜时分举事；又被狄仁杰觉察了，便悄悄地去在唐皇跟前告密。唐皇亲自入宫去一搜，果然搜出许多兵士来；追问情由，那建成和元吉两人，你推我诿。唐皇也不忍穷追，便把可达志刺配到嵩州去了事。



第二天，正是唐皇万寿之期，唐皇颇欲借此使他弟兄调和，便在太和宫设下筵宴，把自己宠爱的二十多妃嫔，二十多王子，一齐邀在宫中团坐饮酒，庆祝千秋。大家正在吹呼畅饮的时候，独有秦王世民坐在一隅，垂头丧气，郁郁不乐。唐皇招呼他饮酒，他一手擎着酒杯，脸上竟掉下两行眼泪来。合席的人都看了诧异，唐皇也连连追问。那秦王竟呜咽得说不出话，急急放下酒杯，转身逃出宫去了。一场饮宴，竟弄成不欢而散。因此那班妃嫔，都在唐皇跟前说秦王的坏话。张贵妃说道：“如今海内升平，陛下春秋已高，正当及时行乐；如今秦王胆敢对陛下哭泣，他心中怨恨陛下的意思很深，他厌恶妾辈的形态，更是显明。陛下他日万岁后，秦王得志，妾辈便死无葬身之地！幸得太子慈爱，他日必能保全妾辈。”说着，众妃嫔都悲咽起来。唐皇急用好言抚慰，说待我问秦王去。隔了几天，唐皇真的把秦王唤进宫来，问他为何当筵涕泣？世民奏称因见骨肉团聚，独生母不及见父皇有天下，是以悲不自胜。秦王说话虽如此，但唐皇心中，终是不乐。因张贵妃有太子慈爱的话，便格外信任建成太子。从此以后，凡是宫中一切重要事体，统交给了太子；太子和妃嫔们连成一气，在宫中一切奸恶邪僻的事体，样样都做出来。

这时唐皇又出巡到鄆县甘谷一带地方去打猎，建成太子便终日迷恋在宫中，那许多妃嫔，伴着太子饮酒作乐，不分昼夜。正快活的时候，忽然在宫中遇到这位千娇百媚的彭将军夫人，把这位风流太子的魂灵，勾出宫外去了。建成也明知道这位彭将军是不好惹的，但彭夫人这种美色，真是天上人间，国色无双；在这太子的意思，若能和这位夫人真个销魂，那便为她送去了性命，也是甘心的。

太子府中，有一位杨大夫，他是足智多谋的，专替太子在背后计划些阴谋诡秘的事体；当时太子已回府去，便和杨大夫商量。杨大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教给太子如此如此一条计儿。太子听了大喜，便在府中，另辟一间秘密精室，收拾得锦衾绣幕。在半夜时分，便打发府中一个侠客，悄悄地飞檐走壁，偷进将军府去；这时彭将军正随着秦王出征在外，那彭夫人绣衾独拥，正矍矍地睡着。忽觉罗帐外一个人影一闪，夫人惊醒过来，正要声张，鼻管中只觉一缕香气，沁入心脾，便也模模糊糊地开不得口。那侠客见夫人让蒙汗药迷倒了，便动手轻轻地把夫人的娇躯，从被窝中抱起；又怕她在睡梦中着了风寒，便随手拉一幅绵被裹住，回身从楼窗口跳出去，不消片刻，便送进密室中来。太子接着，拥进销金帐去，见彭夫人星眸微后，云鬓半偏，粉颊红润，珠唇含笑，太子便禁不住连连在粉窝儿上接了几个吻，待到揭开绣衾看时，真是肤如凝脂，腰如弱柳。建成太子痴痴地抚摸赏鉴着，一时爱也爱不过来，趁夫人半睡的时候，便搂抱着轻薄了一回；依旧交给侠客，悄悄地抱着，送回将军府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这样暗去明来，将军府中上上下下的人，却一个也没人知道；便是这位夫人，几次遭建成太子污辱了以后，心中也恍恍惚惚，每值阳台梦醒，云雨淋漓。但看看枕屏岑寂，却又疑去疑来。如此羞人答答的事体，叫她如何可对旁人说得？回想梦中的来去踪迹，疑心是狐鬼作祟；因此她吩咐府中的家院，去请了几位高僧高道来，在府中大做法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弟杀兄玄武门喋血 父禅子唐太宗即位

建成太子用尽心计，奸污了彭将军夫人的身体，总算如了他的心愿；但是每次销魂，总在美人沉睡的时候，默默相对，总觉有些美中不足。在太子的意思，凡与女子通奸，为难的便在第一次；如今和这位彭夫人，肌肤之亲，也不只一次了。倘然能够在她清醒的时候，和她颦笑相对，言语相亲；这旖旎风光，不知如何地迷人呢？

建成太子心中打了这个主意，恰巧彭夫人家中，有一班高僧高道在那里做驱邪避祟的法事；太子便打扮得浑身风流，摆起全副道子，竟到彭将军府中去参拜佛事。彭将军不在府中，彭夫人在内院，一听说太子驾到，忙出来走到中堂，隔着帘儿迎接。太子在帘儿外殷勤行礼，彭夫人在帘儿里深深回礼。太子说：“俺和夫人在宫中那里，不是一天见几回面儿的；如今隔着一层帘子，模模糊糊的，岂不要闷死了咱家。快请夫人撤去了帘儿吧！”彭夫人心想，太子的话却也不错，我和太子在宫中，也曾见过几面；如今相见，也何必遮掩。当下命丫鬟撤去了帘子。太子用神看时，见彭夫人盛装着，益发出落得仪态万方，富丽无比。彭夫人见太子两眼晶晶地射定在自己的粉脸儿上，觉得不好意思，便把脖子低了下去。低低地说道：“千岁请外边书房中坐。”当下便有府中的参军，上来引导太子曲曲折折地从外宅院绕过花园，走进书房中去。

太子看看这情形，不得和彭夫人亲近，岂不是白白地跑这一趟。他便心生一计，只说咱家今日到府，一来是拜佛，二来因张贵妃有几句心腹话儿，托咱家传说与夫人知道，快请夫人来听话！那参军又急急忙忙地跑到内院，对着夫人，把太子的话说了。那彭夫人却轻易不出中门的，听了这话，心中便躊躇起来；又想太子如今是奉贵妃之命，传话来的，况且这位太子的性格横暴，不是好缠的，没法躲避，只得硬着头皮，带着一个小丫鬟，悄悄地从陪衺中绕到书房里去。太子又传话出去，把丫鬟留在外厢，只准彭夫人一人进见；待彭夫人走进屋子去一看，只见太子一个人坐在室中。他见了彭夫人，劈头一句，便问：“贵妃和夫人很是知心的吗？彭夫人回说：“承蒙贵妃瞧得起，所有心事，都晓谕妾身知道。”太子接着又问道：“那贵妃和咱家的一段姻缘，夫人也该知道的了？”彭夫人猛不防太子问出这个话来，便羞得她红晕双颊，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太子这时，抢上一步，接近夫人身边去，说道：“你可知道自己也和贵妃走上一条路来了？如今贵妃托咱家传话与夫人，要夫人好好地看待这个宠爱你的人。”太子说着话，竟伸手去拉夫人的纤手。夫人急缩着手，把身子向后退去，愠地变了脸色。嘴里说道：“千岁须放稳重些，俺将军知道了，不当稳便的。”太子听了，便哈哈地笑道：“什么稳便不稳便的，夫人的肌肤也给咱家亲过了；如今捏一捏手儿，料也无妨！”说着，又要扑上前去轻薄。夫人急缩身在书架背后，随手在书架角上拔下一柄宝剑来，握在手中，挡住了太子的身体，厉声说道：“千岁说话，如此污蔑妾身，请问千岁有什么凭据，却如此大胆地说出这种轻薄话来？”那太子又笑着说道：“夫人要向咱家问凭据么，那却很容易，只须在夫人身上找便是了。夫人的左面乳头下面，不是有一点鲜红的小痣吗？这便是凭据了！夫人裤带儿头上，一头绣着鸳，一头绣着鸯，这也是咱家亲手替夫人松过的，这还算不得是凭据吗？”接着太子便把第一次与夫人在宫中相遇，一见魂销，回府以后如何眠思梦想，如何用谋设计，又如何打发侠客，在半夜时分，跳进夫人卧室来，把夫人迷倒了，偷偷地送到了太子府去，一任太子轻薄过后，又偷偷地把夫人送回卧房去，和夫人肌肤之

藏



亲，也不只一遭了；如今特来和夫人当面说明，求夫人以后继续了这个良缘，免得彼此再在暗地里摸索着。太子说完这个话，便也追到了书架背后去，意欲搂抱夫人；不料那夫人只惨声唤了一声：“将军！”回手把剑锋在粉脖子上一抹，飞出了一缕鲜血来，倒地死了。把这个大胆的太子，也吓得酥呆了半边；半晌，他觉得自己逗留在书房里，是不妙的，便匆匆打道回府去。

第二天，满京城传说彭将军夫人暴病身死；这个闷葫芦，也只是建成太子一个人知道。他心中总觉不安，悄悄地把齐王元吉唤进府来，告诉他彭夫人被逼身死的事体；元吉听了，十分惊慌。说道：“那彭将军是有功于国家的，况且他大兵在手，生性又十分猛烈；这事一破裂，怕不要闹得天翻地覆。”太子听了，也十分慌张，后来还是元吉心生一计，说庆州总管杨文干，原是东宫的心腹；如今趁彭将军不曾回朝，速命杨总管募三千勇士，秘密送进京师埋伏着。彭将军回朝，没有举动便罢；倘有什么举动，太子便可以命这三千勇士围攻将军府。杨文干却在庆州起兵响应，声讨彭将军，怕不取了彭将军的性命。建成听了，连说好计！好计！当下便依计行事去。

待到年终，唐皇从鸣犊泉罢猎回朝。彭将军带领上万兵士，沿途护送着，分八千兵士驻扎在城外，带着二千兵士进城来。这时秦王世民，也从蒲州回朝，半夜时分，忽传彭将军请见，两人在密室中相会。世民见彭将军脸上，气愤愤的颜色，便问将军有何心事？彭将军冷冷地说道：“俺替你李家一生厮杀，几些送了性命，如今家中一个妻小，你李家还不能容得，活活地被你家太子威逼死了。”世民听了，陡地变了颜色，忙问怎么一回事？彭将军接着把他夫人被太子威逼惨死的情形，详详细细说出来，说到气愤的地方，便握拳透掌；说到悲惨的地方，也撑不住洒下几点英雄泪来。秦王听了，也忍不住怒气满腔，使用好言安慰着，说：“将军且请息怒！小王明天去奏明父皇，务必要请父皇废去了这淫恶的太子！”彭将军拿起佩剑来，刮的一声，把剑折作两段，说道：“若不助千岁出死力驱除此淫恶太子者，有如此剑。”接着他两人又谈了些机密话，彭将军便告辞回家。

第二天世民独自一人进宫去，在便殿中参见父皇，正要奏说太子的事。忽然杜凤送进奏本来，上面说庆州总管杨文干，起兵谋反，带领五万人马，直扑京师。唐皇急把奏本掷与世民观看，世民正看时，忽又见黄门急急进来奏说：“不知哪里来的一支兵马，围攻彭将军府；彭将军已被乱兵杀死。现在乱兵正围攻太和宫，听声说要捉拿秦王。”唐皇听了，也不觉慌张起来！世民却知道是太子闹的事，便奏说：“此事惟太子知道，父皇速速传太子进宫来。”唐皇到此时，心下有几分明白，便传出诏书去召太子进宫。建成太子正和元吉两人，在府中调兵遣将。忽见宫中传出圣旨来，知道不免要受罪；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点齐府中二千勇士，意欲直冲进宫去杀了世民。正出府上马，那詹事主簿赵弘智，上前去把太子的马扣住，再三劝谏，不可妄动，务须轻车减从，前往谢罪！又说皇上待千岁并不薄，千万不可去惊坏了万岁圣驾。太子才依着赵弘智的话，带了几个随身卫士进宫来。见唐皇满面怒容，他弟弟秦王，也愤愤地站在一旁。建成便不由得跪倒在父皇跟前谢罪。那宫门外兵士喊杀的声音，直吹进宫来。秦王也由不得跪在地下，求父皇杀死了孩儿，平了宫外兵士的怒气。这唐皇看看他兄弟二人，并肩儿跪在殿下，心中却有几分不忍。便命黄门官把他兄弟二人扶起，看看天色近晚，那宫外喊杀的声音，愈是凶恶。唐皇没奈何，只得带了太子和秦王二人，从后宫溜出，在黑夜里，脚下七高八低地走了十多里路，逃上南山离宫去。一面传旨，着魏征速平京师叛徒。那彭将军留下的二千兵士，要替他主帅报仇，便帮着魏徵的兵士，在宫门外杀贼，直杀到天明，才把那班叛徒杀退；宫门外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魏徵一面派人打扫宫廷，一面率领满朝文武，步行到南山去请唐皇回宫。

那唐皇才回得宫中，忽有紧急文书报说：“杨文干已陷落宁州。”唐皇听了大惊失色，说宁州离京师不远，谁去抵敌。话未说完，秦王便出班奏称“文干竖子耳，孩儿愿率一旅之师擒之。”唐皇见说，便把世民传上殿去，附耳说道：“这事关连建成，只怕响应的，不只是文干一人，你此去须好自为之。事成，孤便以尔为太子，封建成为蜀王；蜀地狭小，不足为患，万一有变，汝灭之亦甚易。”秦王当即磕头，领旨前去。带领十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宁州地界去。谁知那文干手下的兵士，听说秦王兵到，便在半夜时分，杀死了杨文干，把首级献进秦王营中来。秦王

便分一半兵士，驻扎在宁州一带，自己带了文干的首级回朝。

在秦王的意思，此番进宫见了父皇，这太子的位置，稳稳是他的了。谁知那唐皇见了世民，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却绝不提废立太子的事体。出宫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带兵在外的时候，那班宫中妃嫔，和齐王元吉，都替建成太子说着好话；建成又求封德彝去奏谏唐皇，说国家不可轻易废立太子，改换储君便是后乱之道。那唐皇给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没了主意，后来依旧下诏，赦了建成的罪，留守东京。又怕秦王和太子的意见越闹越深，便又嘱咐封德彝陪着秦王、齐王两人，到太子府中去会面。那建成太子，留着二位弟弟在府中饮宴；这时元吉衣袋中带有毒药，他乘秦王不留神的时候，用指甲把毒药弹入秦王的酒杯中；秦王吃下肚去，一霎时捧着肚子嚷痛，立刻吐出一口鲜血来，晕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这时淮安王神通，也在一旁陪饮，忙扶着秦王回府，请大夫下药解救；幸而中毒尚浅，不曾送得性命。秦王病了三个月，才得起床。

事体传入宫去，唐皇说是秦王府中的奴仆不小心，反把秦王亲近的奴仆，拿去问罪。一面下手诏，说秦王不能饮酒，以后不可夜间聚饮。又隔了几天，唐皇特意把秦王传唤进宫去，在密室里对世民说道：“朕自晋阳起义，平定天下，皆汝之力。当时朕欲使汝正位东宫，汝乃力辞，因立建成，成尔美志。如今太子已立多年，若重夺之，不但朕心不忍，且使汝兄弟仇恨愈深。然汝兄弟终不能相下，若同在京师，变乱益多。朕欲使汝回洛阳旧都，自陕以东，悉以与汝，准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如何？”秦王听了，不觉落泪，当即叩头谢恩！又奏称远离膝下，非臣儿所愿。唐皇再三开导，秦王总是不肯奉诏，退出宫去。

这消息传在东宫耳中，忙和元吉一班人商议。元吉说：“父皇已有疑太子之心，吾等宜先发制人。”接着边关报来，说突厥兵势浩大，杀近边关。建成便进宫去，在父皇跟前，保举元吉统兵北讨。这原是他二人商量下来的计策，使元吉借着征伐突厥的名儿，带着大兵，待一出京城，把京师团团围困起来，指名要捉拿秦王，一天不杀秦王，便一天不解围。那时太子在城内响应，内外夹攻，怕不取了秦王的性命。

谁知秦王的耳目很长，建成太子这一番计谋，早已给世民左右的人识破。当时秦王府中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这一班谋臣勇士，齐集秦王府中告密。房、杜两人，自从那年得罪了尹淑妃的父亲，被唐皇革职，逐出京师以后，秦王又悄悄地去把他唤进府来，暗地里运谋定计，颇有奇功。如今的事，也是房、杜二人首先觉察。当下众人劝秦王事机危迫，主公到此时也顾不得弟兄的情义了，快快进宫去求万岁做主。世民听了，也不由得慌张起来，立刻悄悄地从后门走进宫去。

这时已是黄昏，宫中灯火齐明，唐皇正在后宫进膳。黄门官报说秦王有要事求见，唐皇急把秦王唤进来，在膳桌前传见。那秦王一见父皇，忙跪倒在地，满面流着泪，口称父皇快救臣儿的性命！唐皇见这情形，忙退去左右，把秦王唤到跟前来问话。秦王劈头一句，便向父皇可曾发下元吉去征讨突厥的旨意？唐皇说道：“这事朕已准了太子的奏本，明日一早便须下旨。”秦王急急说道：“父皇若爱怜臣儿性命，万万不可下这道圣旨。”接着又把太子和元吉二人反叛的计策奏明了，索性又把太子历来私通宫闱，强奸民妇，作践人民，淫逼官妻的种种劣迹，说了出来。又说臣儿倘有半句虚言，便教天诛地灭。唐皇听了，气得他咆哮如雷，依唐皇的意思，连晚要把建成、元吉二人，传进宫来问罪。世民又奏说：“太子党羽甚多，仓促之间，怕有祸变，待臣儿出宫去召集兵士，保护宫廷，再传唤太子未迟。”

当时秦王退出宫来，悄悄地四处召集兵马，在宫门外四处埋伏着；又令府中参军，带一支人马，在太子府门外伺探着，若有人出入，便须在暗地里擒住，莫惊动了太子。果然不出秦王所料，这晚秦王在宫中和唐皇说的话，早有小黄门偷听了去告诉了张贵妃，张贵妃连夜打发黄门官到太子府中去报信。那黄门官才走到太子府门口，却被暗地里埋伏着的兵士上去擒住，连夜送入秦王府去。秦王用严刑拷问，那黄门官便把太子如何与妃嫔们通奸，如何谋害秦王；又如何窃听了消息，特打发他到太子府中去报信，一一招认出来。当夜便把这黄门官囚在府中。

第二天一清早，秦王骑着马，带着三十个勇士，到玄武门去巡察了一周，见人马在宫墙外驻

藏



扎得十分严密，便进宫去候着。停了一回，圣旨下来，传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一班文武大臣进宫。最后又下旨传唤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唐皇驾临临湖殿，那建成和元吉两人，奉了圣旨，还不知道是什么事体，便各各乘马，随带十二名勇士，到临湖殿来朝见父皇。他二人才走到朝门，便有御林军上前来，把十二个勇士扣住在门外，说万岁有旨，太子入朝，不得随带护卫。元吉看了这情形，心中便有几分疑惑。两人骑着马，进了宫门，在甬道上走着。元吉留心看时，见两旁埋伏着兵士，看看走到殿门口，守门兵士，喝一声下马。建成正要下马来，元吉上去向建成丢了一个眼色，建成心中也疑惑起来；只听得殿上一片声唤，快宣太子和齐王上殿。元吉心知不妙，忙拨转马头，向门外逃去。太子见元吉逃出宫门去，他也转身拍马，在甬道上逃向朝门外去。正逃时，忽听身后秦王的声音，喝着建成站住，父皇有旨；接着耳旁呼呼地飞过三支箭来，最后一支却射中了太子的后心，建成只喊了一声“啊哟！”便身不由主地撞下马来死了。

那秦王丢下了太子，抢着太子的马骑着，急急向宫门外去追着元吉。看看追上，那元吉转过身来，换弓搭箭，飏飏飏的三支箭，径对秦王面门上射来。秦王一低头，避过箭锋，依旧拍马赶着。忽然前面横路上冲出一个尉迟敬德来，手起刀落，把元吉砍死在马下。

二人见已除了大害，便并马回朝。忽听玄武门上，鼓声如雷，即有飞马报到，说太子手下兵马二千人，围攻玄武门甚急。秦王听了，急把手中枪一举，宫内伏兵齐起，大家跟着秦王向玄武门杀贼去。顿时喊声如雷，箭如飞蝗，有几支箭落在唐皇御座前，裴寂急保护唐皇退入后殿去。萧瑀和陈叔达二人，急急到唐皇跟前来跪奏道：“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失而弗断，反蒙其乱。建成、元吉，自草昧以来，未始与谋，既立又无功德，疑贰相济，为萧墙忧。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宜立为太子，付以军国大事，陛下可释重负矣。”唐皇听了他二人的话，便说道：“朕欲立秦王为太子之心久矣。”便草诏命尉迟敬德捧着诏书，到玄武门城楼上，高声宣读，说建成已死，立世民为太子，付以军国大事。那班叛兵，听说建成已死，便无斗志，各各四散逃窜。

世民回进宫来，哭倒在唐皇脚下。唐皇用好言抚慰，从此世民做了皇太子，移入东宫去居住；一面又替建成、元吉二人发丧。灵柩过宣武门，唐皇亲自带领建成、元吉二人的旧臣，在柩前哭得十分伤心。世民上去把父皇扶进宫去，劝住了悲伤。从此唐皇便觉精神恍惚，心中郁郁不乐，便下诏传位给太子，称太宗皇帝，改年号为贞观。太上皇移居大安宫。

太宗即位，便拜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其余宇文士及、封德彝、杜如晦，都得了高官。又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到贞观九年，太上皇崩于垂拱殿，庙号称高祖。太宗皇帝把从前所有高祖得宠的妃嫔，一齐迁入别宫，又放三千宫女出宫。从此宫廷间便觉十分静穆。只有张、尹二妃，和建成、元吉二人，内外行奸，太宗未即太子位以前，暗暗地被张、尹二妃在高祖跟前，日进谗言，害太宗受尽冤屈，这个仇恨，太宗心中刻刻不忘的；只因张妃的儿子元亨，现封酆悼王；尹妃的儿子元方，现封周王；都是年幼，太宗很是爱怜他，也便不忍伤害他母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

元亨、元方兄弟二人，自幼和太宗十分亲近，天真烂漫，太宗看幼年弱弟，也很是顾怜他。但自从世民即了皇帝位以后，张、尹二妃，退处别宫，母亲爱子心切，只怕受太宗的欺凌，便和郭婕妤商议。郭婕妤自承高祖临幸以后，早年得子，便是徐康王元礼。这元礼年纪已有四十八岁，在弟兄辈居长，生性持重，太宗很是看重他。张、尹二妃，便托郭婕妤把元亨、元方兄弟二人，寄在徐康王府中，请元礼保护管教着！

谁知元礼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名茂的，受封为淮南王，他是元礼的长子，便另立府第。这淮南王却常来徐康王府中，和元亨、元方二人盘桓着；有时骑马射箭，有时鞠球掷泉，凡是奸暴邪僻的事体，都是淮南王引导他们的。这元亨、元方二人，也渐渐跟着学坏了。他兄弟三人在府中，常常瞒着徐康王，和那班年轻的姬妾们通奸。那姬妾们只贪他们年轻貌美，便也把伦常大礼丢在脑后。日子久了，这淮南王渐渐地和府中的赵姬勾搭上了。这赵姬原也生有倾国倾城的姿色，是徐康王新纳进府来的。和淮南王两人，一见倾心，背着人偷偷摸摸地弄上了手，只瞒了徐康王一个人的耳目。那元亨、元方弟兄们见了，并不避忌，常在一处调笑取乐。这风声传播出去，那建成的几个儿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也常常到徐康王的府中来鬼混。徐康王看他们都是无父之儿，便也格外看顾他些。

有一天正是盛夏的时候，徐康王午睡醒来，也不唤从人，独自一人步到花园中去纳凉，瞥眼见那大花厅上，这班王爷，每人拥着一个府中的姬妾，在那里调笑戏弄；最惹眼的，见他儿子淮南王怀中却拥抱了一个他最宠爱的赵姬。徐康王大喝一声，这一班男女，各各抱头窜去，独有那淮南王站着不动。徐康王掳袖揎拳，要上去揪淮南王打时，那淮南王力气极大，顺手向他父亲胸着推去，徐康王一个站脚不住，倒下地去，被椅子绊住了脚，那额角碰在柱子上。徐康王心中又气又痛，胸中一阵痰涌，便昏迷过去。

待清醒过来，自己身体睡在床席上，睁眼看时，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徐康王觉得口干舌燥，意欲喝一杯水润润喉，直着声嘶唤着，却不见有人走进屋来。自己挣扎着起来，一个眼昏，又倒下身晕过去了。停了好久时候，悠悠醒来，已是夜半，满院子静悄悄的，屋子里也不点灯火，正万籁无声的时候，忽听得隔房传来一阵男女欢笑的声音，徐康王留神听时，分明是淮南王和赵姬在那里做无耻的勾当。徐康王一股气涌上喉咙口来，便也昏昏沉沉地睡去。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只见一个小奴婢，趑进屋子来。徐康王唤住她，倒一杯水喝下，又命她去把淮南王唤来。眼巴巴地望了半天，才见淮南王走进屋子来，远远地站着。徐康王颤着声说道：“你看俺父子一场份上，如今我病到这步田地，也该替我唤一个医官来医治医治。”那淮南王听了，却冷冷地说道：“为王五十年，也心满意足了，何必医治，老而不死，反叫俺看了讨厌！”一句话气得徐康王哇地吐出一口血来，又晕厥过去了。从此徐康王睡在床上，奄奄一息，饥寒痛苦，也没有人去照料他。这淮南王依旧和元亨、元方、承德、承道一班荒淫的弟兄，在府中和一群姬妾，寻欢作乐。那徐康王挨到第八日上，竟活活地饿死。

这消息传到太宗皇帝耳中，十分震怒！当即派司徒校尉，带领御林军，直入徐康王府，把一群王爷捆绑着，捉进宫去。太宗皇帝亲自审问。淮南王无可抵赖，便一一招认。太宗吩咐打入西

藏



牢，第二天圣旨下来，把淮南王充军到振州地方去。元亨、元方，恕他年幼无知，便永远监禁在西牢中。独有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五人，因他是叛逆之子，如今又做出这荒淫乱伦的事体来，二罪俱发，着司徒校尉，押赴南郊去斩首。宇文士及进宫去奏说：“陛下如今杀建成之子，那元吉之子心中不安，怕旦夕要做出叛逆的事体来，不如斩草除根，趁此把元吉的儿子一并捉来斩首，免却后患。”太宗依奏，接着便去把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一齐绑赴校场行刑。那侯君集又开了一张东宫余党的名单一百多人，请太宗按名捕捉。还是尉迟敬德当殿竭力劝阻，说罪魁只有二人，今已连后嗣一齐诛灭，不宜再事株连；倘追求不休，恐反激成祸乱。太宗皇帝便依奏下诏大赦，反把那东宫余党，拣几个有才学的，加他的官，进他的爵。独有那旧太子洗马官名魏徵的，不肯受官。

这魏徵是唐朝有名的忠义之臣，他平日见高祖或太子有过失时，便尽言极谏。高祖和太子被他说得老羞成怒，要下诏杀他。他却毫不畏缩，依旧劝谏不休；因此高祖在日，见了魏徵，也有几分害怕！后来做了建成太子的洗马官，他见世民功高势盛，便有压倒东宫之势，却暗暗地劝建成须早早下手，除去世民，免却日后之患。如今建成果然死在太宗手里，他便逃回家乡，隐居不仕。太宗皇帝却派人四处寻访，把这个魏徵寻来。

那魏徵入朝，见了太宗，长揖不拜。太宗喝问：“何得在先太子跟前，斥寡人为奸险之徒，离间我兄弟？”魏徵听了，冷笑一声说：“先太子若肯听臣言，何至有今日之祸。先太子秉性拙直，不如陛下之善于逢迎取巧，能得人心。然直者为君子，巧者为小人，窃为陛下不取也。”太宗见魏徵直斥他是小人，不觉勃然大怒！说道：“汝说寡人逢迎取巧，有何凭证，快快说来？若有半点差池，休怨寡人辣手。”那魏徵不慌不忙地说道：“陛下杀死先太子以后，深恐太上皇加罪于陛下，陛下在延德宫见太上皇之时，正当盛暑，太上皇坐在东轩，开胸纳凉。陛下跪在太上皇膝前，太上皇只说得一句：‘骨肉相残，可恨可悲！’陛下无言可对，只以口吮着太上皇乳头，假作悲泣，这便是逢迎取巧之道，这情形陛下犹记得否？”魏徵话才说完，宇文士及接着说道：“先太子今已无道伏诛，万岁神圣聪明，谁不敬服，汝何得当殿无礼？”魏徵大声说道：“昔管仲为子纠臣，曾射桓公中钩，今臣仅为先太子分辩了几句，何得谓臣无礼？”太宗见魏徵如此刚直，即转怒为喜，忙以好言抚慰。即下旨与王珪同领谏议大夫之职，以后如遇有朕不德之事，许汝尽言极谏，当即退朝回宫。

接着便有侯君集进宫来请见，太宗在书房召见，问有何要事？侯君集当即从衣袖中献上一封密书来，太宗接在手中看时，原来是庐江王瑗，寄与先太子建成的密书；信上面的话，是唆使建成、元吉二人，速速谋害太宗的话。太宗看了大怒说道：“此人不可不除。”侯君集奏说：“陛下不如着人去悄悄地把庐江王唤进京来，再明正其罪。”太宗便打发通事舍人崔敦礼，捧着诏书，驰赴幽州，见了庐江王，只说太宗有要事相商，速即入朝。

那庐江王自己做下亏心事，终觉心中不安。他一面安置崔敦礼，一面退入府中，忙去召王将军进府来商议。这庐江王瑗，原是太祖的孙子，高祖的从弟，太宗的从叔，依例得封王爵。从前曾奉高祖之命，与赵郡王孝恭，合力征讨萧铣，又调洺州总管。因刘黑闥势大，不能安守，便弃城西走。高祖改任瑗为幽州都督，又虑瑗才不能胜任，特令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帮助他看守城池。这王君廓原是一名大盗，勇猛绝伦，投降唐朝以后，颇有战功。庐江王依他为他心腹，把妹子嫁与王将军，原是联络交情的意思。从此庐江王遇有机密事体，便与王将军商议。如今见太宗召他入朝，便也去把王将军唤进府来商量着。在庐江王的意思，从前自己是反对太宗的，曾有信札和先太子来往着，说着谋害太宗的事体。如今太宗忽然来召唤，怕是旧案重翻，当下便把这个意思，和王将军说了。谁知王将军听了庐江王的话，心中忽然变了主意，当下便说道：“当今皇上，居心叵测，事变之来，原不可料；但大王为国家宗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万不能轻易入朝。大王如决欲入朝，恐不能免祸。”庐江王原存着满肚子疑心，如今听了王将军的话，便愤然作色道：“事已至此，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计已决矣。”当即传下命去，把崔敦礼拘禁起来，起兵为先太子

报仇。一面召北燕州刺史王诜，合兵一处，共主军事。当有兵曹参军王利涉在一旁劝谏着说道：“王今未奉诏敕，擅发大兵，明明是造反。诸刺史若不遵王令，王便立蒙其害。臣今有一计，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皆失职为民，不无怨望。大王若传檄山东，许他悉复旧职，他们必愿效驰驱。一面再令王诜，外连突厥，从太原南蒲趋绛，大王自率大兵，直驱关内，两下合势，不出旬月，中原可定矣。”庐江王听了甚喜！当即与王君廓商议。王将军道：“利涉之言，未免迂远。试思大王已拘禁朝使，朝廷旦夕必发兵东来，如今大王尚欲传檄山东，北连突厥，只恐急迫不及待矣。臣意乘朝廷大兵未至之时，即出兵西攻，乘其不备，或可成功。末将愿率一旅之师，为大王前驱。”庐江王听了王将军的话，信以为真，便道：“我今以性命托公，内外各兵，都付公调度便了。”当即将兵符印信，一齐交与王将军。王将军接了印信，匆匆出府。

王利涉得知了这个消息，急急赶进府去，对庐江王说道：“王将军性情反复，万不可靠，大王宜将兵权交与王诜，不可委托王将军。”庐江王听了这一番话，心中正疑惑不决的时候，忽有人报进府来。说王将军用兵符调动大军，诱去王诜，已将王诜杀死。”庐江王顿足叹息，连说我中了奸计也。正慌张的时候，又连连报进府来，说朝使崔敦礼，已由君廓从狱中放出，满城贴着告示，说庐江王谋反，欲进府来擒捉大王呢。庐江王听了，吓得他魂不附体，回头看王利涉时，已不在左右了。庐江王转心想，自己与王将军是郎舅至亲，决不忍心至此，待我亲自责问他去。便唤备马，庐江王披甲上马，带领亲兵数百人，疾驰出府，在府门口恰巧遇到王将军。房江王正要开口，忽见王将军大声向众兵士说道：“李瑗与王诜谋反，拘禁使臣，擅发兵马。如今王诜已伏诛，尔等何不一并擒了李瑗，立此大功。”说话未了，那数百亲兵一齐散去，只留下庐江王一人一骑，正要转身逃进府去，王将军大喝快把这反贼拉下马来，当有众兵士上前去，把庐江王团团围住，有十多个人上去，把庐江王横拖竖拽地从马上拉下地来，反绑着拥进王君廓营中去。王君廓高坐在帐上，把庐江王拖至面前，庐江王骂不绝口。王将军一言不发，吩咐把庐江王在帐前活活地绞死，当即割下首级，交与崔敦礼带回京师去。

太宗下旨，把庐江王废为庶人，升君廓为幽州都督。这事传在谏议大夫魏徵耳中，心中十分不安，便去朝见太宗，说先太子初死，人心未靖，朝廷宜坦示大公，不再株求，方可免却大祸。太宗依奏，便着魏徵去宣慰山东一带，许他便宜行事。

魏徵奉了圣旨，向山东进发，在半路上遇到先太子千牛官李志安，先齐王护军官李思行二人，被地方捉住，打入囚笼，押送京师。恰巧与魏徵遇见。那李志安和李思行二人，是认识魏徵的，当即在囚笼中大声呼救。魏徵忙吩咐留下二人，对押解官说道：“皇上已有诏书在此，所有前东宫齐府的余党，概不按问，如今若再将二李囚解入京，是敕书反成虚文了。”当即把二李释放，自己修了一道奏本，交押解官送进京师去。太宗说他有识，传旨奖许！一面再降谕旨，自后凡事连东宫、齐府及庐江王瑗的，概不准告讐，违令者反坐。

谁知这魏徵巡查到山东地界，又查出一桩秘密案件来了：这时魏徵行辕，驻扎在草桥驿地方。这草桥驿，原是荒凉的所在，地面上只住着二、三十家村人农户。魏徵原要访问民间疾苦，来到这冷僻的地方，忽见一清早差官从门外揪进一个乡妇来。那乡妇手中抱着一个才吃乳的孩儿，差官手中捧着一袭衮衣，到魏徵前跪倒。差官呈上那袭衮衣来，魏徵细细翻看，见衣领后面，有“齐王府督造”几个字样。魏徵便问差官，这衮衣从何处得来的？那差官指着那乡妇说道：“小人清早从这乡妇家门口走过，见她家屋檐头，晒着这件衮衣，小人疑心这衮衣，只京师地面王府中有，如何乡间也有此衣；当即进门去查问，果然衣领上有‘齐王府督造’字样，小人便追问这乡妇是何等人家，丈夫作何生理，这衮衣是何处得来的？这乡妇见小人查问，便露出慌张的样子来。小人再三追问，她总是不肯回答，正在这时候，忽听得隔房有小儿啼哭的声音；这妇人听得小儿啼哭，愈加显露出惊惶样子来，当即三脚两步，抢进隔房去。小人便在外房候着她。半晌不见妇人出来，那小儿的哭声愈厉害了，小人便隔着门缝望去，见这妇人手中抱着小儿，手忙脚乱的，正在屋子里四下里找地方藏起来。是小人心中疑惑，便抢进房去，把她小儿夺住；又查问她这孩儿是否亲生儿子，你丈夫现在何处？谁知这妇人被小人追问得厉害，便说这孩



儿不是她亲生的，她是没有丈夫的，她是一个未出阁的闺女呢。小人见案情离奇，便带她进府来，求大人亲自审问。”那差官说完了话，便后退几步站着。

魏徵唤这乡妇上前来时，虽说乱头粗服，但看她皮肤白净，眉目秀丽，决非久住在乡间的女子。魏徵心知有异，当即喝退左右，把这女子带进内书房去，先用好言安慰她，又和言悦色地探问她，这小孩和衮衣的来处。起初这女子抵死不肯说。魏徵说自己是皇帝派下来的宣慰使，一切事体都可以替皇上做得主，又从前做过太子洗马，凡有与先太子有关的案件，总是帮着超免的。那妇人听到这句话，才慢慢地说出来：自己原是从前齐王府中，杨妃身边的一个侍女，名唤采苹。这孩儿是杨妃生的，也便是齐王的血统。可怜他生下地来，不上三个月，祸便发了！杨妃只生了这一块肉，知道将来小性命不保的，当晚打发了一个内官，拿了路费，保护着婢子，带了这小儿，逃到山东地界来，假扮着乡妇，在这草桥驿荒僻的地方住下。这一件衮衣，原是杨妃当时交给婢子，裹着这小王子的身体拿出来的。那时杨妃还说：‘天可见怜，俺母子有重见之日，便拿这件衮衣为凭据。’因此婢子不敢把这衮衣丢去。如今住在这偏僻地方，料想是皇上耳目所不及的，是婢子一时胆大，拿出衮衣来，在阳光中晒着。不想恰巧被大人府中的差官查见了，如今案情已破，婢子原是罪该万死，只是当初杨妃把这小王子托付婢子的时候，曾向婢子下过跪来，说无论如何千辛万苦，总要保全这小王子的性命，使齐王不绝后代。如今婢子给大人叩头，大人拿婢子去千刀万剐，都是甘心的，只求大人看在杨妃的面上，保全这位小王子的性命吧！”这侍女说罢，满面流着泪，趴在地下不住地叩着头。

魏徵看了，心中不觉感动起来。说一个无知女儿，尚知忠心故主，我枉为朝廷大臣，岂不能庇一王子，当时他便打定主意，要保护这王子的性命。将这侍女和王子收养在内宅里。又问那保护他出来的内官，如今到何处去了？这侍女说：“已在一个月前得急病亡故了。”魏徵又吩咐那差官，不许在外面胡说，如有漏泄风声，便当处以重刑。因此魏徵内衙里留养着这位王子，外间绝没有人知道。

魏徵在山东一带地方宣慰，直到这年冬天，才回京师。太宗依了魏徵的奏章，又召还先太子党羽王珪、韦瑋、杜淹，同为谏议大夫，下诏令冯翊立、薛万彻等都得归里。一时人心大定，内外都安。独有魏徵府中，收养着这位小王子，一时不好与太宗说得。后来暗地里打听这小王子的母亲杨妃，已被太宗收入后宫去封了贵妃，得太宗万分地宠幸。

原来这杨妃，是元吉在世时候，新纳的妃子，年纪只有二十四岁，生成花玉精神，冰雪聪明。元吉所宠幸的二十多位妃子中，只有这杨妃知书识字，能吟诗作赋，元吉便十分宠爱她。选进府去，在第三年上，便生下这个小王子，取名承忠。这承忠面貌酷像他母亲，看是又美丽，又聪明，王妃两人十分珍爱。谁知好事多磨，霹雳一声，元吉被杀死在玄武门。信息传来，杨妃痛不欲生。她在阖府慌张的时候，打发侍女和内官二人，带着小王子，从后院爬墙逃出。这时看看府中，一霎时鸦飞鹊乱，独有杨妃却胸中横着一死殉节的念头，便也十分镇静，孤凄凄的一个人守在房中，正要乘人不备，寻个自尽。忽然黄门官传出一道皇后的懿旨，来接杨妃进宫去。杨妃再三辞谢，那黄门官不许，立逼着杨妃坐着宫中的香车，送进宫去。长孙皇后见了，拉住杨妃的手，再三抚慰着。原来这杨妃和长孙皇后本是亲戚，长孙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时候，杨妃也常常进府中去探望，两人十分亲爱，同起同坐，望去好似姊妹一般，那时见了秦王，也不十分避忌。秦王心中常常想着：这样一位绝色美女，他日不知落在谁人手中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

杨妃的美貌，任你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她也是要动心的。何况太宗皇帝，是一个盖世英雄，自来英雄没有不好色的。长孙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时候，杨妃常常在府中走动，世民每见了杨妃，总是十分殷勤。在世民的意思，原要博美人的欢心，但这杨妃却总是凛凛不可侵犯的神色。世民心中虽是十分爱慕，无奈这美人儿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使你近身不得。好似一树玫瑰花，满枝长着刺，使你攀折不得。她和长孙皇后说笑着，却又是妩媚缠绵，娇憨可怜；因此长孙皇后十分欢喜她，常常留她在闺阁中说笑解闷。这杨妃又常对长孙皇后说自己的心事，她说天下最难得的是多情人。一个女孩儿，轻易不可失身在富贵公子手里，惟天下富贵人中，最是无情。

后来杨氏被齐王元吉娶去做妃子，长孙皇后见了面，常常笑她，说妹妹不愿失身在富贵公子手中，却又如何做了俺四王爷的妃子；况且这四王爷的面貌，又最是丑陋不过的。但这齐王自从得了杨妃以后，便打叠起万般温柔，把个杨妃出奇的宠爱起来。这杨妃在齐王的姬妾中，原是年纪最轻，面貌最美，齐王便宠以专房，从此便一双两好的，和杨妃守在一处，寸步不离，在外面荒淫横暴地举动，也统统改换，竟成了一位温柔多情的男子。杨妃见齐王在她身上如此钟情，也便心满意足，把自己多年藏在心底里的一片柔情，也禁不住勾引出来，两相怜爱着。

谁知大祸临头，齐王竟遭乱兵杀死，在杨妃那时痛不欲生，已拼寻一短见，追随齐王于地下。那长孙皇后一听说齐王已死在玄武门，太宗又要派兵到齐王府中去查抄，知道杨妃和齐王正在恩爱头上，听了这个恶消息，也不知道要悲痛到如何地步；再杨妃是一位娇柔的美人，眼看着兵士们到府中去查抄，岂不要把这美人惊坏了。因此忙打发黄门官去把杨妃接进宫来，用好言劝慰着，又备了丰美的筵席，邀着宫中的妃嫔陪伴着她，劝酒压惊。那阴妃、王嫔、燕妃、韦妃、杨美人、杨婕妤，都是太宗宠爱的妃嫔，大家都来轮流把盏，好言相劝。内中又是一个燕妃，她长着娇小身材，说话儿甜甜蜜蜜的，叫人听了消愁解闷。她和杨妃格外地亲热，拉着杨妃到她屋子里去，同起同卧，又打叠起千言万语来劝她。杨妃被众妃嫔，你一言我一语的，解劝得悲伤的心思，也减轻了几分，看看妃嫔们都和她亲热，她也不好意思冷淡了人，少不得也要敷衍几句说话，因此渐渐把她觅死的念头打消了。又想自己还有一个小王子流落在外面，不知生死如何，自己倘然寻了短见，他日小王子长大起来，我母子二人，永无见面之日，岂不害他做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细细一想，只得暂抑悲怀，偷生人世，图一个母子见面之日。

她打定了主意，便和长孙皇后说明，若要她住在宫中，须依她四件事体：第一件是要另外收拾起一座宫院，拨八名宫娥，八名小黄门服侍着她；第二件是她住在宫中，起居自由，无论喜庆事体，不随妃嫔朝参皇帝；第三件是须在宫院中设一齐王灵座，许杨妃早晚拈香礼拜；第四件是不论何时，可以出宫。这四个条件，长孙皇后当即与太宗皇帝商量。太宗听说杨妃肯住在宫中，便一一答应。当时拨一座迎紫宫给杨妃住下。

这杨妃住在里面淡妆素服，早晚在齐王灵前焚香祝祷，祷告齐王的神灵，默佑着小王子在外面身体康健，无灾无难，母子得早日相见。那太宗虽不得和杨妃见面，但心中却念念不忘，每日打发宫娥，拿名花异果，送进迎紫宫去，在齐王灵座前供奉。那杨妃却跪在灵座前，代已死的齐王叩谢圣恩。每遇到春秋佳节，杨妃虽不出宫来朝贺，但太宗每赏赐妃嫔花粉珍宝，也照样赏赐

藏



杨妃一份。赏赐杨妃的一份礼物，却与赏赐皇后的一般丰厚。那杨妃得了这一份礼物，却谢也不谢，淡淡地吩咐宫娥收下了。每次皇帝赏赐她的衣服珍玩，她眼睛一觑也不觑，只冷冷地丢在一旁，永远不服用它。杨妃穿的用的，依旧是从前在齐王府中穿过的几件旧衣，用过的几件旧物，虽穿到破烂，也不肯丢去。非得皇后和妃嫔她的物件，她才肯收用。这情形传在太宗皇帝耳中，太宗叹着气说道：“这才是清洁多情的美人呢！”

杨妃在宫中住下了一年多工夫，太宗在暗地里用尽心计，拿许多珍奇异宝去赏给杨妃。杨妃得了赏赐，总是淡淡的，从不说一句感激的话。太宗也无可如何，只在背地里说道：“齐王一生淫暴，如今反得这美人替他守节，这真是各有缘法，无可勉强的。”看看到了新年元旦，宫中小妃嫔，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到皇帝皇后跟前去朝贺。独有这杨妃却依旧一步不出宫门，守着齐王的灵座，终日淌眼抹泪地伤心不住！她只在第二天悄悄地到皇后宫中去拜年，略坐了一坐，便回宫去。

到元宵的这一天，忽然日本国遣使臣来朝贡，有四百六十件贡品。里面有鲛绡宫帐两顶，是南海中鲛鱼吐的丝织成的，薄得和蛛网一般，拿在手中不满一握，抖开来却是很大；挂在床上，里外光明，异香扑鼻。太宗皇帝看了欢喜，便吩咐收入后宫，一顶赐与皇后，一顶却赐与杨妃。从来宫中赏赐，没有人敢与皇后相同的，如今杨妃得了与皇后一样的鲛绡帐，满宫中都替杨妃欢喜。那杨妃见皇帝如此深恩待她，反觉满面羞惭。这鲛绡帐送进宫来，那班宫娥一力撺掇她挂起，说万岁爷屡次赏赐娘娘贵重物品，终不见娘娘收用。如今这鲛绡帐，是希世之宝，除正宫外只赏赐娘娘一人，这真是万岁的深恩，娘娘若再不把这顶鲛绡帐挂起，给万岁爷知道了，娘娘不领万岁爷的情，岂不要触怒圣上。万岁爷动了怒，娘娘也不当稳便的。你一句我一句，把个杨妃说得没了主意。大家见杨妃心思活动了，便七手八脚地替她把这顶鲛绡帐挂起。

看看又到了齐王的死忌日，早几天，杨妃因纪念齐王，悄悄地在齐王灵座前哭过几次。到了这一天，太宗皇帝下诏，在太极殿用八十一个高僧高道，追荐齐王。又送进一桌丰富的素席来，在齐王灵座前祭奠。这一来杨妃略觉安心，她一清早起来，全身素妆，着宫娥扶着到太极殿去拜过神；又回宫来哭拜着齐王的灵座，孤凄凄一个人守在灵座前。

正伤心的时候，忽见小黄门飞也似抢进宫来，报说万岁驾到。宫娥扶着杨妃在灵帏里面跪着接驾。院子里一阵靴声橐橐，走到灵座前站住，满屋子静悄悄的，只听得那礼官赞着礼，皇上拈过香，便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引得杨妃也忍不住在孝帏中嚶嚶啜泣。太宗皇帝哭了多时，左右侍从，上前来劝住。宫娥上去服侍洗脸漱口已毕，太宗便退出外室，传谕请杨妃出见。这杨妃当初因齐王死在太宗手里，把这个太宗恨之切骨，如今住在宫中，见太宗柔情密意的待她，任你如何冷淡，那太宗总是一盆火似地向着她。这一年以来，不由得这杨妃把心肠慢慢地放软来；如今又见这位万岁爷，在齐王灵座前哭得如此凄凉，口口声声唤着皇弟。杨妃心想，却不料这皇上如此重手足之情，又怨齐王在世时候，太无兄弟之情，一味结党营私，和皇上作对。齐王虽说死得可怜，却也咎由自取。她想到这里，把悲伤齐王之念，渐渐化作怨恨齐王之心。如今听说皇上又宣召她去相见，她又怕违拗了圣旨，使皇上动怒。便略略整理，拭去了粉腮上泪痕，四个宫女簇拥着走到前殿。

只因杨妃声明在先，见了皇帝不朝参的。当时便对太宗低低赆衿，太宗吩咐赐坐，问了几句妃子近来身体如何？杨妃答谢过以后，接着太宗又说：“当初齐王在日，俺弟兄在一起，东征西杀，原是十分和睦的。后来只因受了先太子的哄骗，竟做出了这大逆不道的事体来。当时朕奉了父皇之命，捕捉齐王。朕原欲放他一条生路，却不料被尉迟将军，在乱兵中杀死了。朕至今想起骨肉之情，令人十分痛心！”太宗说到这里，不住地拿龙袖抹着眼泪。杨妃的粉腮上，也止不住挂下泪珠来。左右站着的宫监宫娥，见皇上和杨妃对泣着，便送上手绢来，请皇上和杨妃抹干了眼泪。接着太宗又说道：“我这皇弟，他千不该，万不该，和妃子千恩万爱，便轻轻地丢开手去做这叛逆的事体，自取杀身之祸。如今丢下妃子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守着节，妃子原可以对得起皇弟；俺皇弟丢下了妃子，度着这孤苦岁月，实在是齐王对不起妃子了。”几句话打动了杨妃的愁

肠，可怜杨妃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成一个泪人儿模样。太宗又着意劝慰了几句，起身出宫去了。

这杨妃回进房去，把太宗的话细细地咀嚼了一回，觉得太宗竟是一位多情天子，他如此供养着我，还句句怜惜着我。说也奇怪，自从杨妃改了心思以后，每到清夜梦醒的时候，那鲛绡帐上，度出一缕一缕的幽香来。杨妃眼中见着这鲛绡帐，便想起太宗的恩情，止不住心头微微地跳动。一个青春嫠妇，当此良夜怀恩，旧爱新情，一齐涌上心头。在锦衾中转侧着，教她一寸芳心，如何安排得下。这多情天子，从此便出奇地怜惜起来，香花供养，锦绣点缀。杨妃一向矜持，到此实再难抵抗皇上频赐恩义，她只得一件一件地领受着。太宗怕杨妃深宫凄寂，又打发一队舞女来，早晚歌舞着，为杨妃解闷。有时太宗竟和长孙皇后，亲自到迎紫宫中来，和杨妃说笑着，慰她的寂寞。杨妃深感皇帝的厚意，见了太宗也不似从前的严冷，一般地有说有笑了。太宗又体贴杨妃的心意，下诏给齐王在太极殿西面造一座祠庙，庙中专供着齐王的灵座。那祠庙建造得富丽堂皇，杨妃看了心下又是万分感激！

这时三年丧服已满，迎紫宫中撤去了齐王的灵座，杨妃换上吉服，越显得娇艳美丽。太宗皇帝越看越爱，从此一缕痴情却缠住在迎紫宫里，觑空便进宫来找杨妃谈笑。这杨妃受着太宗如此宠爱，她一寸芳心，从此也被太宗的声音笑貌占据住了。她终日寂处深宫，嘴里虽不说什么，心中却念念不忘这位多情的天子。太宗偶然有一天不到迎紫宫来，杨妃心中便好似丢了什么爱物儿一般，坐也不定，食也无味，魂梦也不安。一待到听得宫外小黄门喊喊喝道的声儿，杨妃便不觉柳眉轻舒，桃腮凝笑。她宫中的宫娥和小黄门，看了这情形，没有一个不抿着嘴在背地里匿笑的。杨妃是奉旨不朝参皇上的，因此太宗进得宫来，只有宫娥出来迎接着，领着直走进内院去。才见杨妃倚在软帘下，一手抚着云鬓，含着笑，在房门口迎候着。太宗抢步上前，两人低低地说笑着，肩并着肩儿，走进屋子里去了。那随侍的宫娥见此情形，便一齐退出到廊下去守候着。只听得人语细细，跟着一缕沉烟，从纱窗中轻轻地荡漾着出来，半晌半晌，听得屋中，哐的一声金钟响，两个宫娥，揭着绣帘，走进屋子去，献上茶汤。皇上和杨妃相对饮着，他两人每天如此静悄悄地对着坐，直到东窗日落。杨妃再三催促着，太宗才依依不舍地退出宫去。

人非木石，太宗这样子的幽情密意，用在杨妃身上，岂有不感激之理。因此太宗再三劝慰着，到最末一次，杨妃便忍不住把自己身子，许给了太宗。但她究非寻常女子，不是苟且可以图得欢娱的。太宗件件依了杨妃的意思。一面给齐王发丧，改葬在高陵，下诏追封齐王为海陵郡王。杨妃在早几天，迁出宫去，寄住在母家。再由太宗下诏，纳杨妃为淑妃，打扫起延庆宫，做杨妃的寝宫。杨妃进宫的这一天，满朝文武，齐集太极殿朝贺，在西偏殿赐百官筵宴。杨妃进宫，按着大礼，朝参过皇上皇后，口称臣妾，又称愿吾皇皇后万岁千秋。太宗坐在殿上见杨妃袅袅婷婷地拜下丹墀去，止不住心中万分欢悦！赏赐内外臣工，宫中妃嫔，黄金彩缎。那妃嫔得了赏，都到杨妃跟前来谢恩，当下宫里宫外，挂着灯彩，照耀得内外通明，宫中七日七夜的歌舞，人人喜欢快乐！

太宗在杨妃身上，足足下了三年的苦心，才得到今日的深怜热爱，看着这千娇百媚的杨妃，早已把六宫粉黛，弃如粪土。太宗每天除坐朝下来，到正宫里去略坐一回，便向延庆宫中一钻，任那三千宫娃，从早望到晚，从晚望到早，休想望得万岁来临幸，千恩万爱，都是杨妃一个人承受着。但杨妃受着太宗如此宠爱，却不露半点轻狂，依旧是很恭敬地侍奉着皇后，很和气地待遇着宫嫔。杨妃最爱的是吹笙，她进宫来，随带着一支玉笙，低低地吹着，婉转悠扬，令人意远。太宗也最爱听杨妃吹笙，两人常常焚香静坐，月下听笙。选那善歌的宫女，依着声调歌去。每到动听的时候，太宗和杨妃便相视一笑，这情形脱却宫廷排场，却宛似民间夫妇。

有一天正是中秋良夜，杨妃坐在太宗肩下，又对着一轮明月，吹起笙来。太宗正听到出神的时候，忽见杨妃，丢下了笙，低着脖子在那里拭泪！太宗看了诧异，忙上去搂着杨妃的纤腰，温存慰问。在太宗的意思，认是杨妃见景怀人，又在那里想念齐王了。谁知杨妃心中，却全不是这件事体，原来她心中记念的是她亲生的儿子，便是逃亡在外的小王子承忠。那承忠生下地来，面貌和她母亲相似，真是玉雪可念，生性又十分聪明。杨妃每到烦闷的时候，便把承忠抱在怀里逗

藏



弄着；这才下地的小孩，便知道对着他母亲，憨孜孜地笑，终日也没有哭吵的时候。偶尔有时吵嚷起来，只须他母亲拿着玉笙，吹这么两三声，这小王子便住了哭，睁大了眼睛，撑大了嘴，怔怔地听着。如今杨妃在太宗皇帝跟前，吹着玉笙，便陡地想起她怀抱中的孩儿来。想当年合府慌乱的时候，把这二尺长的小孩匆忙中拿齐王的衾衣包裹着，交给那宫女，从后院爬墙逃去。如今飘流在外，一别三载，小小孩儿，使他冒着风霜雨雪，到如今消息杳无，不知道这条小性命，能不能保得住在人间。杨妃想到这里，忍不住掉下泪来。任太宗皇帝百般慰问着，杨妃终不敢把这实情说出来。当时齐王留下来的五个儿子，承业、承鸾、承奖、承裕、承度，均被太宗皇帝杀死，如今只留下这小小承忠，承接着齐王的后，倘然给太宗知道了，下一个斩草除根的辣手，把这承忠去搜寻了来，一并杀死，岂不是断绝了齐王的后代，也好似挖去了杨妃的心头肉。因此一任太宗如何慰问，杨妃总不肯说实话，只把别的说话掩饰了过去。

其实杨妃却不知道她这块心头之肉，早已被丞相魏徵，在草桥驿搜寻到了，连那宫女，一块儿收养在丞相府中，已是两年了。

这小王子虽只有四岁年纪，却也有大人的志气，在丞相府中，跟着一般公子学说话，学礼节，很有成人的模样。魏徵的夫人裴氏，十分宠爱这个小王子，又可怜他是一个无父的孤儿！便常对魏丞相说：“早早把这王子送还他母亲，使他母子得早日见面。”魏丞相总摇着头说：“尚非其时。”直到太宗皇帝明诏纳杨妃为淑妃以后，魏丞相才吩咐把这王子送进宫去。夫人裴氏，问他是什么意思？魏丞相说：“昔日杨妃虽在宫中，但名分未定，犹是齐王之妃，设一旦忤了皇上，变爱成仇。若把这小王子送进宫去，不但杨妃性命不保，便是这小王子，因他是齐王的种子，怕这条小性命更是难保呢。如今皇上既明诏娶了杨妃，莫说新宠恩深，皇上看在新妃子面上，饶了这条小性命，怕因爱屋及乌，皇上更把这小王子多痛怜些呢。”裴氏听丈夫的主意不错，便上了一道奏章：丞相夫人求入宫觐见新贵妃。皇上下手诏，准于三月三日觐见。

当时裴氏得了诏书，便把这小王子打扮舒齐，依旧用那衾衣包裹着，使旧时的宫女抱着他，坐着二辆轻车，推进宫来。杨淑妃便在延庆宫正屋中延见，裴氏上去行过大礼。杨妃命宫娥引导着内院看座。裴氏坐定，便请杨妃屏退左右，说：“小儿随来觐见，只因年幼怕羞，请娘娘屏去左右。”那杨妃听了，便吩咐屋中宫娥，一齐退出院子去。只见一个丫鬟，抱着一位小公子，走进屋来。杨妃一眼见了这丫鬟，便不觉怔怔的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天子风流侄配婢 东宫横暴奴私主

那裴氏带着宫女和小王子，进宫去觐见杨妃。杨妃一眼便认出那抱小公子的小鬟，便是当年保护着承忠，从齐王府中逃出去的那个宫娥。又看那裹着孩子身体的一件衣服，却是当年齐王的衮衣。看衮衣裹的孩儿，长得越是白净秀美。这几天杨妃正想得她儿子厉害，现在果得见面。杨妃喜出望外！忙离开座儿，伸手把这孩儿抢在怀里，低低地说道：“我的心肝，几乎把你娘想死了！”接着那宫娥伏在杨妃的膝下，细细地把别后的情形说着；说那内监，如何在半路上得了急病身死，又如何在草桥驿遇到魏丞相的差官，破露真情；如何由魏丞相带进京来，养在内衙里两年工夫。杨妃听了，便向裴氏检枉说：“夫人如此好心，便是齐王在天之灵，也感激丞相和夫人二人的。”慌得裴氏忙忙还礼不迭。杨氏便依旧把这小王子，交给宫女看养。这延庆宫中，一般的有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地方甚大，藏着这一个四岁的小孩，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那宫中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帮着杨妃的，谁肯去揭破她的秘密。因此杨妃在太宗皇帝跟前，依旧瞒得铁桶相似。

不料太宗皇帝，和杨妃几度欢爱，便在杨妃腹内，留下了一个龙种，十月满足，生得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王子来，取名明。太宗看了，十分欢喜！又格外把个杨妃宠上天去，因为要得杨妃的欢心，把这乳头上的孩儿，便封他作曹王。乳母抱着他在宫中来来去去，都用那王的仪仗，前后簇拥着。杨妃看了，果然欢喜！谁知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杨妃一边新生了一个王子，心中正觉欢喜，一边那藏在宫中的小王子承忠，忽然出了一身痘子死了。杨妃见断了齐王的种，心中痛如刀割，在背地里哭了几场，瞒着太宗，悄悄地在后园里埋葬着。杨妃便推说有病，常常躲在帐中哭泣！太宗见杨妃郁郁不乐的样子，便亲自侍奉汤药，在床榻前说笑陪伴着，无奈这杨妃，悲伤在心里，一时如何解放得开。

谁知那正宫长孙皇后，忽然也得了重病，太医院天天诊脉调治，终是无用，在三十六岁这一年的冬天死了。太宗皇帝这时，虽宠爱杨妃，但和皇后是患难夫妻，一旦分手，心中也万分悲痛！

这长孙皇后，在史书上原是一位贤德的女子，她母亲是河南洛阳人，她祖宗原是魏朝拓拔氏的子孙，后来是宗室的长房，所以改称长孙。皇后的父亲名晟，字季涉，在隋朝时候做左骁卫将军。这时唐高祖李渊的夫人窦氏，跟着丈夫去征伐突厥，窦氏亲把大义去劝化突厥女子。季涉的哥哥长孙炽，便劝季涉把女儿去嫁给世民，说她如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婚媾。长孙后嫁到李家去，做新娘才满月，回娘家来，住在东屋里。这时有她舅父高士廉的爱妾，住在西屋里，在半夜时候，只见有一匹大马，约二丈高，站在东屋的窗外，忙去告诉高士廉知道，合家惊慌起来。长孙季涉去卜了一个卦，是遇坤之泰。那卜卦的人说道：“坤顺承天，载物无疆。马，地类也；之泰，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辅相天地之宜，繇协归妹，妇人事也。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这时先太子建成，处处想法要陷害太宗。长孙皇后低声下气地极尽孝道，侍奉公婆，在高祖的妃嫔跟前，竭力替太宗分辨，解释嫌疑。

后来太宗登位，立为皇后，服饰甚是朴素。太宗虽不喜欢，但也不能勉强她。皇后在梳头洗脸的时候，也手中捧着书本儿不肯放的。太宗有时跟皇后说起天下大事来，皇后便推说牝鸡司

藏



晨，是国家的大忌。太宗故意问她朝廷的事体，皇后终不肯回答。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太宗原是患难的朋友，做了唐朝的开国元勋。太宗欲拜无忌为丞相，和皇后商议着，皇后再三劝说不可。她说道：“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占据权势，如汉朝的吕后、霍后，使万世之下，受人唾骂。”后生太子承乾，乳母请皇后加多东宫的什器。皇后说道：“太子只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皇后到病危的时候，太子请父皇大赦天下，又请僧道做法事，替皇后祓除灾难。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寿，吾不为恶；若行善无效，我尚何求。况且赦令是国家的大事，佛老是异教，高祖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太宗听皇后说话有理，便也罢了。皇后平时读书，常采古妇人事，着成《女则》十篇。死后，太宗使宫中妃嫔，人人抄读。

皇后死后，葬在昭陵。太宗皇帝，日夜想念不休，便在宫中后苑，造一座高台，称作层观，太宗常常独自登台，从台上望见昭陵。有一天，魏徵有要事进宫面奏，太宗皇帝正站着台上落泪！便召魏徵上台来，太宗拿手指着昭陵说道：“丞相可看见那座陵寝吗？”魏徵睁大了眼睛，伸长了颈子，向宫墙外望去，望了半天，连连摇着头说道：“臣目力眊昏，实未能见。”太宗又举手指着昭陵说道：“那边高高的不是长孙皇后的陵寝吗？”魏徵便说道：“臣认为陛下望先帝的陵寝呢？若说娘娘的陵寝，臣也早已望见了。”一句话点醒了太宗，便和魏徵拉着手，走下台来。从此太宗也不上层观去了，吩咐把这层观毁去，自己却天天临幸延庆宫。

杨妃见太宗想长孙皇后想得厉害，百般劝慰，也不能解他的悲怀。便也假装作佯嗔薄怒，对太宗总是冷冷的。太宗却诧异起来，反把自己的伤心丢开，温存慰问。杨妃流着泪说道：“如今娘娘去世，使万岁如此想念，这全是娘娘在世时候，贤德贞淑，去世后叫人忘却不得。如贱妾辈命薄早寡，故主死后，又不能矢志守贞。莫说死后风光，便是活在世上，也多得被人轻贱；臣妾愿陛下早赐一死，免得在世使故主蒙羞。”几句话说得娇弱可怜，不由太宗皇帝不动了怜惜之念！忙把杨妃揽在怀里，百般劝慰，才见杨妃回嗔作喜。太宗心中实在宠爱杨妃，想如今皇后去世，中位已虚，不如把这杨妃升入正宫，也可博得美人的欢心。当时便把这意思对魏徵说了，魏徵再三争论，说杨妃有辱妇节，陛下须为万世家法，万不可使失节妇人，母仪天下，使天下人笑陛下为荒淫之主。且陛下更不可以宸嬴自果，几句话十分严正。太宗见丞相反抗，便也只好死了这条心肠。又因杨妃常常提起齐王，尚未立后，便下诏把杨妃的亲子曹王明，立作海陵郡王元吉的嗣子，又把海陵郡王追封作巢刺王。

这天忽大旱，有十个月不曾下雨，京师一带地方，田稻枯死。太宗也曾几次驾临天坛求雨，雨终不至。有司天台右丞李百药奏称因宫中阴气郁结，宫女太多，足以致旱；宜多放宫女，宣泄其气，则甘雨可至。太宗依奏下诏，宫女年在二十五岁以上者，从优资给，放令出宫婚嫁。内宫奚官局常侍，奉旨简出三千多宫女，放令出宫。太宗又虑有冤狱，致上违天和，便下诏亲御太和宫审囚。那刑部尚书奉旨，便把那御监内的男女犯人，一齐提进宫去，听候太宗皇帝复审。

这一日武库中把大鼓移设在宫门外，待天色微明，内侍上鼓楼，挝鼓一千声，宫门大开，男女囚徒，从两廊鱼贯俯伏进宫，排列在丹墀下。太宗全身朝服，升上宝座，由刑部左右仆射喝名，那犯人一一上去叩见天颜，遇有可疑的形迹，太宗便详细审问，从辰牌时审起，直审到午牌，男囚已审完，便开审女囚。第一个女囚崔氏，铁索郎当地由内常侍牵引着上殿来，匍匐在龙座下面。太宗打开案卷来看时，见上面一行字写着“犯妇李庶人瑗姬人崔氏”，太宗不觉心中一动，那李瑗原是庐江王，且是太宗的叔父，只因庐江王谋反，事败身死，全家抄没。王妃崔氏，因不得太宗明诏，至今还拘囚在御监中。当下太宗见了案卷，心中才想起，忙传旨令犯妇抬头，太宗也举目向崔氏脸上一看，由不得他心中荡漾起来。在太宗心中想崔氏是他的叔母，年纪总已半老，且在狱中幽禁多年，必也憔悴不堪的了。待到向崔氏脸上一望时，见左右内侍，把崔氏的脸扶住，看她端庄流丽，丰容盛鬋，眉弯呈秀，唇小含珠，竟是一个少年美妇人。太宗忙下旨说：“崔氏是宗室犯妇，不宜当堂对质。”吩咐快送进后宫去，由宫娥看守着，自己也便退朝回宫。

挨到黄昏时候，太宗便在宣华宫中传崔氏进宫去问话。那崔氏是何等聪明的女子，她见太宗

把她送入后廷，知道皇上已动了怜惜之念，进得宫来，便沐浴薰香，百般修饰。太宗这时接近容光，微闻香泽，在灯下相看，愈觉明媚动人。崔氏见了太宗，便在膝前跪倒。太宗问她多少年纪，崔氏低声回奏说：二十六岁。又问她在狱中几时，对说被囚三年。以下的话，任太宗百般审问，她总是嚶嚶啜泣，一句也不答。问得急时，她只说薄命女子，求皇上开恩，早赐一死！听她娇脆的声音，好似笙簧，如此美人，教太宗如何忍心审问得。当时便斥退侍卫，亲自上去把崔氏扶起，说这三年牢狱，委屈美人了！崔氏便奏说：“自己原是士人黄源的妻子，被庐江王在路中强劫了去，又把前夫杀死，奸占着妾身，如今反因庐江王之事，使妾身无辜受这三年牢狱之苦，妾身好苦命也！”那崔氏说着，又止不住哽咽起来。太宗上去，亲自拿袍袖替崔氏拭着泪，用好言劝慰着。崔氏明知皇帝已爱上了她，便也一任太宗抚弄着。太宗笑说道：“朕初认作美人是朕的叔母，心中正恨俺二人缘分浅薄；如今听美人说，原是黄氏之妇，朕如今封美人德妃，想来也不致关碍朕与庐江王叔侄的名分了。”崔氏听了，忙跪下地去谢恩。这一夜，崔氏便伴着太宗，留宿在宣华宫中。第三天太宗下了诏，册立崔氏为德妃，使在宣华宫中起居。

这崔氏却不比杨妃，生性十分放荡，太宗迷恋着她，一连五天不去坐朝。那魏丞相、房玄龄、杜如晦一般大臣，交章谏劝，太宗却置之不理。后来还是杨妃入宫去劝谏说：“陛下不宜以私废公。”太宗才勉强坐朝，不久便退朝回宫，向宣华宫中一钻，直到夜也不肯离崔氏一步。那朝廷大臣，有要事要面见圣上的，太宗便把那大臣召进宣华宫去。每值君臣谈论，那崔氏便也寸步不离地随侍在皇帝身后。那班大臣见了崔氏，都免不得要行个臣礼，崔氏便很是欢喜，常常拿许多珍玩去赏赐大臣。那一班趋炎附势的臣子，渐渐地都赶着崔妃孝敬财物去。那杨妃宫中，反慢慢地冷落下来。

那时有一位谏议大夫王珪，为人甚是忠直，见人有过失，便尽言极谏。太宗也很是敬重他的，如今杨妃见太宗如此迷恋崔妃的声色，只怕误了国家大事，便在背地里和王珪商议，如何可以劝主上醒悟过来。王珪受了杨妃的托付，便直进宣华宫去，朝见皇上，太宗和王珪谈论国家大事，那崔妃也随侍的身旁。君臣二人谈罢了正经事体，王珪故意指着崔妃说道：“此是何人？”太宗便对他说：“是朕新立的德妃崔氏。”王珪故作诧异的神色说道：“并听民间传说主上新册立的妃子，原是庐江王的故妃，在名义上讲起来，和万岁却有叔侄之称呢？”太宗忙分辨道：“朕新纳的妃子，原是士人黄源的妻子，被庐江王杀死了他丈夫，霸占过来的。朕自娶黄家的寡妇，原没有什么名分之嫌。”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这庐江王杀人之夫而纳其妻，如此荒淫，是自招灭亡了！”王珪正色说道：“陛下以庐江王的行为是耶非耶？”太宗诧异着道：“杀人而奸其妻，尚有何是非可言。”王珪道：“臣读史有管仲曰：‘齐桓公之郭，向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庐江王所奸占的妇人，尚留在陛下左右，陛下心中必以庐江王的行为是矣。若陛下以庐江王的行为为非，那如今这妇人必不在陛下左右了。”太宗听了这番话，便也默然无语。从此以后，太宗每逢召见臣工，这崔妃便不敢随侍在左右了。杨妃趁此也常常劝谏说：“陛下宜常常接见大臣，谈论国家得失，不宜溺爱声色，致亏龙体。”太宗也明知道杨妃说的是好话，但崔妃的美貌，心中实在爱得厉害，虽不好意思夜夜临幸，但觑空依旧是在宣华宫中起坐的。直到查抄得侯君集家中两个美人，才把太宗宠爱的心肠，改移过来。

这侯君集是幽州三水人，性极武勇，善于弓马。太宗在秦王府中的时候，跟着南征北讨，颇立奇功。后来玄武门擒杀建成太子，君集也很出力。当时太宗便拜为右卫大将军，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太宗即位以后，侯君集又与李靖、薛万均、李大亮诸位大将，征伐吐谷浑，转战万里，直到星宿海、积玉山，望黄河源头，得胜回朝，改封陈国公，进位光禄大夫。此时回夷慑服，万国来朝，国家承平无事。太宗便在御苑中建造一座凌烟阁，把当朝文武，有功之人，画像在阁上。又在阁中大宴群臣，侯君集见自己的像，也画在阁上，心中便十分骄傲，处处欺凌同僚。满朝官员，又因他是有功之臣，便不敢和他计较。谁知侯君集的性格愈觉骄横，他胆子也愈闹愈大。后来君集统兵出征西域，得了许多奇珍异宝，他也不奏闻皇上，私自没收在府中。待班

藏



师回朝，被部下将士告发，幸得中书侍郎岑本奏称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太宗也念君集前功，不加追究，只把他的本官削去。君集闲居府中，心中十分怨恨！便私与太子承乾来往着，结党行私，胡作妄为。

这承乾太子，原是太宗的长子，长孙皇后所生；因生在承乾殿中，便取名承乾。在八岁时候，便能应对宾客，太宗十分宠爱。待年长成人，更能帮助太宗料理国家大事。那时太宗因高祖新丧，在宫中守孝，遇有国家大政，便由太子裁决，却颇知大体。从此太宗每有出狩行幸，便留太子临国。谁知这太子貌为忠厚，心实险恶。他见父皇不在跟前，便任性妄为，常逼着近侍，微服出宫，夜入人家，强奸民妇，见有绝色的女子，便令府中勇士，拿少许银钱去，把那女子强买回府来，充作姬妾。太子妃嫔，共有二百余人，教成歌舞，太子终日在府中，声色征逐。每在酒醉时候，便逼着众妃嫔，赤身露体地在大庭中，白昼宣淫，使宫女在旁鼓吹作乐。那民间被太子欺凌，忍无可忍，纷纷到有司衙门去控告太子荒淫无道。那官员收了人民的状子，也无可如何。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这一辈，全是忠义大臣，常常用好话去劝谏太子。承乾却正襟危坐，议论滔滔，说的尽是微言大义，那班大臣听了，都十分敬服，都疑心百姓谎告太子，反帮着太子在太宗跟前分辩。太宗也认太子是忠厚君子，绝不疑他在外面有不德的事体。

这太子又生成一种怪僻的根性，他在府中使奴婢数百人，学习胡人的音乐，结发成锥形，剪彩为舞衣，跳剑打鼓，歌声呜呜，通宵达旦，不休不止。又在阶下排列六大钢炉，烈火飞腾，使勇士在四处盗劫民间牛马，太子亲事宰割，夹杂在奴婢中，喧哗争食，以为笑乐。在府中又爱学着突厥语言，穿着胡人的衣服，披羊裘，拖辮发；在后苑中排列着胡人的毡帐，使诸姬妾扮着胡姬，与奴仆夹居在穹庐中。承乾太子装作可汗模样，腰佩短刀，割生肉大嚼。又装作可汗死的模样，使姬妾奴婢围着他跳掷号哭；正哭得热闹的时候，太子便厥然跃起，拍手大笑，随意搂住一个姬妾，进帐嬉乐去了。

东宫中有一个变童，名唤俳儿，面貌长得娇媚动人，又能歌舞欢笑，机敏胜人。承乾太子宠爱他胜于诸妃嫔，在宫中行动坐卧，都带着俳儿在身旁，谈笑无忌，行乐不避。有时这俳儿便夹睡在众妃嫔之间，互相扑掷，资为笑乐。俳儿又长成一身白净皮肉，太子常令俳儿脱得上下衣服不留，与众妃嫔比着肌肤。这俳儿也十分狡黠，觑着有美貌的妃嫔，便私地里和她勾搭上了，把个东宫弄得污秽不堪。太子妃颖氏，是一位端庄的女子，面貌虽也长得美丽，举止却很凝重。承乾太子却不爱她，便暗地里唆使俳儿去调戏颖氏，看颖氏的惶急样子，太子反在一旁拍手笑着。颖氏羞愤至极，便入宫去奏知太宗。太宗大怒！立刻着内侍到东宫去，把俳儿擒来缢杀在殿柱上。

从此，太子和颖氏结下了很深的仇恨。颖氏也因太子行同疯狂，不敢留住东宫，常在贵妃宫中躲避。这太子也置之不问，只终日在东宫与一班蠢奴、武士戏弄，把宫中侍卫，尽改作胡兵装束，树起红旗，和汉王元昌，分领兵士，在后苑中学作两军战斗的样子，呐喊进攻。太子在后面执着大刀压阵，有畏缩退后的，便把他剥得赤身露体的，绑在树根上，用皮鞭痛打至死，轻的也把他的乳头割去。一场儿戏后，苑中竟杀得尸横遍地，血染花木。太子常说：“我作天子，便当任性作乐，如敢劝谏者，吾便杀之，连杀致五百人，便没有人敢来劝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双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结义守情

承乾太子胡作妄为，太宗早已闻知。太子自从排儿被太宗杀死以后，心中郁郁不乐，日夜想念着排儿，特在府中建一座念儿室，面着排儿的像，在屋子里供奉着。又私封他太子洗马官，悄悄地埋葬着。造一座高大的坟墓，墓旁立一座祠堂，太子常常到祠堂里去哭祭。一连三个月，不去朝见父皇。后来被太宗知道了这情形，唤太子进宫去，痛痛地训斥了一番，又着人平了排儿的祠墓。太子失了体面，心中敢怒而不敢言。

这时有太子的叔父汉王元昌，也是一个好色之徒；叔侄二人同气相投。元昌常常到太子府中来游玩，悄悄地告诉太子，说：“皇上近来颇宠爱四王子，俺从燕妃那里得来的消息，皇帝早晚要立四王子做太子，却把你的太子名位废去了，你却须小心些。”承乾太子听了大怒，狠狠地说道：“这老悖！看俺早晚把他从皇帝位子上推翻下来，待俺做了皇帝，再取这四小子的性命！”元昌听了，心中甚是欢喜，忙凑在太子耳边去，说道：“你倘若一朝做了皇帝，休忘了把那弹琵琶的宫娥赏给我呢！”太子听了，把头点点。

原来太宗宫里，有一个善弹琵琶的宫女，名叫小燕。这一天朝廷大庆，营中排着筵宴，汉王随着众亲王进宫去朝贺。太宗见都是自己的子弟，便在内宫赐宴。汉王把酒喝得酩酊大醉，溜出席来，独自到御苑中去玩赏；看看鸟语花香，绿荫如幕，贪看园中的景色，不觉走到沉香亭畔来。耳中只听得弦索聒噪之声，悠扬悦耳；那一带海棠花，密密地围在亭子四周。汉王从花枝桠杈中望去，只见六七个宫女，围着一个穿绿的，在那里听弹琵琶。看那穿绿的宫娥，云鬓低敛，杏靥含娇，竟是一个绝色的美女。汉王看了，情不自禁，便大声喊道：“快弹一曲与小王听听！”说着，便大脚步闯进亭子去。那一群宫女，蓦地里惊得四散奔逃；汉王正要追上去拉那穿绿衣的，忽见小径中走出两个内监来，把汉王扶住，送回席去。从此，汉王心里念念不忘这个弹琵琶的宫娥，只恨平日无故不能进宫去。

如今听说承乾太子要谋反，他便从旁一力怂恿着。这时候君集因贪赃得罪，被囚禁了三十日；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章，替侯君集求恩，太宗便下诏放免。侯君集自恃平西域有大功，今反见罪，心中常怀怨愤；汉王打听得君集也有谋反之意，便从中和太子拉拢着。侯君集也在太子府中，秘密商议过几次，太子便拣了一个日期，邀集了李安俨、赵节、杜荷、侯君集、汉王元昌，连自己六个人，在密室中，各人拿佩刀割臂出血，沥在酒中，饮血酒立誓结盟。约定齐王祐，在齐州起兵，打进京师来；太子亲率御林军，攻入西宫响应。

谁知事机不密，齐王在齐州失败了，被李昫擒住，送进京师来，招认出太子和侯君集、汉王元昌一班人来。太宗十分震怒，一齐捉住，便派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昫、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一班忠义大臣，会同审罪。太宗下诏，把承乾太子废为庶人，发配黔州；太子在路上受不住辛苦，便死了。其余人犯，一概赐死。独把侯君集提上殿来，亲自审问。太宗对侯君集说道：“朕不欲使刀笔吏辱公，故自加审问；如今谋反的证据确凿，卿尚有何说？”侯君集只是叩头乞死。太宗回头问左右大臣道：“回想昔时，国家未安，君集转战万里，实有大功；今虽有罪，朕实不忍置之于法。朕今为君集向诸公乞免其性命，不知卿等许朕否？”太宗话未说完，那左右大臣，齐声说道：“君集今日之罪，天地难容，请陛下明正典刑，以维国家之大法。”太宗

藏



听了，不禁拭着泪，对君集说道：“众怒难犯，非朕不赦卿也，与卿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能在凌烟阁上见卿遗像矣！”说着，止不住落下泪来。侯君集也哭着叩着头，求皇帝保护他的家小。太宗下诏，送侯君集往京师大街十字待口斩首示众；一面下诏，查抄侯君集府第，所有男妇，都押入宫，只留一子，回乡看守侯君集田墓。把一桩天大的乱事，扫除得烟消云散。

有一天，太宗在宫中，想起侯君集的家眷来，便悄悄地步行到下宫去。这下宫在御苑西墙外，一带平屋，甚是狭小，原是容留犯官的妻小所在。这时太宗御着便衣，到下宫中一看；只见小儿妇人，十分嘈乱，那一阵一阵的秽气，扑人鼻管，不能安身。太宗正要回身走时，瞥见那小窗里面伸出两只白玉似纤结的手来，卷着帘子；太宗看了，不觉怔了一怔。心想这污秽的地方，何来如此清洁的妇人？再看时，那帘子高高卷起，露出那女子的脸儿来。虽说是乱头粗服，却长得十分妩媚；那段粉颈儿，竟和雪也似白，玉也似润。太宗不觉动了心，忙唤管宫侍卫问时，是侯君集的姬人，姊妹二人，长得一般的娇洁的容貌。

太宗查问明白了，便回到清心院，吩咐把她姊妹二人带进院来。一对璧人，肩并肩儿跪在太宗跟前，太宗笑说道：“你姊妹二人，长得如此清洁，真好似一朵并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呢。”那一个年长一些的便含笑说道：“便请陛下赐俺名儿唤作莲花吧！”太宗听她说话伶俐，心中格外欢喜！便把她姊妹二人留住清心院里，连着临幸了十多天。她姊妹二人，浑身长着洁白肌肤，在帐中看时，真好似玉雕的美人。太宗十分怜惜！年长的赐名琼，年幼的赐名玖，都封作美人。在闲谈的时候，太宗便问二美人肌肤何得如此洁白？那琼美人奏称，自嫁得侯公，得侯公十分怜爱，长年吃着人乳，少吃烟火食，因此得肌肤如此洁白。太宗听了，便传谕在清心院中，长年雇用乳母二十人，每日挤乳，供二位美人服食。消息传出宫去，那些王府中的妃子和大臣们的姬人，都学着样，人人家里雇用起乳母来服食着。顿时所有四乡的乳母，一齐赶赴京师来享用一份丰厚的俸钱，反丢得那穷家的小孩，个个因失了乳，病的病，死的死，民间颇觉不安。

有一天，魏国公房玄龄入朝，谈罢了军国大事以后，太宗便问玄龄道：“先生亦有姬妾几人？”玄龄奏对道：“贫贱夫妻，不敢相负，是以未置妾媵。”太宗笑道：“先生为国辛劳，朕今赠美人二，早晚为先生夫妇抱衾与裯。”说着，当即传内侍在婕妤中选美貌处女二人，坐着香车，随玄龄入魏国公府中去。到了第二天，那玄龄又进宫来叩谢圣恩。太宗问二美人尚当意否？房玄龄奏对说：“天子之赐，臣福薄，实在不敢当，二美人昨夜与贱内相处一宵，今仍携入宫中，奉还陛下。”太宗听了，十分诧异，忙问敢是小妮子不听使令么？玄龄正容说道：“实不敢瞒陛下，贱内不愿因此分夫妇之爱，臣亦万死不敢受。”太宗也久知魏国夫人是嫉妒的，听了玄龄的话，便命杨妃召夫人入宫，百般劝解；说天子之赐，义不当辞，况媵妾之流，今有常制，魏公身为大臣，为国宣劳，天子欲优恤暮年，不可辜负圣恩。无奈这魏国夫人，执定主意，不容丈夫有妾，便竭意谢绝。杨妃没奈何，便来太宗跟前复旨。

太宗思得一计，吩咐在延庆宫设席，赐魏国夫人筵宴，饮酒至半，忽近侍报说天子亲赐夫人饮酒。那魏国夫人听了，慌忙下席来迎驾。太宗走至筵前，回头唤内侍拿酒过来，那内侍手中正捧着一个长颈酒瓶，倒出红色的酒来，斟着满满的一杯。内侍喝一声夫人听旨。魏夫人忙又跪倒，匍匐在地。太宗大声说道：“妒为妇人大罪，今有毒酒一杯，为天下妒妇而设，夫人速速自决，愿不妒而生，抑愿妒而死？”夫人听了，即奏对道：“臣妾宁妒而死。”说着，上去接过酒来，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地把一大杯毒酒，都倒下肚子去，立刻辞出宫来。回到府中，拉着魏国公，把天子赐死的情形说了一遍。夫妇二人，拉着手大哭一场。魏国夫人急急回到房中，香汤沐浴，更换朝衣，直挺挺地睡在床上候死。那魏国公也忙忙地署备衣衾棺槨，看看天晚，便也进房来，守在夫人床前；又把合府中的亲丁男女骨肉，唤进卧室去，候送夫人的终。夫妻二人，相看着哭一回，说一回，十分凄惨，乱哄哄地闹了一个通宵。夫人只觉醉醺醺的睡了一夜，到天明时候，依旧清醒过来，合府欢腾。第二天房玄龄进宫去朝见皇帝，太宗笑对玄龄说道：“尊夫人朕亦畏之，何况玄龄。”便留玄龄在宫中陪膳。

当时陪膳的有长孙无忌、欧阳率更和尉迟敬德四人。那无忌和率更二人最喜嘲笑，虽在天子

跟前，也不避忌的。二人酒醉饭饱以后，无忌便援笔写诗一首道：

耸癩成山字，埋肩不出头；
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猿猴。

写罢，又写“题欧阳公像”五字，掷给欧阳率更。欧阳公看了，不发一言，也援笔写一首诗道：

索头连背暖，褰裆畏肚寒；
只有心混混，所以面团团。

太宗在一旁看着，摇着头说道：“欧阳询如此无赖，不怕皇后在地下震怒吗？”欧阳公听了，忙向长孙无忌长揖谢过！

这时太宗乘着酒兴，登御床提笔写飞白屏风，笔饱墨酣，淋漓尽致。每写成一幅，被大臣们夺去，再叩头谢恩！这时，有一个散骑常侍刘洎，因身体矮小，屡次不能夺得，他一时性起忘形，便耸身跳上御床，从太宗手中夺得一纸。太宗见大臣争夺的样子，揎拳掳掌的煞是好看，把笔一掷，哈哈大笑！那时有许多还得不到御书的，心中嫉妒刘洎。便奏称刘洎登床劫夺，失却大臣风度，罪当处死，请陛下交付大法。太宗笑着说道：“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也是千古佳话，诸大臣看朕的面，便恕了刘洎的罪吧。”太宗接着又说道：“字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意，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临古人之书，实不学其形势，只须学其骨力。及得骨力，形势自能生动矣。”说着，又传谕各赐初拓王右军《兰亭序》一本。又说，“这兰亭真迹，在陈朝天嘉年间，为永大师得去。到太建年间，由永大师献与陈宣帝。到隋朝，有人献与晋王，晋王不知宝爱，便流落在民间，先父皇从民间得来。又有果大师向先父皇借去拓印，先父皇登极以后，忘却索还。果大师死后，落入他弟子辩大师手中，朕在秦王府中的时候，便爱好墨宝，见兰亭拓本，便诧为奇宝，日后方知原是吾家旧物，便使萧翊设法，向辩大师手骗得，如今藏在大内。他日朕千秋万岁后，诸大臣为朕作主，须将兰亭原碑，同葬陵寝。”

太宗说毕，诸大臣齐呼万岁！一齐退出宫来。只有尉迟敬德走在最后，太宗忽然想得一事，便把敬德留住。待室中无人，太宗便对敬德说道：“朕闻夫人年老龙钟，卿起居又不能无人侍奉，朕将嫁女予卿。卿可即回家收拾屋子，预备迎娶。”尉迟敬德听了，慌忙叩头称谢！口中连称：“臣万死不敢当！臣妇虽鄙陋，亦不失夫妇之情。臣闻古人有言，贵不易妻，仁也。万乞陛下成全臣夫妇之私，停止圣恩！”说着，又连连叩头。太宗笑慰着道：“朕与卿戏耳。”尉迟敬德才敢起身出宫。

第二天，这消息传出宫来，长孙无忌便进宫去，替儿子长孙决求婚。太宗便指第五女长乐公主下嫁，只因长孙无忌，原是舅家，皇室懿亲。便下诏有司，令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知道了，便进宫谏劝道：“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陛下奈何资送公主，反倍于长公主乎？”太宗便把这话去转告长乐公主，长乐公主肃然起敬，说道：“女久闻父皇称重魏徵，女愚昧，不知其故，今观魏丞相，引礼义以抑人主之私情，真社稷之臣也！”便奏请太宗，赐魏徵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进爵郡公。太宗又把六公主下嫁与魏徵第四子，依例公主下嫁，舅姑须向媳妇行朝见礼。独魏徵却令公主行媳妇礼，拜见翁姑，说家庭之礼，不宜上下倒置。太宗知道了，便下诏，以后公主下嫁，一律须执媳妇礼。

太宗诸驸马中，只有尚丹阳公主的薛驸马，是行伍出身，举动甚是粗蠢。太宗每对人说：“薛驸马甚是村气。”丹阳公主也很厌恶驸马，常常几月不和驸马同席。这一年，太宗因诸公主大半下嫁，便在清心院设下筵席，召所有公主在内院赐宴，所有驸马在外院赐宴。这许多公主，虽



说是同父姊妹，但自幼儿便有保姆管教着，分院居住，不常见面。今日在一堂聚首，姊妹们说说笑笑，甚是快乐！独有丹阳公主一人郁郁不乐！姊妹们都追着她玩笑，公主只是叹着气说道：“诸姊都嫁得如意郎君，独俺命薄，适此村气驸马，一世也吐不得气！”正嗟叹的时候，忽宫女报进内院来，说外院诸位驸马，只薛驸马得万岁爷欢赏。万岁亲解佩刀，赐与薛驸马。诸位驸马正抢着送酒，贺薛驸马的喜信。原来这薛万彻，因平日受丹阳公主的冷淡，便发奋读书，在府中聘着饱学之士，教授他经史，不上数月，居然也能涉笔成文。这一天在清心院领宴，太宗明知薛驸马不解文字，便传命用隋炀宫人吴绛仙的故事，各作乐府一首。别个驸马，都暗暗地替薛万彻捏一把汗。谁知薛驸马得了题目，竟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太宗把诸驸马作的拿来——看过，最后再看薛驸马的，竟是最佳。太宗大喜！唤薛万彻到跟前来，亲自把佩刀解下来，给薛驸马挂上。笑拍着薛驸马的肩头说道：“驸马居然秀气独钟！”众驸马见薛驸马得了皇上的褒奖，便争着读薛驸马做的乐府道：

“持短棹，持短棹，三千殿脚羞花貌；描长黛，描长黛，三千殿脚
摹娇态。玉工有妇真玉人！秀可疗饥色可餐。谁将十斛波斯螺，勾出广
陵新月痕，千载尚销魂；无怪当年看煞隋家风流之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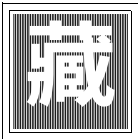
太宗又令把这篇乐府，送进内院去，传观众公主。那丹阳公主看了，尤其得意！一时宴罢。众公主和驸马都辞谢出宫，那薛驸马正也要跨上马去。忽见一个侍女，走到跟前说：“公主请驸马同车回府。”薛万彻看时，见果然道旁停着一辆七宝香车，那丹阳公主含笑，揭着车帘候着。薛驸马这得意，有如登天一般，急急下马，赶到车前去。侍卫上来，开着车门，薛驸马向车中一钻，同坐着车儿回府去。从此他夫妇两人，十分恩爱，常常一对儿在宫中出入，太宗也另眼看待着。

这时太宗也有五十岁年纪了，渐渐地懈于听政，爱在后宫和妃嫔们取乐。唐宫中自从高祖即位，放出无用宫女一千多人。太宗皇帝初登大位，放出宫女三千余人。贞观二年，因天久不雨，又放出宫女三千余人。最后因大赦，也放出宫女三千余人。四次共放出宫女一万多人，宫中便处处觉得冷落起来了。如今太宗坐朝的时候少，在宫中游幸的时候多，所到之处，顿觉楼台冷落，池馆萧条，便下诏令地方有司选送宫女一千名，分值各处宫院。又令民间有淑德美貌女子，准有司访报五十名，分任九嫔、婕妤、美人、才人之职。

太宗久闻得士人郑仁基有女，美而多才，命掖庭局下聘书，聘郑女为充容。原来唐朝太监的制度，立内侍省官员，分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另立五局：掖庭局，专管宫人名册；宫闱局，专管宫内门禁，又分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专管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专管宫中供张灯烛；内府局，专管财物出入。宫中内外大小，共有太监二千六百多人。这时掖庭局奉了旨意，便派典引内侍八人，捧着册书冠带，到郑家去。

这一行人，正要走出宫门，顶头遇到魏丞相进宫来，问起情由，内侍把聘郑家女为充容的话说了。魏丞相忙说不可，便把这一班内侍留住，匆匆进宫去，朝见太宗。奏道：“臣闻郑仁基女已许嫁士人陆爽，奈何陛下强夺有夫之妇？”太宗也不觉大惊，一面即传谕停止册命，一面令房玄龄到郑家去，切实察访；又唤陆爽进宫来，太宗亲自问话。那郑仁基对房玄龄再三说，小女并未嫁人；陆爽也奏对说，民人并未聘有妻室。太宗心中疑惑起来，又请魏丞相进宫商议。朕已亲自问明陆爽并未聘有妻室，那郑仁基也说并未将女儿许配给人，丞相何以又说那郑女是有夫之妇呢？魏丞相奏道：“这全是下臣迎合上意，故意将陆家这段婚姻瞒起，臣已访查确实，那郑家女儿，却自幼儿许配给陆爽为妻的，万岁万不可强娶有夫之妇，破人婚姻，使百世之下，为盛德之累。”太宗道：“群臣容或有迎合之心，但那陆爽何以也肯舍去他的未婚妻子呢？”魏丞相奏道：“陛下圣明，当能洞察民隐，彼陆爽不敢自从，只疑陛下外虽舍之，而阴加罪谴，故尔。”太宗听

了，悖然动容道：“朕之不能见信于民有如此耶？”魏丞相又奏说：“天下多美人，何必郑家女。”太宗当即下诏，立刻停止选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珍

第三十二回

兴佛法玄奘出使 伏祸胎武氏承恩

魏丞相见太宗毅然罢免选女的事，便乘机劝谏太宗，当少近女色，保爱身体，又拿古来圣贤豪杰的故事，讲解与太宗听。君臣二人，终日在御书房谈论着，闲着吟一首诗，下一盘棋，却是十分契合。太宗忽问：“朕推阐佛法，使天下人民，咸知向善，岂非佳事？”魏丞相原不甚信佛的，只因太宗迷恋色欲，怕因色欲糟坏了身体。今见皇上信佛，便也一力劝助，也是望太宗借此可以休养身心的意思。太宗当下便打定主意，要召集天下高僧，修建一场水陆大会，超度枉死孤魂。传旨命中书官出榜招僧，又行文各处地方州县，推荐有道的高僧，上长安做会。

不满一月之期，已送到了八百名高僧。太宗传旨，着太史丞傅弈，选举高僧，修建佛事。恰恰那傅弈又是不信佛的，当即上疏谏止。那表上说道：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天寿，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人之主。今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推西域桑门，自传其教，不作为信。”

太宗将此表章，掷付群臣会议。时有宰相萧瑀，出班俯伏奏道：“佛法兴自汉朝，引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无法，请实严刑。”傅弈与萧瑀便在当殿论辩道：“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继体悖所亲，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正所谓非孝者非亲。”萧瑀听了，也不分辩，只合掌道：“地狱之设，正为此辈。”太宗见二人争论不休，便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道：“佛事营福，其应如何？”二臣同声奏道：“佛在清静仁恕，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象，自古以来，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太宗听了大喜！便传谕再有敢劝阻者，便以非圣无法论罪。便令魏丞相会同萧瑀、张道源考察诸僧，选举一名有德行的僧人作坛主，设立道场。这三位大臣，便于次日，聚集众僧，在山川坛，逐一查选。内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法名玄奘。

这玄奘自出娘胎，便持斋受戒，外祖父便是当朝一路殷开山，父亲便是状元陈光蕊，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一心不爱荣华，只喜修持寂灭，德行高超，千经万典，无不通晓。当时三位大臣，把这玄奘领上殿来，朝见太宗，玄奘拜伏在丹墀下。萧瑀在一旁奏道：“臣瑀等奉旨选得高僧一名陈玄奘见驾。”太宗听了陈玄奘三字，沉思良久，便问道：“可是学士陈光蕊的儿子吗？”玄奘叩头奏对道：“臣正是臣陈光蕊之子。”太宗大喜！便传谕封玄奘为天下大都僧纲之职。玄奘叩头谢恩！又赐五彩织金袈裟一件，毗卢帽一顶，教他前赴化主寺，择定吉日良时，开演经法。玄奘再拜领旨而出。回到化生寺里，聚集各僧，共计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一切佛寺齐备，选定日期，开坛做四十九日水陆大会，演说诸品妙经，玄奘具表申奏，请太宗至期赴会拈香。

到了吉日，太宗早朝已毕，带领文武百官，乘坐风辇龙车，离了金銮宝殿，径到化生寺前，

吩咐住了音乐响器，下了御辇，领着百官礼佛拈香，三匝已毕。又见那大阐都僧纲陈玄奘法师，引着一群高僧，前来参拜太宗。礼毕，分班各安禅位，当头揭着济孤榜文。太宗看那榜文道：

“至德渺茫，禅宗寂灭，周流三界，统摄阴阳，观彼孤魂，深宜哀愍！兹奉至尊圣命，选集诸僧，参禅讲法，大开方便门庭；广连慈悲世楫，普济苦海众生，脱免沉痾六道，引归真路，普接鸿庥，动止无为，混成绝素，仗此良因，邀赏清都绛阙；乘吾胜会，脱离地狱樊笼，早登极乐任逍遥，求往西方随自在。”

太宗看毕，满心喜悦！对众僧传谕道：“汝等切勿怠慢，待功成缘满，朕当重赏，决不空劳。”众僧一齐顿首称谢！当日太宗便在寺中用斋，斋毕，摆驾回宫。

一转眼又当七日正会，玄奘又具表请太宗降坛拈香。此时善听普遍远近，太宗即排驾，率文武多官，后妃国戚，无论大小尊卑，俱诣寺听讲。到得坛前，只见玄奘法师，高坐在台上，授一回受生度亡经，谈一回安邦定宝策，又宣一回劝修功卷。听讲的人头挤挤，约有三五万人，满场肃静，一心归依。

众人正听讲时，忽见两个满头长着癞疮的游僧，挤进人群中，直抢到坛前，举手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下台来，对那两个游僧稽首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现前的大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那游僧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做无来无去。”

正喧嚷的时候，有司香巡堂官，急去奏知太宗道：“大师正讲谈妙法，忽被两个满身长疥癞的游僧，扯下台去，满口说着混话。”太宗听了大怒，喝命擒来。只见许多人推推攘攘地拥着两个游僧，进后法堂来，见了太宗，首也不稽，掌也不合，仰面道：“陛下问我何事？”太宗看了他踞傲的样子，心下却疑惑，便说道：“你这两个和尚，既来此处听讲，只该吃些斋便了，为何与朕法师乱讲，扰乱经堂。”游僧答道：“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自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不坏。”太宗问：“你那大乘佛法，却在何处？”游僧道：“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太宗道：“你可记得么？”游僧道：“我记得。”太宗听了大喜！便命司香巡堂官引去，请上讲台开讲大乘教法。

那两个游僧奉了旨意，手拉手儿，转身大脚步出去，跃上高台，一霎时祥云四起，把这座讲坛密密围住，中间现出一座观世音菩萨来，手中托了净瓶杨柳，左边木吒童儿，右边韦陀菩萨，喜得个玄奘大师，忙倒身下拜！那太宗皇帝得报，也率领文武百官，朝天礼拜，满寺僧尼道俗，无一个不拜倒在地，口中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太宗即把吴道子传来，对菩萨画下真形来，渐渐地彩云散去，金光消灭，菩萨真身倏已不见，只见那半空中飘下一张简帖儿来，上面写着几句偈语道：

“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此经回上国，能召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太宗读了偈语，便传谕且把水陆道场收起，待朕差人去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城，重证善果。一面在京师城里城外，遍贴黄榜，寻求肯上西天去拜佛求经的僧人。

第二天那玄奘法师，便袖中藏了黄榜，进宫去朝见太宗皇帝，跪奏道：“贫僧不才，愿孝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便可保得陛下江山永固。”太宗大喜！便亲自下殿来，伸手将玄奘扶起说道：“法师果能尽此忠勤，朕愿与法师结为方外弟兄。”便与玄奘同坐玉辇，摆驾到水陆道场，在佛座前，拉着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慌得玄奘忙还礼不迭，说道：“贫僧何德



何能，敢蒙天恩如此眷顾。我此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达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取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远沉沦在地狱之中。”说着，便在佛前拈香为誓。太宗大喜！暂送玄奘回洪福寺去，寺中许多僧徒，听得玄奘要赴西天去取经，都来相见道：“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法师这一去，只怕难保性命。”玄奘道：“我已发下誓愿，此去若取不得真经，便愿永沉地狱。但长途跋涉，渺渺茫茫，吉凶正是难定。”

次日，太宗设朝，聚集文武，写了取经文牒，用了通行宝印；随即把玄奘宣上殿来，口称御弟道：“今日是出行吉期，御弟可就此起行。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送与御弟，途中化斋需用。再选两个长行从者，白马一匹，送御弟为远行脚力，便请御弟起程。”玄奘接了钵盂，谢了圣恩！太宗排驾率同众文武官员，送至关外。那洪福寺僧徒，又将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关外侍候。太宗先叫长行从者，收拾行李马匹，然后命宫人执壶看酒。太宗举杯问道：“御弟可有雅号？”玄奘奏称：“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便号称‘三藏’如何？再者御弟此一去，远适异国，可改姓唐，用‘唐三藏’三字是表明不忘本国，不忘此去取经的意思。”玄奘又谢了恩！接了御酒，正要饮时。只见太宗低着头，向地面上抓一些尘土，弹入酒杯中。三藏不解是何用意。太宗笑道：“御弟此去，到西天何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太宗又劝着酒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饮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太宗撮土入酒之意，便举酒杯一饮而尽，告别出关。

此一去，三藏到处为人讲经说法，远近异国人，一齐尊敬他。在西域地方，共留住十七年工夫，经过一百余国，都能通得他国里的语言。三藏便采取各国的山川谣俗土地，著成《西域记》十九卷，回国之日，太宗差工部官在西安关外，建起了一座望经楼接经，共得有梵字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太宗下诏，便在洪福寺翻译，仍令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理。那经卷的名目，有《涅槃经》四百卷，《虚空藏经》二十卷，《恩意经大集》四十卷，《宝藏经》二十卷，《礼真如经》三十一卷，《大光明经》五十卷，《维摩经》三十卷，《金刚经》一卷，《菩萨经》三百六十卷，《楞严经》三十卷，《决定经》四十卷，《华严经》八十一卷，《大般若经》六百卷，《未曾有经》五百三十卷，《三论别经》四十二卷，《正法论经》二十卷，《佛本的经》一百六十卷，《菩萨戒经》六十卷，《摩喝经》一百四十卷，《瑜伽经》三十卷，《西天论经》三十卷，《佛国杂经》一千六百三十八卷，《大智度经》九十卷，《本阁经》五十六卷，《大孔雀经》十四卷，《贝舍论经》十卷，《五龙经》二十卷，《大果经》三十卷，《法华经》十卷，《宝藏经》一百七十卷，《僧祇经》一百十卷，《起信论经》五十卷，《宝威经》一百四十卷，《正律文经》十卷，《维识论经》十卷，共有五千零四十八卷。玄奘一身，共遭了八十一难；第一难是金禅遭贬；第二难是出胎几杀；第三难是满月抛江；第四难是寻亲报冤；第五难是出城逢虎；第六难是落坑折从；第七难是双叉岭上；第八难是两界山头；第九难是陡涧换马；第十难是夜被火烧；第十一难是失却袈裟；第十二难是收伏八戒；第十三难是黄风怪阻；第十四难是请求灵吉；第十五难是流沙难渡；第十六难是收得沙僧；第十七难是四圣显化；第十八难是五庄观中；第十九难是难活人参；第二十难是贬退心猿；第二十一难是黑松林失散；第二十二难是宝象国捎书；第二十三难是金銮殿变虎；第二十四难是平顶山逢魔；第二十五难是莲花洞高悬；第二十六难是乌鸡国救主；第二十七难是被魔化身；第二十八难是号山逢怪；第二十九难是风摄圣僧；第三十难是心猿遭害；第三十一难是请圣降妖；第三十二难是黑河沉没；第三十三难是搬运车迟；第三十四难是大赌输赢；第三十五难是法道兴僧；第三十六难是路遇大水；第三十七难是身落天河；第三十八难是鱼篮现身；第三十九难是金珍山遇难；第四十难是普天神难伏；第四十一难是问佛根源；第四十二难是饮水遭毒；第四十三难是西梁国留婚；第四十四难是琵琶洞受苦；第四十五难是再贬心猿；第四十六难是难辨猕猴；第四十七难是路遇火焰山；第四十八难是求取芭蕉扇；第四十九难是收缚魔王；第五十难是赛城扫塔；第五十一难是取宝救僧；第五十二难是棘林吟咏，第五十三难是小雷音遇难；第五十四难是诸大神遭困；第五十五难是柿林秽阻；第五十六难是拯救驼罗；第五十七难是朱紫国行医；第五十八难是降妖取金圣；第五十九难是七

情迷没；第六十难是多目遭伤；第六十一难是路阻狮驼；第六十二难是怪分三色；第六十三难是城里遇灾；第六十四难是请佛收魔；第六十五难是比丘救子；第六十六难是辨认真邪；第六十七难是松林救怪；第六十八难是僧房卧病；第六十九难是无底洞遭困；第七十难是灭发国难行；第七十一难是隐雾山遇魔；第七十二难是凤仙郡求雨；第七十三难是失落兵器；第七十四难是宴庆钉钯；第七十五难是竹节山遭难；第七十六难是玄英洞受苦；第七十七难是赶捉犀牛；第七十八难是天竺招婿；第七十九难是铜台府监禁；第八十难是凌云渡脱胎；第八十一难是通天河落水。后人便把唐三藏这八十一难，演成功了一部《西游记》小说。此外与唐宫不相干的事体，在下也不多说了。

如今还需补说一件唐宫中紧要的事体，只因那年太宗下诏挑选宫女，又传谕地方有司，进献美人；虽说因郑女的事，下诏罢免选女，但内中有一个并州刺史，因访得并州文水地方都督武士鼎的女儿，长得绝色，便选作美人，送进宫来。太宗一见，叹为国色，便封作才人。这才人虽生成妩媚，年纪却只有十四岁，还羞答答地不甚解得风情。太宗常常唤她媚娘，抱在怀里，抚摸玩弄一阵罢了。武才人的小名唤作媚娘，太宗唤着她的小名，原是宠爱她的意思。无奈这武媚娘一味娇憨，不解风趣，太宗常常用恩情挑逗她，她总是避着，不肯承恩。

恰巧有一天午后，太宗坐在月华池边，看鸳鸯戏水，媚娘捧着拂尘，站在一旁。这时左右无人，静悄悄地只见一个文彩华美的鸳儿，追赶着另一个鸯儿，在水面上成其好事。媚娘看了，不觉掩着唇儿嗤地一笑。太宗看她粉颊红晕，娇羞可爱，便也搂抱了媚娘，成其好事。媚娘年纪幼稚，身躯娇嫩，在承恩之际，婉转娇啼。太宗轻怜热爱，一连临幸了三夜，把个媚娘弄得病倒了。一病二十多天，太宗也到别处临幸去了。

谁知这时民间，忽起了一种谣言，说图讖上载明唐朝三世以后，当属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传在太宗耳中，心中十分疑虑，便下密诏给地方有司，秘密侦查，遇名姓有武字，或与武字同音的，便从重办理。恰巧有华州刺史李君羨，小名五娘，官封武卫将军，又是武安且人氏，封武连县公。太宗便授旨借别故杀死他。司天台又报告太白昼见；大史官占卦，说是女主昌盛。太宗便召李淳风进宫，问他禳解之法。淳风奏称女主不死，徒多杀无疑，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当已在宫中，自今以后，不过三十年，便当王天下，杀唐家子孙殆尽。太宗听了，更觉惊惶！便说道：“朕欲将宫中，迹涉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奏道：“天命已定，非人力所能挽回；自今以往三十年，幸其人已老，也许能发生慈心，为祸或浅。今若得而杀之，天或更生年少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听了，只得罢休，但心却日夜不安，时时留心这个姓武的女人。

这冥冥之中，也是天意，那武才人日日在太宗身旁侍奉着，太宗却毫不疑心，反百般地宠爱她。直到武才人病倒，太宗才觉得才人年幼娇弱，不胜雨露，便许她在后宫中静养，还时时拿许多珍宝缎匹去赏她。这武媚娘虽说年纪幼小，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子，她自己知道长着豆蔻年华，洛神风韵，仗着她的娟骨花容，正可以颠倒少年，操纵英主。因此太宗虽百般宠爱，她总是淡淡的，只因太宗已有五十岁以外的年纪，享国不久，又多内宠，自己是新进的，位卑职小，谅来也得不到几日的风光。因此这武才人并不把太宗的宠爱放在心头，只暗暗地在诸位王子中物色人才，用心笼络。那时承乾太子，因谋反废为庶人，死在黔州地方，依照定例，挨着次儿弟四皇子魏王泰当立为太子。这魏王却长得一副美丽的容貌，活泼的性情，太宗皇帝原也十分宠爱他的。泰又爱结交宾客，酷好文学，太宗下诏便在魏王府中，立文学馆。魏王在馆中著书讲学，延请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学士入府，撰成《括地志》一书。太宗命卫尉供帐，光禄给士，天下文学之士，都投到在魏王门下。那富贵子弟，又互相标榜，魏王府中，门庭若市。便是太宗皇帝，也亲自来幸魏王延康坊私第。魏王私第中，服用豪华，侍卫如云，太宗又顾怜魏王，身躯肥胖，行动不便，便特许魏王，乘坐小舆，出入宫禁。太宗在宫中时时思见魏王，便敕魏王移居宫中武德殿。因此魏王得时时与宫中妃嫔亲近。魏王面貌又长得俊美，仗着皇帝的宠爱，宫中妃嫔，便争夺着去讨魏王的好。魏王便渐渐地放肆起来，拣



几个美貌的妃嫔，暗暗地和她结识下私情了。这时承乾太子害了足病，走路成了跛子，照定例皇子肢体有残疾的，便当退出东宫。那承乾太子，平时又无恶不作，太宗也很不满意于太子了。那妃嫔们打探得了这个消息，便一力怂恿魏王，去谋夺太子的位置。魏王便结识下了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韦挺、杜楚客这一班人，常常在太宗跟前，说着太子的坏话。后来侯君集谋反事败，连累太子也去了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箫声起处初施雨露 素筵张时再证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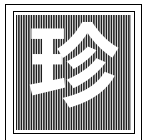
武媚娘究竟是有见识的女子，当时魏王泰得太宗的宠爱，宫中的妃嫔，都和魏王私通声气，有几个放荡的妃嫔，竟暗暗地和魏王结下了私情。她们一来贪恋魏王长得年轻貌美，二来也是攀援魏王的势力，他日魏王做了太子，多少也得到一点好处。独有这武媚，只对着魏王冷冷的，别的妃嫔见魏王进宫来，便一盆火似的向着。媚娘见了魏王，却避得远远的。魏王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见了媚娘这般美色，岂有不贪慕之理，便也用尽手段，百般地去趋奉她，勾引她。在魏王的意思，媚娘是新承恩宠的，皇上正溺爱她的时候，若能勾引得她上了手，替魏王在父皇跟前说几句好话，比到别的妃嫔，便格外有力。谁知媚娘的心思，却完全和魏王相反，在媚娘原也存心要结识上一个少年美貌的皇子，图她日后的风流。但她是要拣那忠厚少年，一旦得宠之后，可以颠倒操纵的；偷眼看着那魏王，是一个浮滑阴险的少年，将来决不能成大器。便是成了大器，也是一个无情无义的薄幸郎君，因此立意不愿和魏王交结，任那魏王温存体贴，殷勤馈送，总给他个不理不睬。媚娘在暗地里，却看中了一位第九皇子晋王治。

讲到这位晋王，生性是一个忠厚老诚的青年，他虽是文德皇后亲生的儿子，但因他生性懦弱，在宫中常常受弟兄们的欺侮。娶妃王氏，却是从祖母同安长公主的孙女。生性也是十分贞静。夫妇两人，住在宫中，常常受妃嫔们的奚落，但晋王却毫无怨言。独有这武媚娘，每值宫中闲静之时，便到晋王府中，找王妃闲谈去。那内仆局，也明欺晋王夫妇是忠厚老实的人，一切供应，都十分减薄。出进晋王府中去，只见婢仆零落，帘幕萧条。王妃自己已补缀着衣服，晋王也亲自拂拭着窗户。媚娘便在不周不备之处，私自拿些银钱绸缎去贴补晋王妃子，又把自己院中使唤的宫女内侍，拨十六名去听候晋王呼唤。这一来把个晋王夫妇，感激得深铭肺腑。

恰巧晋王又在此时，患起病来了，病得昏昏沉沉，也经太医诊脉服药，但晋王这一病，竟病了三个月。王妃朝晚在一旁看护着，常常守到夜深，不得安睡。后来晋王病势渐渐减轻了，武媚娘也不时进府来探望。在白天的时候，媚娘也替王妃看护晋王的病。王妃也觑着空儿回房去安息片刻，媚娘便乘这个机会下手，看看晋王面貌清秀，性情忠厚，将来也容易操纵。本来人在患病的时候，倘然有人怜惜他，便容易触动感情，何况一个是美女子，一个是美男子，各在少年，昼长人静，枕席相对，岂有个不动邪念的。再如媚娘放出她轻挑浅逗的手段来，在色授魂与的时候，他俩人便成就了好事。晋王是一个忠厚男子，便在枕上立着誓，说愿世世生生不忘今日之情。从此以后，他二人便瞒着王妃，做着无限若干的风流的事体。

恰巧承乾太子得罪废死，太宗意欲立魏王泰为天子。但武媚娘几度侍奉过太宗以后，深知太宗的性格，便暗暗地指教晋王，须如此如此，必可得父皇的欢心。恰巧有一天，太宗命诸皇子学习骑射，唤晋王也一块儿到郊外去。晋王便推辞说：“非臣儿所好，但愿得奉至尊，居膝下，则儿心所好也。”太宗听了，心中十分喜悦！便传谕工部，在太宗寝殿左侧，造一座别院，使晋王搬入居住。从此太宗心中，暗暗有立晋王为太子的心意。承乾太子谋反的计策败露以后，不久那魏王泰结党营私，倾轧太子的计谋，也败露了。太宗下诏，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便改魏王为顺阳王，出居均州之郢乡。长孙无忌又一力保举晋王治，堪为太子。太宗道：“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雉奴便是晋王的小名。长孙无忌力言其无妨。太宗便下

藏



诏立第九子晋王治为太子，入居东宫。

那东宫接近后宫，从此媚娘与太子的踪迹，却愈加密加了。王妃平日暗地留意，残云零雨，也有几次落在眼里。只因他夫妇二人，得有今日，全是媚娘的妙计胜人。如今虽说行径不端，也只得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忍耐下去。正在这时，太宗皇帝突然崩了，遗诏传位太子治。太子便在太宗柩前接位，便称高宗。太宗另有遗诏，令先朝诸嫔媵，承恩过的，一律出宫为尼，那武媚娘虽说一心迷恋着高宗，但自己是先帝的才人，被遗诏逼迫着，也只得随着众妃嫔出宫，削发为尼。

媚娘住的尼庵，名唤水仙庵。高宗便暗暗地嘱咐内侍，凡是水仙庵中的器用服食，格外供应丰美。又时时着心腹内侍，拿奇珍异宝去赐与媚娘。他俩人一在宫里，一在宫外，无时无刻，不是挂念着。高宗因想媚娘，想得十分厉害，每日朝罢无事，坐在宫中，长吁短叹，虽一般有六宫粉黛，三千嫔娥侍奉着，但都是庸脂俗粉，在高宗眼里看着，好似粪土一般。高宗既即了皇帝位，照礼便册立王妃为皇后，又立着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共二十七世妇，又立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合八十一御妻。内中虽有几个，也得高宗宠信的，但比到媚娘那种旖旎姿态，艳冶风光，真是有天凡之隔。

有一日，高宗因天气昏闷，带着一个小黄门，无意地走到御苑中长廊下纳凉。这时两廊下古树参天，浓荫密布，一阵阵凉风吹来，沁入心脾。高宗连称好风，便倚着雕栏，坐了下来。正静悄悄的，只听一缕箫声，从浓荫中度来，吹得抑扬宛转，悠静动人。高宗便留小黄门在长廊下守候着，自己便分花拂柳地寻着箫声走去。那小黄门在长廊下守候了半晌，不见万岁出来，那箫声却早已停住了，看看那天的西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乌云，一霎时风起云涌，满天罩住了黑云，大有雨意。这小黄门便忍不住了，依着万岁爷走去的路，向花木深处找去。曲径通幽，看看走到葡萄架下，前面有一带芙蓉，花光灿灿，从花间叶底望去，只见两个人影儿，肩并着肩，脸贴着脸，一个是云髻高拥，玉肩斜睨，一望便知是宫中的嫔娥；一个却是万岁爷。这时那宫娥把粉脸软贴在万岁爷的肩头，手中弄着那支玉箫，低低地度着莺声，唧唧啾啾的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

那小黄门远远地站在花架外面，却不敢做声儿。忽然如豆子一般大的雨点，夹脸扑来。那雨势又密又急，一霎时把个小黄门浑身淋得湿透，兀自不敢作声，直挺挺地站在雨中。那高宗皇帝，和这宫娥，并肩儿坐在葡萄架下，上面浓荫密布，雨点稀少，一时他两人正在色授魂与的时候，倒也不觉得，后来那雨势却愈来愈大了，高宗只觉得肩头一片冰冷透湿，才唤着一声啊哟，一手拉着那宫娥，飞也似地向前面挹翠轩中奔去。那小黄门也浑身水淋淋地跟着向挹翠轩中走来。那宫娥一眼见那小黄门，好似落汤鸡一般的，忍不住把一手掩住樱唇，躲在万岁怀里，吱吱地笑着。高宗皇帝一面伸手抚摸着宫娥的脖子，一面对这小黄门说道：“快回房换衣服去！传御膳局备筵宴来，朕在此挹翠轩中饮酒赏雨。”

小黄门口称领旨，匆匆退去。不一刻果然御膳局送上美酒佳肴，龙肝凤髓。高宗皇帝慢慢地饮着酒，赏着雨，又看着这宫娥。这宫娥居然长得冰肌玉骨，身材苗条，语言伶俐，眉目俊俏。看她眉心儿一展，朱唇儿一裂，嫣然的笑容，真要引得人心醉。高宗问她名姓，现居何职？这宫娥奏称姓萧，小名唤作云儿，进宫来不及三载，内侍省分派婢子在御苑来喜轩中承值，现充良娣之职。高宗听了笑说道：“来喜，来喜，今夜果然喜来矣；云儿，云儿，今宵朕便与汝会云雨去也。”萧良娣听了，不觉娇羞腴腆，忙跪下地去谢恩！高宗伸手把她扶起来，坐在膝下，命良娣吹一曲凤求凰。这时雨过天晴，花木明净，悠悠的箫声，从万绿丛中，一声一声地度出来，望去好似仙境。看看夕阳在树，高宗皇帝也有了几分醉意，萧良娣扶着临幸来喜轩去。这一夕萧云儿，曲意承迎，婉转荐寝，虽说是破瓜处女，但在嬉乐间的一种擒纵手段，教这高宗皇帝，竟有应接不暇之势。高宗十分宠爱，第二天便下诏册封云儿为萧淑妃，腾出一座彩霞宫来，给萧淑妃居住。从此高宗每日朝罢回宫，便向彩霞宫中一钻，饮酒歌舞，快乐逍遥，早把六宫粉黛，一齐丢在脑后。

别人却不打紧，独有那王皇后，从前在王府中的时候，是患难夫妻，如今一朝富贵，便沉迷女色，把这正宫娘娘，一连冷落了五六个月。王皇后心中十分怨愤，只因自己是六宫之主，不能轻易去和妃嫔争宠的，只打发宫婢在外面打听，打听得高宗每夜总在彩霞宫中，寻欢作乐。那萧淑妃把一个万岁霸占住在自己宫里，便想出种种歌舞饮食的法子来引诱着皇帝。萧淑妃在母家的时候，原制得一手好汤饼，这时她在宫中，也设着内厨房，淑妃亲自到厨房里去，烹调各种美味的汤饼来献与万岁爷吃着；又学着民间夫妇的模样，萧淑妃做着主母，高宗做一家的主人，选那面貌俊秀的宫女和内侍，充着儿媳，假装着一家骨肉，团圆笑乐。有时高宗也亲自到厨房里去，替萧淑妃执着炊。又把日用饮食器具，在宫中排列成街市，做各项买卖，皇帝和淑妃，挽着竹筐，扮作平民模样，入市去买物。那街市中各内侍，扮作店肆中掌柜的，故意和皇帝争论价值，学着市井中骂人的口吻；又有那耍拳棒的，卖草药的，耍戏法的，卖熟食的，喧嚷纷闹。皇帝和淑妃插身其间，恣为笑乐。有时萧淑妃扮着嫦娥舞，轻纱四垂。淑妃穿着一身白色舞衣，在纱帐中，婉转俯仰地舞着。纱帐后面，拿灯儿做成一轮明月，那明月愈近愈大，光照一室。嫦娥便在明月光中翩跹舞着。高宗在帐外设着筵席，一边饮着酒，一边看着：只见那嫦娥长袖轻裾，舞衣如雪，恣若游龙。正看得出神的时候，那嫦娥直奔出帐来，向高宗怀中一倒，高宗也不顾左右内侍门，便拥着嫦娥进帐去，内侍们急退出屋去。那萧淑妃在帐中的吃吃笑声，直送到户外来。这样的尽情旖旎，澈胆风流，高宗乐也乐不过来，却如何能念到皇后的孤寂，和妃嫔们的嫉妒呢。到这时皇后却忍无可忍，便授意给侍郎上官仪，上一本奏章，说皇上当爱惜精神，勤理朝政，不当亲匿群小，玩物丧志。高宗看了奏章，一笑置之，依旧寻他的快乐去。

王皇后看看无计可劝住皇帝行乐，又实是嫉妒萧淑妃宠擅专房，便私地里召集了几个妃嫔，大家商量着，要设法离间萧淑妃的宠爱。内中有一位刘贵妃，她和王皇后最是投机，在后宫中，年纪也最长，跟随着王皇后在王府中的时候，亲眼见皇后躬操井臼，深夜缝衽，十分辛苦着。如今见皇帝冷淡着正宫娘娘，她心中也代抱不平；再者这刘贵妃和王皇后格外密切，内中也存着一段私意。只因王皇后无子，刘贵妃在王府中却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忠，字正本，在皇子中年纪是最长，当正本满月的时候，王府设着盛大的筵席，太宗皇帝也临幸府第，对群臣道：“朕初得长孙，今日欲与诸卿共乐。”酒吃到半醉的时候，太宗命庭前作乐，自己便在席间舞着。高宗皇帝也和群臣跟着起舞。舞罢，太宗赏赐的珍宝很多。高宗看父皇如此宠爱长孙，又因正本的母亲刘氏充仪，出身太低，便和王皇后商妥，把这长子正本，认作自己的儿子。这时王皇后的舅父柳爽，也劝皇后把正本养为己子，太宗便封正本为燕王。后来高宗即位，柳爽和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一班大臣，奏请立正本为太子。从来说母以子贵，王皇后也奏请立太子生母为贵妃，从此这刘贵妃感恩知己，处处帮助王皇后的。如今王皇后召集妃嫔，商量离间萧淑妃之计，当时在座的还有郑德妃、杨贤妃，大家商议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正踌躇的时候，那刘贵妃忽然思得一计，说道：“先皇妃嫔中，不是有一位武才人吗？万岁做太子的时候，俺们和她一块儿住在宫中，她也和俺们很说得投机；便是万岁的能够做太子，大半也还是这武才人的计谋。那时俺万岁也很迷恋着武才人，娘娘不是也亲自撞见过几次的吗？如今俺们不妨悄悄地依旧把这武才人唤进宫来。从来说的新婚不如久别，那时万岁爷见了武才人，包在俺身上便把这淫贱的萧丫头，丢在半边了。”刘贵妃说了这一番话，一班妃嫔们都说是好计！独有王皇后却摇着头说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俺这万岁爷，又是没主意的，见一个爱一个，只怕那武才人，也不是好惹的呢。”一句话点破了，众人也无法可想，便各各散去。

那边高宗皇帝和萧淑妃的恩情，一天深似一天，看看萧淑妃已有孕在身。刘贵妃深怕将来萧淑妃生出一个男孩儿来，仗着万岁爷一时的宠爱，便夺了她儿子太子的位置；因此悄悄地去见王皇后，催她速行把武才人唤进宫来的计策。事有凑巧，这时正值太宗死后四周年之期。京师地方，大小寺院，齐做着佛事，追荐先皇。高宗也亲到各寺院去拈香祭典。看看来到水仙庵中，女尼们料理出一桌素席，请高宗用斋。高宗正端起一只白玉酒盅儿饮时，一眼见那盅儿上雕着一个篆体双钩的媚字来，高宗顿时记起来，这水仙庵原是武才人落发修行的所在。当下便传谕左右侍



卫，一齐退去，传庵中女尼出来侍奉，果然走了出来四个年轻俊美的女尼，站在两旁，伺候高宗饮酒。高宗看看这四个女尼中，却没有一个是武媚娘，心中不乐！便停着杯儿不饮，低低地问媚娘何在，内中有一个乖觉的女尼，奏对说：“媚娘因今日是先帝忌日，心中悲伤，无心修饰，怕亵渎了万岁爷，便不敢接驾。”高宗听了，笑说道：“朕能替媚娘解忧，今日虽是先皇忌日，俺们见个面儿，却也何妨，快传谕去请媚娘相见。”一个女尼，奉了圣旨，进内院去传唤媚娘。媚娘说未亡人已截发毁容，不可亵渎圣目，不敢见驾。高宗如何肯依，便接二连三地传谕进去，说倘再不来见驾，万岁便要亲自移驾进内院来了。媚娘违拗不过，只得略整衣襟出来，走到筵前，低着头，捧着酒壶，替高宗斟了一杯酒，放下酒壶，转身便要走去。高宗上去，伸手拉住衣袖，说道：“媚娘，媚娘，缘尽于此了吗？”说着，止不住眼泪纷纷落下来。那媚娘也不禁低头宛转，拿衫袖拭着眼泪，高宗伸手去紧紧地握住媚娘的手，两人黯然相对了半晌，媚娘叹着气说道：“昔日恩情，而今都成幻梦，陛下去休，莫再以薄命人为念。”说着，便要夺手进去。高宗如何肯舍，便道：“吾二人岂不能重圆旧梦乎？”媚娘摇着头说道：“妾已毁容，势难再全。况子纳父妃，名分攸关，愿陛下舍此残花败柳，海样深恩，妾三生衔感不尽也！”媚娘愈说得可怜，高宗愈不肯舍。看她柳眉锁恨，杏靥含愁，高宗恨不得立刻带她进宫去重圆好梦；又看她清鬓已经剃尽，实是无可挽回了，便只得忍心挥泪别去。

谁知高宗在水仙庵中私会武媚娘这件事，被护驾的侍卫，偷偷地去告诉了王皇后。王皇后便与刘贵妃商量。刘贵妃道：“万岁还未忘情媚娘，迟早总要把媚娘弄进宫来的，那时媚娘一得了宠，俺和皇后越发要吃她们的欺侮了。依俺的意见，不如请皇后悄悄地把媚娘接进宫来，在宫中养着，慢慢地给她留起头发来，那萧家婢子，倘再迷住皇上不放，俺们便把这媚娘献出去，那时媚娘若得了宠，那萧家婢子，便失了宠。再者这媚娘是娘娘弄她进来的，自然和俺们连通一气，凡事也肯帮助俺们了。”她后妃两人，正计议着，忽见宫女报来，说萧淑妃产下皇子来了。刘贵妃听了，一拍手说道：“更不得了，万岁爷从此更把那萧家婢子宠上天去了，三五年以后，怕不要把这小东西立做太子，把那萧家丫头，封作皇后呢。”王皇后听到这一句话，便不由得怒气直冲，说着：“好！好！俺便把媚娘接进宫来，看这贱婢能保得几时宠幸。”

那边高宗见萧淑妃产下一个皇子，心中万分的欢喜！取名素节，到满月的那一天，彩霞宫中，十分热闹，许多妃嫔进宫来贺喜，欢笑畅饮；又在弘德殿上，赐百官筵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